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文献史料选编

第三卷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文献史料选编

第三卷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

第三卷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20.5 插页4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455,000 册数：11,500

统一书号：3011·182 定价：3.20元

编 者 的 话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代表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是实现人类社会解放的伟大的革命洪流。它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与西欧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迄今已有近一百四十年的历史。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教学和研究，在我们国家只是近二十五年来事。为了使这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有一个坚实的基础，编辑出版一部内容较为丰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和史料，是这门学科的科学工作者多年来的夙愿。

为了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的需要，我们按照它的体系，编辑了这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供本学科的教师、学员和有关科学工作者使用。

本书由高放、曹德成、张心绪主编，参加编辑工作的是：林甦（第一、二、三题），胡瑛（第四、五题），曹德成（第六、七、十一题），王鹤杰（第八、九、十题），张心绪（第十二、十三、十四题），韩忠英（第十五、十六、十七题）。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有关教师和科学工作者的热情关怀和帮助，他们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对本书成稿都是十分可贵的，特此表示深切的感谢！

由于本书编者水平的限制、材料占有的不够和时间的仓猝，疏误之处，敬希指正。

以下就本书的编辑事项作几点说明：

（一）本《选编》的时限是从马克思主义产生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二) 本书根据通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大纲，根据《资料选编》的特点，分为十七个大题。每个大题中又分为若干中题和小题。这些大中小题构成本书的体系结构。

(三) 本书收编的文献史料计二千四百余件。为节约篇幅，其中凡属已有的中文材料，只列篇目，注明出处，不印全文。本书收印的文献史料，除极个别的以外，均属从俄文、德文、英文、塞尔维亚文和法文新译出的文件，计九百五十件近二百万字。

(四) 本书正文中，凡类目标题下所属文件，均为已有中文材料者，一律只保留类目空题，以求编辑体系的完整。而这些文件只在目录中，列出篇名，注明出处。

(五) 列目和选印的文件采取混合编目。每个部分材料的排列，一般以时间为序。

(六) 文件标题后面标明的时间，系指文件产生或发表的时间，除个别难以确定者外，均为公历。根据个别需要，在公历之后注以旧历，即儒略历。

(七) 选文的标题，根据编辑规范的需要，有些由我们作了适当的改动。

(八) 有关注释，一律随文作为底注。其中除“原作者注”、“原编者注”和“译者注”以外，余为“本书编者注”。

(九)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本书的概貌，特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要目》于下。

一九八二年七月

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文献史料选编》要目

第 一 卷

- 第一题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洲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 第二题 共产主义者同盟
- 第三题 欧洲1848年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 第四题 第一国际

第 二 卷

- 第五题 巴黎公社
- 第六题 德国社会民主党

第 三 卷

- 第七题 第二国际
- 第八题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 第九题 俄国1905年革命
- 第十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第 四 卷

- 第十一题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 第十二题 十月革命后欧亚革命运动的高潮
- 第十三题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第 五 卷

- 第十四题 共产国际
- 第十五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 第十六题 欧亚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
- 第十七题 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目 录

第七题 第二国际

一、1871——1914年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一)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人运动综论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1916年1月6日)

(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739—845页)

英、法、德、美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比较…………… 3

1870——1914年一些国家罢工运动统计…………… 4

第二国际时代的各国同盟罢工总计…………… 6

1890年五一劳动节 普列汉诺夫著

(见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02—304页)

附录：各国资本家缔结的联合反对工人运动的

合同草案 (1911年1月24日)

(见莫洛克等编：《世界近代史文献》卷2，第2分册，高教出版社1957年版，第311页)

社会主义政党的普遍建立…………… 8

(二) 英 国

1870——1913年英国的年度主要生产指标

(见尤·瓦尔加主编：《世界经济危机》，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436—438页)

英国工人的可怕境况 (内务大臣克鲁斯

1875年2月8日在众议院的演说) (节录)

(见莫洛克等编：《世界近代史文献》卷2，第1分册，高教出版社1957年版，第136页)

《在英国贫民窟里》 (节录) (1891年) 波兹著

(同上，第136—137页)

对妇女劳动的残酷剥削 (霍姆斯著

《伦敦警察裁判所的情况与问题》一书的节录)

(见莫洛克等编：《世界近代史文献》卷2，第2分册，高教出版社1957年版，第368—369页)

伦敦码头工人的苦恼情况(杰克·伦敦著

《苦命人》一书的节录)

(同上，第369—370页)

英国的工资和生活费

(见门德尔逊著：《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第2卷下册，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629—630页)

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 (汤姆·曼著：

《回忆录》节录)

(见莫洛克等编：《世界近代史文献》卷2，第1分册，高教出版社1957年版，第138—140页)

恩格斯：关于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

(1889年8月20日和26日之间)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
第438页)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节录〕

(1890年5月9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
第399—400页)

1911年英国码头工人的罢工…………… 10

英国煤矿工人之同盟罢业…………… 12

列宁：1912年英国的工人运动 (1913年

1月1日)

(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459—
460页)

列宁：都柏林流血事件一星期后(1913年

9月3日)

(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346—
348页)

社会民主同盟纲领(1884年)

(见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
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印书馆
1964年版，第77—79页)

费边社的基本纲领(1884年)

(同上，第80—81页)

费边社纲领(1887年)

(见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
研究资料》第3辑，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270—271页)

煤气工人联合会章程(1889年)

(见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4—75页)

独立工党纲领 (1893年)

(同上，第82—83页)

工人代表委员会成立大会决议 (草案) (1900年2月)

(同上，第83—84页)

工党章程 (1903年)

(同上，第84—85页)

(三) 法 国

1870——1913年法国的年度主要生产指标

(见尤·瓦尔加主编：《世界经济危机》，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448—450页)

法国资本输出

(见莫洛克等编：《世界近代史文献》卷2，第2分册，高教出版社1957年版，第387页)

法国的工资和生活费

(见门德尔逊著：《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第2卷下册，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629—630页)

法国冶金工业中大企业家的蛮横无度

(见莫洛克等编：《世界近代史文献》卷2，第2分册，高教出版社1957年版，第396—397页)

在生产中剥削八岁的儿童

(同上，第397页)

1886年德卡斯维尔煤矿工人的罢工

(盖得《事实》一文的节录)

(见莫洛克等编:《世界近代史文献》卷2,第1分册,高教出版社1957年版,第167—169页)

1891年法国五一节罢工与游行示威(拉法格

《五一节与法国社会主义的地位》一文的录节)

(同上,第169—171页)

法国工人党和工团全国联合会号召纪念

1891年“五一节”的联合宣言

(见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6—98页)

法国工人党佛尔米支部为号召纪念“五

一节”告工人书(1891年4月)

(同上,第98—99页)

煤矿工人的困难状况和1906年的矿工

罢工.....28

法国工人党勒阿弗尔纲领(1880年)

(见杭州大学历史系法国史研究室编译:《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史资料选编》(二),1980年版,第70—71页)

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可能派)圣太田

纲领(1882年)

(同上,第72页)

法国工人党土地纲领(1894年)

(同上,第71页)

法国工人党和革命社会主义党宣言(1899年

7月)

(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米勒兰事件》，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3页)

盖得在法国社会党1899年12月3—8日
举行的巴黎代表大会上关于军国主义
问题的演说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84—89页)

法国社会党声明(1901年11月3日)

(见杭州大学历史系法国史研究室编译：《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史资料选编》(二)，1980年版，第74页)

法国社会党纲领(1902年3月) 30

法国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联合条件

(1904年)

(见杭州大学历史系法国史研究室编译：《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史资料选编》(二)，1980年版，第74—75页)

法国统一社会党联合声明(1905年1月

13日) 35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阿眠宪章(1906年)

(见让·勃吕阿等著：《法国总工会简史》，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9页)

(四) 美 国

1870—1913年美国的年度主要生产指标

(见尤·瓦尔加主编：《世界经济危

机》，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
第440—442页)

美国的工资和生活费

(见门德尔逊著，《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第2卷下册，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629—630页)

美国“石油辛迪加”的形成

(见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10—111页)

劳动骑士团团章序言 (1878年)

(见谢德凤等选译，《一七六五——一九一七年的美国》，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0—132页)

芝加哥《工人报》为1886年5月3日警察 屠杀工人惨案所印发的传单

(见莫洛克等编，《世界近代史文献》卷2，第1分册，高教出版社1957年版，第199—200页)

美国劳工联合会芝加哥全国代表大会 决议 (1893年)

(见谢德凤等选译，《一七六五——一九一七年的美国》，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2—134页)

1894年美国劳联为破坏铁路工人罢工所 提出的决议

(见莫洛克等编，《世界近代史文献》卷2，第1分册，高教出版社1957年版，第202页)

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宣言 (1905年)

(见谢德风等选译：《一七六五——
一九一七年的美国》，三联书店
1957年版，第134—136页)

美国社会党政纲 (1908年)

(同上，第136—144页)

美国黑人全国委员会告欧洲各国人民书

(1910年)

(同上，第126—130页)

1912年美国马萨诸塞纺织工人罢工……………39

1914年美国当局对科罗拉多罢工工人的
血腥镇压……………41

(五) 日本

1870——1913年日本的年度主要生产指标

(见尤·瓦尔加主编：《世界经济危
机》，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
第452—454页)

工业和银行垄断资本的增加

(见莫洛克等编：《世界近代史文
献》卷2，第2分册，高教出版社
1957年版，第506—508页)

二十世纪初日本工人阶级的状况

(同上，第516—518页)

南会津起义农民提出的要求〔节录〕 (1868年)

(同上，第509页)

1871年起义农民向大田县长提出的要求〔节录〕

(同上，第509页)

1868——1884年农民起义的统计

(同上，第509—510页)

高岛煤矿工人起义

(见张荫相选择,《一六〇〇——一九一四年的日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0—96页)

社会民主党宣言 (1901年5月20日)

(见片山潜著,《日本的工人运动》,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94—301页)

片山潜追述日本政府制造所谓“大逆事件”的阴谋

(同上,第287—289页)

(六) 其他

1890年5月(捷克民主作家尼鲁达关于1890年布拉格五一节游行的论文)〔节录〕

(见莫洛克等编,《世界近代史文献》卷2,第2分册,高教出版社1957年版,第420—421页)

捷克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1878年4月圣马基特代表大会通过)

(同上,第417—420页)

波兰无产阶级党的纲领 (1882年)

(同上,410—412页)

罗曼尼革命社会党的纲领和章程

(1883年) 42

意大利工人党章程 (1888年) 55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海因菲尔德纲领

(1889年) 62

二, 第二国际前期

(一) 巴黎代表大会 (1889年7月14—21日)

组织委员会的报告

(见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列著作编
译资料》第4辑，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133—143页)

李卜克内西就工人代表大会意义的讲话

(7月15日)65

关于联合问题的决议 (7月16日)66

布莱汉关于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报告

(7月20日) 67

柏普关于国际劳工立法问题的报告

(7月20日).....68

关于国际劳工保护立法的决议

(7月20日)70

实现国际劳工立法要求的途径和手段

(7月20日)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
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 (第二国
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6—
7页)

关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决议

(7月20日)

(同上，第7—8页)

关于庆祝五一节的决议 (7月20日)

(同上，第9—10页)

关于反对军国主义的决议 (7月20日) 72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

(1874年9月12—17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412—413页)

恩格斯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 (1882年
2月10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第266—268页)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89年5月11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
第193—194页)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 (1889年
6月8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466页)

列宁:《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
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
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1907年
4月19日)〔节录〕

(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700—
701页)

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答《正义报》
(1889年3月)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
第573—585页)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告欧美工
人和社会主义者书 (1889年5月)

(同上,第588—590页)

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答《社会民
主联盟宣言》 (1889年6月1日)

(同上,第591—612页)

组织委员会关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

代表大会的通知书 (1889年6月)

(同上, 第613—616页)

(二)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91年8月16—22日)

关于劳工法的决议 (8月19日)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 三联书店1964年版, 第16—17页)

关于犹太人问题的决议 (8月21日)

(同上, 第18页)

关于组织、联合和鼓动的决议 (8月21日)74

李卜克内西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

问题的报告 (8月21日)75

李卜克内西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

问题的发言 (8月21日)77

瓦扬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

题的发言.....79

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的决议

(8月21日)80

荷兰代表团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

的决议案 (8月21日被否决)81

关于废除计件工资制 (8月22日)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 三联书店1964年版, 第22页)

关于妇女问题的决议 (8月22日)

(同上, 第23页)

关于五一劳动节的决议（8月22日）	82
恩格斯：1891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1890年 9月9日和15日之间）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 第83—87页）
恩格斯：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	
（1891年9月2日）	
	（同上，第281—283页）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91年9月14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 第149—151页）
（三）苏黎世代表大会（1893年8月6—12日）	
关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实行八小时工作 的措施”的决议（8月9日）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 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 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40 —41页）
讨论“社会民主党人在战争时期的立 场”问题的部分发言	
李卜克内西（8月10日）	83
阿德勒（8月10日）	85
普列汉诺夫的总结发言（8月10日）	86
关于工人阶级对待战争态度的决议	
（8月10日）	89
荷兰代表团提出的关于战争问题的决议 案（8月10日被否决）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43页)

关于庆祝五一节的决议(8月11日)

(同上，第41—42页)

蔡特金关于女工问题的发言

(8月11日)90

关于保护女工的苏黎世决议(8月11日)91

王德威尔得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

的报告(8月11日)92

李卜克内西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

略”的发言(8月12日)95

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的决议

(8月12日)97

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8月12日)99

关于“社会民主党国际组织”的决议

(8月12日)99

关于全国工会和国际工会的组织的决议

(8月12日)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45—47页)

关于总罢工的决议(8月12日)

(同上，第48—49页)

恩格斯：1893年8月12日在苏黎世国际
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

(记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
第479—480页)

附录：参加苏黎世代表大会的条件(1893年
3月26日于布鲁塞尔预备会议上)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
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
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39
页)

(四) 伦敦代表大会 (1896年7月27日—8月

1日)

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 (7月30日)100

倍倍尔关于政治行动问题的发言 (7月

30日)101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问题的决议

(7月30日)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
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
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53—
54页)

蔡特金关于教育问题的发言

(7月31日)102

关于教育和体力发展问题的决议

(7月31日)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
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
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55—
57页)

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 (7月31日)

(同上，第57—58页)

关于反对战争的决议（7月31日）……………103

关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

（8月1日）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59—63页）

关于参加下次代表大会的条件的决议

（8月1日）

（同上，第64页）

三，第二国际后期

（五）巴黎代表大会（1900年9月23—27日）

关于各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执行办法的决

议（9月25日）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70—71页）

关于通过国际劳工法来限制工作日的

决议（9月25日）

（同上，第71页）

关于规定各国最低工资额的可能性的

决议（9月25日）

（同上，第71—72页）

关于“五一节”（9月25日）

（同上，第89页）

关于劳工解放的必要条件的决议

（9月25日）

（同上，第72—73页）

关于殖民政策问题的决议（9月27日）

（同上，第75页）

关于“世界和平；军国主义；废除常备军”的决议（9月27日）

（同上，第73—74页）

为实现普选权和直接立法而斗争（9月27日）

（同上，第77—78页）

关于市政社会主义问题的决议（9月27日）

（同上，第78—79页）

关于总罢工问题（9月27日）

（同上，第91页）

关于“夺取社会权力和同资产阶级政府联盟”问题的讨论记录（9月26—27日）

（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米勒兰事件》，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1—70页）

（六）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904年8月14—20日）

在“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原则”委员会会议上的部分发言

考茨基（8月16日）……………105

倍倍尔（8月17日）……………108

卢森堡（9月17日）……………113

大会讨论“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原则”问题的部分发言

王德威尔得的报告 (8月19日)	114
饶勒斯的发言摘要 (8月19日)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01—105页)	
倍倍尔的发言 (8月19日)	118
安塞尔的发言 (8月19日)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05—108页)	
阿德勒和王德威尔得共同提出的“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原则”的决议草案 (8月19日被否决)	
(同上,第100—101页)	
关于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原则的决议	
(8月19日)	127
在讨论关于“社会政策和工人保险”议程时	
莫尔肯布尔的报告 (8月17日)	127
关于“社会政策和工人保险”的决议	
(8月17日)	130
万·科尔在代表大会上提出《殖民政策和社会民主党》的报告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10—121页)	
关于殖民政策问题的决议 (8月18日)	
(同上,第121—122页)	

法国社会党提出的、被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所否决的草案

(同上, 第109—110页)

亨利埃特·罗兰-霍斯特关于总罢工的

发言(8月18日) 131

关于总罢工问题的决议(8月18日)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 三联书店1964年版, 第122页)

关于“党的统一”问题的决议

(8月19日)

(同上, 第129—130页)

关于庆祝五一节的决议(8月20日)

(同上, 第129页)

关于妇女选举权(8月20日)

(同上, 第130页)

关于托拉斯问题的决议(8月20日)

(同上, 第128—129页)

向俄国无产阶级致敬(8月20日)

(同上, 第131页)

(七)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07年8月18—24日)

第二国际组织章程(8月20日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

代表大会通过) 133

在“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委员会会议上的部分发言

倍倍尔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军国主义和国际政策”委员会上的发言

(8月19日)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39—142页)	
爱尔威在委员会上的发言（8月19日）		
	(同上，第142—144页)	
饶勒斯（8月20日）	137
福尔马尔在委员会上的发言（8月20日）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44—148页)	
罗莎·卢森堡在委员会上的发言		
	(8月21日)	
	(同上，第148—150页)	
卡尔·李卜克内西的信（8月21日）	140
王德威尔得（8月21日）	141
阿德勒（8月21日）	142
王德威尔得在大会上作的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的报告		
	(8月24日)	145
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的决议（8月24日）	149
法国代表爱尔威提出的决议草案		
	(见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23页)	
万·科尔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8月21日）	151

万·科尔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总结发言	
(8月22日)	155
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 (8月22日)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54—155页)	
蔡特金关于妇女选举权问题的报告	
(8月22日)	158
关于妇女选举权的决议 (8月22日)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58—159页)	
普列汉诺夫在政党和工会相互关系问题委员会上的发言	
(见《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1903—1908年)》下,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330—331页)	
比尔在大会上作的关于政党和工会相互关系的报告 (8月23日)	167
比尔在大会上作的关于政党和工会相互关系问题讨论的总结发言 (8月23日)	170
关于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决议 (8月23日)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55—156页)	
少数派提出的关于政党和工会相互关系	

的决议案（8月23日）·····	171
关于反对罗马尼亚政府镇压城乡无产阶 级的暴行和残酷迫害居住在罗马尼亚 的犹太人的抗议（8月24日）·····	172

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1907年8月底--9月初）

（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59—65页）

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

（1907年9月）

（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742—
750页）

（八）哥本哈根代表大会（1910年8月24日—9月3日）

“工会运动的统一”问题委员会会议上
 的部分发言

 内麦克（8月29日）·····173

 阿德勒（8月30日）·····176

 普列汉诺夫（8月30日）·····178

“工会运动的统一”问题大会讨论的部
 分发言（9月2日）

 普列汉诺夫·····178

 内麦克·····180

 普列汉诺夫·····182

 内麦克·····183

关于工会运动的统一问题的决议（9月2日）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
 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
 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70页）

累德堡在大会上代表反对军国主义问题

委员会作的关于保卫世界和平问题的 报告（9月2日）	184
关于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决议（9月 2日）	192
关于日本问题的提案（9月2日）	194
关于芬兰问题的提案（9月2日）	195
关于各国社会党的统一的决议（9月2日）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 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 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65 页）	
关于国际团结的决议（9月3日） （同上，第170页）	
关于党和合作社问题的决议（9月3日） （同上，第173—174页）	
党和合作社（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提 出的决议草案） （同上，第172—173页）	
列宁：哥本哈根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 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讨论（1901年10月 8日） （见《列宁全集》第16卷，第274— 282页）	
（九） 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1912年11月24—25日）	
乌尔施莱格的开幕词（11月24日）	196
安塞尔代表国际社会主义局的发言（11月 24日）	199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给国际社会主义局	

的一封信	201
饶勒斯关于“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 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的报告（11月 25日）	203
阿德勒关于“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 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的报告（11月 25日）	204
关于“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 危险的统一行动”的讨论发言（11月25日） 哈泽	207
索库普	209
特鲁尔斯特拉	210
克拉拉·蔡特金	213
萨卡索夫	216
瓦扬	217
格雷利希	218
倍倍尔	220
格雷利希	221
关于“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 危险的统一行动”的宣言（11月25日）	222

四，第二国际的破产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
6月）

（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614—
665页）

列宁：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
（1915年底）

(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418—435页)

列宁: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 (1916年)

(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99—112页)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5月)

(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84—275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关于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的决议

(1915年2月27日—3月4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23页)

比利时工党总委员会告居民书 (1914年

8月3日)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14页)

法国社会党关于党员参加政府的宣言

(1914年8月28日)

(同上,第206—208页)

法国社会党的声明 (1915年1月1日) 227

盖得同纽约《新世界》杂志撰稿人沃因

诺夫的谈话 (1915年1月) 230

意大利社会党的声明 (1914年9月初) 233

英国社会党关于战争的声明 234

关于工党部长问题 (1915年9月英国工党决议)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12页)

英国独立工党宣言

(同上，第212—213页)

五、恢复“第二国际”的活动

(一) 伯尔尼代表会议（1919年2月3—10日）

罪责问题（代表会议通过的德国代表团提出的决议）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56页)

民主和专政（多数派的决议）

(同上，第256—258页)

民主和专政（少数派的决议）

(同上，第258—259页)

关于国际联盟的决议

(同上，第260—261页)

关于领土问题的决议

(同上，第262—263页)

关于国际劳动立法的决议

(同上，第263—268页)

关于代表会议今后的工作

(同上，第268—269页)

附录：对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同上，第269—271页)

(二) 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成立会议 (1921

年 2 月 22—27 日, 维也纳)

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章程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 三联书店 1964 年版, 第 289 页)

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

(同上, 第 290—291 页)

沃尔舍德所作的《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 报告提纲

(同上, 第 291—294 页)

在国际范围内同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

(同上, 第 295—296 页)

关于罗马尼亚的受难者

(同上, 第 296 页)

关于匈牙利人民委员

(同上, 第 297 页)

关于阶级斗争的方法和组织的决议

(同上, 第 297 页)

附录:

**英国独立工党的决议 (1920 年 10 月 21
日)**

(同上, 第 279—280 页)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决议 (1920 年
10 月 29 日)**

(同上, 第 279 页)

**瑞士社会民主党的邀请书 (1920 年 10 月
29 日)**

(同上, 第281页)

德奥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决议 (1920年
11月7日)

(同上, 第280页)

伯尔尼预备会议告各国社会党书 (1920年
12月7日)

(同上, 第282—287页)

维也纳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决议
(1921年1月10日)

(同上, 第287—288页)

(三)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

汉堡代表大会 (1923
年5月21—25日)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章程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 《第一
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 (第二国
际) 》, 三联书店1964年版, 第
330—334页)

关于帝国主义和约与工人阶级的任务的
决议

(同上, 第335—341页)

关于反对国际反动派的国际斗争问题的
决议

(同上, 第341—344页)

关于俄国的决议

(同上, 第334页)

八小时工作日和国际社会改革

(同上, 第345页)

附录:

汉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通告

(同上, 第327—330页)

汉堡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
三次扩大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

(1923年6月)237

马赛代表大会 (1925年8月22—27日)

关于国际形势和争取和平问题的决议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
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 (第二国
际)》, 三联书店1964年版, 第359
—363页)

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决议

(同上, 第363—365页)

关于妇女问题的决议

(同上, 第365—367页)

关于东方问题的决议

(同上, 第375—377页)

附录: 资产阶级报纸论马赛代表大会

(同上, 第378—379页)

六, 三个国际联合举行的柏林代表会议

(1922年4月2—5日)

共产国际代表团宣言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
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 (第二国
际)》, 三联书店1964年版, 第
305—310页)

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宣言 (4月2日)

(同上, 第318—320页)

第二国际代表团的声明 (4月5日)

(同上, 第320页)

三个国际的执行委员会联合宣言

(同上, 第321—322页)

第八题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一, 俄国初期的工人运动。劳动解放社

列宁: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五—八章

(1896—1899年)

(见《列宁全集》第3卷, 第293—558页)

列宁: 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

(1941年5月5日)

(见《列宁全集》第20卷, 第240—248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一章第

一、二节

(见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第3—17页)

南俄工人协会章程(1875年) 243

关于彼得堡喀山教堂广场示威游行的

声明(1876年) 245

“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纲领——《致俄

国工人书》(1879年1月24日) 248

社会民主主义“劳动解放社”纲领

(1884年) 普列汉诺夫著

(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 三联书店1962年版, 第410—415页)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纲领草案 (1883—
1884年) 252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纲领第二草案

(1887年) 普列汉诺夫著

(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1卷, 三联书店1962年版, 第416
—420页)

在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的

演说 (1889年7月14—21日) 普列汉诺

夫著

(同上, 第466—469页)

八十年代工人的处境

(见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
集》近代史部分下册, 商务印书馆
1964年版, 第140—142页)

关于俄国罢工运动的两件统计材料 258

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

(一) 关于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列宁: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

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节录)

(1894年春夏)

(见《列宁选集》第1卷, 第1—85
页)

列宁: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

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

(1894年末—1895年初)

(见《列宁全集》第1卷, 第311—
481页)

列宁: 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

(1895—1896年)

	(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69—93页)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	
(1897年底〈旧历〉)	
	(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95—115页)
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	
(1897年底〈旧历〉)	
	(同上,第116—156页)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节录〕	
(1896—1899年)	
	(同上,第157—190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一章第 三、四节	
	(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24页)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提交伦敦国际社会 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报告〔节录〕	
(1896年7月)	260
莫斯科“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总结(1896—1897年)	27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草案(1898年3月 13日以前)	290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学术讨论会章程》 (1898年3月13日以前)	293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章程》 (1898年3月13日以前)	296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章程》 (1893年3月13日以前)	299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 (1893年3月)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 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第4—6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1898年3月)

(同上, 第7—8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委

员会给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

表大会的工作报告 (1899年年中) 301

“崩得”的建立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运

动的发展 311

(二) 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列宁: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 (1899年

9月)

(见《列宁选集》第1卷, 第191—201页)

列宁: 我们党的纲领草案 (1899年底

〈旧历〉)

(见《列宁全集》第4卷, 第201—222页)

列宁: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

(1899年底〈旧历〉)

(同上, 第223—250页)

列宁: 《火星报》编辑部声明 (1900年

9月〈旧历〉)

(同上, 第313—318页)

列宁: 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 (1900年

11月)

(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207—212页)

列宁: 从何着手? (1901年5月)

(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1—10页)

列宁: 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 (1901年
12月19日)

(同上,第280—287页)

列宁: 怎么办? (1901秋—1902年2月)

(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220—389页)

列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1903年7月30日—8月23日)

(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424—463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一章第
五节、第二章第一、二、三节

(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48页)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党纲 (1903年8月)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5—41页)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组织章程 (1903年8月)

(同上,第43—46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
党章第一条的发言记录 (1903年8月
16日)

(见《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3期，
第40—43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1903年8月)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
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6—
64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历
史意义

(见《苏联共产党五十年》，人民出
版社1956年版，第3—8页)

三，党的革命活动和党内斗争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 (1904年2—5月)

(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189—
420页)

列宁：告全党书 (1904年8月上半月)

(同上，第447—454页)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简况 (1905年
2月16日)

(见《列宁全集》第8卷，第102—
108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二章第
四节

(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8—57
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22个赞同党的第二

次代表大会的多数派的党员”所通过的决议 (1904年8月)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5—74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
《关于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 (1905年4月以前)

(同上，第76—82页)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告 (1905年5月27日)

(见《列宁全集》第8卷，第403—409页)

列宁：第三次代表大会 (1905年5月27日)

(同上，第412—418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党章 (1905年4月25日—5月10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6—107页)

列宁：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1905年11月7日)

(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637—645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章第三节

(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68—84
页)

**列宁: 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
大会的策略纲领 (1906年2月下
半月(旧历))**

(见《列宁全集》第10卷, 第124—
138页)

**列宁: 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 (1906年
3月下半月(旧历))**

(同上, 第139—167页)

**列宁: 向统一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国家
杜马的决议草案 (1906年5月22日)**

(同上, 第261—262页)

**列宁: 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
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 (1906年5月
8—9日)**

(同上, 第280—285页)

**列宁: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
大会的报告 (1906年5月(旧历))**

(同上, 第286—351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章第
五节**

(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98—96
页)

**布尔什维克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
次代表大会的“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
目前时期的阶级任务”的决议草案**

(1906年2月下半月〈旧历〉)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6—127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

大会通过的各项决定和决议(1906年

4月23日—5月8日)

(同上，第150—168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

斯克联盟委员会告公民书(1907年

1月〈旧历〉) 328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

会决议草案(1907年2月28日—

3月3日)

(见《列宁全集》第12卷，第125—133页)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

会(1907年5月13日—6月1日)

(同上，第425—475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章第六节

(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6—103页)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

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各项决议(1907年

5月13日—6月1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95

—205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决定 (1907年5月13日—6月1日)

(同上, 第205—217页)

列宁: 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 (1907年6月)

(见《列宁全集》第12卷, 第476—496页)

列宁: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 (1907年9月(旧历))

(见《列宁选集》第1卷, 第751—767页)

列宁: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1908年下半年)

(见《列宁选集》第2卷, 第12—368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决议 (1909年1月3—9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 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第246—260页)

列宁: 关于“论迫切问题”一文 (1909年2月25日)

(见《列宁全集》第15卷, 第329—332页)

列宁: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 (1909年6月21—30日)

(同上, 第397—419页)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决议

(1909年6月21—30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68—295页)

列宁：取消取消主义 (1909年

7月24日)

(见《列宁全集》第15卷，第420—427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1910年1月15日—2月5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96—311页)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 (1910年3月19日

和4月7日)

(见《列宁全集》第16卷，第192—258页)

列宁：论“前进派分子”的派别组织

(1910年9月12日)

(同上，第266—273页)

附录：“前进”集团首领波格丹诺夫的

两封信(节录) (1910年) 33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

(1911年6月10—17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12—321页)

列宁：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 (1912年

7月(旧历)

(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192—210页)

列宁:关于布尔什维主义(1913年1月)

(同上,第479—481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

作者1913年“二月”会议(1913年

1月8—14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70—386页)

列宁:几个争论问题(1913年4月25日—

6月15日)

(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457—480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

作者1913年“八月”会议(1913年10月

6—14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87—409页)

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

(1914年6月14日)

(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485—506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

一、三、四节

(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6—115、146—154页)

四，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正式形成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1912年
1月18—30日）

（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428—
458页）

列宁：给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关于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
（1912年3月）

（同上，第475—476页）

列宁：《VORWÄRTS》上的匿名作者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状况（1912年
3月26日和4月1日之间）

（同上，第502—513页）

列宁：给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书记胡斯曼的信
（1912年4月12日以前）

（同上，第514—517页）

斯大林：拥护党！（1912年3月）

（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03
—207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
第五节

（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4—
160页）

俄国组织委员会会议（1911年10月）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
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22—
328页）

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1911年12月）

27~30日)

(同上, 第329—339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关于全国代表会议的

通报 (1912年1月18—30日)

(同上, 第341—344页)

第九题 俄国1905年革命

一, 1905年革命的开始和高涨

(一) 革命的开始

列宁: 俄国革命的开始 (1905年

1月25日)

(见《列宁全集》第8卷, 第77—80
页)

列宁: 革命的日子 (1905年1月23日

和30日之间)

(同上, 第81—100页)

列宁: 关于起义的战斗协议 (1905年

2月21日)

(同上, 第134—141页)

列宁: 最初的几点教训 (1905年2月)

(同上, 第115—119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章第
一节

(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59—63
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传

单: 《告普梯洛夫工厂全体工人书》

(1905年1月18日)

(见张蓉初等选译：《一八二五——一九〇五年的俄国》，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5—117页)

谢·伊·古谢夫写给列宁的关于一月九

日前夕彼得堡情况的报告 (1905年

1月18日(旧历))

(同上，第111—114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传

单：《告彼得堡全体工人书》(1905年

1月21日)

(同上，第123—125页)

彼得堡工人和居民一月九日上尼古拉二

世的请愿书 (1905年1月22日(旧历

9日))

(同上，第118—122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关于

1905年1月9日事件的传单 (1905年

1月22日(旧历9日)) 33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传

单：《告全体工人书》(1905年1月

22日以后) 340

一个工人关于什里塞尔堡大街上枪杀人

民事事件的叙述 (不早于1905年1月24日)

(见张蓉初等选译：《一八二五——一九〇五年的俄国》，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8—131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号召为

推翻专制制度而斗争的传单 (1905年 1月25日)	34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号召工 人坚持罢工和武装起来的传单 (不早 于1905年1月26日)	344
1905年波兰革命运动 (节录) (1905年3月 15日)	
	(见莫洛克等编:《世界近代史文献》 卷2,第2分册,高教出版社1957 年版,第414—416页)

附录:

彼得堡保安处处长П.Н.克列明涅茨
基呈警察厅厅长А.А.罗布兴关于
普梯洛夫工厂工人要求恢复被解雇
的同志的报告 (1905年1月15日 (旧历
2日))

(见张蓉初等选译:《一八二五—
一九〇五年的俄国》,三联书店
1957年版,第106—109页)

彼得堡保安处处长П.Н.克列明涅茨
基呈警察厅厅长А.А.罗布兴关于
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向行政提出新
要求的报告 (1905年1月17日 (旧历
4日))

(同上,第110—111页)

彼得堡保安处处长П.Н.克列明涅
茨基呈警察厅厅长А.А.罗布兴
关于一月九日游行工人被枪杀

事件的报告 (1905年1月22日(旧历
9日))

(同上, 第125—128页)

(二) 革命的高涨

列宁: 五一节 (1905年4月25日以前)

(见《列宁全集》第8卷, 第318—
321页)

列宁: 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 (1905年
8月16日)

(见《列宁全集》第9卷, 第165—
172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章
第二节

(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64—67
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

的传单: 《告俄国全体工人书》(1905年

4月) 34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传

单: 《告莫斯科面包工人和面包店店

员书》(1905年4月末) 352

俄国各城市5月1日的罢工和工人的游

行示威(不迟于1905年5月) 35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土拉委员会的传单:

《告农民书》(1905年4月(旧历)) 360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刊登关

于工农联盟问题的《农民的信》以及

对这封信的《复信》的传单(1905年

5月22日以前)	36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委员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小组的传单 (1905年6月5日)	368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传单: 《告全社会书》 (1905年5月29日以后)	369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委员会的传单: 《罢工的教训》 (1905年7月(旧历))	371
罗兹街垒战 (1905年6月(旧历))	374
谢·伊·古谢夫就1905年6月敖德萨革命事件和“波将金”号装甲舰起义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1905年6月28日)	381
亚·西·沙波瓦洛夫就“波将金”号装甲舰在敖德萨港停泊期间敖德萨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工作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节录) (1905年7月(旧历))	385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新闻简报》 (1905年7月22日以后)	387
关于1905年上半年农民运动的规模和性质 (1905年8月9日) 维·加里宁	389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传单: 《告工农书》 (1905年8月19日以后)	39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传	

单：《由谁来偿还赔款？》（1905年
8月〈旧历〉）…………… 395
附录：日俄朴资茅斯条约及附约
（1905年9月5日）
（见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三联书店1980年版，
第201—205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告工人
和士兵书（1905年8月〈旧历〉）…………… 39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传
单：《告青年学生书》（1905年9月
〈旧历〉）…………… 401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耶拿代表大会关于俄
国革命的决议〔节录〕（1905年9月）……………403

二，十月全俄政治罢工

列宁：全俄政治罢工（1905年10月26日）
（见《列宁全集》第9卷，第377—
380页）
列宁：莫斯科流血的日子（1905年10月
10日）
（同上，第322—327页）
列宁：莫斯科事变的教训（1905年10月
24日）
（同上，第361—369页）
列宁：革命的第一个胜利（1905年11月
1日）
（同上，第415—422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章第

四节

(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5—88
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传单:《举行总罢工!》(1905年10月 〈旧历〉)	405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第7号新 闻简报》(1905年10月〈旧历〉)	406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传单 (1905年10月〈旧历〉)	408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传单: 《告全体工人书》(1905年10月〈旧历〉)	41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传单:《告 俄国人民书!》(1905年10月31日)	41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传单(1905年 11月3日以后)	418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传单: 《告彼得堡市全体男女工人书》(1905年 10月〈旧历〉)	42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传单: 《同志们,罢工吧!》(1905年10月〈旧历〉)	423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传单(不早于 1905年11月16日)	424

三,十二月莫斯科武装起义

列宁:两次会战之间(1905年11月15日)

(见《列宁全集》第9卷,第144—
452页)

- 列宁：军队和革命（1905年11月28日）
（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34—37页）
- 列宁：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06年4月2日）
（同上，第113—123页）
-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章第五节
（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8—96页）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传单：
《沙皇的“自由”》（1905年12月〈旧历〉）…… 427
- 告全体工人、士兵和公民书（不迟于1905年12月19日）…… 430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的传单：《支援莫斯科起义！》（1905年12月26日）
（见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65—166页）
- 勃列斯尼亚战斗司令部的传单（1905年12月29日）
（同上，第167—168页）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传单：
《恢复工作去，同志们！》（不晚于1905年12月31日）
（同上，第169—170页）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传单：
《告全体公民书》（1905年12月19日以前）…… 433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传单： 《总罢工万岁！》（不早于1905年12月19日）·····	43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统一委员会的传单： 《告全体士兵书》（1905年12月19日以后）·····	435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统一委员会的传单： 《胜利者遭殃！》（1905年12月〈旧历〉）·····	439
关于莫托维利赫工厂工人解除警察武装和构筑街垒的报道（1905年12月28日）·····	44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统一委员会的传单 （1906年1月22日以前）·····	445

四，1905年革命中的策略问题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1905年6—7月）

（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511—627页）

列宁：论临时革命政府（1905年6月3日和9日）

（见《列宁全集》第8卷，第430—449页）

列宁：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1905年7月10日）

（同上，第526—534页）

列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1905年9月14日）

（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628—636页）

列宁：军队和革命（1905年11月28日）

(同上, 第652—655页)

列宁: 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论述社会民主
党的策略的? (1906年6月8日)

(见《列宁全集》第10卷, 第431—
452页)

列宁: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
本序言 (1907年2月18日)

(见《列宁选集》第1卷, 第683—
691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章第三节

(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68—84
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传

单: 《迫切的问题》(1905年3月8日) ……………44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武装
起义、临时革命政府、对政府策略的
态度、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对自由派
的态度的决议 (1905年4月25日—5月10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
册, 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第87—
96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代表会议 (1905年9月
20—22日)

(同上, 第109—111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 (1905年
12月25—30日)

(同上, 第113—121页)

五，1905年革命经验总结

列宁：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1917年

1月22日以前）

（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242—259页）

列宁：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

（1905年11月15—17日）

（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1—9页）

列宁：莫斯科起义的教训（1906年9月

11日）

（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664—671页）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

目标（1909年3月22日和4月3日）

（见《列宁全集》第15卷，第333—352页）

列宁：革命的教训（1910年11月12日）

（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386—391页）

列宁：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1910年

年底〈旧历〉）

（见《列宁全集》第16卷，第374—392页）

列宁：论俄国罢工统计（1910年年底

〈旧历〉）

（同上，第393—419页）

列宁：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1912年6月

13日)

(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69—76
页)

第一次俄国革命五十年(提纲) 苏共

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撰

(见人民出版社1956年单行本)

第十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基本情况

德、奥《同盟条约》(1879年10月7日)

(见王铁崖等选译:《一八七一——
一八九八年的欧洲国际关系》,三
联书店1957年版,第39—41页)

德、奥、意三国《同盟条约》(1882年

5月20日)

(同上,第57—58页)

德、奥、意三国同盟第五次条约(1912年12月

6日)

(见悉·布·费著:《第一次世界大
战的起源》下册,商务印书馆1963
年版,第451—454页)

法、俄《军事协定》(1892年8月17日)

(见王铁崖等选译:《一八七一——
一八九八年的欧洲国际关系》,三
联书店1957年版,第109—111页)

- 英、法协约 (1901年4月8日)
 (同上, 第18—23页)
- 英、俄协约〔节录〕 (1907年8月31日)
 (见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 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第335—337页)
- 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塞格尼呈奥匈帝国
 外交大臣的报告 (1914年7月12日)
 (同上, 第337—338页)
- 奥匈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 (1914年7月
 23日)
 (同上, 第338—340页)
- 德、土秘密同盟协定〔节录〕 (1914年8月
 2日)
 (见莫洛克等编:《世界近代史文献》卷2第3分册, 高教出版社1958年版, 第608页)
- 俄罗斯帝国宣言 (1914年8月15日)455
- 日本致德国的最后通牒 (1914年8月15日)
 (见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 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第340—341页)
- 日本对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 (1915年1月
 18日)
 (见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 三联书店1980年版, 第74—76页)
- 意大利与协约国的秘密协定〔节录〕 (1915年

4月26日)

(见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45—346页)

保、德、奥间的秘密协定(节录)(1915年

9月6日)

(见莫洛克等编:《世界近代史文献》卷2第8分册,高教出版社1958年版,第624—625页)

一方面罗马尼亚,另一方面俄、法、英、意间的秘密同盟条约(节录)(1916年8月

17日)

(同上,第634—635页)

威尔逊总统提请美国国会对德宣战的演

说(节录)(1917年4月2日)

(见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46—349页)

协约国对奥匈停战议定书(1918年11月

3日)

(见《国际条约集(1917—1923)》,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52—56页)

协约国对德停战协定(1918年11月11日)

(同上,第61—68页)

协约国及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凡尔赛条

约)(1919年6月28日)

(同上,第72—265页)

协约国及参战各国对奥地利和约(圣日

尔曼条约) (1919年9月10日)

(同上, 第284--383页)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战运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的宣言 (1914年
8月8日)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
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
际)》, 三联书店1964年版, 第229
—230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传单

(1914年8月14日)456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协约国
社会党人伦敦代表会议上发表的声明

(1915年2月14日)459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执委会给

艾米尔·王德威尔得的公开信 461

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号召反对沙皇制度和

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1916年初)463

彼得格勒市高等学校社会民主党各派联

合委员会的传单:《致参军的同志们》

(1916年3月(旧历)) 465

彼得格勒工人运动中的地方社会民主党

组织(1916年12月31日) 466

告波兰无产阶级书(1914年8月15日)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
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
际)》, 三联书店1964年版, 第235—
238页)

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部的宣言

(1915年4月)

(见达尼舍夫斯基著：《波兰的工人运动(1890—1950)》，工人出版社1955年版，第84—86页)

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宣言(1915年

3月) 469

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决议(1915年

3月) 472

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关于战争与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任务”的决议

(1915年4月) 475

俄军的反战情绪与法军中的骚动(1916—

1917年)

(见莫洛克等编：《世界近代史文献》卷2第3分册，高教出版社1958年版，第655—661、674—675页)

法国工人反对战争的运动(1917年)

(同上，第673—674页)

附录：

关于战争难民 477

关于动荡和不安的增长 478

彼得格勒暗探局给警察部特别科的秘密

报告(节录)(1916年10月(旧历))

(见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51—352页)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齐美尔瓦尔得运动

列宁：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决议草案

(1915年9月2日以前)

(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4—326
页)

列宁：第一步 (1915年10月11日)

(同上，第362—367页)

列宁：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 人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

者 (1915年10月11日)

(同上，第368—372页)

列宁：关于召开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 会议的决议草案 (1916年2月

5日和8日之间)

(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113页)

列宁：给1916年4月24日代表会议

(1916年2月5日和8日之间)

(同上，第114—115页)

列宁：在伯尔尼国际群众大会上的演说

(1916年2月8日)

(同上，第116—119页)

列宁：论“和平纲领” (1916年3月

25日)

(同上，第155—162页)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 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 的提案 (1916年2—3月)

(同上，第163—173页)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
ISK(伯尔尼) 召开的社会党人第二次
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 (1916年4月)

(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390—399
页)

列宁：告支持反对战争和反对投靠本国
政府的社会党人的工人书 (1916年
12月底(旧历))

(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234—
241页)

列宁：论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 (1917年
9月8日)

(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256—
265页)

列宁：齐美尔瓦尔得问题 (1917年9月)

(同上，第295—296页)

意大利社会党执行委员会呼吁召开国际社会
党人代表大会的决议 (1915年5月15—

16日) 483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格·季诺
维也夫关于伯尔尼预备会议的报告 (1915年

7月14日以前) 484

关于国际社会党人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的

正式报道〔节录〕 (不早于1915年9月8日) 487

季卜克内西给国际社会党人齐美尔瓦尔得代
表会议的信 (1915年9月2日) 491

法国和德国代表团的联合声明 (1915年

9月5—8日)	494
齐美尔瓦尔得宣言 (1915年9月5—8日)	495
国际社会党人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	
“同情战争受难者的声明” (1915年	
9月5—8日)	500
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对会议通过的宣言的	
声明.....	501
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波兰和立陶宛	
社会民主党总主席团、波兰社会党	
(左派) 提交的声明 (节录)	502
波兰代表团的宣言 (节录)	503
维尔腾堡反对派的一封信 (节录)	505
附录：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关于齐	
美尔瓦尔得运动的通告 (节录) (1915年11月	
22日)	506
齐美尔瓦尔得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左派	
提出的决议草案 (1915年9月5—8日)	508
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宣言草案.....	511
关于国际社会党人昆塔尔代表会议的正	
式报道 (节录) (不早于1916年4月30日)	513
昆塔尔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告破产	
的和被害的人民书 (1916年4月24—30日)	518
昆塔尔代表会议关于无产阶级对和平问	
题的态度的决议 (1916年4月24—30日)	522
齐美尔瓦尔得左派所提出的关于社会民	
主党对和平问题的态度的决议草案	
(1916年4月24—30日)	525
关于工人阶级和和平与战争问题 [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和波兰社会 党（左派）代表向昆塔尔代表会议提 出的声明草案]	528
昆塔尔代表会议关于国际社会党执行局 的决议（1916年4月24—30日）	534
关于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决议草案 （1916年4月24—30日）	536
昆塔尔代表会议关于对被迫害者表示同 情的声明（1916年4月24—30日）	537
附录：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声 明草案	538
国际社会党委员会邀请所属各组织和团 体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通知书 （1917年5月10日）	543
德国“国际”派反对参加斯德哥尔摩代 表会议的声明	545
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正式报道 （节录）	547
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1917年 9月5—12日）	551
四，关于战争、和平与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	
列宁：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 任务（1914年9月6日以前）	
	（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4 页）
列宁：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1914年 10月11日以前）	

(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568—574页)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 (1915年3月4日以前)

(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36—142页)

列宁：关于伦敦代表会议 (1915年3月3日)

(同上，第112—114页)

列宁：谈伦敦代表会议 (1915年3月29日)

(同上，第155—157页)

列宁：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诡辩 (1915年5月1日)

(同上，第160—164页)

列宁：论反对社会沙文主义 (1915年6月1日)

(同上，第178—182页)

列宁：关于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 (1915年7月26日)

(同上，第253—258页)

列宁：和平问题 (1915年7—8月)

(同上，第268—273页)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 (1915年7—8月)

(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666—705页)

列宁：关于战争问题的根本原则 (1916年12月)

(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151—160)

页)

列宁：论保卫祖国问题的提法 (1916年
12月)

(同上，第161—162页)

列宁：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
的和平主义 (1917年1月1日)

(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899—918
页)

列宁：十二条纲要 (1917年1月26日到30日之
间)

(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260—266
页)

列宁：联欢的意义 (1917年5月11日)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285—287
页)

列宁：战争与革命 (1917年5月27日)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70—92
页)

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 (1918年3月
7日)

(同上，第452—474页)

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 (1915年8月23日)

(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706—
710页)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1916年1—6月)

(同上，第730—845页)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

9月）

（同上，第871—882页）

附注：

饶勒斯在里昂郊区瓦思的演说（节录）

（1914年7月25日晚）

（见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5—108页）

法国社会党宣言（1914年7月28日）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05—206页）

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1914年7月29

日）

（同上，第188页）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执行委员会的呼

呼书（1914年7月28日）

（同上，第215—216页）

意大利社会党呼吁书（1914年7月29

日）

（同上，第220—221页）

匈牙利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告组织起来

的工人书（1914年7月29—30日）

（同上，第218—220页）

英国工党和社会党的声明

（1914年8月3日） 554

英国工党执委会的决议 (1914年8月5-6日)	555
瑞士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瑞士联邦议会会议上宣读的宣言 (1914年8月3日)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 三联书店1964年版, 第222页)	
意大利社会党的中立声明 (1914年9月底)	555
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执委会的呼吁书 (1914年10月以前)	556
伯恩斯坦1915年1月2日发表的文章	557
比利时社会党人关于他们和德国社会党人之间的争论的报道 (1915年1月7日)	559
罗马尼亚社会党人拉柯夫斯基的信 (1915年1月)	562
中立国社会党人罗迦诺代表会议宣言 (1914年9月27日)	563
关于中立国社会党人哥本哈根代表会议的报道〔节录〕 (1915年1月29日)	565
中立国社会党人哥本哈根代表会议决议 (1915年1月17-18日)	567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战争 (1915年1月17-18日)	569
“崩得”中央委员会的声明 (1915年1月)	574
关于协约国社会党人伦敦代表会议的报	

道 (1915年2月21日)	576
协约国社会党人伦敦代表会议关于战争 问题的决议 (1915年2月14日)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 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 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 240—241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和波兰社 会党(左派)在协约国社会党人伦敦 代表会议上的声明 (1915年2月14 日)	580
关于同盟国社会党人维也纳代表会议的 报道 (1915年4月22日)	583

一，1871——1914年国际工人运动和 社会主义运动^①

（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 发展和工人运动综论

英、法、德、美经济发展状 况的综合比较

《工业生产的发展》^②、《某些国家在世界工业中的地位》

（见尤·瓦尔加主编：《世界经济危机》，世
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32页）

① 德国的材料，请参看本书《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有关部分。

②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雇佣工人的人数也迅速增长。据统计，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家属占居民总数的百分比：英国是87%；法国是51%；德国是78%。

1870 — 1914年一些国家罢工运动统计

年份	英 国		法 国		美 国		俄 国	奥地利 (不包括 匈牙利)	意大利
	罢工 次数	罢工人 数(单 位:千)	罢工 次数	罢工人 数(单 位:千)	罢工 次数	罢工人 数(单 位:千)	罢工人 数 (单位: 千)	罢工人 数 (单位: 千)	罢工人 数 (单位: 千)
1870									
1871									
1872									
1873									
1874									
1875									
1876									
1877									
1878									
1879									
1880									
1881									
1882									
1883									
1884									
1885					695	258			
1886					1572	610			
1887					1503	439			
1888	517	119			1946	162			
1889	1211	360			1881	260			
1890	1040	393	313	119	1897	373			
1891	906	267	267	109	1786	330			
1892	700	357	261	49	1359	239			

(续前表)

年份	英国		法国		美国		俄国	奥地利 (不包括 匈牙利)	意大利
	罢工 次数	罢工人 数(单 位:千)	罢工 次数	罢工人 数(单 位:千)	罢工 次数	罢工人 数(单 位:千)	罢工人 数 (单位: 千)	罢工人 数 (单位: 千)	罢工人 数 (单位: 千)
1892	615	594	634	170	1335	288			
1894	929	257	391	55	1104	690			
1895	745	207	405	46	1255	407			
1896	926	148	476	50	1066	249			
1897	864	168	356	69	1110	416			
1898	711	201	368	82		263			
1899	719	180	739	214		132			
1900	648	189	902	250		568	29	105	95
1901		180		122		543	32	25	430
1902		256		222		660	37	37	350
1903		117		134		655	87	46	136
1904		87		319		517	25	64	215
1905		97		196		222	2863	100	155
1906		218	1309	468			1108	153	328
1907		147		239			740	177	581
1908		296		108			175	79	324
1909		301		182			64	62	189
1910		515		309		824	17	55	196
1911		962	1471	252			105	122	386
1912		1463		284			725	121	241
1913		689		240		997	887	40	465

(曹德成根据B·B·布里多夫主编:《近代史》,莫斯科1959年俄文版,第440和444页;《近代史文选》第2册,莫斯科1953年俄文版,第337、401页整理)

第二国际时代的各国同盟罢工总计

在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二国际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大部分都偏重在选举竞争，而忽略了发展阶级斗争的主要任务。

同盟罢工是无产阶级一种主要的斗争形式；这一种斗争在战后很普遍，甚至于一切落后国家，同盟罢工的斗争时常出现。但在战前，即第二国际时代，因为上述的原因，这种斗争的发展比较缓慢。

要使读者对于第二国际时代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一个系统的了解，我们在这里把第二国际时代的主要的总同盟罢工作成下面的一个统计：

1886年5月^①，北美合众国二十六万工人举行同盟罢工，他们的目的是在要求实行每天八小时工作制。芝加哥因此发生暴动，但是结果失败了；他们的领袖被杀戮了。

1893年^②，比利时工人同盟罢工，屡次暴动，和警察冲突，因此有许多人被杀戮。工人的目的是要求普选，结果总算相当胜利；比利时国会因此以一百十九票对十四票的大多数，通过一种改革案。

1897年，比利时工人要求选举权而同盟罢工，结果完全失败。

1902年2月，西班牙巴塞洛拿（Barcelona）工人举行同盟罢

① 这次罢工爆发于5月1日，美国各大工业中心都卷入了这次总罢工斗争。

② 这次罢工发生在1893年的4月11—18日，总共有25万人参加。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这次政治性总罢工第一次取得了胜利，对国际工人运动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工一星期之后，为政府军队镇压所平服。

1902年4月，比利时三十五万工人同盟罢工，要求改良选举，但结果是完全失败。

1902年，瑞士尼李洼工人因表同情于被逐的街车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三天，后因街车工人的要求，遂即终止罢工。街车工人同盟罢工，经过两星期之久，但结果并未达到目的。

1902年，瑞士全国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不过不能全国一致；他们的目的，在实行普遍选举，有一部分胜利。

1903年1月，荷兰阿姆斯特丹船坞工人和铁路工人同盟罢工，结果完全胜利。

1903年4月，荷兰工人因反对处罚铁路工人的法律案，举行同盟罢工，但结果完全失败。

1903年10月，西班牙俾尔波（Bilbao）九万工人同盟罢工，目的是反对以货物代工值制度，结果完全胜利。

1904年4月，匈牙利铁路工人罢工，结果失败。

1904年9月，意大利一百个城市的工人因反对使用军队干涉劳动界所起的骚扰，举行同盟罢工，结果达到目的。

1905年1月，俄国彼得格勒（现在的列宁格勒）工人总同盟罢工，结果演成“流血的星期日”的惨剧。

1905年10月，俄国工人全国总同盟罢工，反对专制政府，结果胜利。

1906年12月，俄国工人全国总同盟罢工，结果失败。

1906年5月，法国劳工总会因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发起总同盟罢工，结果一部分达到目的。

1909年，西班牙卡达洛尼亚（Catalonia）工人因反对政府召集后备兵赴米里特陈第（Melita Campaign），举行同盟罢工，且发生暴动，结果为政府镇压平息，领袖被杀。

1909年7月，瑞典工人因要求改良待遇，发起同盟罢工，继续

至十四星期之久。

1909年9月，巴黎邮政和电线工人，因要求改良待遇，举行同盟罢工，结果胜利。

1910年3月，美国费拉得尔费（Philadelphia）街车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及改良待遇，举行总同盟罢工，结果相当胜利。

1910年10月，巴黎铁路和建筑工人同盟罢工，为政府军队所镇压，领袖被捕。

1912年1月，美国马萨克席慈（Massachusetts）的拉列司（Lawrence）制棉工人因要求减少工作时间而维持原有工资，举行同盟罢工，结果得到相当胜利。

1912年1月，澳大利亚不律司柏恩（Brisbane）工人同盟罢工，历时两月，终未得到胜利。

1913年×月，西班牙巴塞洛列和别处工人同盟罢工，巴塞洛列工人胜利，其余失败。

1913年8月，意大利米兰（Milan）同盟罢工。

（选自朱新繁著：《社会革命之思想与运动的发展》上册，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第457—462页）

社会主义政党的普遍建立

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各国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建立创造了物质条件。继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868年成立）、德国社会民主党（1869年8月成立）的成立，特别是统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建立之后，社会主义政党在欧美各国便纷纷建立：葡萄牙社会主义党于1875年创立。丹麦社会民主党于1876年6月6日创建。美国工人党于1876年7月19—22日在费城成立，1887年改称社会主义工

人党，于1901年分裂成立了社会党。美国劳动人民党于1876年成立，1877年改称社会劳工党。美国的社会民主党于1878年由德布斯和柏柏尔组建成立，该党于1900年和于1889年脱离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喜尔启特派组成了美国社会党。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于1878年成立。比利时社会主义党于1879年1月成立，在这个基础上于1885年建立了比利时工党。法国工人党于1879年10月成立。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于1879年成立。罗曼尼革命社会党于1881年8月在罗米尼成立，1884年改称意大利革命社会党。英国在1881年成立了亨利·迈尔斯·海德门领导的社会民主联盟，1884年该联盟分裂，另外组成了有艾威林夫妇领导的社会主义者同盟。意大利工人党于1882年5月17日成立，该党于1892年8月同另外两组织合并成立了意大利社会主义党。波兰无产阶级党于1882年8月在华沙成立，该党只存在到1884年。俄国的《劳动解放社》于1883年成立。英国的“费边社”于1884年成立。意大利工人党于1885年4月成立。挪威工党于1887年8月成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于1888年成立。瑞士社会民主党于1888年成立。瑞典社会民主党于1889年4月19—22日成立。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90年12月7—8日。澳大利亚工人党成立于1890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91年8月1日，该党于1903年分裂为保加利亚“紧密派”和保加利亚“宽广派”。意大利劳动党于1892年成立，自1895年改称意大利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成立于1893年1月。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于1893年4月成立。波兰社会民主党是在1893年7月建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基础上于1894年3月成立，到了1899年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荷兰社会民主党于1894年成立。阿根廷社会党于1896年成立。智利社会党于1897年成立。美国社会民主党于1897年成立。1898年3月在明斯克召集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芬兰社会民主党于1899年成立。英国工党于1900年

2月成立（1906年正式采用工党这个名称）。日本社会民主党于1901年5月2日成立。两个法国社会党于1901—1902年成立。法国统一社会党于1905年成立。日本社会党于1906年成立。英国社会党于1911年成立。

（曹德成根据《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
《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史》和《近代史》等整理）

（二）英 国

1911年英国码头工人的罢工^①

——汤姆·曼的回忆

当我们这里不存在发生混乱的任何危险时，大量的军队开进了利物浦，分别驻扎在各个公园里。后来，又有两艘军舰驶进了麦尔西河，停在河的中心靠别根海特的地方，而且军舰上的武器都朝向利物浦。调动军舰简直是个无法理解的行动，因为，如果他们轰击利物浦，会使资本家的财产遭到重大的损失。但是，当局大概是对这样一场激烈的斗争没有引起任何混乱和冲突感到十分不满，因此决定来制造混乱。

我们在罢工以前不久开始出版了一种叫作“运输工人”的周

① 1911年7月14日爆发了利物浦码头工人的罢工，后来罢工席卷了英国的所有主要港口。罢工委员会的主席是工人运动的老活动家汤姆·曼。其后不久，又爆发了铁路职工的同情罢工。船主们被迫让步和满足工人的一切要求。8月24日罢工结束。在罢工期间，当局曾企图制造混乱。——原编者注

报。8月8日罢工委员会在该报登载了一篇公告，声明要在下星期日，即8月13日在圣乔治堂广场召开一个群众大会。

8月13日（星期日）那一天十分晴朗，利物浦的工人纷纷上街参加游行示威，成千成万的工人举着自己的旗帜结队走向圣乔治堂广场。

我曾这样记述游行时发生的一场激战：

“警察们以那种土匪般的手段完成了委托给他们的任务。无论警察头子、市政当局、资本家的刊物或温斯顿·邱吉尔^①怎么说，他们决不能使千万个当时在场的证人相信这一场激战那怕有一点点是游行的人惹起来的。这是一次罪恶的、可耻的、无端的攻击，是手持木棒的警察对六万人的集会的攻击，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形成了一个密集的人群，而且只有一条通向这次阴谋攻击的来处的出路。我注意地观察了这个残忍的袭击。我看见了許多身高六呎手持长棒的大汉如何闯入人群尽情殴打那些少年和成年人，而这些人除了聚集在讲坛附近倾听讲演之外，并没有招惹谁，也没有说一句话或是犯什么过错。这种没有理性的袭击，这种无端的暴行，在英国已经有五十多年没有发生了……”

让邱吉尔使尽他所有的办法吧，让他把再多十倍的军队开到利物浦来吧，让这些军队在利物浦所有的街道上示威吧——就是把国王所有的步兵和骑兵都搬来，他们也不能把英国的船开到海上去……

世界上难道还有什么力量能战胜那些很好地组织起来的工人吗？要是有的，那就请你们试试吧，先生们！……”

（译自《近代史文献选编》第2册，莫斯科
1953年俄文版，第314—315页。苗为振译）

^① 温斯顿·邱吉尔这个保守党的首领，当时是自由党人，也是海军部部长。——原编者注

英国煤矿工人之同盟罢业^①

罢业之概略

英国煤矿工人之同盟罢业。自本年三月一日起。延至一月有余。其规模之宏大。与英国各阶级以非常之痛心。其耸动世界之视听。及其举动之稳静。皆为前此所未闻。今者如疾风骤雨之已去。令英国人民。得以稍稍安堵矣。然劳动问题。决不能谓为已因此而解决。如五月下旬。泰晤士河畔运货工役之宣言同盟罢业。又惊英人之闻听。后此难保再无此事也。兹将煤矿工人同盟罢业之经过。述其大概。并陈述吾辈对于此事之意见如下。据三月廿日之统计。因罢业而失业者。有1,550,000人之多。即矿内劳动者。949,800人。矿外劳动者。203,700人。他业（煤矿以外之职业）之失业者。497,160人。合计1,650,660人。此外直接与煤矿业有关系者。有1,000,000人。当日俄开战时日本所调动之兵员之二倍。此等矿工。继续其罢业时间。殆有四十日之久。正式开始罢业。在三月初一日。矿工之代表人。聚集于伦敦。决议复业。在四月初六日。惟“大避西阿”州之“阿尔夫力敦”数千之矿工。于二月廿六日已著罢业之先鞭。至二月廿八日。亘全国已有115,000人之罢业者。复业之决议。实决定于四月初六。至四月初八日。苏格兰及北威尔士之矿工。首先复业。至罢业者全体复业。实在四月初九日。夫以1,000,000人以上之矿工。经四十余日之奋斗。而能稳静若是。彼罢业之是非。姑置而不论。吾人对于英国劳动者之训练。与其持久力之强大。不得不惊叹之钦佩

^① 列宁认为英国煤矿工人的这次罢工，是1912年“最突出的事件”，这次“煤矿工人的罢工简直可以说构成了一个时代”。（《列宁全集》第18卷，第459页）

之。闻矿工公会之公积金。共有二百万磅。以之分配各矿工。则一人所得。亦不过二磅。然彼等以此公积金与其他之贮蓄金。竭力继续其奋斗而不屈。迨议会通过最低工价案。三月廿七日开矿工大会。由全体矿工投票决议应否复业之问题。彼等依然能表示其元气之盛旺。而无降服之意。四月三日开会投票之结果。赞成复业者。159,107人。反对复业者。189,623人。

今日之劳动运动。已从国民的范围进于国际的范围矣。当英国煤矿工人全体奋起。宣言罢业之时。欧洲列国之矿工。即有声援之意。及二月二十一、二两日。伦敦开万国矿工公会之干事会。果有英法比德奥之代表列席。商议将来英国矿工实行大罢业时。如欧洲大陆诸国。有以煤斤接济英国者。则大陆之煤矿矿工公会。当如何设法加以限制。彼与英国矿工罢业同时发生之德国矿工罢业。究竟与此干事会有直接之关系否。吾人虽不得而知。但当今之世。各国之劳动家。互有强烈之同情。则可无容疑者。

罢业贻全社会之痛苦

见罢业风潮将起而最抱恐慌者。莫若英国之海军部。英国人咸知国家之安危。商业之盛衰。全赖乎海军。故煤斤之缺乏。为彼等所一日不能视为等闲者也。是以英国海军部。于罢业开始之前十日(即二月廿一日)。即与喀第孚 Cnrbit 煤公司订立合同。将该公司所有煤斤。全数包买。一面大买美国煤斤。以备不足。

二月廿四日。伦敦市长所发起之市长会。开会于伦敦。全国市长到会者。170人。全体赞成决议。为拥护国民之幸福起见。声请政府当局者。设法调停于矿主矿工之间。使得早逐圆满之解决。

迨罢业开始以后。其惨害所及之范围至广。英国全国之事业。直接间接。无有不受其害者。铁路之动力在煤斤。故铁路所受之影响尤大。铁路公司迫于无策可施。乃减少开车次数。于是

社会一般。又大受其损害矣。即就最重要之廿四铁路公司言之。自三月十日至十七日一星期间之收入。较诸往年减少五十七万磅。而自三月三日至三月十七日两星期间之损失。殆达一百万磅之巨。

苟取煤矿工人及各种劳动者因罢业而受之损失。与各种事业所受之损失。社会全体所蒙之损失。而一一精算之。则其被害总数。必达数千万磅之巨无疑。此仅四十余日间英国所蒙之损害耳。万一再加延长。其害将不堪设想。论者谓罢业之损失过于战争。非过言也。

今日之劳动者。何以宁耐如此之大损失而必欲企同盟罢业乎。吾人可一言以答之曰。劳动者对资本家之关系。恰与国际关系同。每逢两者各主张自己之利益而不相让。则冲突遂因之而起。苟两者能依赖第三者判断其是非。且能服从其判断。自无起战争之理由。同盟罢业。亦得因此而消灭。

今日文明程度。尚未至能信赖第三者之地步。故对于同盟罢业。亦无从显第三者之效力。然吾人处旁观之地位。听两者之主张与其理由。对之而加评语。或下判断。固未谓不可。兹第一段先概说所以惹起煤工同盟罢业之论点。第二段介绍煤工一面与矿主一面之所主张。第三段试陈吾人之批评及判断。

最低工银率

劳动者无一定之收入。即不能安彼等之生活。故以辛苦剧而获酬报如煤矿工人者。因欲求安全其生活起见。而要求最低工银。亦非无理。但煤矿之获利。非一律同等者。则万不能通全国以定统一之最低工银率可知矣。因此各处煤工代表人。为公决彼等所要求之最低工银率。特于本年二月二日。开矿工大会。加以修正。今将改正及旧定之最低工银率。按各地方。分别列表于下。

地方名	改正工银率	旧定工银率
约克沙	七先令六辨士	八先令

兰喀沙	七先令	七先令
密特兰同盟	六先令一七先令	五先令 六 辨士一七 先令一辨士半
大比沙	七先令一辨士半一七 先令六辨士	八先令
诺屯格姆沙	七先令六辨士	七先令 九 辨士一八 先令三辨士
北威尔士	六先令	七先令
雷色斯泰沙	七先令二辨七	七先令二辨士
南大比沙	六先令六辨士	六先令一七 先令六 辨士
苏马武得沙	四先令十一辨士	六先令
勃里斯多尔	四先令十一辨士	六先令
康白兰德	六先令六辨士	六先令六辨士
苏格兰	六先令	六先令
南威尔士	七先令一辨士半一七先令六 辨士	八先令
闹尚朴兰德	六先令一七先令二辨士	六先令 一 六先令九 辨士
大亨	六先令一辨士四分之一	六先令一 辨 士四分 之一
福立斯德阿武屯	五先令十辨士	六先令
克利武兰德	五先令十辨士	六先令

要之，此次之同盟罢业。因矿主拒绝矿工所要求之最低工银制度。而至于破裂。矿主不独拒绝矿工所提出之工银率。且连最低工银制之制定而亦峻拒之。在罢业破裂前后。固持顽强不屈之态度者。不独矿主。即在矿工一方面。主张最低工银制应当重行制定。自不待言。且彼等所拟定之工银率。亦强欲令矿主采用。不肯退让一步。迨相持四十余日之后。现如何之结果乎。则矿工一无所得而已。

谈判之破裂

二月初七。乃同盟罢业史之进行上可纪念之日也。矿主矿工两而之代表。是日午后。在伦敦惠斯敏斯德派雷斯旅馆开会议。惟两方面之代表。为开会议之预备计。各于是日上午。自行开会于他处。集议对付方法。南威尔士之矿主团体。所抱意见。最为强硬。动辄与他之矿主等相许。不愿为一致之行动。然于午后之协议会。则亦允诺到会。迨至午后二时。矿主及矿工之代表均到会。开会协议。矿工公会会长下议院议员安诺克爱德华氏。即表示矿工公会开大会时所订正之最低工银表。并声言最低工银问题如不能解决。则同盟罢业之事。终不能免。于是矿主一面之代表。以为如此之会议。宛然为矿工一方面之人所开者。乃相率退出议场。南威尔士之矿主顾他之矿主曰。自今以后。决不再加入协议会。此时议场秩序大乱。矿主纷纷出场。稍停片时。矿主复入议场。乃再开协议会。矿主以下列之决议案示矿工代表人。

矿主代表之决议案曰。矿主公会。于按照矿工适当之操作。给与适当之工银之提议。极表同情。且吾辈以为应乎作业之量以定工银。此种原则。实为采煤业最有效而最适用之惟一方法。间有特别处所，矿工之作业。不能得相当之工银。是实例外。矿主等亦承认之。吾人于是等处所。诚宜加特别注意。故矿主极愿与矿工等从长计议。研究相当之办法。

于是矿工代表人退至别室。议定下列之决议。出以示矿主之代表人。

矿工之决议案云。吾辈主张。对于在地下作工之成年劳动者及幼年劳动者。当决定最低工银率。而矿主公会。不承认此主义。吾人深以为憾事。因吾人深知此主义而不能承认。则目下之纷争。将无由解决也。但吾人不欲与大灾害于英国之煤业。故矿

主若尚愿相与协议。则无论何时。吾人莫不愿与妥商也。

两方面态度既如此。迨午后六时。再开会协议。仍毫无和解之端倪。于是第一次之协议会。遂终于失败矣。

矿工公会。后于二月十三日开会集议。但不过将初七日在协议会所决议者再加确定而已。翌日再行开会。毫无所议决。开会片时。即行散会。至后会之期。亦未定夺。而矿主一面。似有让步之议。盖二月十九、二十两日。矿主及矿工重开会议之时。矿主承认。凡于特别处所。愿以七先令一辨士半为最低工银。于普通处所。以六先令一辨士半为最低工银。而矿工代表者。断然拒绝之。于是英国政府。不复能处于旁观之地位矣。

政府调停运动之开始

英政府见矿主矿工之谈判。毫无端绪。而同盟罢业期限。相拒止有十日。乃不得已。溯著手于调停之运动。英首相爱斯克斯。于廿二日。致函于矿主及矿工之代表人邀两方面于廿二日之午后。齐集于外务部会议。但此时矿主及矿工态度之强硬。依然如故。廿二日之会见。毫无所结果。后经数次之会见。英政府始于二月廿九日。以下列之调停案示两面之代表人。

第一条 政府经精细研究后。深知地下工作之劳动者。于必不能操作时。间有实不能再给与相当之最低工银者。

第二条 政府深知所谓相当之最低工银。协议之时。必须适应于各地特别情形。方可酌定。且甚望定一相当方法。保护矿主人。俾免滥用此制度之弊。

第三条 当拟定足以使此调停案见诸实行之方法时。政府极希望由政府派代表人。列席于矿主矿工合开之地方协议会。使与当事者协议。

第四条 如地方协议会。不能于相当之期限以内。完全议

决。则政府得令其所任命之代表人。参加决议之数。以便在其地方。实行前项之趣旨。

矿主一方面赞成此调停案者。为英国和解局同盟所属之各地方。如兰喀沙。约克沙。密特兰同盟。及北威尔士是也。大亨于此调停案虽不表同意。然因虑及同盟罢业结果之可惧。乃终表赞成。而南威尔士。苏格兰。闹尚朴兰德等处之矿主。仍执反对之态度。矿工一方面。则以调停案中。未尝明示最低工银率。乃全体宣言反对。至三月初二日。矿工公会之代表人。多离伦敦。各归乡里。最激烈之南威尔士矿主。于三月初三日之会议。议决宣言书云。“以后非有政府之招待。决不再来伦敦。”于是解散会议。当此之时。同盟罢业之举。已于数日前开其端。果如预料之状。一般社会。因是陷于大困厄之境。英政府乃再招集矿主矿工于伦敦。矿工公会委员。于三月初五日及初六日。开会集议。劳动党之下议院议员。亦到会与议。初六日午后。矿工代表再与内阁大臣会见。然矿工代表宣言。彼等所拟定之最低工银率。决不能撤回。矿主等亦于三月初六日。重至伦敦。即在维多利亚旅馆开会集议。其情形依然如故。毫无变更。英国和解局同盟所属之矿主。愿以某条件为前提。而承认最低工银制度。所谓某条件者。即定一最低之工作数。以防各劳动者之怠惰而已。惟南威尔士、苏格兰、勃里斯多尔、苏马式得沙等处之矿主。决不愿制定最低工银制度。矿工一方面。亦极力反对最低工作数之制定。

三月初八日。英政府再发召集书于矿主及矿工。预备再开协议会。并约定于十二日开会。矿工公会。即于十二日之前一夜开会集议。经众公决云。“关于最低工银问题。已全然无可让步。明日之会。虽然推代表列席。惟关于最低工银问题。不必再用无谓之讨论。”至十二日。矿主矿工应政府之召集。开会协议。首相登坛演说。然仍无一线之光明。翌日十三日。再开会议。英首相有所提议。但两面代表人。对于此项提议之件。皆异常秘密。无

从知其内容。惟自此时始。矿工强硬之态度。则稍稍改变矣。

最低工银法案之提出

前记之协议会。稍得妥协之结果。而于三月十五日告终。首相爱斯克斯见矿主允让至五六折。并允据此标准。以制定最低工银。乃深信可以施行最后手段之时机已至。于是明白宣言。谓将在议会中。提出最低工银法案。最低工银法案之提出于议会。为三月十九日。是日首相爱斯克斯氏在议会演说。略谓当未曾提出本议案之前。业已竭尽心力。从事于种种调停之方法。但终无成效。甚以为憾事。继述反对党之议员。及一般公众。此次颇能极力忍耐。静待调停之结果。不胜感谢之至。并述深望此议案即日通过上下两院。至二十三日而得裁可。则幸甚云云。詎知至将开第二读会之前。情形又大为不靖。二十日。统一党开会时。该党即指此项法案为幻影梦想。决议于第二读会反对之。当即依其党领袖包乃罗氏之声请。由巴尔福氏起否决之动议。该法案之大意。与首相在第一次协议会中提出者。大同小异。其要点在制定劳动者之最低工银。其工银率。悉听各地方仲裁局之决定。而矿工公会。亦于廿日开会集议。所决议者。谓法案之中。须注明最低工银率。成年劳动者五先令。幼年劳动者二先令。矿主等亦于同日开会集议。决议修正条款若干条。

当首相初试调停时。尽可开示约法曰。若矿主肯表同情于最低工银制度。则同时自当制定最低作工数。以保护矿主之利益。乃此法案中。并不提及此语。殊属非宜。统一党遂以是为重要之反对理由。矿主工会。亦有同一反对之意见。但政府以如是之果断。谋矿工之利益。实有不得已之苦衷。政府之意。欲令矿工复业。愈早愈妙。倘罢业风潮。再继续两三星期。则政府之威信。行将扫地。是以政府决计采用此等积极之手段。由今观之。英政

府此次冒险之行动。实获意外之良效果。即三月廿二日之第二读会。政府所提议之法案。居然以123之多数通过是也。然矿工等仍极力主张须制定最低工银率。而明注于法案中。首相乃知第三读会之前。必须再一会见矿主矿工之代表。以尽调停人之力也。乃于廿六日。招至矿主矿工之代表。开一协议会。不料两面之态度。依然如故。毕竟无调停之希望。首相于是直赴下议院。斯时下议院中。正在开第三读会。矿工等所主张之最低工银案。（即成年劳动者五先令，幼年劳动者二先令）以326对83之多数否决。于是政府提议之法案。通过下议院。而呈送上议院。即于廿九日。得蒙裁可。

三月廿七日。矿工公会开大会议。依矿工之投票。公决先行复业之当否。即由该工会中各地方之职员。问各矿工。现拟在制定最低工银率之前。先行复业。如此办法。能否赞成。嘱各矿工投票。以表其意见。各处矿工代表。遂于四月六日。聚集伦敦。公决如下之决议案。

非有全体会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不得起同盟罢业。然此次抱有继续罢业之意见。不到三分之二以上。故决计复业。

于是乎前后延长六星期亘古未有之大同盟罢业。乃得结局焉。

矿工要求增加工银及矿主反对之理由

英国煤矿工人罢业之经过。已述其概略如上。自是请更研究矿主矿工两方面之主张。并陈吾辈之意见于篇末。《近世评论杂志》Contemporary Review四月号有勃利斯氏所著《英国之煤矿业》论文一篇。以极简单之笔。说明矿工之要求。又四月号之《十九世纪报》Nineteenth Century有奥喀氏著之《同盟罢业与其后》论文一篇。专为矿主人辩护者。观于是二文。足以想见矿工及矿主之态度。今述其大旨如下。

英国煤矿工人之要求增加工银。不自今日始矣。彼等于既往。已屡起小规模之同盟罢业。自后其罢业之范围。渐次从一煤矿。扩大及于一地方。终酿成此次举国罢业之大势力。夫采掘煤斤。其危险本较他种事业为甚。就人道主义而言。矿主人对于矿工。应有特别待遇之义务。矿工向矿主人。应有要求最低工银之权利。英国矿工总数。约一百万人。每日平均死者五人。受伤者五百人。矿主人虽常研究预防法。冀免此等惨祸。而死伤之数。依然未见减少。今视统计表于下。所记数目。乃每千人中死者之分数也。

1901年	1.36	1902年	1.24
1903年	1.27	1904年	1.24
1905年	1.35	1906年	1.29
1907年	1.32	1908年	1.32
1909年	1.43		

矿工之工资。有按日计者与包工者之别。全国矿工中。按日计者半。包工者半。按日计工者。所得之薪工。大都在矿工等此次所要求最低工银以上。故最低工银法果然实行。就按日计工之矿工而言。矿主未必因之受损失。则问题之要点。实在包工矿工之最低工银。矿工之要求。与矿主之拒绝。各有相当之理由也。

作包工之矿工。若得最低工银之保证。则必变为怠惰。不肯为与最低工银相当之操作。此乃矿主之所忧也。故英政府居间调停时。曾向矿主等言曰。若矿主等承认最低工银。则政府当即制定矿工之最低工作数。以保护矿主之利益云云。然而此实无谓之杞忧也。彼矿工全部之半。为按日计工者。犹为相当之工作。岂有作包工之矿工。因定最低工银制度。而反导彼等于怠惰之理哉。彼按日计工者。固以工银有定数。而不愿所作之工。超越于所得工资以上。至于包工之矿工。必不愿自限于最低工银。而以此为满足。彼等且将各依其力所能及。多作工以图多获工资。又必然之理也。但彼等往往因有不得已之情状。以致不能如其所

愿。多事操作。其情状如何。试述于下。

矿工作工。与工场中之劳动者作工不同。工场内之情形。假如乙之劳动者。代甲之劳动者进场工作。一切毫无变更。器械之位置。工场之情态。及原料之供给。动力之分配等。无以异于彼前次操作之时。故除有疾病事故外。必能如平常得工作之成绩。无所缺少。而矿工之工作。则全然不同。矿内决无如工场内之有完全且坚固之设备。常有支柱倒下。矿壁崩坏等事。当此之时。矿工不得不先将矿壁修缮妥贴。然后始行工作。矿工常因此而减少工作。因减少工作而减工资。欲取偿而无由。时或所采之矿物已盈筐。须待装车。而预定之货车适不至。有时车虽准时而至。车内多载泥土。无装载煤斤之余地。诸如此类。全非矿工应负之责任。而矿工则因此减少多数之收入。故不得不要求制定最低工银制度。以保障其权利。

其为矿主辩论者。大致谓在普通处所。矿工每日所得工资。约自七先令至十二先令。统全国矿工之工银平均计之。在七先令六辨士至八先令之间。是以矿工等所拟之最低工银率。虽自以为非常折中。但实际今日不能得此平均工银之矿工甚多。若一一与此等矿工以最低工银。则煤业之生产费必增加。毕竟不能与外国之煤业相竞争。即或承认最低工银制。则矿主一面。不能不依密特兰矿主之要求。同时附加如下之条件。

第一条 矿工对于适当之工银。须为适当之工作。即制定最低工作数也。

第二条 矿工每日须准照规则。从事操作。不得过分休业。

第三条 矿主对于年老者及无能者。当定一特别工银。

据某君之计算。从1898年至1910年十三年间。矿主之平均利益。为九分六厘。如纽喀塞尔之立查特森地方。其矿主人以年得三分之利息为满足。何则。苟政府自行经营煤业。则确以年得三分之利息为已满足故也。但今日为个人的事业。谁肯以三分之利

息为已满足耶。此观于今日之现状。足以证明之而有余。于是世有唱道煤业全归国有之说者。关于此举。则普鲁士人尝与吾人以良善之模范焉。

普鲁士煤矿事业。在1860年之时代。曾陷于非常之困难。是业之存在与进行。皆陷于危殆之地位。因与避同业者互相竞争。乃组织一大同盟会社。贩卖煤斤之事业。归其一手承办。于是煤价稍廉。矿主得八分至九分半之利息。对于煤矿事业。乃始得最新最善之方法。普鲁士煤业最盛之区。为“莱茵”及“惠斯德法利亚”二州。此同盟会社名“Rhenish-Westphalian Syndicate”。然普鲁士之政治家。因普鲁士国有铁道所需煤斤。必须仰给于煤业同盟会社。而大为不安。乃另定方针。普鲁士政府。须自有煤矿。以免仰给于社会。最初，普鲁士政府。在“柴尔”地方。有若干煤矿。至1902年。更收买无数煤矿。而普鲁士之煤业公会。遂于以失败。试就煤斤某吨之生产额。而言其所投资本金之分数。则普鲁士政府事业之资本。二倍于其国私产事业之资本。而三倍于英国煤业之资本。可知煤价之贵。以英国为第一。普鲁士私产第二。而普鲁士政府之产业为最廉。普鲁士政府。于1909年。曾为经营煤矿事业。费资本金七百万磅。据其国杨格斯德博士之计算。则谓普鲁士政府。赖煤业所得之利息。只有一分五厘。而该政府对于七百万磅之公债。须付三分五厘至四分之利息。故除将煤业利息付公债利息外。尚须受二分至二分五厘之损失。于是其国煤矿事业之公有。从此将无希望矣。

苟自今以往。英国煤业而犹将以私人经营之。则英国煤矿主人。对付他国煤业之竞争。必将日陷于困厄。近年德国煤业竞争之剧烈。实有令人惊叹者。1907年。德煤经由鹿特丹 Rotterdam（荷兰之港口）输出他国者。计有577,000吨。前年三月末至去年三月末一年间。输出他国之德煤。有2,601,000吨。又德煤经过安摩屯港及地中海诸港。运往他国者。其总数在过去七年间。

从600万吨增加至3,000万吨。英国煤业。对于如此激烈之竞争。果能维持现状乎。英国煤矿事业中。以经营出口货著名者。为闹尚朴兰德、翻孚、及南威尔士。密特兰今亦多营出口货矣。如因工银增加。而增加生产费。卒至为外国竞争所败。至于不能支持。则现存诸煤矿中。必有若干矿。因之停办。则最低工银制度。且将招致矿工之不利益。亦难逆料。是乃矿主一方面辩论之辞也。

同盟罢工之结果

英国矿工对于矿主。奋战七星期后。果何所得乎。以言其直接之结果。殆无一定述者。矿工等虽自拟最低工银率。迫矿主之承认。而终未能达其目的。英国政府。虽制定最低工银法。但工银率仍须归地方仲裁委员制定之。且该委员之判决。每以强制之手段。故决不能称之为圆满之解决法。据六月初三日之海外电报云。英国密特兰地方之矿工1,300人。因不服工银率制定局之判决。而开始同盟罢业。观于此。则最低工银法。决不能谓为有效之解决法愈明矣。惟此次之罢业。全归于矿工之失败。则已成定局。第一、彼等罢业经两三星期。即令英国全社会。陷于穷困之地。而各煤矿局。表示其意外强硬之耐久性。说者谓各煤矿局大都鉴于去年八月间铁路职工之罢业。故对于矿工之罢业。似早以为之预备。然则煤矿局既有此种大罢业之经验。自今以往。劳动者如欲重起大罢业。非预贮足支三四月之米粮不可。第二、各地矿主。殆未曾因此之罢业而稍受损害。且在将欲罢业之前。煤价骤涨矿主反因此得意外之利益。在罢业风潮平静后。煤业又利市三倍。彼矿工之意。欲使矿主及煤矿局因罢业而致困苦者。非但不能达其目的。反令自身最先尝其痛苦。而矿主与煤矿局。则安然无恙。然则彼等决议复业之真理由。全在食粮之缺乏。决非因满意于政府之最低工银法也。

由此观之。煤矿工人此次之同盟罢业。可谓为全然失败。然吾人所最当注意者。以100万人之矿工。结一团体。在有规律之统御之下。继续六星期之罢业。除多数矿工将决议复业时。兰喀沙之一部。主张复业者与反对复业者。小有冲突外。未尝有一次暴乱之举动。吾人于此点。得见近世劳动家团体的运动之进步之实例。今者。彼等因所蓄之储金。业已消费尽净。乃暂时服从地方仲裁局所定之最低工银率。但如此之平和。全属暂时之现象。不足以持久远。苟矿工所要求者而不能完全达其目的。则彼等一俟战斗预备完成之后。必将卷土重来。立即再起大同盟罢业无疑。吾人所当注意者。将来之同盟罢业。将以如何之形式发现是也。夫将来之大同盟罢业。非预备三四月之食粮不为功。既如前节所述。足知其事殊不易行。或将竟不能行。亦未可知。虽然。劳动问题将从此已乎。必不然也。苟劳动者无术以行平和的罢业。则彼等且竞趋于所谓“世界劳动同盟主义”。Syndicalism而为全球劳动家之大革命运动。（按世界劳动同盟主义。并非向雇主要求增加工银。减少作工时间。而以全世界之产业须归全世界之劳动者支配为宗旨）此为政府及资本家所当慎重思虑者也。英国矿工之再起大罢业否。胥视乎矿主之态度。今再将矿主之现状。略述如后。

地主及矿主之利益

地主及资本家之跋扈。世界各国。无不如此。即劳动者之权力较为强大如英国者。犹不能独立于例外。四月号《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中马干氏所著论说。曾言其大要如下。

握煤矿主权者为地主。矿主即为资本家。地主吸收资本家之金钱。其状至贪。虽称之为胁迫取财。不为过也。譬如今有地主。握有数衰克Acre（英亩名每衰克约六华亩）之煤矿。资本家每采

煤一吨。须纳地价银六辨士。不独此耳。一至彼所有区域之煤尽行采掘后。如运搬邻区之煤。须经由彼之煤矿区域。又欲勒索通过料。如此不当之要求。在大陆诸国。已特制定法律禁止之。而英人则依然付之等闲。据某君之计算。煤矿局纳于地主之通过料。其数实超越因最低工银法令矿主新加负担之银数。

但矿主之贪得无厌。又为吾人不可不知者也。曩年矿工作工时间限定八小时之议案提出于议会之际。矿主人大声疾呼曰。“果如此议，则生产费之增加难免。吾人不得不将煤价增涨每吨一先令六辨士。”实则生产费之增加。甚为有限。计每吨不过一二辨士而已。矿主欲以限制矿工作工时间之议案为口实。而实行增加煤价。社会人民。常因此抱忧不已。

此次罢业风潮既息以后。矿主等又以供给不足为机会。居奇涨价。因此所获。颇为不菲。现今矿主等已决议加价二先令。据彼等所言。加价之理由有四。（一）因新制定之劳动保险法。致令雇主之负担增加。（二）雇主又因去年发布之煤矿条例而加负担。（三）因最低之工银法所生之负担。（四）雇主曾经与矿工约。如煤价每吨涨至八先令。则工银亦须加增。雇主又须加重其负担。但详细研究。矿主等因以上各种理由而加负担。其数实亦不多。第一条尽半辨士。第二条一辨士。第三条二辨士半。第四条四辨士至五辨士。合计共不过九辨士。矿主竟以为口实。而欲加价至二先令之多。可谓贪之至者矣。彼等反对矿工之最低工银案时。常宣言曰。最低工银案。足致生产费之增加。生产费增加。足使煤价暴涨。盖吾辈之反对是案。不过为保护贫苦之家无力购买价值昂贵之煤者而已。其言信然乎。抑否乎。则非吾人之所知矣。

夫地主及矿主之专横跋扈既如此。欲求罢业风潮之全绝其根株。乌可得哉。100万之矿工。今日已疲于七星期之奋战。必无再举之力。更何待言。但见彼等暂时服从地方仲裁局所定之最低

工银率。而谓彼等已满足其所求。则大谬矣。总之，资本家与劳动家之间。苟永远立于不平等之地位。则劳动家必永远主张其权利。而至于无极。

最后之解决

劳动问题最后之解决。非先经历无数之波澜曲折。决不能至其境地。全球各国之劳动界。恐将来无一不结局于平和之解决。盖今日世界之潮流。经济界与政治界。殆趋同一之径路而进行者。今日之政治。不论其形式系君主政体抑系共和政体。莫不日向民主的Democratic方面变更其组织。在经济界。亦有同一之倾向。西朵尼惠泼博士提倡之“工业民主主义”。Industrial Democracy亦不过说明经济界中如此之趋势而已。苟劳动家与资本家立于同等之地位。从事于生产事业。定相当之数目。分配其利益。一切收支款项。悉取公开主义。（即言表示于公众、使人人得而知之）经营事业之际。常征集劳动家之意见。择其美善者而采用之。果能如此办法。则资本家与劳动家之冲突。可以全免。英国矿主如能满足于每年三分之利益。将其簿册公示于劳动者。使咸知之。则再起同盟罢业之理由。即从此消灭。如能更进而设法使劳动者为煤矿局之股东。则其功效。不独足以奖励劳动者之贮蓄。且不难从此杜绝劳动者之不平。

日本政府。近为预防同盟罢业起见。将拟一规则。令资本家除给与工银外。更分配红利之几分与劳动者。此亦弭患方法之一进步也。但既分配红利之几分与劳动者。资本家决不可不公示其簿册。以示无欺。而祛劳动者之怀疑心。不然者。劳动家之不平。仍未能绝其根株。纷扰之事。将终于不免。

要之，吾人所信为最后之解决法者。莫如与劳动者以生产界之参与权。其所得之参与权渐次扩大。则劳动问题。亦渐接近于

最后之解决。社会果将平和与劳动者以此种参与权乎。抑将俟劳动者以性命相搏。出于强夺。而始与之乎。吾知欧洲诸国。不久必有解决之方法。示吾人以先例也。

(选自《东方杂志》第9卷第2号，第49—62页)

(三) 法 国

煤矿工人的困难状况和 1906年的矿工罢工^①

——拉法格《祸首》一文的节录

库利耶尔罪行的祸首，是煤矿公司和政府。

1810年的法律明确地规定了政府的责任。这个法律的第50条写道：“如果采矿工作危及公共安全、矿井的安全、构筑物的牢

^① 1906年3月，法国北部的库利耶尔矿井发生了爆炸事件，有1,200多名矿工惨遭身亡。这次空前的灾祸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保尔·拉法格1906年4月10日为《人道报》撰写的题为《祸首》的社论，揭露这次惨祸是由于矿主旨在获取惊人利润，忽视工人的安全所造成的。惨案发生后，激进社会党领袖克利孟梭所主持的政府，却站在业主一边。被激怒的工人举行了约有四万五千矿工参加的罢工，政府派兵二万五千人去镇压，于是罢工变成了矿工的总罢工。这次总罢工以工人获得部分胜利而告结束。这次总罢工是俄国1905年革命后法国工人一系列罢工斗争中很著名的一次。此外，1905年春，在里姆斯城爆发了总罢工，各种工业部门的工人都参加了这次罢工，15,000人上街示威游行，但被军队驱散了。1905年夏在龙威城爆发了一次示威，参加示威斗争的不仅是法国工人，而且还有比

固、工人或居民的安全，地方行政长官必须关心这件事”。矿业区各省的地方行政长官和1810年以来的历届政府，为了制止煤矿公司因追逐暴利而牺牲工人性命这种利欲熏心、贪得无厌的做法，究竟办了些什么事？……

库利耶尔煤矿公司总共只付给国家579法郎27生丁，就租用了面积达5,459公顷的矿区，1904年得到了2,225吨的煤。但从1901年起，这个公司的每年收入超过6,000万法郎！

在惊人惨祸发生后的第二天，这家靠吮吸工人脂膏发财起家的公司就下令把矿井的入口封闭起来……，为了重新采煤而停止了营救工作，并且扬言要把遇难矿工的妻女从工人宿舍里赶出去，让另外一些人居住，同时还派了一些爪牙去工人集体宿舍，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迫使其余幸存者和死难者亲属签名，同意放弃应得的抚恤金和补助金。

当从矿井里往外吊起尸体的时候，来到蓝斯的克利孟梭号召矿工尊重那些并不怜惜矿工生命的资本家的所有权。但是，当工人们目睹四肢不全的尸体和死里逃生的半死不活的人的惨状而怒气填胸，开始罢工的时候，勃里安却把总罢工当作自己的政治跳板，有他参加的政府却在矿区布满了宪兵和军队，说是为了保护劳动自由，实际上却是让公司当局有可能夺去寡妇们的棲身之处，把她们应得的抚恤金揣入自己的腰包。

在资本主义政府下面，这样的事情是司空见惯的……

（译自《近代史文献选编》第2册，莫斯科
1953年俄文版，第337—338页。韩正文译）

利时工人。1908年7月，建筑工人和掘土工人在巴黎郊外组织了罢工。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规定定期休息日，缩短劳动日，罢工工人和前来镇压罢工的宪兵和正规军，展开了巷战，死伤工人数十名。这次罢工持续了两个多月。1907年法国南部也还发生了几次农民的斗争行动。值得注意的乃是政府派去镇压农民行动的第十七团士兵，拒绝进攻农民。（日梅霍夫）

法国社会党纲领^①

(1902年3月)

社会主义是民主运动和新的生产方式的共同产物。从历史上来说，在法国大革命后不久，无产阶级就认识到，如果不对所有制进行社会变革，那么《人权宣言》还是一纸空文。当社会上有几百万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双手外一无所有、为了生存被迫向少数有产者出卖劳动力的时候，事实上怎么可能保证每个人享有“自由、财产、安全”呢？正是为了使《人权宣言》中提出的保证扩大到所有的公民，我们伟大的巴贝夫要求实行公有制，保证共同幸福。共产主义对于最大胆的无产者来说是革命的最高表现。

产生于革命运动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的经济制度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政治方面，民主制得到了实现：一切公民平等地享有统治权，至少在权利上是平等的；普选是政权方面的共产主义。经济方面的情况则相反，居于统治地位的是少数人，实行占有、指挥、管理、剥削的是资本寡头。

无产者作为公民在管理国家和市镇的几十亿预算方面被公认是有能力的。但作为工场里的工人，他们只是被动的一群，无权过问企业的管理；他们受一个阶级的统治，这个阶级迫使他们为这种现已毫无益处、却被强制性地延续下来的监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此无产者的不可抑制的倾向是把政治方面已部分实现的民主制扩大到经济方面。正如一切公民共同地、民主地占有和运用政治权力一样，他们也应当共同地占有和运用经济权力和生产

^① 这是饶勒斯派的法国社会党在图尔代表大会（1902年3月2—4日）上通过的纲领。——原编者注

资料。

他们应当象任命市政府首脑一样自己任命工场里的工长并且将全部劳动产品交给劳动者和共同体所有。

整个经济的发展促使这种政治民主向社会民主扩展的趋势加强和明确起来。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暴露出自己的后果，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与社会的统治阶级利益之间存在着无法消除的对立，无产阶级逐渐拿完整的深刻的共产主义民主来和资产阶级形式的民主相对抗。

通过增加自立的小生产者的办法使所有权和独立普遍化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大工业日益支配现代生产。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交通的日益便利，劳动的分工，机器的增加和资本的集中，巨大的集中的生产逐渐挤垮或控制了中小生产者。在一些地方即使小工厂主、小商人、小农人数并未减少，他们在整个生产中的比重也在不断下降。他们受到了大资本的控制。甚至那些看起来还保留了一点自主权的农民所有者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世界市场的压倒一切的力量摆布，资本主义在不顾他们并且反对他们的情况下操纵着这个市场。

他们为了出售自己的小麦、葡萄酒、甜菜、牛奶，越来越多地受到控制和盘剥农民劳动的大中间商或面粉业、制糖业、酿酒业等大工业的支配。工业无产者几乎完全丧失了个别地上升为企业主的机会，被迫永远处于依附地位，除此之外，他们还遭到各个巨大的资本主义势力之间无节制的竞争引起的连续不断的失业和贫困的危机。

生产和财富大大增长了，但大量地被寄生阶级所侵占，劳动者、无产者的福利和安全没有相应地得到提高。由于工具的不断更新以及工业的急剧变换和改组，一些工种的雇佣工人突然被全部抛进了极度的贫困中。

资本主义为了自己的利益试图通过资本家的辛迪加、托拉斯

来调节生产，也就等于自己承认了生产的现行制度的混乱状态。即使资本主义确实能够使一切生产力听从指挥，那也只会把资本的统治和垄断推到更高的阶段。

只有一种办法能保证生产的秩序和持续发展，保证一切个人的自由和一切劳动者不断增长的福利，这就是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转变为社会共同体所有制。

人数日益增多并被大工业本身训练得越来越适合于共同行动的无产阶级认识到，只有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才是拯救自己的必要手段。它作为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与一切压迫和剥削阶级相对抗，与把它只当作工具看待的整个所有制相对抗。它不指靠统治者的善意或是有产阶级自发的仁慈来解放自己，而指靠对特权者和公共权力不断地、有计划地施加压力。它给自己规定的最终目的不是局部改善，而是彻底改造社会。既然他认识到自己在资本主义所有制下不享有任何权利，它认为自己对它不负有任何义务。他决心坚决彻底地和它斗争到底。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在他运用民主制赋予他的合法手段时，无产阶级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一个革命的阶级。

通过争取普选权，通过争取和行使联合起来罢工的权利、成立工会的权利，通过制定第一批有关劳动和社会保险的法令，无产阶级已经开始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极有害的后果。它将继续进行这种不停顿的巨大努力，只有当整个资本主义所有制被公有制消灭，当阶级本身在生产和公有制中通过相互和解甚至统一而消亡，从而使阶级对抗告终的时候，它才会停止斗争。

资本主义制度向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的最终转变将怎样实现呢？人类的智慧无法事先确定历史将以什么方式完成。起源于1789年法国的伟大运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各国是经过非常不同的道路完成的。陈腐的封建制度或是屈服于和平的缓慢的演变，或是屈服于暴力。革命的资产阶级根据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或

是实行毫不留情的暴力剥夺，或是对封建奴役实行赎买。谁也无法知道资本主义奴役将以何种方式消灭。

最根本的是，无产阶级应当始终准备好采取最强有力、最有效的行动。如果把特权者的抵抗甚至罪恶的挑衅激发起革命事件的可能性排除在外，那是很危险的。而只相信革命口号，忽视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在民主制度下所拥有的从事合法行动的强大力量，是非常有害的。这些合法手段通常是经过革命争得的，它们体现了革命力量的积累，是革命的资本，不充分加以利用是愚蠢的。工人们往往忽视利用民主制和共和国赋予他们的行动手段。他们并不要求得到工会行动、合作社行动、普选等这些行动力量所能提供的一切。而除此以外并没有什么方法或机构能免除工人阶级经常的组织和教育工作。

工人组织不断发展的规模使无产者不可避免地产生总罢工和一系列总罢工的想法。

工人们并不希望采取暴力，暴力往往是无产阶级缺乏组织、缺乏教育的结果。但是他们如果不利用这种能把工人力量协调起来的强有力行动手段为工人的或社会的重大利益服务，那就是犯了很大的错误。他们应当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以便使特权阶级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当被无止境的剥削弄得精疲力尽的劳动突然中断时，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真空。

他们可以借此从自私自利的特权者那里争得一些符合工人总利益的重大改革，加速这个不公正的社会的全面改造。但总罢工的作法和局部罢工、政治行动一样取决于工人阶级的教育、思想、意志的进步。

社会党捍卫共和制就是捍卫一种解放和教育的必要手段。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共和主义的。鉴于社会主义是共和制向所有制和劳动制度的扩展，可以说社会主义就是共和制本身。

为了创立新世界，社会党需要摆脱了迷信和偏见的独立思考

的人。它是为全人类、为一切人谋利益的，并且保证他们享有思想、写作、表达自己的信仰的绝对自由；它主张独立思考的无限权利，主张科学的宇宙观以及完全建立在科学和理智基础上的公共教育体系，而反对一切宗教信仰、一切教义、一切教会和资产阶级的阶级观念。

一旦公民们习惯于独立思考和深思熟虑，就不会再受资本主义和教权主义的反动派的诡辩的蒙蔽，小工厂主、小商人、小农就不会再以为社会主义要剥夺他们了。小农由于产品滞销而破产、抵押债务累累、随时随地处于法律剥夺的打击之下，他们终将理解普遍地有步骤地建立合作社的好处，自己要求对他们的小块土地实行社会化，把这当作是一件好事，社会党将加速这个时刻的到来。

如果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还屈从于暴力行为或资本家的贪欲，那么，在每个国家内部准备建立正义与和平的组织将是无益的。社会党希望各国之间实行和平，它谴责一切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不论是大陆战争还是殖民战争。它经常地坚持把同时裁军列入各文明国家的议事日程。在各国间的最终和平到来之前，它致力于用民兵制取代常备军制，反对军国主义精神。它希望保护国家领土和独立，防备任何突然袭击，但坚决谴责一切进攻政策和进攻工具。各国的劳动者、无产者之间的紧密协调无论对于击退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还是对于通过一致行动准备社会主义的全面实现都是必要的。各国战斗的无产者之间的和谐一致为自由人类的产生准备了条件，那时，各国的差异将不再是斗争和仇恨的起源，而将成为人类普遍进步过程中兄弟般竞赛的原动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并且根据这个理由，社会党在自己的历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自己的行动准则和目标：劳动者的国际协调；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阶级政党，以便夺取政权并实行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即把资本主义社会改

造成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

(译自亚·泽瓦埃斯编,《一八七一年后的法国社会主义》,巴黎1908年法文版,第254—260页。王以平译,李兴耕、殷叙彝校)

法国统一社会党联合声明^①

(1905年1月13日)

法国各社会主义组织(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法兰西社会党、法国社会党、罗纳河口省、布列塔尼省、埃罗省、索姆省、荣纳省的自治联合会)的代表受各自的党和联合会的委托在阿姆斯特丹国际代表大会^②确定的基础上实现统一。他们宣布,统一党

① 这一文件是1905年1月13日通过的法国各社会主义组织的联合声明。——原编者注

② 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决议如下:

“大会最坚决地谴责那种旨在改变我们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久经考验的光荣的策略,用一种向现存制度让步的政策来代替通过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来夺取政权的政策的修正主义企图。

这种修正主义策略的后果就会是:使得我们这个以尽快地把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转变成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为宗旨的政党,也就是真正的革命政党,变成一个满足于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改良的政党。

因此,和现存的修正主义派别相反,代表大会深信阶级矛盾并没有削弱,而是在不断加剧。代表大会宣称:

1.在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党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它决不会赞成任何一项旨在使统治阶级保持政权的措施;

2.根据1900年巴黎国际代表大会通过的考茨基决议,社会民主党不能谋求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参与政权。

代表大会还谴责一切旨在投靠资产阶级政党而抹杀当前的不断加剧的

的行动必须遵循历次国际代表大会，特别是最近的巴黎代表大会（1900年）和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904年）制定的原则。

代表们指出，迄今产生的观点分歧和对策略的不同解释主要归因于法国的特殊情况和缺乏一个共同的组织。

他们一致表示希望建立一个阶级斗争的党，即使党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利用有产者的次要冲突时，或者为了保卫无产阶级的权利和利益偶尔同另一个政党采取联合行动时，它也始终是一个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及其工具——国家的不屈不挠的主要的反对党。

因此，代表们宣布，他们各自的组织准备在下述一致确定和同意的基础上立即着手各社会主义力量的统一工作：

1. 社会党是一个阶级政党，它的宗旨是实现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就是说，通过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将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党虽然致力于实现工人阶级要求的各项直接改良，但就其宗旨、理想和使用的角度来说，它不是一个改良党，而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党，一个革命党。

2. 党在议会中的议员组成一个单一的党团，与资产阶级的一切政治派别相对立。议会社会主义党团应拒绝给予政府任何有助于资产阶级巩固其统治和维持其政权的手段，否决军事拨款、殖民掠夺拨款、秘密基金和整个预算。

阶级矛盾的企图。

代表大会期望党在国会中的议员运用由于它的成员增多和支持他们的选民群众大大增加而得到加强的力量，坚定不移地宣传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并且按照我们的纲领，最坚决地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扩大并巩固政治自由，要求一切人权利平等；比以往更为有力地进行反对军国主义、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非正义、奴役和剥削的斗争。最后还要大力改进社会立法，使工人阶级能够完成自己的政治使命和传播文明的使命”。——原编者注

即使在特殊情况下，议员未经党的同意，不得使党受到牵连。

议会社会主义党团应致力于捍卫和扩大政治自由和劳动者的权利，争取实现一切能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条件的改革。

议员同选举产生的一切人员一样必须服从党在全国的行动、党在组织无产阶级方面的总的宣传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

3. 议员个人，和每个党员一样受各自的联合会监督。

议员的全体，作为党团，受中央机关的监督。在任何情况下，代表大会拥有最高裁决权。

4. 在报刊上允许完全自由讨论理论和方法问题，但在行动上，所有的社会主义报刊必须严格遵守党的中央机关阐明的代表大会决议。

现在或将来属于党所有的报刊，不论是全党的刊物还是各联合会刊物，现在和将来理所当然地受党或各联合会设立的常设机关的监督和指导。

不属于党所有、但自认是社会主义的报刊在行动上必须严格遵守党的联合会机构或中央机关解释的代表大会决议，并应当加强和这些机构的正式联系。

中央机关有权督促这些报刊遵守党的政策，必要时，有权向代表大会建议宣布断绝党同这些报刊的一切联系。

5. 议员们不得个别地被选进中央机关；将由一个相当于议员总数十分之一的代表团集体地代表他们，代表团人数无论如何不少于五人。

如果成立一个执行委员会，他们也不能参加。

各联合会只能选派本联合会组织范围内的党员进中央机关正式任职。

6. 党将采取某些措施保证自己的议员遵守限权委托书；党将

规定他们应缴纳的党费^①。

7.将在近期内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以完成最后的建党工作。出席大会的代表名额将根据各社会主义组织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时确定的力量对比分配，一方面按照缴纳党费的人数，另一方面按照1902年全国立法选举第一轮投票时得票数计算，并且商定，按得票数量分配的代表名额不超出代表总额的五分之一。

获得一千张以上选票的联合会才能分摊到按得票数量分配的名额。名额随票数的增加按递减的比例确定。^②

（译自亚·泽瓦埃斯编：《一八七一年后的法国社会主义》，巴黎1908年法文版，第261—266页。王以平译，李兴耕、殷叙彝校）

① 全国委员会（1907年1月13日）和南锡代表大会（1907年8月11—14日）先后规定议员应缴纳的党费是三千法郎。——原编者注

② 下面转载的由缔约各组织通过的声明已在社会党国际局（布鲁塞尔）正式备案；从而成了统一社会党的党章。

这个声明中预定召开的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23、24、25日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内部章程，下面是其中主要的几条：

第一条：社会党是建立在下列原则基础上的：

“劳动者的国际协调和国际行动，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阶级政党，以便夺取政权并实行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即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

第二条：党的名称是：**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第十三条：党的方针由党自己确定，即在每年一度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

第二十条：全国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由全国委员会领导全党的工作。

第二十一条：全国委员会由各联合会的代表、议会社会主义党团的集体代表团、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的常设执行委员会组成。

第二十四条：常设执行委员会成员二十二名，由每年一度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不记名投票和名单投票制直接选举产生。

(四) 美 国

1912年美国马萨诸塞纺织工人罢工

(摘自国际劳动协会组织者之一威廉·海乌特的回忆录)

马萨诸塞的立法机关颁布了一项法律，把工作时间从每周56小时减少到每周44小时。棉纺公司和毛纺公司宣布，一旦实施这项法律，它们就将相应地降低工资。工人们回答：就连现在的工资也已经低于应有的水平。每周平均工资等于8.76美元。女工每周总共只得到7.42美元。这是包括熟练工人在内的全体工人的平均工资。而宣布罢工的工人，平均每周只得到6美元的工资。工人只按实际工作时间领取工资，休息时间是付工资的，计算每周工资时还要把节日除去。这些钱不能维持家庭的生活。于是，工人宣布罢工。

第三十一条：全国委员会负责全面的宣传工作，贯彻或敦促贯彻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监督党的干部、议员和报刊，它根据情况需要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特殊措施。

第三十六条：议会社会主义党团不同于一切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它仅仅由各联合会提名并当选为议员的党员组成。

第五十八条：在报刊上允许完全自由讨论所有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但在行动上，所有的社会主义报纸和杂志必须遵守党的全国委员会解释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国际代表大会决议。

第五十九条：现在或将来属于党所有的报纸和杂志，现在或将来在政治上和行政上都受全国委员会的监督。全国委员会任命编辑部的编辑。——原编者注

所有工厂的工人都宣布了罢工。除了最熟练的工人以外，全体工人参加了罢工。罢工工人要求每周工作44小时，增加工资15%，加班时发双倍工资，取缔年红奖金制度，允许所有参加罢工的工人恢复工作。

罗伦斯^①的罢工一直坚持下去，到1912年1月末，参加罢工的有属于将近28个不同民族和操着45种不同方言的25,000工人。罗伦斯及其近郊的纺织工业，完全停顿下来。

我……负责领导由56个委员组成的罢工委员会。

我们把罢工工人的孩子们送到其他各州的对工人表示同情的人家，在罢工期间由他们照顾……。有一次，当送一批孩子上火车的时候，保安队^②包围了车站，想阻止孩子们上车。当然，警察上去抓孩子，孩子就立即哭喊起来，而孩子的母亲们则扑上前去援助。在车站上，警察同妇女们发生了搏斗。这一天，保安队固然妨碍了孩子们乘车出发，但以后却再也不敢进行干涉了。

有一天早晨，罢工工人队伍的一个孩子在纠察线上被刺刀刺伤臀部，他死在医院里。

为了对付罢工工人，不仅调动了当地的警察，而且还调动了其他城市的警察、州的警察和州的保安队。这些纠合一起的势力把工厂变成兵营。

妇女们特别积极。她们的工作和战斗并不亚于男人。在一个寒冷的早晨，在警察用水龙带把罢工工人赶到桥头以后，妇女们把一个警察抓到桥的中间，剥得一丝不挂，并准备抛入冰冷的河里，碰巧其他警察赶到，才使他们的这位同事没有洗冷水浴。

在罢工期间，有好几百工人被逮捕。

罢工在三月结束。这是工人的巨大胜利。工作时间减少了，

① 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城市。——原编者注

② 这是由各种兵种组成的州的军队。——原编者注

工资增加了5—20%，加班时还要增加工资，资方保证对参加罢工的工人不进行任何迫害。这次罢工是团结精神的辉煌表现，而且证明，工人从团结中能够得到些什么。

（译自《近代史文献选编》第2册，莫斯科
1953年俄文版，第404—405页。王立才译）

1914年美国当局对科罗拉多罢工 工人的血腥镇压^①

（录自矿工联合会第15区秘书致美国总统威尔逊电）

在路得洛村，科罗拉多煤矿公司的警卫队向矿工及其家属开枪射击，并把他们活活烧死。他们用机枪扫射，把罢工工人的帐棚打穿很多孔，并且焚毁了工人的住所。有四个男人、三个女人和七个儿童被打死。州的当局不仅不给予保护，反而利用国家的武装部队来屠杀工人及其家属。如果政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我们将为了维护人道主义，被迫召集志愿卫队，以保护这些孤立无援的人们。工人的住所连同帐棚已经全部烧光。

（译自《近代史文献选编》第2册，莫斯科
1953年俄文版，第405页。王立才译）

① 1913年9月，科罗拉多南部矿工联合会向煤矿老板提出了下列要求：（1）承认工会；（2）工资标准增加10%；（3）实行8小时工作制；（4）矿工有权选举监督员，监督过秤员的工作，行政不得干涉；（5）取消煤矿警卫制度，等等。由于煤矿老板拒绝了这些要求，15,000矿工在9月23日开始了罢工。美国政府调动军队来镇压罢工。发生了许多次流血冲突，但矿工的意志没有被摧毁下去。罢工一直延续到1913—14年的整个冬季和1914年的春季。在1914年4月，政府军队在路得洛村附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在那里，罢工的矿工都住在帐棚里。——原编者注

(五) 日 本

(六) 其 他

罗曼尼革命社会党的纲领和章程^①

(1883年)

1

鉴于：

意大利劳动者阶级当今的命运是屈从：

经济屈从 因为他要使自己获得生活资料，就不得不从属于土地、矿场、劳动工具、各种资本等社会财富的所有者；

政治屈从 因为他不得不服从于他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都不曾参与制定的法律；

精神屈从 因为这一阶级的人通常得不到任何教育，或者是只能得到很低的教育和很一般的教育；

最后是**道德伦理屈从** 因为这一阶级的人所得到的教育首先是为了窒息他们反抗现行制度的任何精神，并强使他们相信：现

^① 罗曼尼革命社会党于1881年8月在罗米尼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安·科斯塔是该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根据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委托起草的“罗曼尼革命社会党的纲领和章程”草案，于1883年在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罗曼尼革命社会党后来在1884年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改称意大利革命社会党。该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意大利影响较大的工人政党。——译者注

存的所有制、国家和教会制度都是具有神的、超自然的起源，因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此外，还鉴于：

以多种形式出现的这种从属性，所造成的明显后果是大多数人的贫困、愚昧、卖身投靠、早亡、战争、卖淫和大量犯罪活动，它同人类本性的完善、人类文明和美德都是对立的；如果这种从属性将永世长存、而新的社会力量又不能消除它所产生的后果的话，人类将重新陷入野蛮状态；

最后，鉴于：

能意识到人类美德和能感觉出把自己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关系的每一个人，不能不起来反对这种仇视人类的制度，不能不把自己的力量同其他人的力量汇合到一起，以争取和加速消灭这一制度并建立新的制度。在新的制度下，人们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一切才能，并将感到自己在人群中是一个人；

根据这些，我们罗曼尼革命社会党党员，就取决于我们的程度力求促进人类的普遍进步和改善意大利劳动者阶级的社会地位，也就是要促进它的彻底解放。而劳动者阶级的彻底解放将会导致全人类的解放。

为了搞好所有人的团结和为了无止境的进步（这种进步就其本身来讲不是别的，就是实现真理、正义和道德无休止的进程的基础）。

我们准备通过各种方式消灭现存的社会模式和建立社会主义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就是下面将读到的各项主要原则；它们是根据现今的社会条件而产生的、在我们看来，它们本身是现代革命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同时也是我们实践活动的指导路线。

所以，我们在指出了劳动者阶级的各种屈从形式后还要指出，为了使这些屈从形式终结，必须：

1.在**经济方面**：对土地、矿场、劳动工具、交通道路、建筑物，换言之，即对构成社会资本或生产资料的一切都实行集体（或社会）所有制。

生产资料（土地、资本等）的集体所有制将使劳动者能够自由地劳动，而不屈从于那些从他们手中掠夺大部分生产产品的东家。

既然劳动者因此将能够通过劳动保证自己的生存和自己的经济独立性，他们也就能够享有一切福利和一切社会自由；因为经济解放是人类一切自由和进步的主要条件。

集体所有制、劳动组织和劳动产品分配所采取的形式，将取决于实行它们的那个国家的总情况。不过，我们认为，实行**集体主义**，也就是只对生产资料或只对生产资料 and 第一需要的物品实行集体所有制（各种联合组织所有制，公社、国家、全世界所有制），将是经济革命具体体现的第一种形式，并且这种形式将一直存在到产品极大的丰富、能够完全满足一切人为止，也不能实行集体劳动产品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实现**共产主义**。

2.在**政治方面**：承认每一个人男人或女人的各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这样，到那时，在社会事务中，每个人都将有选举权，都能够独立地进行选举，因为他们已经获得了经济上的解放并具有事务方面的知识（由于那时经常要涉及的都是关于解决组织劳动的问题）。正是为了这些，那时革命将在事实上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利益差别，并能取得现行政治制度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取得的，即建立真正反映人民意志的这样一种社会制度。然而，从最终目的来看这种制度仍将只是暂时的。

普遍选举制度在革命后虽然很快就能解决以前用革命手段所没有解决的大部分问题，但它将逐渐地失掉其意义，在终于找到社会组织劳动和分配产品的更好方法时，这种临时性的制度就将

让位于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每一个个人参加消费和生产将不是由法律确定，而是由事物的天然属性来确定，因为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必须条件都是消费和生产。

这样，我们在政治关系方面就将跨入无政府社会，就象在经济关系方面跨入共产主义社会一样。无政府的或者自由的共产主义，是现代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理想。然而谁不会问我们：社会生活中事物和思想的发展难道不会提出更伟大、更美好的理想来吗？因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人类本性是向进步方面发展的，并且是无止境地发展的。

3.在精神和道德的发展方面：社会应根据科学的发展水平和整个进步，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对一切儿童，不分男女，进行教育，并且是全面的教育（职业教育和普及教育）。这样才能使自然所赋予人们的体力、精神和道德方面的一切得到协调发展。

通过这样的途径，我们在获得经济和政治解放的前提下，将使所有的人在精神和道德方面获得彻底的解放；而我们的子孙后代则将准备好去实现我们在上面提到的**无政府状态的共产主义**。

可见，不论是土地和劳动工具的集体所有制，还是使所有的人都享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实现职业训练和全面教育，我们认为，这些都不是现代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而是人类正常的、日趋进步的发展和在最完全的意义上实现社会主义运动纲领所必需的条件。

2

鉴于：

劳动者阶级（也意味着所有人）彻底解放的最重要条件是经济解放；

经济解放只有当城乡劳动者阶级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掌握了土

地和资本，因而也掌握了土地和资本所赋予他们的一切政治、军事和权力的时候才能实现；

正如历史经验表明的那样：享有特权的阶级任何时候也不会以和平方式让出它长期据有的特权，只有通过革命的道路，才能掌握土地、资本和一切社会权力。所以，革命不仅是**我们提出的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和解放人民大众较好的方式**，主要是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我们仅指出和**帮助人民认识这一历史的必然性**，并尽一切努力使欢庆革命胜利之时早日到来；

基于这些原因，

罗曼尼革命社会党是**革命的政党**，而且也不能不是这样的党。

革命就是人民起来反对现存制度阻挠他们表达和实现自己意志的起义行动；它首先是伴随着采用暴力。

因此，革命首先意味着劳动者阶级的临时专政，即把一切社会权力（经济、政治和军事权力）集中到起义的劳动者手中，旨在消除在建立新制度的道路上旧制度所遗留下来的各种障碍，旨在保卫革命，保证革命向新的地区扩展和传播，旨在实现对私有财产所有者的剥夺、建立集体所有制和组织社会劳动。

以变更统治形式为目的的社会革命——也就是用一些或多或少地忠诚于现实这种或那种理想的人取代一些人——有时可以通过密谋、巧妙倾轧或颁布法令等方式来实现。12月2日事件和在西班牙、法兰西建立共和国就可以作为例子。但在社会主义者所特有的概念中，革命是要改造整个社会制度；它从社会制度的根基着手，目的不仅是要夺取（或推翻）政治统治权，而且是要夺取整个社会的统治权；它最近的目的是要掌握（通过起义或通过颁布革命法令的途径）土地和资本，以便把它们变成为社会的财产并用于社会福利。这样的革命只能是社会革命。为了要实现革命，不仅必须要有觉悟了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总的来说，他

们常常只是少数) 的共同努力, 而且还必须要有城乡劳动者积极、有效和坚定不移的共同努力。

某些革命举动——少数勇士进行的个人斗争、密谋和起义性的尝试——在一定的时期能够使群众参加运动、引起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并促使他们对这些问题有更清楚的理解, 并能够在他们中唤起和保持一定程度的觉醒, 以及在顺利的条件下号召公开起义, 但是, 这些革命举动并不能导致革命。

革命由人民来实现, 也只有人民才能够实现革命。所以, 为了使革命成为可能, 我们必须把我们现在的党改变成为人民性的党, 也就是说, 要使一部分最有觉悟和最坚决的城乡居民跟随我们。

如果说在有的国家里, 政权把持在个别人手中并且具有绝对的性质, 撤销这些人的职务就意味着排除了阻挠实现人民意愿最重要的障碍, 所以进行个人斗争是可取的并且还成为必须的话, 那么, 在社会统治权力集中在整整一个阶级手中的国家里, 个人斗争就不是有效的了。

那里的斗争只能在阶级之间进行, 那里的革命只能是社会革命。

这并不表明我们否认个人斗争、个人抗议和密谋起义尝试的意义。我们甚至断言, 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和在某个时期(但并不是一切条件下和在任何时期) 不可避免地要采取这些形式, 因为它们成为党唯一能够表现自己的形式。但是, 采取这些形式应该只责成某些人, 不能也不应该上升为一切人都必须奉行的原则, 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一个能够公开活动的大党的有效斗争手段和一贯的政策。

此外, 因为革命通常只有在大多数人的思想已经成熟的时候才能实现, 所以为了使革命不为现在执政的阶级所利用, 需要为它预先做好广泛的革命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 并使具有良好组织

的党成为革命的领导机构。在革命成功的条件具备时，这个党应能够成为革命的先行者，而当革命爆发时，她应能够成为革命的鼓舞者和甚至成为领导者。

因此，我们党面临着两项任务：第一项任务是用口头或书面的宣传、示范，在必要时也采取其他方式，来唤醒沉睡的城乡群众；使他们认识到，由于那些造成我们受压迫根源的社会因素因而社会革命必然要实现，并启发他们投身到革命中去；第二项任务是为了发动这些群众起来反对现行制度，要利用一切可能成为他们进行斗争的鼓舞者和领导者；要做出一切努力，使革命带来他们所盼望的成果。

席卷一切生活领域和使所有这些领域发生根本变革的社会革命必要的前奏，就是目的在于逐步对现在社会某些方面进行改革或改革的尝试。所以，党参加（并在需要的地方起发起者的作用）一切改革和一切经济、政治和反宗教的运动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因为这些运动目的在于逐步改革现行制度并会使革命迫近，同时还会给人民带来反抗和叛逆的精神。为了存在和发展，党必须同人民保持联系，并从中汲取新的力量。如果弄清这些运动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党参加这些运动就会更有益和更必需。最起码，这些改革和运动不仅会使我们能够公开发表我们的行动纲领和阐述并宣传我们的主张，并且还能够在逐渐变为我们进行斗争的有效手段，如果我们能够阻止敌对党派利用这些运动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话。

至于这些运动和改革在开始时可能带有和平和合法的性质，这一点倒无关紧要。

开始具有和平和合法性质的运动，由于遭到反对（因为享有特权的阶级和政府的最主要特点是无论如何也要竭力保持其存在的地位），结果必将变成为革命运动。目的是要进行一些改良开始的所有运动，如果我们参加进去的话，就将成为前卫战，它们

将证明决战的必要性和加强对这一必要性的认识，直至引导群众投入决战。此外，在从事这些运动时，并不排除使用更有效、更坚决的手段的可能性，相反，还会出现那样的必要性。

因此，作为革命者，首先应该经常注意到：在现今的历史条件下，只有革命行动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手段。只要现行的制度还存在，我们的全部活动就应该服从于宣传、准备和加强劳苦大众的、觉悟的革命行动，服从于促使群众参加这些行动的任务；我们认为，象我党这样的政党；即不要求仅局限在短时间的和表面的运动，并希望成为社会进步的有效工具的政党，应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一切示威游行、一切运动和当时的重大事件。这一切运动，虽然仍以现行制度为背景，但是，它们孕育着瓦解这一制度的萌芽，我党活动的宗旨就应是促进这些萌芽的发展。

但是，为了不把目的同方法搅在一起和不把革命社会党的目的同纯属改良主义党的目的混为一谈，需要牢记：作为后者目的的改良对于我们来讲，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可能性、一种宣传鼓动和斗争的方法、一种具有暂时意义，并且特别是在我们被剥夺了进行任何合法活动的可能性时，不影响我们鼓励和利用人民革命积极性的其他表现的方法。

我们认为，党的活动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就象我们想要消除的压迫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和我们为自己提出的目标是多种多样的一样。我们从那些在现行制度下完全能够实行的、能够对宣传和斗争手段有用的和能够为发展社会主义提供有利条件的活动中，提出以下各条（使参加党的各组织有权更广泛地采用一些斗争手段；此外，要对所有那些参与特殊形式活动的小组和个人进行选择，要利用一切完全超出当今社会制度的框框并导致反对这种社会制度的公开起义）以供采用：

- 1、要广泛地和经常地通过讲演、报纸、小册子、集会和公开游行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为了使这种思想的宣传形式能够因人

而宜，则希考虑在哪些人中进行宣传，是在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学生中，还是在其他什么人中。

2.要把城乡的一切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分子联合成统一的坚强组织。形式可为：党的分部组织，社会问题研究小组，工人小组，人民初、高等教育团体等。

3.要尽可能完善地把城乡的劳动者阶级组织起来（首先是按行业联合起来），并使他们能够真正确信联合组织的优越性，切实感到在一切生活领域内利用联合组织的必要性。

4.在必要时，要赞助发动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等方式进行的反对资本的斗争。

5.要支持（有时也要起发起者的作用）这样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这些改革特能提供宣传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提供为废除某一特权（它的废除将导致其他特权的废除）而进行鼓动和斗争的可能性；这些改革将促进对劳动组织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将能够削弱政府的抵抗、为我们提供更多的人身自由、使现今政治制度加速崩溃并促进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改造。

6.要通过积极参加自治城镇的选举以掌握公社管理机构，并把它们改建为有利于人民和公社自治的现代市政管理机构，以便能够，譬如说，委托工人联合组织完成公社内进行的各项工作，赋予他们掌握公社财产的权力，并在必要时，参加对国家进行的斗争。

7.要提出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国会候选人。这样做的目的或者是为了争取他们中选，或者是表示抗议；要使各省的团体有权评判那些可能被选为议员的同志的作风。

8.在必要时要组织人民进行反对政治、经济特权的示威游行；要支持这些示威游行，如果需要，即使在遇到最残暴的镇压时也决不停止。

9.要同威胁着大多数工人的宗教偏见进行顽强的斗争。

10.简言之,要通过种种手段每日每时地进行斗争,直到我们感到能够开始决战。

党进行这些多种形式的活动并不是它的目的,尤其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它们只能创造条件,以便社会主义运动能够更自由地发展和在实现社会主义的进程中能够较少地遇到困难。微小的成就能够唤起人民要求和争取更大的胜利。要使人民充分地习惯于提出要求和争取达到这些要求;如果不能以善达到,那就以武力去夺取他们所要求的;要使人民充分地习惯于骄傲地正视敌人,并且不惧怕敌人。

我们制定了能够调整我们党的活动的总则。

但是,只有从我们党所进行的斗争的具体条件出发,才能制定出旨在解决当前任务的行动和改革纲领。

此外,革命斗争需要有全面的行动纲领,这种行动纲领同样也只有从具体的斗争条件出发才能制定出来。

章 程

1.承认现代革命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并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可能协助宣传和实现这些原则的团体和个人,都可以参加罗曼尼革命社会党。

2.党给予它的团体和个人成员最广泛的自由去选择他们能于遵循的专门社会学理论和制定他们的实践活动方针。但是,那些不承认上列总纲的团体和个人不得加入党。

3.加入党的团体在涉及到它们的内部发展、接收成员、内部管理等方面都享有自治权;此外,它们在组织各种示威游行和公开活动(这在某些地区逐渐成为必须)方面也享有自治权,但在涉及到全党的一切事务中,它们同加入党的其他联合组织是休戚相关的。

4. 虽然单个的联合组织和地区组织享有最广泛的自治权，但建议按下述要求来建设它们：即要使党员不同的条件、不同的意愿和不同的利益在他们所参加的各个联合组织中得到自己自然的表现。例如，建议在有可能的地区，建立按职业划分的劳动者联盟和同盟组织，或建立按地区和城市街区划分的联盟和同盟组织以及研究社会问题小组等。

此外，某些地区的党员在这样做是有益的情况下，联合成区的组织或省的组织。

应特别注意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宣传和农村居民组成的团体联合。

此外，建议地方团体建立工人的和反对宗教的协会，组织工人小组、流动教育图书馆、讲演、公开宣传等。

5. 党的代表机关责成由七个成员组成的**联邦委员会**负责。七人中三个同一地区的成员组成**联络委员会**。在发生某种事故的情况下（如逮捕或其他原因），联络委员会不能行使自己的职权时，其他四名成员将负责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选举新的委员会；如果委员会只剩下一个成员，那他也有权利承担整顿联络和召开党代表大会的责任。

6. 联络委员会的任务包括向各个团体和成员（他们也很关心这个问题）阐述自己的职权范围；此外，它协助建立新的团体，促使已经存在的团体加入党；它征收组织费、考虑出版党的文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等。

联络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选出来的七名委员参加会议并共同承担责任。

7. 党的例行代表大会每六个月召开一次。

代表大会的职能是：讨论和解决由各联合组织提出并经联络委员会列入议事日程的各种问题；选举联邦委员会及党派往国内和国际会议的代表；规定下届代表大会的会址；报告党的工作；

制定或改变党在某一段时间内的政治路线；最后，通过认为是必须采取的一切措施。

8.除例行代表大会外，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召开特别代表大会。特别代表大会由联邦委员会负责召开，联邦委员会在邀请党内各联合组织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时，应指出召开代表大会对解决的某个问题或某些问题的必要性，并在会前负责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如果特别代表大会是在10个加入党的联合组织向联邦委员会建议召开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联合组织应明确指出召开代表大会的理由。

9.党将同国内外与自己目的一致的一切所有团体建立联系。

党将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目的在于团结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力量的一切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样的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联络委员会应通知各联合组织，并将讨论的问题通知他们，把他们召集起来使他们能够委派自己的代表并向代表发出委派证书。

10.党将促进建立一个能联合意大利所有社会主义和革命派别的意大利革命社会主义党。为了这一目的，联络委员会将同意大利现有的所有社会主义团体建立联系。

此外，党还将帮助建立一切能够改善各阶层人民政治、经济地位和提高他们的道德文化水平的团体。

11.每个加入党的团体都应向联邦委员会交纳义务党费，每个成员平均每月5生地西姆（意大利辅币，1里拉=100生地西姆——译者注）。各团体应为交纳党费承担集体责任。

由各团体交纳的党费，用于抵补信函往来的费用、用于向遭到迫害或被迫迅速离开其所在地区的党员发放补助津贴、以及用于抵补联邦委员会承认是必要的宣传和印刷的开支。在召开代表大会前，上述开支由联邦委员会负责。在紧急需要特别开支时，联邦委员会责成某些联合组织负担。

12. 硬性建议各联合组织要坚持在本联合组织内部之间 和 同 联络委员会之间的经常性联系，经常组织一个地区的党员到另一个地区的党员那里进行友好访问等。

如果一个党员必须离开他所居住的地区，并要求推荐到他要去的那个地区的团体时，他应随身持有他所属团体的铅印推荐证明信件。

所以，建议各联合会要有印刷机构。此外，建议只向那些真正是被迫离开原来所在地区的党员发放请求予以帮助的推荐证明信件。

13. 党不设专门组织机构。党的各种文件将在社会主义的报刊上发表或以传单的形式散发，署名是：**罗曼尼革命社会党**。

所有出版事务由联邦委员会负责。

14. 如果某个联合组织违背了他们所承认的纲领或章程，违背了团结的义务或使党员遭受到损害，联邦委员会应该把这种情况通知其他联合组织。必要时，可召开代表大会。

反之，如果联邦委员会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任何一个联合组织都有权指控它。如有10个联合组织赞同这种指控，可以召开代表大会来审查委员会的活动。

15. 党的纲领和章程只有通过代表大会多数代表的同意后才能修改或变动。

委 员 会

(译自 r·玛纳科尔德著：《意大利工人运动》，莫斯科1955年俄文版，第415—425页。洪肇龙、李通生译)

意大利工人党章程^①

(1888年)

纲 领

鉴于：

在当今的人类社会制度下，人们被分为意愿、要求和利益都是相互冲突的两个不同的阶级，一个是无产者和被剥削的劳动者阶级；另一个是主人、资本家剥削者阶级。

凡受雇做工并从属于私有者、资本家和企业主的劳动者，不论男女性别、从事何种职业和身处何种条件，由于他们经济上的从属性，都是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他们被迫处于屈辱、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

所有的人生下来都是平等的，都有同样的生存权利。但在当前的社会制度下，大多数人、即注定要进行超限度的劳动和必然要遭受经常的、无止境的贫困的劳动无产阶级，却被剥夺了享有物质财富、文化科学和人类一切进步成果的权利。

鉴于：

资本家和剥削者阶级总是凭借他们的组织和具有政治、经济和精神特权的制度所给予他们的力量，以维持他们对无产者阶级

^① 意大利工人党于1885年4月在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是意大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影响较大的工人政党之一。这份章程根据1888年9月于波伦亚召开的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作了修改。是该党在1888年底公开发表的。——译者注

的统治。

加入工人党的意大利劳动者宣布：

劳动者阶级长远的和直接的目的，就是要从资本主义奴役之下解放出来；

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劳动者要组织起来，并以自己的力量对付资本家阶级的残酷要求；在进行这一斗争的过程中，要力求切合实际地和越来越大地改善自己的处境；

劳动者的组织要在反对拥有经济、政治和精神特权的阶级的斗争中成为自己阶级的代表。

加入工人党的意大利劳动者决定：

在意大利工人党的名称之下，联合起来并组织成为一个阶级。

章 程

第一条 意大利工人党是为保护备受压迫的劳动者而建立的，它的目的是要使劳动者按职业组织起来和使他们为争取生存的权利联合起来，也是为了提高劳动者对他们各项权利的觉悟。

意大利工人党同任何其他政党或宗教流派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遵循自己谋求劳动者阶级解放的基本主张，作为一个阶级的代表参加社会生活各领域里展开的斗争。各联盟和分部组织自己确定自己参加社会生活的形式和方法。

分部组织和联盟

第二条 凡是由无产者、雇工和从属于任何老爷、企业主、商人或统治者的真正城乡劳动男女组成的一切劳动者联合会，诸如，把改善劳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自己目的的、为了在生病、衰老、丧失劳动能力时提供相互帮助，为了通过集体为失业工人提供就业机会，为通过反抗老爷、开办集体商店、食品小铺

以及以进行低、高等教育为目的的小组和团体，都可以参加工人党。独立的劳动者，只要他们不以任何方式成为剥削者、资本家、投机商或支配者，也可以加入工人党。

第三条 希望参加工人党并享有分部组织的各项权利的团体，起码应由十个成员组成。

要求入党的团体应向它准备加入的那个联盟的委员会呈递请求入党的申请书，附上自己的章程副本和当时需要的一切报表和说明。

第四条 党建筑在地区和行业联盟系统的基础之上。

不允许分部组织独立于自己所属的联盟之外。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它们可以参加其他的联盟。在这种情况下，它应将此情况报告党的中央委员会。

第五条 当某一地区分部组织的数量达到三个时，如果当地条件和运动发展需要，它们必须联合成为一个地区联盟，地区联盟根据联盟章程规定的准则由参加联盟的各分部组织推选出自己的中央委员会。

在不能建立地区联盟的各分部组织，应根据第四条，加入附近的联盟。

由某种行业的劳动人民建成的分部组织，在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下，应尽可能组成相应的、工人党的行业系统联盟。

第六条 地区的或职业系统的联盟委员会有权支配属于联盟所有的经费。这些经费来自加入联盟的各分部组织每月和每年缴纳的党费。每个月终，联盟委员会应向党中央委员会转交部分经费。应交项目如下：

1. 每个为了参加组织罢工斗争而加入党的分部组织每月缴纳的罢工基金费的四分之一；

2. 只是为了加强劳苦大众的团结而加入党的各分部组织每年缴纳的党费的一半。

剩余部分留给地方现金储备部门，用于地方需要和组织罢工。

第七条 各联盟委员会应积极保持同党中央委员会的联系，各分部组织也应同所属的联盟委员会保持同样的联系。

第八条 各分部组织在涉及它们特殊利益的一切方面享有完全的自治权；每个分部组织保留自己的名称。

当分部组织中出现管理或其他性质的问题时，它完全有权向其他分部组织和其他联盟、甚至向党的中央委员会提出申诉。但若没有它们方面的特别请求，任何人也不得干预它们的内部事务。

党员的义务和权利

第九条 要求有权在罢工时每日领取补助的分部组织，每个成员应按每月15生地西姆缴纳罢工基金费。

那些只要求便于发展和巩固劳苦大众之间团结的分部组织，每年缴纳党费的数量如下：

如果分部组织成员在100人以下，缴纳10里拉；

在200人以下，缴纳15里拉；

超过200人，缴纳20里拉。

每年应缴纳的党费和每月应收入的罢工基金费应按时交到分部所属联盟的现金储备部门。

第十条 党员在参加缴纳罢工基金费的分部组织六个月，才有权在罢工时领取每日补助。

第十一条 因参加罢工和宣传而被监禁或被判罪的党员，由他所在的联盟委员会从联盟资金中予以帮助或通过当时情况所允许的方法为他筹集经费。

从一个分部转到另一个分部的党员

第十二条 从一个分部迁往另一个分部组织去的党员，应通

知本分部组织的领导机关，它应发给他一份要求另一分部接收他所必需的专用证明。

新转来分部的党员，同该分部组织的成员一样，负有同样的义务和享有同样的权利；并且如果他永远属于这一分部，则这个分部也应永远对他持同等态度。

从一个分部转到另一个分部的党员应受到后一分部组织兄弟般的接待。

事 务 管 理

第十三条 每一个联盟委员会要把从中央委员会领到的、同一式样的，党的事务手册，发给所有要求得到的分部，特别是那些为罢工斗争而组织起来的分部。在手册里有关于党费的规定，有党的纲领、章程、党费和补助登记等内容的党员手册。

第十四条 各联盟委员会应对所属各分部组织的事务管理实行严格的监督；党中央委员会应对下属各委员会实行同样的监督。

代 表 大 会

第十五条 代表大会分为地区代表大会和全国代表大会。

地区代表大会的召开不少于一年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要根据需要，在三分之二的分部组织提出召开的条件下召开。

第十六条 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各联盟委员会应把联盟活动详细的总结报告和财务情况总结报告送交中央委员会。

第十七条 每个分部和联盟都有权提交代表大会审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他们应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不少于一个月的时间内将问题通知中央委员会，以便这些问题能分发给所有的分部组织研究。

如果提出事前没有通知的问题，代表大会有权决定是否应该讨论这些问题。

第十八条 所有党的分部组织应通过根据本章程第二条选出的代表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

其他**没有**加入党的工人联合组织，在它们的代表符合第二条要求的条件下，同样有权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所有代表在代表大会上都有发言权，在解决共同性的原则问题时都有表决权；但在解决涉及党的专门问题时，**只有**加入党的各分部组织代表有发言权。

第十九条 地区代表大会根据每个**联盟的章程**确定的准则召开。

中 央 委 员 会

第二十条 **中央委员会**在社会舆论面前代表意大利工人党，它监督组织和宣传工作，使它们符合党纲的要求；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对所有分部组织负责。

中央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数量由代表大会根据选定的中央委员会所在城市的条件做出规定。

第二十一条 中央委员会应向全国代表大会提交关于它的活动、关于每个联盟和全党活动的**工作总结报告和财务情况报告**。

中央委员会还应提交代表大会核准一切它认为是于党有益的建议。

第二十二条 中央委员会可以把从各联盟那里收来的**罢工基金费的四分之一和每年党费的一半**用于自己的需要，即用于事务管理、用于宣传和办报津贴。

罢 工

第二十三条 如果加入党并承担缴纳罢工基金费义务的分部

组织中的一个或更多的成员被迫罢工时，他们有权领取每天 1 里拉的补助，并可望得到全党的支持。

加入党，并承担缴纳每年党费义务的分部组织的党员，在罢工时，有权接受援助和接受党为他们募捐的款项和物品。

第二十四条 发生局部或全面罢工地区的分部组织领导机关，应将已经开始的或即将开始的罢工通知本联盟委员会，该委员会应考虑分配补助和其他指定用于帮助罢工者的经费问题。

组织罢工和观察罢工发展进程的全部工作责成各联盟委员会负责。

第二十五条 如果某一联盟的货币经费耗尽了，该联盟的委员会应向党中央委员会请求同意从其他联盟的罢工基金中得到经费，其他联盟应该满足这种要求。以后，只有当借用这些经费的联盟不再需要时，它们才有权收回自己的经费。

第二十六条 在几处同时提出要宣布总罢工的要求时，中央委员会应迅速拟制行动方针，行动方针要符合党的利益，并在各联盟委员会完全赞同的情况下付诸实施。

报 纸

第二十七条 意大利工人党拥有自己的机关报。机关报根据党代表大会拟制的纲领，捍卫经济解放的原则。

机关报还刊登中央委员会、各联盟和各分部组织的重要文件。

中央委员会应对机关报给予津贴，并对其专门编辑人员的付酬问题予以关注。

总 则

第二十八条 如果某一个分部组织不履行其在加入工人党时

所承担的义务，中央委员会在取得各联盟委员会的同意后，并在调解这一问题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时，可以把这个分部组织开除出党。

（译自Γ·玛纳科尔德著：《意大利工人运动》，莫斯科1955年俄文版，第426—431页。
洪肇龙、李通生译）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海因 菲尔德纲领^①

（1889年）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的宗旨是，不分民族、种族和性别的区别，使全体人民摆脱经济依附的枷锁，消除政治上的无权地位，并克服精神上的衰退。这种不合理状况的原因不在于个别的政治设施，而在于生产资料被个别占有者所垄断，这一事实决定着整个社会状态的实质并且起支配作用。因此，劳动力的占有者工人阶级成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资本家阶级的奴隶。资本家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统治表现在目前的国家中。对生产资料的个体占有在政治上意味着阶级国家，在经济上意味着愈来愈广泛的居民阶层的生活日益痛苦和贫困化。

由于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巨大提高，这种占有方式不仅表现出是不必要的，而且实际上这种占有方式对于绝大多数居民来

^① 这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在海因菲尔德代表大会（1888年12月30日—1889年1月1日）上通过的《关于原则的宣言》。它是由维克多·阿德勒起草的，卡尔·考茨基参加了纲领的最后定稿工作。——译者注

说已被废除，与此同时则为公共占有方式创造了必要的精神和物质前提。因此，把生产资料转交给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占有不仅意味着工人阶级的解放，而且意味着一种必要的历史发展的完成。只有具有阶级觉悟的并组织成为政党的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这一发展的体现者。从政治上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使之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和使命，在精神和体力上具有战斗力并保持这种战斗力，这就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的真正纲领。为了贯彻这个纲领，党使用一切符合宗旨的、与人民的自然权利意识相适应的手段。当然，党将根据而且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特别是根据敌人的态度来决定自己的策略。然而，必须提出以下的普遍原则：

1.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党，它谴责民族特权以及由出身、财产和血统造成的特权，并宣布，必须开展反对国际剥削的斗争，正如必须开展反对剥削本身的斗争一样。

2. 为了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党要充分利用出版、结社、集会等一切公开手段，并要求废除对自由发表意见的一切限制（非常法、出版法、结社法和集会法）。

3. 党对于议会制这样一种现代的阶级统治形式的价值决不抱任何幻想，但它争取实现一切代议机构的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要求给予议员津贴，并把这种选举权看作是鼓动和组织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4. 鉴于在目前经济制度的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阻止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及日益加剧的贫困化，因此，必须争取实现严格的、切实的劳动保护立法（进一步限制劳动时间，禁止童工等等），在工人群众的共同监督下贯彻这些立法，使工人们不受阻拦地组成职业联合会，也就是实行充分的结社自由。

5. 为了工人阶级未来的利益，必须无条件地实行义务的免费的和非宗教的国民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教育，免费开放所有高等学校；为此所必需的先决条件是教会与国家分离，宣布宗教是私

人的事情。

6.经常的战争危险的原因是常备军，日益加重的常备军负担使人民愈来愈脱离自己的文化使命。因此必须要求用全民武装来代替常备军。

7.社会民主工党对一切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都表明自己的立场，无论任何时候都捍卫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并且坚决抵制任何掩盖和抹杀阶级矛盾以及利用工人为统治的政党效劳的行为。

(译自《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1890—1891)
第1册，第509—510页。李兴耕译)

二，第二国际^① 前期

(一) 巴黎代表大会

(1889年7月14—21日)

① 第二国际不象第一国际那样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几次代表大会的名称也不尽统一。1889、1891和1893年这三次代表大会称为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称为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和工会代表大会；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及其以后的各次大会称为国际社会党（或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1900年巴黎大会才正式成立了它的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或译为社会主义国际局），但它既不是一个中央领导机构，也不是由代表大会授予的全权机构，它主要是一个权力有限的联络和情报交流的机构。

李卜克内西就工人代表大会意义的讲话

(7月15日)

李卜克内西说，他曾参加过一些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代表大会，但是没有一次会能和现在这次大会相比较。“全国性大会不能与之相比，那是因为它们仅仅是全国性的会议。但国际工人协会初期的代表大会也不能与之相比。国际工人协会只是描绘了关于未来的宏伟草图；那是工人总联合会的计划，是工人组织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随着运动的发展在大多数国家中还未能完全实现。正象在古代的战役中作包围时，为了鼓动大家跟着冲锋，先驱者向敌人的阵营、敌人的堡垒投出长矛；国际工人协会把国际解放斗争的长矛远远地投了出去，投向资本主义的队列，投向资本主义的堡垒中——而无产阶级随之冲了上去，捡起长矛，冲散敌人的队伍，攻克敌人的堡垒。但国际工人协会在向各国工人指明共同的目标之后，在教导他们认清共同行动和斗争的必要性之后，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它并没有死亡——它已变成各国的强大的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并且在它们中间永存。它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次代表大会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事业。

对于唯一的、统一的组织来说，国际工人运动已经是很强的了。然而，国际工人协会的种子已在工人的心中生根发芽，国际的思想掌握了当代每一个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只要今天还可能，国际工人协会则不需重新建立——它存在着——它在比其创建人所希望的更大的范围内存在着，——它包括了全世界有阶级觉悟和明确目标的整个无产阶级，——这是一支巨大的队伍，在这支巨大的队伍中，各国组织起来的工人组成了各个兵团；——而所有的兵团仅仅是一支唯一的军队！

全面实现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努力创建各国的组织，更加密切国际主义的纽带——这就是我们的义务，这就是无产阶级所有使者的任务，他们形成了这个伟大的国际工人议会。

英国的宪章派曾经有过一个‘工人议会’。尽管宪章运动本身是如此伟大，但这个工人议会也只包括英国工人的代表。以前的国际代表大会也是不能与这次大会相比较的，因为大多数国家的代表性不全，有些国家甚至没有代表，因此，这样的代表大会不能真实表示国际工人运动。然而在我们的这次代表大会上，全世界的整个工人运动——尽管仍然不很完全，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完全的代表性，以致我们可以毫不自负地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工人议会，是世界上最前未有的第一个工人议会。

全世界工人满怀信赖地注视着我们。我从所有人的眼神中看到的热情告诉大家——这样的信赖是不可辜负的。”

（译自《国际工人巴黎代表大会（1889年7月14—20日）记录》，纽伦堡1890年德文版，第7—8页。戴世峰译）

关于联合问题的决议^①

（7月16日）

代表大会承认，海牙会议和巴黎组织委员会的代表确认了他们为了召开国际代表大会而寻求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组织谅解的真诚愿望；代表大会对于为了寻求这种谅解所作的努力均未达到目的表示遗憾。

我们宣布，联合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因

① 这个决议是根据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通过的。

此，每个社会民主党人的义务在于尽一切努力克服各种不和。

代表大会谨在此声明，本代表大会迄今仍然准备实现谅解和联合，其前提为：另一个代表大会的各团体也以这种精神通过一个为本代表大会所有代表都能接受的决议案。

（译自《国际工人巴黎代表大会（1889年7月14—20日）记录》，纽伦堡1890年德文版，第16页。戴世峰译）

布莱汉关于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报告

（7月20日）

英国议会成员、公民肯宁汉·布莱汉说，和英国工人谈社会革命几乎不可能。繁重的劳动、贫困和嗜酒把他们整个儿毁了。如果他们对实际问题表示了什么兴趣，那已是很不简单的了。要争取他们参加运动，就必须用实际问题去激起他们的兴趣。

八小时标准工作日就属于这种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把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参加共同的行动。减少劳动时间对于工人的健康和智力发育都是绝对必要的。漫长的劳动时间逼得工人象牛马一样生存。例如，每天在矿井劳动十一个半小时至十二个半小时的苏格兰矿工就是这种情况。他们干活回来已极度疲劳，唯一的要求就是赶快躺下睡觉，几乎无暇顾及吃饭。但是，短暂的睡眠还没有使他们完全恢复体力，他们又得下矿井。这样的生活就绝对不可能满足他们智力上的需要。用保护国际劳工立法来改变这种状况是我们大家的一项义务。如果不立法，工人的状况会愈来愈恶化。在澳大利亚有一项确定和减少每天工作时间的法律。因此，澳大利亚工人的物质状况就比欧洲公民好；他们在智力方面也有比较好的发展和进步。因为他们有时间和空闲考虑各种问题。资

本家则竭力维持这种信念，即减少劳动时间的结果势必也会降低工资。这样的信念是虚假的，因为事实恰恰相反。劳动时间愈短，工资则愈高。例如，在马萨诸塞实行八小时标准工作日，那里的工人每日比劳动时间长的邻国工人多挣3个先令（1先令=1马克）。与之相反，英国有一个区，那里以资本主义发展和所谓文明著称。那里的妇女每天劳动14至15个小时，做制造铁链的工作，每月却只挣4.5至5.5先令。劳动时间愈长，工资则愈低。工资额随着劳动时间的减少而增加。

确定劳动时间的问题对于工人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因此，演讲者要求各位代表暂时摈弃一切个人恩怨和所有非原则争议，为缩短每天的劳动时间而共同斗争。八小时标准工作日则是从资本中解放劳动的第一步。（鼓掌）

（译自《国际工人巴黎代表大会（1889年7月14—20日）记录》，纽伦堡1890年德文版，第86页。戴世峰译）

柏普关于国际劳工立法问题的报告

（7月20日）

比利时代表、公民瑟法尔·德·柏普就国际劳工立法问题发了言，他受他们党的委托对这个问题表了态。此外，这次可能是他在国际代表大会上最后一次讲话，因为他的健康状况不佳。

演讲人驳斥了对国际劳工立法惯常的非难。人们从各方面声称，由于各国政府不同意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人们就不能取得物质利益；因此人们就得对这些要求的鼓动工作的结果感到满意，而根据鼓动工作的结果提出较激进的形式则为更好。演讲者认为这种非难是没有道理的。他认为，那些可能直接实现的要求必须

慢慢地逐步地采用和贯彻。我们向政府提出的要求很多，而毫无疑问，我们得到的却是很少，也很慢，但是，我们会逐步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目的。我们的要求日益赢得公众舆论，公众舆论会对政府施加压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劳工立法会威胁到工人自由的非难，同样也是没有什么理由的。

“今天，劳工合同的自由就是剥削的绝对自由。只有在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之后才谈得上劳动的自由。无政府主义者不公正地把调节劳动称之为限制个人自由。单有个人意志是不能保持并改善社会结构的。规定生产条件和劳动条件无论在今天还是将来都是很必要的。如果社会肌体要有生命和活力，它就必须是**有组织的**！——人们从第三方面还责难，由于各国的劳动条件不同，劳动的国际调节是不可能的。但是，不论各国各地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实在的力量已使我们把许多事情交到国际上进行处理并成为共同的事情。这样，各国工人诉说相同的苦难，到处提出相同的要求。此外，在特殊的条件下接受国际要求是很容易的。例如，最低工资的要求就是这样。我们根本不想把这种形式理解为世界各地的工资都应相同；但是我们认为，无论什么地方并考虑到各地的特殊情况可以规定最低工资，工人的收入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此外，还有许多要求已经在国际上提了出来，并被公认为可以在国际上进行实施，例如，关于保健、关于应用有毒物质、关于标准工作日等等的要求。创立国际劳工立法以及**国际邮电事业**都是可以实施的。”

演讲人得出国际劳工立法的必要性的结论，并且欢迎瑞士联邦政府的号召，如果它也提出更广泛的要求和制定工人们能够在**当今社会实行改革的全面纲领**的话。（鼓掌）

（译自《国际工人巴黎代表大会（1889年7月14—20日）记录》，纽伦堡1890年德文版，第90页。戴世峰译）

关于国际劳工保护立法的决议^①

(7月20日)

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

国际劳工保护立法。劳动时间的法律规定。短工，夜班，节假日劳动，青年人的劳动时间，女工和童工。对大工业和小工业包括家庭工业的监督。

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确信，劳动和人类获得解放只能靠作为阶级存在的、在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的、为了消灭资本主义和实行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而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

鉴于：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其迅速发展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具有现代文化的所有国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发展意味着对工人加剧剥削；
愈来愈加剧的剥削造成对工人的政治压迫，经济奴役，引起工人体力上和精神上的衰退；

因此，用一切他们所掌握的手段反对压制工人、威胁整个人类自由发展的社会组织是全世界工人们的义务；但是，首要的是要对目前的经济制度的破坏性影响进行积极的斗争。

① 这个决议是根据倍倍尔的提案和盖得的提案并在个别点上吸取了凯尔-哈第等人的意见写成并通过的。

代表大会决定

一个有效的劳工保护立法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的国家里是绝对必要的。

代表大会要求这项立法的基础是：

1. 规定青年工人的工作日最高限度为八小时；
2. 禁止未满14岁的儿童劳动，把男女青年的工作日降到6小时；
3. 禁止夜班劳动，工作性质需要连续开工的一定的工业部门除外；
4. 禁止一切对妇女身体特别有害的工业部门雇佣女工；
5. 禁止妇女和未满18岁青年工人上夜班；
6. 一切工人，每周至少应有36小时的连续休息；
7. 禁止建立对工人健康有害的工业部门和生产方式；
8. 禁止实物工资制；
9. 禁止用生活资料支付工资，并禁止厂主开杂货店（如食堂等）；
10. 禁止中间商（血汗制度）；
11. 禁止私营劳动介绍所；
12. 由国家支付工资的，并且至少一半是工人自选的工厂检查员监督所有的包括家庭工业在内的工场和工业设施。

代表大会声明，这一切为了健全社会关系所必要的措施应列为国际各种法律和条约的内容，并要求全世界无产者以这种精神去影响自己的政府。如果这样的法律和条约业已生效，为了更彻

底地执行之，应对其应用和实施进行监督。

代表大会还声明，平等地把女工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是男工们的义务，大会原则地要求：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并且不分民族差异。

为了达到无产阶级的完全解放，代表大会认为，各地工人组织起来是完全必要的，因此大会要求不受限制的、完全的、自由的集会和结社权。

（译自《国际工人巴黎代表大会（1889年7月14—20日）记录》，纽伦堡1890年德文版，第121—122页。戴世峰译）

关于反对军国主义的决议

（7月20日）

鉴于：

为统治阶级或有产阶级服务的常备军或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是与任何民主制度或共和制度背道而驰的，它是军国主义、君主政体或寡头政治和资本主义统治的表现，也是反动政变和社会压迫的工具；

常备军是侵略战争的结果和原因，是产生国际冲突的经常性危险；因而，常备军和以常备军为工具的侵略政策必须用防卫政策和和平民主来代替，用一个全民组织来代替。人民不再为了掠夺和占领而受训练和被武装，而为了保卫他们的独立和自由受训练和被武装；

正如历史所证明的，常备军一直是战争的起因，它不是保卫国家反对联合的强大力量，而它只会导致失败并把没有武装的国土拱手献给胜利者，相反，一个装备良好和组织健全的民族对于

· 入侵的敌人来说则是不可战胜的。

常备军把每个国家中正处于受职业教育和科学教育阶段的青年，最强大的劳动力和从事活动的精华抽走了，把他们征入兵营，并从而变得精神颓废，这样一来，常备军使全部国民生活涣散无力；

常备军使劳动、科学和艺术无法取得成果，阻碍它们的进步，并使国民、个人和家庭的发展都受到了威胁；

与此相反，在一支全民武装的真正国民军——“人民武装”——中，国家生活中的每个公民都能发展自己的天赋和才能，把服兵役做为国民权利的必要的附加成分；

常备军使战争债务负担日益加重，从而使捐税和公债增加，因而常备军是贫穷和破产的根源。

代表大会以极大的义愤痛斥垂死挣扎的各国政府所奉行的战争计划；

把和平作为工人解放的首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条件；

要求废除常备军和根据下述原则建立普遍的全民武装：

国民军，即武装的国民，由一切有征战能力的国民组成；他们按行政区进行组织，根据他们人数的多寡，每个城市、县和区组成一个或数个营，组成营队的公民都相互认识，在必要时，在24小时之内他们可以集合起来，武装起来，并整装待发。如同瑞士一样，每个人在家中都有自己的枪支和装备，以保卫公共自由和国家安全。

代表大会还声明，只有在劳动解放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性胜利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战争这个目前经济关系的可悲产物才能消失。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1912年11月24—25日）记录》，柏林1912年德文版，第45页。霍勇译，戴世峰校）

（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91年8月16—22日）

关于组织、联合和鼓动的决议

（8月21日）

大会

鉴于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又由于统治阶级竭力日益缩小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和恶化其经济条件，罢工和抵制是劳动者不可缺少的武器，或者为了打退他们的敌人旨在恶化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状况的进攻，或者为了以现今社会里一切可能的方式改善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状况；

又鉴于罢工和抵制是双刃武器，一旦使用不当，这武器给工人阶级利益带来的坏处多于益处；

代表大会要求劳动者要很好地研究在什么情况下他们应当使用这些武器，以及应当如何使用这些武器。

代表大会要求并特别认为工人阶级绝对需要按行业组织起来，以便他们能够依靠他们的集体和他们所拥有的手段进行必胜的斗争。

因此，

代表大会要求全体劳动者要全力支持同行业组织，代表大会抗议政府和雇主以任何方式侵犯劳动者的联合权利的所有企图。

为了保障联合权利，代表大会要求取消一切直接或间接地侵

犯这一权利的法律并使劳动者担负起尽力实现这一目的的责任；

由于国际工人力量的中央组织，不管这多么吸引人，在目前遇到各种困难，代表大会决心为各国的工人团结提供共同的表现方式，建议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在每一个国家建立全国性的**劳动秘书处**，为了一旦在某处发生劳资间的冲突能够通告各民族的劳动者，并使他们能采取行动。

（译自《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91年8月16—23日^①）的报告》，1893年法文版，第60—61页。唐家龙译）

李卜克内西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的报告

（8月21日）

李卜克内西：委任了两位报告人；他代表德国，瓦杨代表法国；但是，共同的思想感情使翻译两位报告人的报告成为多余的了。首先他想强调，在委员会内部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如果当今的新闻界宣称，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有意见分歧，那是错误的；如果甚至于断言，法国人固然是优秀的社会主义者，但他们却有沙文主义感情，他们从未摈弃过复仇的想法，那么，这也是毫不真实的。在委员会里从未提到复仇这个词。完全相反：新闻界想提出亚尔萨斯—洛林问题来挑拨离间，他们想错了。对于资产阶级说来，亚尔萨斯—洛林问题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但是在我们委员会里却从未提及过这个问题。道理很简单：对我们社会主

^① 疑为22日之误。下同。

义者说来不存在亚尔萨斯—洛林问题；对于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不存在这个问题，对于法国社会主义者也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各种努力得以实现，如果德国以社会主义方式组织起来了，那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呢！亚尔萨斯—洛林问题是一个未来的问题，这种问题只能产生于今天腐朽的社会。

在委员会内部也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对于无产阶级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应采取的措施和提出的建议是否进行讨论，例如，在爆发战争时应征服兵役者的罢工，无产阶级举行起义等等。但是，恰恰是深受军国主义之苦甚深的那些国家的代表马上一致表示，所有这些建议和类似的建议是不可能的。另外，在委员会里还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举行“五一”示威游行的同时举行一次国际联合和平示威是否合适。在这里德国代表和法国代表也表示，这是没有必要的；在德国和法国，庆祝“五一”的活动同时成了人民大团结的节日；在德国和法国，没有一次大会上不表达这种思想的；在别的国家也是一样。至于和平示威问题，不言而喻，为此目的举行的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地位必须完全不同于慈善资产者的大会。有一个和平和自由联盟；我们对它表示充分的同情；但是，所有这些和平友人的社会地位是妨碍他们认识军国主义的根源的，使他们一切富有善意的努力都成白费。军国主义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没有阶级斗争，没有阶级矛盾，今天这种战争状况根本是不可能的。解放了的工人阶级还有什么理由进行民族煽动和相互的战争？德国工人的敌人不是法国工人，而是德国资产者；法国工人的敌人不是德国的、英国的工人，而是他们本国的资产者，不仅我们，而且法国代表们也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思想。——资产阶级的政党以前曾原则上表示过反对军国主义，而今天却一致批准法国和德国的军国主义所需要的几百万军费，这一类事实也能证明，军国主义的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已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这支庞大的军队不是要反对国外的敌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前进，为了在阶级斗争中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剥削特权。

这里并不是进一步讨论军国主义的后果、讨论面临着的战争结果的地方。下次战争，将几百人参加，欧洲将遭殃，人民将互相残杀，这将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战争，与其相比，上次的法德战争不过是一出儿戏。这场战争势必会使我们的文明倒退一个世纪。在前面举着文化大旗的无产阶级必须在共同的文化被这场大灾祸埋葬之前阻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我们必须全力以赴阻止这场灾难。一旦人类中的野兽复活，理智则沉默，人道主义则蒙上了面纱。一旦人民象雪崩似地互相进攻，互相作对的人就将被碾成粉末。我们必须证明，我们要消除武装的和平，但是，只要我们不消除构成军国主义基础的阶级斗争，一切努力都注定是毫无希望的。

为了使对军国主义的抗议、对和平的这种呼吁在全世界得到响应，要求一致通过这项决议。消灭军国主义并从此结束人民之间的战争状态的唯一保证在于社会主义的胜利。（长时间暴风雨般的鼓掌）

（译自《国际工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91年8月16—22日）讨论记录和决议》，柏林1893年德文版，第24—26页。戴世峰译）

李卜克内西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的发言

（8月21日）

李卜克内西说：纽文胡斯声称，我们的决议太一般化；他

说，只要把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人两个词与基督教和基督教徒两个词换一下，牧师则也会投票赞成这个决议的。这对他——以前的牧师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阶级斗争是基督教的教义这一点对于我们大家都是新鲜事。如果说纽文胡斯作为德国的朋友认为必须向他们说实话的话，那么他（李卜克内西）也想作为一个好朋友现在向他说句真话：难道我们的决议只是套话，空话，大话！这里写下了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和纲领。究竟什么是空话呢？说办不到的大话！举行全世界的大罢工才是卑劣的空话！如果我们要宣布全世界大罢工，资产阶级是会嘲笑我们的！而且会预先宣布一个决议！如果搞一个决议，这是指能够办得到的事情，而不是指难以预计到的事情。

纽文胡斯指责德国社会主义者是沙文主义！如果世界上存在一个最不应该受到这种指责的党，那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此谁也没有比法国人知道得更清楚！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国际主义精神。而恰恰就在需要胆量时，在一个人人皆知为此会受到军事法庭审讯，会受到多年监禁的惩处的时候！而我们在1870年不顾这种危险而反对战争，反对吞并，并且承担了后果，是的，这就是人们的行动，不过我们都没有夸耀过。但是，到底谁是真正的沙文主义者！我想告诉你们，不是我们，而恰恰是纽文胡斯先生自己！假使曾经有过一次国际大团结的示威，那就是在巴黎代表大会期间89名德国代表不顾德国沙文主义的阻挠和他们的法国兄弟结成了联盟！而就在这个期间，纽文胡斯在他的报纸上把这些代表说成是一群粗野的大吵大闹的人们，完全是他们领导人手中的傀儡。

什么是纽文胡斯的这项建议的结果呢？在爆发战争时，战争挑衅就会甚嚣尘上。谁反对战争，立即被送上军事法庭，以军法枪决！纽文胡斯和这些斗争无疑是从不相关的！如果四、五百万法国人和德国人发生对立，荷兰也不会处于困境的。

我们的决议宣布了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宣告了工人的国际组织的成立，人民的国际联盟的形成！请您不要被空话支配！受空话支配乃是社会民主党的灾祸！请您从空话中解脱出来吧！无产阶级最革命的活动是：组织起来使无产阶级获得政权。纽文胡斯那样的决议只会让人嘲笑。（雷鸣般鼓掌）

（译自《国际工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91年8月16—22日）讨论记录和决议》，柏林1893年德文版，第29—30页。戴世峰译）

瓦扬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的发言

瓦扬，在重复李卜克内西的声明时说，在委员会内不能涉及领土问题。诚然，当社会主义成功时，它将保障每一个国家的自治及其自决权。

必须争取取消常备军。巴黎代表大会在两年以前主张将全民武装作为过渡措施。应当绝对地谴责军国主义并使人们了解谴责它的理由。是资本主义制度到处在阶级之间，就象在人民之间，维持战争状态。

人们没有必要描绘军国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它所带来的苛捐杂税，设立的兵营，所造成的道德败坏。反对资本主义，我们就是反对军国主义；把无产者关在兵营里是为了维持对工厂的奴役。劳动者应当痛恨那些旨在转移人们对社会问题注意的沙文主义诡计，他们有义务对资产阶级政府为了维持现状而建立的联盟发起进攻。三方联盟该受谴责，但是应使那些可笑和罪恶的，用一种畸形的联合回到军事独裁传统，把共和国出卖给扼杀了虚无主义者的沙皇的法国沙文主义者名誉扫地。

在1870年，人们在巴黎欢呼和平，而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德国社会主义者抗议击败法国。从那时起社会主义壮大了。为了制止战争，不应有人们可以不采取的方法，应当在必要时用行动表明社会主义者将干到底。不能给各国的社会主义者规定他们应持的态度。

于是谴责军国主义的总决议付诸表决，该决议让每人可以选择使用什么方法来反对军国主义。同时同意从现在起，不仅用鼓动和宣传的一切办法来反对军国主义，而且在宣战之日，社会主义者要尽到他们的全部责任。

（译自《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91年8月16—23日）的报告》，1893年法文版，第63—64页。唐家龙译）

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的决议

（8月21日^①）

鉴于笼罩着欧洲的军国主义是持续的——公开的 和 潜伏的——战争状态的必然后果，这种战争状态是由人剥削人的制度和由此产生的社会阶级斗争所强加的；

代表大会声明，一切旨在消灭军国主义和建立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努力，如果不是针对这个祸害的经济原因，那么无论动

^① 本决议于1891年8月21日下午表决一致通过，其中13个国家代表团一致投赞成票，法国和英国大多数代表赞成，荷兰代表团1名赞成，2名代表弃权。

机如何崇高，也都是徒劳无益的；

只有建立起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才能结束军国主义，建立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

因此，一切愿意结束战争的人们都有义务参加国际社会民主党这个唯一的真正的和有原则的和平党。

面临着日益险恶的欧洲局势和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的挑拨离间，代表大会要求各国工人持久地强烈地反对一切好战企图和反对一切服务于这种企图的同盟，并且持久不懈地努力通过成立国际无产阶级组织，来加速社会主义的胜利。

代表大会声明，这就是防止世界大战的可怕灾难的唯一手段，而工人阶级将首先遭受世界大战的无法估计的灾难性后果；在人类和历史面前，唯有统治阶级应对这样的灾难负全部责任。

（译自《国际工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91年8月16—22日）讨论记录和决议》，柏林1893年德文版，第26页。戴世峰译）

荷兰代表团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的决议案^①

（8月21日被否决）

代表大会

鉴于民族差异从来就不利于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只有利于压

^① 本决议1891年8月21日下午表决，16个代表团中仅三国代表团赞成票——荷兰、法国（32：23）和英国（相对多数）。

迫者的利益；

鉴于一切现代战争均由资本家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挑起的，都是他们手中用以削弱革命运动的力量、并通过加强最卑鄙的剥削来巩固资产者的统治权的一种手段；

鉴于任何政府都不能为自己是被煽动的而为自己辩护，因为战争是资本主义国际意志的结果；

布鲁塞尔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决定，各国社会主义者将以号召人民举行总罢工来对付可能发生的宣战。

（译自《国际工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91年8月16—22日）讨论记录和决议》，柏林1893年德文版，第27页。戴世峰译）

关于五一劳动节的决议

（8月22日）

代表大会，

为了保持五月一日作为要求八小时工作日和确认阶级斗争的真正经济性质；

决定：

有必要有一个全世界劳动者的共同节日；

这个节日定于五月一日；

要求在一切不是不可能停工休息的地方停工休息。

（译自《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91年8月16—23日）的报告》，1893年法文版，第87页。唐家龙译）

(三) 苏黎世代表大会

(1893年8月6—12日)

讨论“社会民主党人在战争时期的立场”问题的部分发言

李卜克内西（8月10日）

这个题目我不想像一开始那样扯到个人身上来；但是，我已经反驳了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指责。说什么倍倍尔在国会的演说染上了沙文主义的色彩。如果我要反驳沙文主义的指责，我会有更多的理由指责纽文胡斯同志犯有这种沙文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忠于它一开始就采取的立场；谁说它稍许背离了这个立场，他就是说谎。有人企图挑拨法国同志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他想提醒大家，自1871年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反对吞并亚尔萨斯—洛林，谴责这种吞并是一种政治错误，是一种政治罪行；而最近我们又一次提出谴责。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保护自己，开脱责任，而是我们提出这种抗议，以反对整个军事强权，反对整个民族，并且承担后果。（热烈鼓掌）纽文胡斯说，我们也放弃了不给军国主义一兵一卒、一个铜板的立场。这也是谎言。德国社会民主党从其成立起从未同意批准过一个铜板。我们抗议并且投票反对每项军事提案。但我们并不满足于盲目的抗议；我们也在人民中间千方百计鼓动宣传。如果不久前把军国主义继续存在的问题作为竞选的口号，如果现在德国人民的多数反对军国主义了，那么，这只能归功于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雷鸣般鼓

掌) 冒着枪林弹雨, 和政府、警察进行始终如一的斗争, 我们多年进行斗争, 而我们党为这斗争付出了被判刑一千多年的代价^①。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毋需说空话, 我们有行动替我们讲话, 我们认为对于这种指责为自己继续辩护是有损于我们的尊严的。(很热烈鼓掌)

现在再谈些具体问题。我不想重复我昨天在传达普列汉诺夫讲话时说过的话了。现在我们面前有两项提案: 荷兰的和我们的提案。纽文胡斯说, 德国提案是空文; 荷兰决议淡而无味, 更是空话连篇。匈牙利代表早就表示, 如果荷兰的提案是可行的话, 他将投票支持这项提案。但它不仅行不通, 而且只是不能实现的愿望而已。从遥远的将来来看, 这一项提案容易理解; 荷兰没有军国主义, 和军国主义的德国的情况迥然不同。如果军事和经济罢工不只是一种不能实现的愿望, 如果欧洲的和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有力量进行罢工的话, 那么欧洲就会有能制止每场战争的局势, 但是我们还没有力量, 我们已经流了大汗, 有的人牺牲了, 但是我们还远没达到我们的目的, 我们还面临着最艰巨的任务。我们如想要士兵开小差, 拒绝执勤, 这样我们就为军国主义这个莫洛赫^②提供新的祭品, 给它提供用铁拳镇压社会主义运动的机会。我们的任务是推翻这个莫洛赫, 这是确信无疑的; 我们要努力奋斗, 用社会主义的精神使它的铁臂瘫痪无力; 但是, 在军营里进行幼稚的策反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 我们只有在人民中间进行不懈的宣传工作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要努力工作, 把社会主义思想灌输给民众, 使人们入军营时已是社会主义者。这是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我们已经有了最好的方法。和他们的鼻祖

① 指被判刑的党员刑期总和。——译者注

② 摩洛赫是古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中的太阳神, 祭祀时要用活人作祭品; 因此摩洛赫一名用来形容贪婪得要吞噬一切的势力。——译者注

资本主义一样，军国主义必然还要继续扩展，还要争取其他阶层，还要吸收愈来愈多的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兵，这样，它将在自我灭亡的道路上愈走愈远，直至军国主义终于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堡垒为止。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德国至今在进行这场斗争；它还将继续这场斗争，直至军国主义灭亡。（雷鸣般的鼓掌）

阿德勒（8月10日）

我代表奥地利代表团声明，我们将投票赞成德国代表的提案。和荷兰代表一样，我们也反对帝国主义，和荷兰人一样，我们也是革命者，而且和荷兰人一样，我们也有这样的愿望：让统治阶级和各国政府明白，在这里集合着一支要把全世界从资本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队伍。但是，我们不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我们也不过低估计我们敌人的才智。多拉梅·纽文胡斯认为，如果我们通过了荷兰人的提案，各国政府将吓得发抖。但是他们并不会发抖，而会嘲笑我们。（热烈鼓掌）正如格雷利希在开幕典礼上说的：只要我们牢牢地立足于事实，我们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如果让我们沉醉于幻想，我们就会失败。谁也不能消灭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毁灭自己。统治阶级如何看待我们仅仅是第二位的事，我们感到，首要的是无产阶级怎样看待我们。如果我们在这里通过一些明知行不通的决议，那么我们的拥护者就会分成两派。他们中的知情人会说：这是一项轻率的决议，在我们军事国家中行不通。至于群众，热心的群众，他们不明真相，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不了解世道如何，对于他们来说，我们的决议会把他们引入歧途。我们的决议犹如假象。（热烈地赞同）我们指给他们的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这样，我们就对无产阶级犯了罪——请多梅拉·纽文胡斯原谅我这么说——因为我要使他们相信，荷兰代表的决议所指出的道路是能成功的。如果我们，一次社会主义代表大会的代表，仅仅是一群只表达不现实愿望的人，那么将来在欧洲不论是处于统治地位还是被压迫的人都不会重视

我们的意见。（热烈鼓掌）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建议不要提。如果象荷兰人那样不是生活在一个军事国家里，确实很容易提出这类建议。如果瑞士人赞成荷兰的决议，我也不会感到惊异，但是，过于理智的大有人在。（会场活跃）多梅拉·纽文胡斯在俄国人面前指责我们是沙文主义。好吧，如果说我们不愿替俄国开拓踏过波兰烈士身体的道路，我们不愿意把半个社会主义的欧洲交给俄国，那么谁都知道，我们所说的俄国不是指俄国人民，不是指在某些事情上要对国际社会主义表示感谢的俄国人民，而是指沙皇制度。在每个国家，也包括在奥地利，我们对沙皇制度都已经受够了。我不愿为沙皇制度开道，荷兰坚持自己的立场，将继续孤立下去。我们处于欧洲政治的中心，处在被剥削者和压迫者之间进行决战的战场上，如果说我们反对野蛮的俄国，那我们是指双手沾满鲜血的沙皇制度。（热烈鼓掌）（多梅拉·纽文胡斯插话：他和卡普利维^①说的话一样！）阿德勒博士说：如果卡普利维这样说，我就很高兴！（暴风雨般的喝彩）但愿您（面向荷兰代表）把我们看作是坏革命者；但是到了决战的时刻就可以看出，谁是行动的巨人，谁是言论的侏儒！（持久热烈的鼓掌）

普列汉诺夫的总结发言（8月10日）

如果说这是一个德国的决议，那是错误的；这个决议无非是两年前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多数通过的德法决议，它的作者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英勇代表瓦扬，他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央素享盛名。但是，为了激起错误的偏见，有人总说是德国提案。普列汉诺夫较详细地介绍了瓦扬的论述。瓦扬曾指出，三国同盟并不

① 卡普利维（1831—1899年）——1890年3月20日俾斯麦被迫下台后，威廉二世任命卡普利维出任帝国首相，推行威廉二世的所谓“新方针”，一方面抛出一些改良方针，另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对付革命力量。

——译者注

比法俄两国同盟更为可耻，法国曾在一百年前宣告了人权，而今天却跪倒在俄国沙皇脚下。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沙文主义味道的演说。我们就应以这种精神来讨论目前的提案。而法国代表团部分成员的声明也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项声明如下：

“我们认为，不能投票支持多梅拉·纽文胡斯的决议，因为我们认为这项决议会引起无益的大屠杀，且不说它根本没有指出军事罢工应如何进行。此外，我们认为，尽管如此，连那些赞同纽文胡斯提案的人也不能反驳德国提案，这项提案声明消灭战争的唯一手段是以消灭资本主义来结束阶级斗争。对我们来说，纽文胡斯的决议是危险的幻想。每个社会主义者，无论他怎样来看多梅拉·纽文胡斯的各项提议，能够并且必须投票赞成德国提案。

雅克拉德 （社会主义新闻界同盟）

波尼 （工人党）

德泽 （革命中央委员会）

韦伯 （独立社会主义者）”

纽文胡斯给我这样一个印象，好象他已把那个要求实施世界语的提案实现了，因为他的演说苍白无力，毫无逻辑。（荷兰人中间有人喊话）正是他指责德国人有沙文主义，但是他的全部论述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激起法国人对德国的妒嫉。是的，我的先生，人们不应有丝毫的沙文主义感情，有这种感情来到这里的人 would 感到耻辱，有民族嫉妒和民族仇恨的人 would 感到耻辱（法国代表中间引起长时间的热烈的反响）；而我，难道我有这些十分该死的感情吗？有人指责德国人有这种感情，有人在这里援引了倍倍尔的演说，说他在演说中煽动对俄国的民族仇恨。但是，我要在这里回答他，如果倍倍尔真的说过人家指责他的那些话；是呀，他是一个沙文主义者，而我呢，一个同意他观点的俄国人，那么我就是我的祖国的叛徒！不过，事情真的象人们所说的那样

吗？倍倍尔到底说了些什么呢？他究竟煽动了哪些民族仇恨呢？公民们，他说了一些反对官僚俄国的话，他揭露了沙皇，他把沙皇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是的，在这方面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倍倍尔的意见完全一致。现在是结束俄国沙皇制度的时候了，沙皇制度是整个文明世界的耻辱，一贯是欧洲和平和文化进步的危险。而我们的德国朋友愈是攻击沙皇制度，我们愈是感谢他们。好啊！我的朋友们，迎头痛击沙皇制度，把它押上被告席，尽你们的能力，千方百计向它发动进攻吧！至于俄国人民，他们知道，我们的德国朋友希望俄国人民自由。

谁也没有因为通过我们的决议说过什么反对俄国人民的话，而只是反对沙皇制度。但是，要是通过了荷兰的决议，那只会支持沙皇，支持那些压抑自由、使人民遭受饥饿的人。如果俄国人民要获胜，如果自由要胜利，就必须推翻沙皇连同他的整个制度。如果德国军队开入我们的边境，他们是作为解放者而来，正如一百年前法国国民代表大会的法国人到德国来，战胜了德国君主，给人民带来了自由。

有人说，本来德国的危险完全没有那么紧迫。可是，难道您忘了，俄国沙皇和你们的（转向法国人）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成为波兰的凶手！法国怎么能对自己的革命历史这么健忘，难道要通过荷兰的决议使自己成为沙皇制度的帮凶？（法国人喧哗）

荷兰的决议只是一篇空话，在最好的情况下——如法国少数人指出的——执行这个决议会引起一场大屠杀，将会对革命者中的最优秀分子进行屠杀，而丝毫不损于专制政体。有人说不存在俄国的危险，那么只请您问一下匈牙利代表，保加利亚代表，塞尔维亚代表，从俄国沙皇制度方面有哪些危险在威胁着他们。

纽文胡斯指出，德国的资产阶级对法国怀有刻骨仇恨，这种仇恨迟早会导致德国军队对法国的侵略。难道德国的侵略比俄国的侵略危险少吗？

但是，这完全是对实际真相的错误判断。我们在法国和德国
有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所以他们的人民会阻止这种侵略的。但
是，为了达到这一点，必须在法国和德国克服各种沙文主义，为
此目的，请你们以压倒多数通过所提的决议，作为一次和平示
威，作为强有力的、团结一致而无产阶级的示威。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苏黎世代表大会
(1893年8月6—12日)记录》，苏黎世
1894年德文版，第24—26、29—30页。戴世
峰译)

关于工人阶级对待战争态度的决议

(8月10日)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的决议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工
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国际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必须在各个国家都全
力以赴地展开反对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狂的斗争，不断加强各国
工人之间团结的纽带，为消灭把人类分裂成两大敌对阵营，并且
煽动民族仇恨的资本主义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随着阶级统治
的消灭，战争也就消失了。推翻资本主义意味着世界和平。

工人党的代表有义务投票反对军事贷款，有义务不断提出反
对常备军和要求裁军的主张。各个社会主义党都应该支持一切旨
在实现普遍和平的团体。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
(1912年11月24—25日)记录》，柏林1912
年德文版，第46页。霍勇译，戴世峰校)

蔡特金关于女工问题的发言

(8月11日)

最低工资问题不属于大会议事日程，因此不能进行讨论；此外，法律规定最低工资或者同工同酬是一个空想。刚才的发言人（指米兰代表库利晓夫夫人——译者）说，如果不提出最低工资的要求，工业部门劳动的妇女会把男工完全排挤掉，这种异议是毫无根据的。恰恰相反，缩短了女工的劳动时间，男工的劳动时间也会同时缩短，因而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由此工资也就提高。这样，受到保护的女工中的卖淫现象会大大增加的怪论也会减少。事实恰恰相反，未受保护的女工是卖淫的最大队伍。下面我还要对克莱斯夫人讲一些不同意见。这位代表持有老的女权主义立场。由于这个问题对于无产者的代表大会有着原则性意义，我们必须反对承认把每个男人都看成为女人的敌人这种女权主义的立场。我们作为女无产者，必须和她们划清界限。

资产阶级的的女权主义者总是忘记在资产阶级妇女和女无产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阶级对立。女工们必须向她们大喝一声：我们认为为你们火中取栗是太过分了。你们的特权乃是我们贫穷的结果，正是由于强加给我们的愚昧才使你们能受教育。她们口中的“工作权利”只意味着允许从事更高级的职业！关于普遍人权的空谈并未促使资产阶级妇女下矿或者到工地去运石料，日复一日地劳动14或16小时。妇女为之奋斗的不是扩大所谓的妇女权利，而是限制剥削者的自由。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苏黎世代表大会
（1893年8月6—12日）记录》，苏黎世
1894年德文版，第39页。戴世峰译）

关于保护女工的苏黎世决议^①

(8月11日)

鉴于：

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拒绝每项有利于女工的合法的特别保护立法，认为它干预妇女的自由和男女平等；

这样，资产阶级妇女运动一方面忽视了建立在资本家阶级剥削工人阶级（妇女及男子）基础上的今天社会的性质；

另一方面，看不清由于性别差异所造成的妇女特殊作用，即她们因为是孩子们的母亲对未来的社会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苏黎世国际代表大会声明：

实现下列规定，最坚决地维护对女工的法律保障乃是各国工人代表的义务：

1. 实行妇女最高限度 8 小时工作日和未满 18 岁少女 6 小时最高限度工作日；
2. 规定每周有一次 36 小时的连续休息日；
3. 禁止夜班劳动；
4. 在一切对身体有害的企业禁止妇女劳动；
5. 禁止孕妇在产前 2 周和产后 4 周劳动；
6. 凡有妇女劳动的一切工业部门设足够数量的工厂女监督员；
7. 上述各规定适用于所有妇女，无论她们是在工厂、工场、商店、家庭作坊或农村劳动。

① 这是 8 月 11 日会议上在讨论保护女工的议程时由考茨基夫人——路易斯·考茨基代表该议程的委员会提出的，并于当日鼓掌通过。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苏黎世代表大会
(1893年8月6—12日)记录》，苏黎世
1894年德文版，第36—37页。戴世峰译)

王德威尔得关于“社会民主党的 政治策略”的报告

(8月11日)

王德威尔得说：委员会已经收到了许多提案，我在这里不想涉及没有被决议案采纳的问题；我只想提及，阿勒玛纳关于直接立法的详细提案之所以未被采纳，并不是因为它在原则上受到反对，而是因为在形式上它超出了这样一个决议案的范围。然而还有两项由荷兰人提出的决议案，其中一项对无政府主义者表示了态，另一项对国家社会主义表示了态。我们之所以不讨论第一点，因为通过大会的态度，我们对无政府主义已经明确划清了界限；我们所以不讨论第二点，因为提交大会的这份决议案只是德语的，因此不能讨论，另一方面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放到下一次代表大会再去研究。于是一致通过了目前这一文本的决议。

确认社会策略只能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主要目的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了议会制度本身之外，还需要有其他手段，首先是工会运动和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工会运动即使有强大的政治宣传鼓动也是决不可少的，因为没有一个是完善的工人组织，对实施劳工保护规定的监督是不可能的。每个工人都必须成为自己工厂的监督员，但只有在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作后盾的时候，工人们才能当自己工厂的监督员。工会运动和政治组织站在同一个行列。然而，如果要把这个或那个活动

挤掉，则是错误的；因此我们也不能同意为了有利于工会运动而完全忽视政治行动的立场。与之相反，我们通过这项决议案要求各国的工人，凡是工人已经拥有政治权利的地方就要使用他们的政治权利，凡是工人还未拥有政治权利的地方，要尽一切他们所掌握的手段去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了把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而夺取政权这一目的。

有人认为，劳工保护法不管用，对工人一无用处，因此参加制订劳工保护立法是白费劲。但英国工会运动证明恰恰相反。通过宣传10小时法案，他们成功地恢复了工人阶级的体力和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开辟了道路；这正是我们对劳工保护立法所要求的。

我们不能不看到议会制度的腐蚀作用，因为议会制度会引起最勉强的妥协甚至会导致出卖原则。但这种腐蚀的作用不能从议会制度本身去找根据，其理由在于议会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的；一旦议会掌握在得到解放的无产阶级手中，就铲除了腐蚀的根源。因为我们认清了资产阶级社会中议会制度的危险，同时我们还要求那些进入议会的工人代表实现某些条件，这样我们就有了一定的保障。在阶级斗争中，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和资产阶级政党进行妥协，即使这种妥协只使无产阶级轻微地丧失其阶级性。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取得胜利。如果不把资本主义彻底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胜利，但所有的妥协都会阻碍消灭资本主义。

自由——平等——博爱，今天的社会已经提出了这个要求。不过这三位一体的要求在今天的社会中只是一个骗局。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是能够实现这个要求的唯一政党——人类一切经济关系的平等，精神世界的博爱。

妥协和结盟的问题曾在委员会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最后终究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在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相当坚强的国

家，每一次妥协都意味着对工人事业的背叛；但在委员会中也有人主张，在工人政党还不发展的国家，在还没有普选权的国家，严格禁止和资产阶级政党的任何妥协会束缚工人的手脚。因此，委员会的多数决定，对这种国家作某些让步，不完全禁止那里的工人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但有明确的条件，即不能作抹杀工人事业任何原则的那怕是最轻微的让步。在这里，各国的任务就是要设法使这些规定在所有的地方被遵循。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各国的无产阶级是团结一致的。这场斗争要比以前的任何阶级斗争都更持久、更可怕，需要作更多的牺牲，这一点我们早已知道。我们还知道，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一样都会带来一些失望。毫无疑问，政权问题是不会在议会基础上得到解决的，因为今天存在的议会是违反民意的。为使立法机器尽可能地符合人民的意志和需要，为消除民意和议会决议之间的矛盾，为加强人民主权的基础，我们在委员会内取得了一致意见，就是要争取实行直接立法，就是说，要争取人民有提议法律的权利（主动权）和表决法律的权利（公决权）。不久前，恰恰就在选举时，我们在德国看到了议会是如何违反民意的。人民声明反对军事提案，尽管如此，人民所选举的议会还是以多数票通过了军事提案。通过实行公决权和人民主动权，则可能完全消除这种现象。

然后，根据个别委员会成员的观点，还是继续强调了可防止强奸少数人意见的按比例选举制。

最后，我还要代表奥地利代表团表示下列愿望：希望大会一致通过一项声援正在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的奥地利同志的声明，以此向奥地利的工人表示大会的道义支援。通过一个一致同意的决议案，我们将促使他们开始行动，将使他们便于取得胜利，他们的胜利同时也是整个无产阶级的胜利。

还讲一句话：会议一开始我们曾经有过辩论，辩论曾使敌人产生这样的希望：似乎我们中间意见不一致。也有过这样的场

合，给人这样的印象，好象别的国家遭到小的失败，个别国家会幸灾乐祸似的。让我们抹掉这种印象，让我们向敌人阵营表明，我们是团结一致的，我们只有一个敌人，而我们如果一致通过提交大会的这个决议案就最清楚不过地显示出我们是团结一致的。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苏黎世代表大会（1893年8月6—12日）记录》，苏黎世1894年德文版，第41—43页。戴世峰译）

李卜克内西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的发言

（8月12日）

使我们感到愉快满意的是经过最近几天的激烈讨论现已在议会制度问题上取得了极好的协调。对荷兰的提案，没有原则性的反对。我之所以没有采纳这项提案，是因为我们想在另一次代表大会上探讨国际社会主义问题。昨天，弗里根对于我们也认为政治行动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表示惊异。这就向我们明确地表示出了，对我们已产生一种狭隘的、不是兄弟般的感情。人们对德国的运动产生了一种错觉。我满意地向荷兰代表声明，在我们的纲领中已明确地表达了阶级斗争的基本思想。在“国际”的纲领中，在1868年纽伦堡举行的我们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纲领中，已经包含了这个内容。我们可以庆幸的是，大会经过热烈的辩论之后已经弄清了资产阶级和警方所煽动的关于我们德国人的神话。在所有兄弟党的纲领中，我们的纲领是最彻底的纲领。对这个问题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清楚。攻击我们的那些人也曾向我们学习。（鼓掌）大会也讨论了策略问题。策略不

是原则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没有革命的策略和反动的策略，只有一种为了革命目的或者为了反动目的的策略。策略是随机应变的。如果一天内情况发生了二十四次变化，我们也要变换二十四种策略。（会场内发出赞同声）我们的策略随敌人的行为而变化。要是在德国有俄国那样的情况，那么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不不得不采取虚无主义者的策略。（暴风雨般鼓掌）关于策略的争论是因为混淆了因和果的关系而引起的。关键在于目的！在德国那种情况下，我们的看法和委员会中除荷兰人之外的所有兄弟党一样，我们应采取国家和社会提供给我们的一切手段去反对这个国家，反对这个社会。我们利用普选权，这一点荷兰同志也是同意我们的。荷兰人仅仅想限制议会活动。我们在议会中只应该提抗议，因为这个代表机构是反动的，参加它们的工作会导致妥协和腐化。这里也弄混了事情真相。正像没有什么革命的策略或反动的策略一样，国家机器本身也不是反动的。国家机器不过是行使权力的工具，是一种强大的锐利的武器而已。如果有敌人用武器向我进攻，不会因为我藐视武器而制胜他。假使我不想亲身尝尝武器的滋味，我就力图从他手中夺取武器。我们面临的这个政权，我们只有夺走它的利剑，才能战胜它！（对呀！）这里关系到夺取政权的斗争，为了掌握立法机器——几百年来我们的敌人狡猾地用这个立法机器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必须在政治基础上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荷兰代表柯尔涅利逊喊：请您看看《共产党宣言》吧！）这个当您还没出世时我们就已经看过了！我们只希望那位荷兰同志学会理解它。（热烈鼓掌）腐化问题是一个党的组织问题！英国人还没有坚强的党组织，所以那里出现了个别领导人受敌人贿赂而腐化的情况。在我们这里，这样的议员立刻成了一个死人，声誉扫地，被开除出党。（热烈鼓掌）在委员会内只有一点还存在分歧，即同资产阶级政党妥协的问题。我们德国人反对任何妥协。我们本想在决议案的有 关章

句加上排除和资产阶级政党结盟的极尖锐的措辞，但在委员会内有人主张说个别国家的党还年轻，那里的情况有时是不能拒绝妥协的。由于我们不认为有权给那些有可能实行妥协的国家里的同志们制定他们的策略，所以只同意在不损害党的独立自主和原则的纯洁性的条件下实行妥协。在德国，任何妥协都是不可能的。

（鼓掌）要是在这个问题上所有国家都和德国那样意见一致，大会就根本不需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不是原则性的；一旦自由革命的空谈销声匿迹，这一点就很清楚了。社会民主党必须从空谈中解脱出来！（热烈鼓掌）正是空谈产生了各种丑闻。对于从鏖战中出来的浑身沾满血汗的朋友应该有兄弟般的感情，而不应该窥视他们有什么弱点！当然，无所事事的人也是不会犯错误的。（暴风雨般的鼓掌）在激烈的斗争中容易向左或向右偏离路线一些。但是路线必须正确。德国运动的路线是明确的，是肯定的，现在的这条路线是由整个国际工人阶级的这项决议案建议的。请你们一致通过这项决议案。（暴风雨般的掌声）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苏黎世代表大会
（1893年8月6—12日）记录》，苏黎世
1894年德文版，第44—45页。戴世峰译）

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的决议

（8月12日）

I

鉴于政治行动仅仅是无产阶级取得经济解放的一种手段，
代表大会援引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阶级斗争的各项决议声

明如下：

1. 为了反对剥削制度把各国工人在全国范围内和世界范围内组织到工会和其他组织中去乃是绝对必要的。

2. 不论是为了宣传鼓动和公开阐明社会主义原则，还是为了争取迫切需要的改革，政治行动都是必要的。

因此，代表大会建议各国工人以斗争赢得政治权利并行使政治权利，并利用这种权利在一切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中实现工人的各种要求并且取得政权，并把这种政权从资本统治的手段变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手段。以斗争赢得并行使政治权利证明是必不可少的。

3. 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形式和方式应让各民族根据本国的特殊情况自行选择。但是代表大会认为，在这些斗争中必须把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目标——从经济、政治和精神上全面改造现今社会——列于首位。在任何情况下，政治行动都不能成为有损于我们的原则或我们的独立自主的种种妥协和结盟的借口。

II

鉴于在现今社会中，代表机构不能真实地反映其所代表的人们的意见和要求，又鉴于几乎大多数国家都采用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选举制度。这种制度只会加剧人民意志及其代表表决之间的矛盾，为了充分实现人民的主权，代表大会声明：除了代表制之外，赞成实行法律提议权和法律批准权（主动权和公决权），实行比例选举制。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苏黎世代表大会
（1893年8月6—12日）记录》，苏黎世
1894年德文版，第40—41页。戴世峰译）

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

(8月12日)

大会拥护土地公有制的原则。

大会认为把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组织在一起，让他们加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战斗行列乃是各国社会民主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大会决定，各民族应向下届大会提交一份关于本国农村宣传鼓动工作进展和农业情况的报告。报告中应特别交代清楚：社会主义者认为在宣传鼓动工作中什么态度、手段和方法最适合于本国情况、无产阶级、小业主、佃户等。

由于土地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还由于迄今为止的各届大会尚未充分讨论过土地问题，大会决定把土地问题列为下届大会的首项议程。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苏黎世代表大会
(1893年8月6—12日)记录》，苏黎世
1894年德文版，第48页。戴世峰译)

关于“社会民主党国际组织”的决议

(8月12日)

鉴于：

在国际范围内以一个共同的名称组织起来乃是全体社会民主党人的愿望，但目前各国反动法律对结社自由的限制却有碍于这个愿望的实现。

大会认为，一切承认阶级斗争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必要性，并遵守历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组织、协会和党派，均可成为革命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成员。

大会紧急请求全体党员、全体工人组织成员——无论是工会组织还是政治组织的成员，为废除一切限制结社权的法律作持久的努力。

大会希望，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在阐述经济革命必要性的第一部分，各国的成文最好一致，论述应用手段的第二部分，则应符合各国的经济和政治条件。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苏黎世代表大会（1893年8月6—12日）记录》，苏黎世1894年德文版，第54页。戴世峰译）

（四）伦敦代表大会

（1896年7月27日—8月1日）

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

（7月30日）

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剥削给土地耕种者乃至给整个社会带来日益严重的弊端，只有在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一样转变为公有制的社会中才能被彻底、完全地消灭；到那时，社会为了共同利益将最合理地实行这种公有制。

但是，各国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和农业人口的阶级划分千差万别，因此在实现这个方法和在对此有兴趣的农村各阶级方面不可能提出一项能对各国工人党都具有约束力的章程。

然而，与之相反，在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中，组织农村无产阶级，却是每个工人党首位的、最重要的农业政策任务。

从这些原则出发，代表大会让各民族自己决定为达到共同目的的、最能符合自己国情的策略和手段。

大会声明，希望在工人党已经成立或正要成立土地问题研究委员会的国家中，这些委员会通过介绍或交流资料等方式在工作中互相支援。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和工会伦敦代表大会(1896年7月27日—8月1日)记录》，柏林1896年德文版，第13—14页。戴世峰译)

倍倍尔关于政治行动问题的发言

(7月30日)

倍倍尔(受到暴风雨般掌声欢迎)：在饶勒斯精采的讲述之后他再来详细谈论政治斗争和参加选举的必要性是徒劳无益的。他报名发言不是为此目的，鉴于德国党在最近二十五年来 的经验，他发言是为了反对赫内森的提案。他可以毫不自负地断言，没有一个政党像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从她出现在战斗岗位之日起就始终不渝地和坚定不移地战斗着。二十五年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就获得了选举权，当时并不是由于本身的努力，而是由于德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当时在德国没有谁出来反对参加竞选。正是由于参加了政治行动，尤其是参加了政治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才从一小群被鄙视、被诽谤者发展成为帝国各政党中最强大的一个党。她有175万张选票！这个成就简直使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目瞪口呆。在德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为了工人阶级所取得的一切，都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由于她的政治活动、她的政治影响而

取得的。因此，德国工人阶级对于放弃选举的要求是不理解的，他们的口号是：选得更多！次数愈多愈好！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究竟为什么要把立法期从三年延长到五年？是出于爱惜工人吗？不是的，是出于害怕工人，是出于对选举的宣传鼓动工作带来的激情和启蒙的畏惧。资产阶级政党就想尽可能地少举行竞选。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再没有比无政府主义者采取对选举权丝毫不感兴趣的策略能帮更大的忙！这样的话，他们将拥抱我们，赞扬我们，工人们还从未受过这样的赞扬呢！因此说，不要放弃选举权，而要扩大选举权，这就是我们的要求。还可再举例说明，如果我们执行无政府主义者的弃权政策，那么我们将是为谁的企图和目的服务呢？在萨克森我们掌握了全部选民的多数，由于害怕社会民主党，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剥夺了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权。敌人是这样来判断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价值——难道我们应该放弃吗？这将是最大的政治错误。

现在还要对英国朋友说几句话。赫内森的提案德国工人是不可能接受的。倍倍尔说，较长时间以来德国工人遗憾地看到一大部分英国工人还是过分追随资产阶级政党。他要求他们组织起来，独立自主地进行斗争；你们只要愿意，在英国你们就会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走在你们大陆兄弟的前面，社会主义的旗帜就会胜利。（英国代表为之欢呼）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和工会伦敦代表大会（1896年7月27日—8月1日）记录》，柏林1896年德文版，第19—20页。戴世峰译）

蔡特金关于教育问题的发言

（7月31日）

委员会在最后一刻达成一致意见，删去关于助学金的章句。

因此，德文译文还保留了凯尔·哈第所希望的内容。在那些有些民主组织的国家里，助学金确不像反动国家那样带有侮辱性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反对，因为工人阶级有受教育的权利。我们也没有走得像凯尔·哈第那样远，我们只想根据我们的纲领承认对有才能的孩子们应尽的这项义务。今天，穷人的孩子即使有才能，也因父母贫穷而遭排斥。这种贫穷就如佩戴燃烧着的剑的天使一样站在教育的天堂门口，阻止穷人的孩子进去，只因为他们在选择父母时不够谨慎。只要社会不承担对受教育者的全部赡养义务，这方面的各种企图都是一场空。如果凯尔·哈第认为，进行高等教育能克服军国主义，那么她（指蔡特金——译注）却要指出这样的事实：今天，受教育者正好是军国主义的追随者；目前，教育恰恰还是反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武器。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和工会伦敦代表大会（1896年7月27日—8月1日）记录》，柏林1896年德文版，第22页。戴世峰译）

关于反对战争的决议

（7月31日）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战争的主要原因不是宗教或民族的对立，而是各国有产阶级的经济对立。正如有产阶级在劳动战场上不断牺牲工人的生命和健康那样，他们为了夺取新的销售市场以攫取更多利润，他们不惜迫使工人去流血。

所以，各国劳动阶级的任务是，象反对有产阶级对他们采取的其他暴行一样去反对战争暴行。

为了这个目的，劳动阶级必须夺取政权，以便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必须剥夺做为资本家阶级工具的各国政府用以

维持现状的手段。

现代军国主义在和平时期就吸尽了人民的血汗，把负担主要转嫁在劳动阶级头上；它不仅增加了各国间战争冲突的危险，而且根据统治阶级的愿望，它同时也会成为更加血腥地镇压各国工人阶级的一个工具。因此，与向资本家阶级的人道主义感情发出的其他呼吁一样，“放下武器！”这句口号也没有得到响应。

只有工人阶级才有意志和力量来实现世界和平。

因此，工人阶级要求：

1. 在各国同时废除常备军，建立人民武装。
2. 设立一个国际仲裁法庭，它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
3. 如果各国政府不接受仲裁法庭的决定，则直接由人民对战争或和平作最后的决定。

工人阶级反对各国间缔结秘密条约。

但是，同其他任何严肃的对工人阶级有利的要求一样，这些要求只有在工人阶级取得对立法的规定性影响时，在它通过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在各国人民之间真正建立兄弟般的情谊时，才得以实现。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
(1912年11月24—25日)记录》，柏林1912
年德文版，第46—47页。霍勇译，戴世峰
校)

三，第二国际后期

(五) 巴黎代表大会

(1900年9月23—27日)

(六) 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

(1904年8月14—20日)

在“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原则” 委员会会议上的部分发言

考茨基（8月16日）

把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关于策略的决议上升为国际社会主义总准则的提案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来的。但是，如果别国想把它上升为国际社会主义总准则，我们只会高兴地表示欢迎。只要它的措辞不比原来文本更激烈，我们是会赞同它的。这种措辞激烈不是故意的，是由翻译错误所致。有翻译错误的决议说：我们拒绝接受（accepter）参与政权，而原文只是说拒绝作这种努力（rechercher）。饶勒斯已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这里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提出提案的人们准备接受德语文本的准确译文。

不过，饶勒斯认为，两种文本事实上没有区别，因为，如果我准备接受一种职务，我也必须有胆量去努力争取它。他说，因此

德语文本只是比法语译文胆怯些。但是他错了。有关章句是以签有我的名字的巴黎决议为基础的。巴黎决议明确地声明，社会主义者只有在被迫的情况下才许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我曾见过这样的情况，例如1870年9月4日之后在法国产生过这种情况，当时要求社会主义方面有一名社会主义者——布朗基或德勒克吕泽——参加旨在组织保卫祖国的政府。但是决议明确地说：这样接受职务是社会民主党的一种牺牲，也是有时不可避免的、从不追求的困境和危险的根源。所以，谋求和接受之间的区别不是外表的区别，而是一种基本区别。

但是在阿姆斯特丹我们要决定的问题不同于在巴黎；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是否都不允许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而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自由选择的策略，我们的奋斗目标应采取什么方式。我们在这里无条件地声明，不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参加资产阶级政府。

不过，现在这里声明，这类规则不作国际的统一规定，策略纯粹是各国的事宜，外界不得干涉。但是现在提出这项原则的那些人，当他们在巴黎毫不犹豫地投票赞成我所提出的决议时——这项决议和德累斯顿决议提出了相同的策略规则——他们自己已经违反了这种原则。饶勒斯认为，国际代表大会也应有权决定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但是必须区别策略的原则和它的应用。例如，这也适用于战争情况。如果从彼得堡来指示克鲁泡特金，他应怎样调整他的策略，那无疑是很愚蠢的，但是，这也无碍于一定的策略规则，例如关于应用骑兵的策略规则，对于现代化军队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参加立法机构的选举也同样如此。社会民主党在其力量和选举权所允许的地方参加所有这一类选举，已成了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总规则。但是，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如何应用这个规则，却不是一个国际代表大会的事情。

但是，饶勒斯也提出了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的问题，为了

证明策略是可变的，因此规定总准则是何等困难。应用策略原则的方式是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所以策略原则本身却是可以保持不变的。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问题，并不是要取消我们迄今的策略原则的问题，这纯粹是一道算术题，看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在三级选举制中获得议席。德累斯顿决议的策略原则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仍然具有相同的效力。多年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些原则，我们把它看作是我们的原则有内在力量的保证。这些原则不仅适合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情况，而且同样也适合于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引导那里的社会民主党和我们一样走向胜利。

不过，饶勒斯并没有把这些原则看作为激励自己的东西，而只是把它看作为障碍物，阻碍他根据法国的特点联合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反对反动派并卓有成效地工作。但是，我们的德累斯顿决议并没有妨碍德国社会民主党以这种方式进行工作。《共产党宣言》早就声明，只要激进的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人就支持它。只要我们有能力，我们在德国就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反动派，例如，在决选投票时就是那样。但是，我们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它自己也反动的地方，我们不支持它。饶勒斯和他的朋友们，还有如象加里费和鲁弗埃那种人甚至连意大利国王都属于需要支持的革命的资产阶级。当自由资产阶级和俄国专制政体相结合时，他们才支持它。今天残虐的基施涅夫仍在台上，我们至少还得感谢饶勒斯和他的朋友们所支持的政府呐！（鼓掌和骚动）

若要证明我们的决议案是障碍物，它只能是上面所说的防止出轨的手段。但是一旦当它在这方面被证明是实际有效的，依我看，这就有很大的益处，至少不是对饶勒斯本人，它可阻止饶勒斯执行使他背离我们的政策。一旦当德累斯顿决议在国际上生效，它就为法国社会主义的两个派别的联合创造了条件，并且由

此而成为促进和鼓舞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有力工具。因此我请你们通过我们的决议。（鼓掌）

倍倍尔（8月17日）

饶勒斯同志在他的演说中特别热情地对我们德国人说了一些话，使我有这样的感觉，好像他想让我们对把德累斯顿决议提交大会讨论承担责任。因此我断定，无论是德累斯顿决议的起草者还是后来在德累斯顿同意它的人们，我们谁也不会预料到，这项决议案还会再次提交给一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进行审议。但是，在这件事没有征求过我们的同意而发生之后，不言而喻，我们仍声明赞成通过这项决议。

饶勒斯在演说开始时怀疑代表大会是否有权通过一项这样的决议去干涉各党的策略。我们的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下面还有比对职权的怀疑有更多的顾虑，即人们对在一项对于各国具有权威的决议中规定各国海关和商务政策的企图有顾虑。因为这里考虑到各民族间的重大经济利益是如此地对立，它们应当怎样一视同仁，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在一次国际代表大会上对讨论这个问题提出责难，比策略问题合适得多。饶勒斯把德累斯顿决议说成是一项只适合于德国情况的决议，这是错误的。在德累斯顿决议中被谴责为给我党生活带来灾难的社会民主党内的潮流，不仅是德国的，而且带有国际性；这种思潮不仅存在于德国，不仅存在于以饶勒斯为代表的法国，而且在意大利表现得也很充分，还有在奥地利，（维克多·阿德勒博士：噢，不对！）在比利时。荷兰本来也有这种病，只不过由于去年的事件——由于大规模的总罢工——这个病被医治了。（特鲁尔斯特拉：我们没有病！）但是你们有得病的危险。（笑声）此外，尽管国家政体不同，国家性质和社会性质却到处一样：是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两者都是以阶级统治为基础，都是以用国家政权维持这种阶级统治为目的的。我们谁也没有想如饶勒斯理解决议内容那

样给大家灌输一样的思想。谁这样做，他就是有精神病。决议的目的仅在于在国家的阶级性给定的范围内规定不同国家内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所以不排除有意见分歧。一个党内有意见分歧也不是什么不幸；在我们德国，这种意见分歧从未停止过，而且今后还会继续存在，因为不同气质和观点在各种情况下都会产生意见分歧。但是每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和团结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当我们不仅有相同的原则基础，而且在总政策的一切问题上有着相同的策略基础，这种统一和团结才有可能。对于一个国家的党来说，没有比分裂更大的不幸。谁也没有比我们德国人在1875年对此有更大的体会。所以我说：党处于分裂状态，国家多痛苦呀！

有人说，德累斯顿决议是咒语，它意味着放逐和开除；两者都不是，德国发生的事件是最好的证明。谁也没遭放逐，谁也没被开除。这项决议在德累斯顿党代会上以288票对11票获得通过。就是在这11张反对票中，由于这里所列举的理由而拒绝决议的，勉强强只有两个人。这项决议仅仅是对那些把党看成为并谴责为灾难性的那些代表人物的训诫。但是如果认为决议的个别词句会引起不满，我们则同意作些修改。例如你，亲爱的维克多，不愿说谴责（condamner），而说驳斥或反对，对我们来说也无所谓。盖得—瓦扬决议中的翻译错误，也必须参照德语文本加以订正，我说，提案提出者也是同意这样做的。

我们认为，我们在德国迄今所采取的对待资产阶级政党和政府的策略，在法国和别的国家也能够而且必须被采取。我们并不要求为了工人阶级利益而拒绝任何必要的让步，不管是从哪方面来的让步。我们始终接受我们认为确实是好的东西，不管是政府还是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所提供的。但是对此我们并不会说：多谢，而这也无碍于在一旦出现我们认为是腐败或灾难性的行动或企图时我们立即坚决而无情地反对政府或者这些党。我们时时都保持着我们的完全自由和独立自主。牢记这样的事实：我们面

临着一个以阶级统治为基础的国家。但是饶勒斯同志在法国所代表的那个党，和政府结成了正式联盟，和背后有政府撑腰的、互相结盟的资产阶级政党结成了正式联盟。这种情况就使这些同志忽视了为工人阶级利益他们本应做的许多事情，而容忍了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必须坚决反对的许多事情。这样的态度就引起了自己队伍中的思想的混乱和看法的模糊。坚强分子情绪低落，他们从这样的一种策略中看到无产阶级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其后果是使无政府主义得利，把精华力量赶到无政府主义的队伍中去，与之相反，大批可疑的资产阶级分子混入党内。我总是怀疑我的朋友阿德勒，心灵深处他是一个乔装打扮的修正主义分子（维·阿德勒博士：啊呀！）但是他昨天阐述的关于饶勒斯策略的风险和所表示的顾虑，都是很好的，我对此表示完全的支持。

饶勒斯的策略不是把资产阶级政党推向左边，而是把社会主义者逼向右边。（很对！）法国发生的事件提供了大量的例子。米勒兰是以社会主义者身分进入内阁的。但是，当1900年在巴黎举行世界展览会时，他不仅接待了沙皇，而且还接受了一枚俄国勋章；但是当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开会时，他自己根本就没露面，更不用说让他说一句欢迎的话了。但是当代表大会的代表为了表示感谢和敬意来到巴黎公墓的被杀害的公社社员墙时，米勒兰所参加的那个政府却派遣了地下的资产阶级三位一体的代表：步兵、骑兵和炮兵，让警察驱散了代表。当时辛格尔还没有讲几分钟话。这是一场闻所未闻的丑剧。（热烈鼓掌）1889年反动透顶的迪皮伊上台时，甚至也没有发生过这类事件。当时我们可以不受干扰地做1900年激进的瓦尔德克—卢梭—米勒兰内阁时期所不可能做的事。要是米勒兰有那么一点儿自尊心的话，他当时一定会立即告退的。在德国，像这样的部长，他会毫不犹豫地退党的。

饶勒斯说，法国是一个共和国，而德国是一个反动统治的君主国，所以德累斯顿决议不适用于法国。确实，我们是君主国，

我们受的是最反动的统治。不对，亲爱的饶勒斯！我们为共和国而羡慕你们，更为你们的全部代表机构所拥有的普选权而羡慕你们。但是，当前几年法国发生大罢工时，你们的共和国并没有阻止警察和军队被大批调集起来对付罢工者。这就是说，共和国政府在所有这种情况下都是反对工人的，都是庇护资产阶级的。这是很自然的。共和国也是一个阶级国家，只是它胜君主国一筹，因为在共和国里阶级斗争的发生更为公开。我们的警察和司法部门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工人的紧急暴力行动，但是，自从1889年矿工大罢工以来没有像法国每次大罢工时那样动用过军队来对付罢工者。不仅仅在法国是这种情况，在共和国的瑞士和大洋彼岸的伟大共和国——美国也都是这种情况。莫尔同志曾告诉我们，在瑞士每当发生较大罢工时是怎样调国民军，甚至于动用农村地区的国民军来对付产业工人的。我还可以补充一些内容。但我不想谈了。在瑞士，我们的一些部长在这些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呢，我们也听说了。我想，对此我们已经厌烦了，再也不要求更多地积累这方面的经验了，而莫尔同志却认为有必要更多地积累经验。在美国又怎么样呢？对此我们只要回忆一下不久前在科罗拉多、宾夕法尼亚、匹兹堡等地发生的闻所未闻的事件就够了。没有任何一个君主政体的检察官会比这个更残忍地对待工人的。君主政体和共和国之间的不同态度是怎么引起的呢？君主政体有时好坏还要维护自己的一点威信；就像在俾斯麦统治时期一样，君主政体有时还需要工人去反对资产阶级，它还得作出超政党的假象，就象人们在德国搞了所谓的社会立法，企图作出这种假象。但是我们从未被这种所谓的社会立法蒙蔽过。与之相反，共和国的政府是统治阶级毫不掩饰的代表，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是这个政府的任务。因此，把一个或几个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看作为走向社会主义，也是一个很大的骗局。我们的敌人知道得很清楚，不是资产阶级成了社会主义者的朋友，而却是一部分社会主义者

成了资产阶级的朋友，社会主义者的代表被迫为资产阶级政府的一切行动承担责任。

英国是这方面最典型的国家。每当英国工人企图成为一股政治力量时，英国政府总是立即迎合他们；它不仅向他们作各种让步，并且还接收这个或那个代表进入政府，当副国务大臣，用这种方式使工人运动成为反动派运动而遭瘫痪。英国的国务活动家比英国工人更理解现存的阶级对立。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迪斯累里^①的长篇小说《塞比尔》就说明了这一点。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工业国家中的两个对立的民族。迄今在英国尚无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就主要归咎于这个策略。这种情况难道还要继续下去吗？

饶勒斯还谈到了他们在法国进行的反对教会权势的斗争，认为，通过了德累斯顿决议就会使这场斗争无法开展。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尊敬的饶勒斯同志，在你们反对教会权势的斗争中，德累斯顿决议可丝毫也没妨碍你们。你们也随时可以按照德累斯顿决议和资产阶级政党进行合作以达到一定的文化进步；该决议所否认的是出卖或放弃我们的阶级要求而与资产阶级政党结成长期联盟。在这场反对教会权势的斗争中，我们同情你们，赞成你们的斗争，即使我们也许不总是赞成你们所应用的手段，但是对此我在这儿不准备谈什么。请你们不要被你们的盟友欺骗；他们会走得该走的那么远吗？对此我有很大的怀疑。资产阶级也不会象放弃亲爱的上帝那样放弃自己的盟友。我们要继续观察法国的税务制，和法国的税务制相比，容克地主的普鲁士的税务制似乎是很理想的。没有一个税务制比法国的税务制更不合理、使劳动

^① 迪斯累里（1804——1881年），英国国务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英国财政大臣和首相。
——译者注

阶级负担更重的了。我们决不会支持一个维护这种税务制的政府。

因此，我们的立场必须是：投票赞成一切有益于工人阶级的原则，坚决反对一切有损于工人阶级的原则，维护我们行动的完全自由和独立自主。

德累斯顿决议并不比饶勒斯及其朋友们1900年投票赞成的考茨基决议更严重地侵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独立自主。但是经验证明，1900年的这项决议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向前迈进了一步。确实，人们也不可能永远地为一切问题规定策略，因为情况是变化的，策略也是变化的。这一点李卜克内西曾很明确地说过，他说：如果必要，我在24小时内变换24次策略。但是，策略永远也不能和我们的原则相矛盾。只要我们和一个阶级国家打交道，策略的基本路线也是不变的，所提议的决议并没有更多的要求。

法国同志们，请你们注意，我们也得为你们的错误而受到惩罚，同样，你们也得为我们的错误而受到惩罚。因此我们要尽可能相互保护，免犯这类错误。不论我们在各种情况下如何调整我们的策略，有一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阶级对立总是存在于资产阶级世界中，并且不断地尖锐。所以，总是这一边为一方，那一边为另一方，一方是资产阶级，另一方则是无产阶级！调和是不可能的！要战斗到底！（暴风雨般鼓掌）

卢森堡（8月17日）

这次会上没有任何人发言是为饶勒斯的立场辩护的。这两天，饶勒斯受到了一致的谴责，尽管人们本来不想谴责他。这就是这三天的历史意义。饶勒斯警告说，不要提出人们所不能遵循的总准则。什么时候开始饶勒斯变得这么认真了？他和他的朋友曾再三违反代表大会的决议。除了为实际策略提出原则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我们的代表大会，我们的国际团结还有什么意义？饶勒斯把阶级斗争，把国际团结变

成一句空话。列诺得尔只不过是饶勒斯的挡箭牌。如果一个社会主义者的部长在资产阶级政府中不能执行自己的原则，那就是践踏自己的荣誉；如果一个革命者在一个温和的政府中不得不背弃自己的原则，那他就要丧失荣誉。我不要列诺得尔式的团结。分裂是值得感到遗憾的，但是它已经出现了。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革命了，即认识这个问题并把它公诸于世。十全十美的决议还没有搞出来。德累斯顿决议不是一纸空文，而是历史事实，是一种象征。请你们通过它吧，这样你们就为社会主义事业尽了很大的力！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904年8月14—20日）记录》，柏林1904年德文版，第60—61、65—69、73页。戴世峰译）

大会讨论“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原则”问题的部分发言

王德威尔得的报告（8月19日）

作为报告人，我今天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作为少数派的支持者，我受多数派的委托，当他们的传声筒。在德国，修正主义者和激进派之间进行的老的争论，已经在德累斯顿以218票对11票的绝对多数通过的决议案中作出了裁决。决议案确认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批判了修正主义的企图。尽管这个决议案完全是从德国的情况出发而产生的，但是法国社会民主工人党却通过了自己的里尔代表大会决议，要求把德累斯顿决议案扩大到国际社会主义的范围。委员会以27票赞成、3票反对和10票弃权通过了法国社会民主党的这项提案。但是，这个结果并不说明委员会内意见是一致的。我宁可在这里对一系列未被通过的决议案“致悼

词”。瑞士代表忠于自己的历史、忠于他们国家的地位，在委员会中采取了**国际中立的立场**。但是多数派认为，在提出问题之后，国际代表大会必须向全世界重申国际社会主义的原则。

德莱昂和**库巴诺维克**分别代表美国工人党和俄国革命党提出了德累斯顿决议案的另一文本，但是这样做被认为是没有必要的。最后荷兰人提出了一个决议案——他们用知识和高度的智慧为自己的决议案辩护，这次大会就证明了他们的组织才能。（热烈地表示赞同）——这项决议和实际工作的价值相等，也和最终目的的宣传的价值相等，但是当人们向他们提出异议，说他们为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可原谅的行为辩解时，用片山潜同志的话来说，他们就剖腹自杀了。（全场大笑）

这样，只剩下一个右和一个左，即**德累斯顿决议**和**阿德勒-王德威尔得决议**。两者都强调在进行目前的斗争时牢记最终目的的必要性，都鄙弃阶级合作的各种理论。任何党都不应该因为必要的改革而忘记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不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社会，而是为了使无产阶级强大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

到这里，一切意见都一致了。但是，在德累斯顿决议中批判了一些倾向，也表现出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与之相反，阿德勒-王德威尔得决议案只确定了这些原则，满足于一些积极的东西。现在，英国代表团再次把这项决议案提交你们决定。在委员会中，这项决议案以24票对16票被否决了。委员会中这项决议案的支持者提出，在有分裂活动的国家里，德累斯顿决议案被恶意歪曲，可能会导致谴责、开除和流放，根据考茨基的巴黎决议，它是自相矛盾的。它还会给没有分裂的国家带来不睦之因。最后，它提出了一些规则，恐怕这些规则是不会被遵循的。此外，决议案还批判了修正主义的企图，这完全是德国的特有概念。

与此相反，德累斯顿的支持者并不否认，它是带有德国商标的，它的文本不是很理想的。但是，它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绝无

危险性。从前，国际代表大会就应号召国际团结，现在，世界三大洲只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有自治的民族派别，代表大会有权利和义务，在国际纪律中提出明确的、强制性的决议案。应该向走在歧途上的人们大喝一声：不行！

现在我有一个很棘手的任务，即把委员会内三天来关于精神和思想的极好的斗争向你们作一个即便是很简单的介绍。这场斗争毫无个人狭隘争吵的痕迹，始终是原则高度的辩论。（好啊！）在饶勒斯作了一个很好的演说之后，我们还听取了社会主义世界许多领导人物的讲话。他们——也许有一个例外——从强硬派到温和派都承认，法国社会主义者有义务进行反对反动派、反对最危险的教会权势的斗争，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都认为，在这场斗争中有时不够重视只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的特殊任务，所以倍倍尔说：“你们想维持共和国，我们和你们的愿望一样。你们想反对教会，我们至少是赞同这个目的的。你们要维护和平，我们竭尽全力争取和平。但是，你们和我们之间有根本的区别：如果我们和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发生关系，那么我们明天就和我们今天的盟友分手，并且反对我们的永久敌人。（热烈鼓掌）这样的一种团结和亲近以及个人的或秘密的参政，在我们这儿是不可能的。人们可以问问自己，是否有一个这样的独立的社会主义政党，这样的社会主义政党是否完全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混为一体了。（很好！）我们必须用另一种政策去对付资产阶级的结盟政策，即用社会主义结盟的政策，在资产阶级世界面前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联盟，全国范围和国际上的大团结，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大团结。”（暴风雨般鼓掌）

如果你们听听饶勒斯的回答，你们就会听到狮子在吼叫——你们知道，狮子根本不会吼叫（暴风雨般鼓掌）：“你们问，在色当战役失败后的那天，在和加里费结盟后的那天，在我们投票支持军事和殖民地预算之后，法国无产阶级说了些什么。我要告

诉你们。我已经回答过你们：我们拯救了共和国，拯救了自由，在反对教会的斗争中我们向精神解放迈进了一大步，我们以斗争为无产阶级争取了10小时工作日和许多项劳工保护法。所以，我要告诉你们，无产阶级向我们表示了信赖，我们正在从胜利奔向胜利，而我们的敌人却接二连三屡遭失败。”（很对！）这时候，盖得站了起来。这是一场激烈的斗争，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斗争，不是的，是两种思想和两个政党之间的激烈斗争。你们拯救了共和国！共和国并没有受到争权夺利的将军们的威胁，要不然你们是无谓保护它的。你们曾反对了教团，但是联合教会的成员还照旧那么多，教会学校还继续存在。如果你们把国家和教会分开，也许教会只会更强大。在社会改革中，你们甚至连极端反动的冯·俾斯麦先生统治下的半专制主义的德国都没赶上。你们想首先实现共和国，然后再进行反对教会的斗争，最后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化。但是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我们认为，只有从经济上解放工人才能有效地实现一切资产阶级自由和精神自由。

接着，特鲁尔斯特拉，费利和列诺得尔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难道这两种倾向是不相容的吗？委员会一致要求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保持统一。但是我们希望，你们——饶勒斯和盖得，把大会决议的一致意见贯彻到实践中去。（鼓掌）的确，你们之间的矛盾没有普列汉诺夫和片山潜之间的矛盾大，日俄两国人民目前正在兄弟斗争中互相残杀。你们之间的矛盾也没有在同一个党内的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之间的矛盾大。但是，他们和我们都没有感到自己是无产阶级独裁者，而感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公仆，在争吵时我们服从于决议，并且最好地贯彻执行了决议。请同志们想一想，对于马克思的不朽的名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这么一句相应的话：“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热烈欢呼表示赞同）饶勒斯和盖得，像我们在会议的第一天所看到的榜样那样，兄弟般地紧握双手吧！这样，阿姆斯特丹就发展和巩固

了伟大的“国际”，发展和巩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事业。
(经久不断地鼓掌)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
(1904年8月14—20日)记录》，柏林1904年
德文版，第33—35页。戴世峰译)

倍倍尔的发言(8月19日)

(大会以经久不息的欢呼和掌声热烈欢迎倍倍尔。他用手势示意，请大家停止鼓掌。)党员同志们!我们的饶勒斯同志今天的演说势必又会引起完全错误的印象、好像是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挑起这场争论的。为了尊重历史事实，我断言，无论在德累斯顿会议之前还是之后，我们从未想到这一点。相反，却有一部分法国同志认为，我们的德累斯顿决议案基本上适合成为议会执政的所有国家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言而喻，我们坚决维护我们自己的决议案，尤其是因为在德国促使我们通过这项决议案的原因，也存在于许多国家，还因为自从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以来的事实表明，尽管一致通过了考茨基的决议案，具有德累斯顿决议案特征的做法还在继续，在有些国家中甚至具体化了。因此，对这种思潮作一裁决现在是双倍的需要。

听了饶勒斯的话，人们总是只能这样问自己：这样一个决议案在委员会内怎么会有多数人支持?他把这项决议案说得使人感到投票赞成它的人准是一个白痴。他把它描写成是要取消一切自由，取消一切独立思考，好像它是压制少数派的，一句话，似乎它是最大的精神恐怖主义，而社会民主党是犯有这种精神恐怖主义的。但是，他在这里完全忽视了这种事实：在我们中间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了解决议案的全文，但却要同意阿德勒-王德威尔得的修正案，这些人的意见没有什么改变，而我们的决议案的本来意义和内容要继续保留。正是出于这个观点，饶勒斯对决议

案内容和意义的整个抨击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断言，虽然阿德勒-王德威尔得决议案和我们的一样批判他的政策，饶勒斯在委员会中还是投票赞成他们的决议案，那么，他的抨击更是站不住脚的。（听他讲！请听吧！）但是，为什么要这么激烈地谴责呢？人们对德累斯顿决议案再三提出异议，说什么这项决议案纯粹是为了德国的情况而制订的，德国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是的，德国不仅是一个君主政体的国家，由近二十个君主国所组成，然而对于一个君主政体的国家来说，近二十个君主国也实在是太多了。（全场大笑，很好！）德国情况的确很特殊。德国还是一个封建主义占优势的、警察统治的国家，也许是除了俄国和土耳其之外是统治最反动的欧洲国家。我们天天与这种可悲的情况周旋，亲身体验到这种情况的后果，这一切我们知道得最清楚。外国人把我们的情况无论描述得如何糟糕，我们总是比他们更了解自己的情况。但是，这项决议案不仅适合于我们在德国国会和各邦议会的策略，而且也适合在别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中作为策略来运用。

我在委员会里所作的关于共和国和君主政体的报告，由于缺乏直接的报导，有些部分被资产阶级报刊故意歪曲得难以置信。因此，我重复，我们显然是共和国主义者，是社会主义的共和主义者。（同意！）说我们是反君主政体者，是共和主义者，这从来就是君主俾斯麦、现在的普罗伯爵^①以及几乎是整个德国新闻界对我们最严重的非难之一。因此，我们不热衷于资产阶级共和国。无论我们为了你们的共和国如何地羡慕你们法国人，也无论我们怎样希望自己也有一个共和国，但是，为了共和国而让人家把自己打得头破血流，这我们可从未想到过。（暴风雨般鼓掌）但是，不论是君主政体，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两者均是阶

^① 普罗（1849—1929年），普鲁士德国政治家，1900年出任帝国首相兼普鲁士总理，代表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译者注

级国家，两者均是维持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政体，两者均是为了保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在这两种国家政体之下，立法都首先为了占有者阶级的利益，而工人的利益只有在不严重危害统治阶级利益的情况下才予以考虑。因此，一旦统治阶级面临失去政权的危险，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受到威胁。对于我们来说，共和国总是比君主政体强得多。但是，君主政体并不像你们说的那么坏，而共和国也没有像你们所说的那么好。（热烈鼓掌）例如说，我没见过欧洲有那个国家的整个税务立法有像法国那样有害于工人，在法国，三十五亿预算中约七千万遗产税为唯一的直接税收；而我们甚至于在容克地主的普鲁士还有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

饶勒斯把法国的铁路国有化说成是他们最主要的一项目标。亲爱的饶勒斯，你们现在努力争取的目标，我们早已达到了。

（笑声）但是，如果说现在要实现工人的要求，那么在共和国里结社集会权利往往不见得比在君主政体国家中来得危险。又例如，如果工人们通过罢工去争取较好的生活条件，那么，他们那儿会受到比大洋彼岸伟大的共和国里的工人更残忍、更卑鄙、更无耻的待遇。（鼓掌）不正是在小小的瑞士仅在今年夏天就调集了这么多国民军去对付罢工，而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如果每当工人们试图利用结社集会权时，国家政权都动用军事力量来保护企业主的利益，那么，这样的工人结社集会权还有什么价值？

我已经讲过，我们羡慕你们在法国有共和国，还为一切代表机构有普选权而羡慕你们；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如果我们有像你们那样自由而广泛的投票权，我们就会有完全不同于你们迄今的做法的另一种做法。（暴风雨般鼓掌）的确，如果在你们那里工人和企业主发生冲突，你们的激进的内阁也会诉诸于国家暴力，以闻所未闻的方式镇压工人。最近几年来，法国没有发生过一次不动用军事暴力对付工人大规模罢工的事件，无论是在瓦尔

德克—卢梭—米勒内阁时期，还是现在的贡贝内阁时期。其中两次发生在阿尔芒蒂埃尔，后来还在布勒斯特，在里尔，在鲁贝，在马赛，在马提尼克岛等地，昨天再次镇压诺曼底玻璃工人罢工。（热烈鼓掌）去年11月，巴黎警察无耻地以暴力闯入劳工交易所，打伤了70多名工人。（请听吧！请听吧！）但是，当党员同志瓦扬在议会提出质问，要求惩办警察局长时，一部分饶勒斯分子却投票反对有关的议程。（会场中发出愤怒的“呸呸！”声）和一部分资产阶级政党以及政府结盟就导致了这样的默许。尤其在今天，无论在什么地方，军队无非就是维护阶级统治的最主要工具！饶勒斯向我们德国人上了一堂关于我们应该怎么办的课。我们这样回答他：要是在德国有一个工人代表竟敢接受一项有利于政府而出卖无产阶级最重要利益的议程，那么，第二天他就会失去对他的委任，今后再也不会成为工人代表了。（暴风雨般鼓掌）对此，我们有严明的纪律。但是只有当和政府及重要的政党结成非常紧密的联盟，以至于害怕得罪他们而不敢无保留地代表自己的事业时，刚才所说的这种事件才可能发生。饶勒斯声称，德累斯顿决议案引起了我们自己队伍中的不安和怀疑，使党处于瘫痪。我不理解，一个像他那样聪敏而又熟知历史的人怎么竟会发表这样的见解。我们的意见分歧从来没有影响过我们的战斗力，国会和各邦议会选举中的成就就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对各邦议会选举只有最可怜的选举法。而且我们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成就。难道我们在我们的策略中拒绝过一次真正的改革措施吗？难道我们没有支持过显著的进步吗？我们这样做，恰恰是我们的策略。如果说我们在德国有了—点社会进步，这个进步除了我们还能归属于谁呢？（对呀！）我们甚至于可以利用我们的敌人俾斯麦的权威，去反对我们的朋友饶勒斯的攻击。（鼓掌）只有我们才迫使和鞭策我们的敌人进行改革，只有我们才是始终如一的促进派和鼓动家。而我们是如此的宽宏大量，我们接受

无论来自何方的让步；今天来自政府方面，明天来自自由派，后天来自那个努力争取工人选票的中央党^①。但是，我们从未忘掉敌我之间深不可测的鸿沟。如果统治阶级同意改革，则是不想危害自己；他们总是知道为什么，这方面他们比我们中间有些人聪敏。你们英国人，请你们听着，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欧洲政府比英国政府更懂得这一点。英国的资产阶级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聪敏的！（英国代表团：请听！请听！）为了阻挡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英国资产阶级总是过早作让步。（很对！）如果在英国下届大选中自由派获胜，资产阶级则毫无疑问会接收一个社会主义者，也许接收约翰·彭斯进入政府，（英国代表团热烈呼喊）根据情况也可能接收两名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接受社会主义，而是为了对工人们说：看吧，我们自愿接受了人家在大陆上拒绝你们的东西。（英国代表团热烈鼓掌）他们企图以此来获得工人的选票而防止社会主义。（英国代表团中发出暴风雨般鼓掌）

现在，根据他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联系，饶勒斯把一切功劳全据为己有！（笑声）如果说在最近几年中，在法国，共和国受到威胁——我假设这是事实——，那么你们和保卫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在一起拯救共和国是做得完全对的。我们也会这样做的。我们对你们反对教会权势的斗争也无所指责。如果在这场斗争中你们孤军作战，力量单薄，你们就联合自由派吧！我们也会这样做的。而在这场斗争之后，我们就和自由派又分道扬镳了。但在最近几年，饶勒斯及其朋友们也拯救过的世界和平究竟在欧洲的什么地方受到了威胁？（大笑）我们也是主张世界和平的。和我们

^① 中央党——德国资产阶级的教会政党，1870—71年成立，曾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支持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1933年解散。
——译者注

相反，你们却投票支持军事和海军预算，（饶勒斯主义者说：没有！）支持殖民地预算，（饶勒斯主义者说：没有！）支持间接税收，（你们不也这样吗？！）支持秘密基金，（饶勒斯主义者中间发出喧哗）并以此支持一切危害和平的事情。（热烈鼓掌）对于像你们现政府那样对待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府，我们也不会投批准预算的信任票。（热烈鼓掌）

如果我们在德国要达到真正的进步，在一定的情况下我们当然也会支持资产阶级政党的，但是我们拒绝和他们结成持久联盟。

饶勒斯认为，德累斯顿决议对德国也仅是临时有效。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很差的预言家。我简直不能想象我们不按照这个决议原则行动的情况。因此，我也没有听到过比认为德累斯顿决议案充斥着怀疑和不安更为荒谬的论断。而德累斯顿决议案正是针对那些想使我们对原来的久经考验的策略发生动摇的怀疑派和不安者。（鼓掌）我认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排挤任何人，这正证明我们的自信心。

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了300万张选票，饶勒斯还继续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上无权。在我们取得300万张选票的胜利之后，他究竟还要指望我们什么？难道我们应该动员这300万人，把他们开到皇宫前去，把皇帝拉下马？（大笑）在取得这次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意外的胜利之后不久我就说过：暂时不会有多大的变化。在我国，这300万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如果让我们有7、800万张选票，我们倒要继续看看！（热烈鼓掌）但是现在面临着资产阶级有大约800万张选票的多数，我们应怎样干，我不知道。

我们拥有参加投票人数的近三分之一的选票，但是只有五分之一的议席。因此我们还是少数派，但这却是一个使敌人感到畏惧的少数派。为了赢得更多的拥护者，我们将比现在更努力地工

作和斗争。如果别国的同志跟我们一样干，我们将感到高兴。

（鼓掌）今天，我们是一个强大的少数派，具有伟大的精神力量，这个少数派在各地斗争中忠于自己的职守。即使把用我们的选票所通过的法律草案和提案扔进政府的纸篓里，那也无损于我们。这样只会有利于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但是一旦这样的提案被通过，也无损于我们，因为这样我们就取得了成就。所以，无论我们的敌人怎么干，我们总是胜利！（笑声，鼓掌）

但是，饶勒斯说，在你们取得300万张选票的胜利之后，立即想出了取消国会选举权的主意。但是，饶勒斯同志，这不正证明我们的敌人害怕了吗？普选权的洪流包围了一个孤岛，水涨，而这个岛上的穷人面临着用数学方法预先计算出来的洪水淹没小岛的时刻，使之惊恐万状。但是一旦你们有了300万张选票，在法国将发生什么情况呢？你们的资产阶级将安静地观看，（饶勒斯主义者骚动和笑声）耐心地等待吧！

饶勒斯说：“你们是无权的，这是因为你们的普选权是恩赐的。你们没有革命的历史。”但是在你们法国怎么也会这样呢？1848年，工人和公民一起在革命中为共和国而战，在革命中赢得了普选权。但是无产阶级还要求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也就是说要求面包，并且给共和国带来了三个月的饥馑。但是后来进行了六月战斗，无产阶级被镇压了。正是可尊敬的共和国又一次废除了普选权。如果说你们后来又获得了普选权，并不是你们赢得了它，而是因为政变的领导人，拿破仑三世恢复了它，以求得农民的支持，巩固自己的政权。至于新的共和国，这又不是你们赢得的，而是你们通过你们的敌人俾斯麦取得了它，当时，俾斯麦在色当战役之后把拿破仑三世带到威廉斯霍厄。（很对！）这对你们来说不是什么耻辱，也没有什么害处！（哄堂大笑）要是德国在类似的情况下，在类似的国内矛盾的条件下也能变成共和国，这也不是我们的最大不幸。在德国，当俾斯麦允许有普选权时，

他得考虑考虑德国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革命传统，考虑考虑1848年和1849年革命的成果。没有普选权，他的北方邦和以后的德意志帝国都是不可能的。和拿破仑一样，俾斯麦当然希望借助于普选权持久地掌握群众，并以此控制可能持反对态度的资产阶级。但是，俾斯麦之所以不能这样，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功绩。（鼓掌）

米勒兰事件已经过去了，但是由此而产生的使法国社会民主党深受其害的灾难性争论却还在继续进行。饶勒斯在1898年“世界会议”上作过一次很好的发言，指出了这种思想的混乱。（请听吧！请听吧！）他说：“社会主义不能接受一部分政权，它必须取得全部政权。我们可以参加一些部分的改革，我们实际上是这样做的。但是，以彻底改革社会、用新的所有制和生活原则代替现行原则为目的的政党只能接受全部政权。如果它只有一部分政权，它就是一无所有；因为当今社会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原则会削弱它的影响。……新的社会理想不会实现，而会名声扫地，会出现使社会主义处于不能自拔的危机。”（饶勒斯：很对！——请听吧！请听吧！）饶勒斯同志，您对自己的发展所作的预见是多么先知先觉呀！（饶勒斯：什么？！——会场中发出笑声）您自己由于不断支持米勒兰而名誉扫地。这是您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步，这是您送给国际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礼物。（热烈地表示赞同）1900年，米勒兰不欢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召开，但是对欧洲最血腥的暴君沙皇却卑躬屈膝。当我们在巴黎公墓向被杀害的公社社员敬献花圈时，欢迎我们的是瓦尔德克—卢梭—米勒兰内阁的步兵、骑兵和炮兵。人们看到刑事巡警比代表多，为了破坏对巴黎公社社员的纪念，他们枉费了心机。这一事实在当时就足以把米勒兰永远搞臭。（欢呼鼓掌）从此之后我们看到，几乎在每次法国议会投票时饶勒斯分子分裂为两派，他们给世界所作的充分的表演，在德国只有最卑鄙的资本主义政党

——民族自由党才给我们作过这种表演。显而易见，在领导集团中这样的思想混乱势必会对党起迷惑作用，党就会失去威信，纪律松懈，而使群众失去对领袖的一切信赖。维克多·雨果曾经称资产阶级法国为“世界之光”。法国的资产阶级一度为世界资产阶级所承担过的使命，理应由法国社会民主党来为国际社会主义承担。可惜法国社会民主党向我们作了表演，这对其对立面倒有仿效的价值。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结束这种在世界面前我们也负有责任的可悲的表演，让法国社会主义终究也在国际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占有根据其精神和道义力量所应得的地位。因此，请你们投票赞成德累斯顿决议案！我不怕后果。相反，我期待着最好的结果。如果法国无产阶级不考虑代表大会的忠告，那么它势必就不是我坚定信念中的无产阶级。请你们尽可能一致地通过德累斯顿决议吧！（暴风雨般鼓掌。当倍倍尔早已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后，又一次响起经久不断的掌声）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904年8月14—20日）记录》，柏林1904年德文版，第39—44页。戴世峰译）

① 在“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原则”委员会上，就这项议程提出了很多议案，最后就三个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的结果，以27：3票的多数通过德累斯顿议案。大会于8月19日表决时，以25票赞成，5票反对，12票弃权通过了德国代表团提出的体现了190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策略决议精神的决议，即这个决议。

关于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原则的决议^①

(8月19日)

(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99—100页。参见《国际社会主义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904年8月14—20日)记录》，柏林1904年德文版，第31—32页)

在讨论关于“社会政策和工人保险” 议程时莫尔肯布尔的报告

(8月17日)

莫尔肯布尔在发言中指出，他的书面发言的法、英译文中有几处翻译错误，有碍于意思的正确表达，他说，有必要详细探讨一下委员会对德国党提交的决议案所作的指责，也有必要探讨一下他的已打印的报告的思维过程。他说，早在巴黎代表大会上我已强调过，只有当工人有了工作，规定最低工资才对他们有利。但是，不仅如此，他作为人还有生存的权利。不过，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不能实现这种要求。资产阶级社会只有对付乞丐的刑律，用济贫院来威胁穷人。为了实现生存的权利，有人曾努力地宣传过劳动的权利，就像现在宣传最低工资的权利一样；但是，这两个建议都是空想，谁也没有为实现这些建议指明一条道路，虽然

象1884年的德国劳工保护法草案也曾提出过最低工资的要求。人们到处都认识到乱砍滥伐的危害并且反对乱砍滥伐，制订了保护森林的法律，甚至制订了保护鱼类的国际规章，但是对滥用劳动力却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或者说对反对滥用劳动力刚刚开始作了一些最起码的事情。资产阶级社会对于合理利用劳动力是不感兴趣的；因为只有工人才深受滥用劳动力之害。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所有人承担一部分事故、疾病、残废等等损失，并要求强迫企业主也负担一部分费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刺激他们去克服这种弊端。当克服一种弊端要资本家花钱，而弊端本身对他们却一无害处的话，他们对克服弊端从不会伸手相助的。比如，即使德国的工人保险事业现在还有某些缺陷，但它至少表示了这一点，即在劳动的现场上总还会有意想不到的牺牲。仅在德国，1902年就发生了488,000起事故，其中有7,975起死亡事故。如果还加上在商业部门、在旅馆酒家行业的没有保险义务的事故，加上仆役、手工业行业的学徒和店员没有保险义务的事故，再加上上班路上的事故以及美其名曰“职业病”的事故，德国每年大概有75万起事故和1万人死亡。在战争中染尽了鲜血的战场也没有这么血污斑斑。德国的保险业指出了克服弊端的道路，证明了使工人丝毫不受损害而工业也不垮下来是可能的。

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保险业，人们才能清楚地认识到弊端的原因，并受到激励去克服它。至少应保证工人有生存的起码条件，向他们提供治疗的药品。社会有兴趣保护劳动力。奇怪的是，实行劳工保护的最初建议首先来自一些军事国家的军事当局。例如在德国，军事当局对不符合服役条件的人数之多表示不满，就制订了第一个保护儿童条例。在委员会中有人建议，工人保险的费用全部由社会资金负担。我们德国人表示不同意。首先，这里有两项相互联系的要求：实行工人保险和从社会资金中筹集工人保险费用。但是，一下子实行两项要求比分别实行困难得多。第

二个危险在于，实行工人保险这项受大众欢迎的要求会被利用来作实施不受欢迎的法律的前奏。俾斯麦就曾企图利用残废保险来实行烟草专卖。而在宣传德国工人保险时曾发挥过很大作用的皇帝谕令就是为此目的。在关税税则中，中央党就是遵循俾斯麦的足迹的，企图以鳏寡和孤儿保险来使关税税则受大众欢迎。

在委员会中还讨论了是否可以利用私人保险的途径来达到要争取的目的。在这方面，英国工会确实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却不能证明工人应该单独承担保险的物质负担。（热烈地表示赞同）因此，就要有一个公开的、公正的保险业。

德国的工厂主对于和其他国家工业相比，要他们负担工人保险费用而使得德国的工业负担沉重很不满意。这种负担不算沉重。1884年以来德国工业空前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工人保险的总额似乎很大，例如1902年在德国筹集了45,100万马克的工人保险金；但是分派到每个工厂主的金额却微乎其微。例如克虜伯工厂支付的80万马克仅占其工资总额的2.7%。不仅如此，而且由于实行了工人保险，在世界市场上德国领了先，因为工人保险使德国工人能较长时间地保持劳动能力。除了疾病保险和事故保险，同时还实施了失业保险。资本主义社会企图维持失业大军。失业工人起压低工资的作用。但是，失业工人在体力上和精神上趋于毁灭。这样，社会必须保持他们的劳动力。失业现象必定又要使资本家掏腰包。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为减少失业现象而寻找方法和途径。但是，只有合理地调整劳动时间才能做到这一点。不言而喻，工人必须对保险金有自治权。他们创造了一切价值，而一切费用，包括资本家的费用，都来源于工人所创造的价值。伯迪克主席在国际劳工保护大会上说过，企业主对保险金所支出的费用无非是工资的固定构成。工资无疑是属于工人的，因此，只有工人才有权管理保险金。衰老保险、鳏寡保险和孤儿保险则不同。这些保险金是从对财产和工资所得直接税收所加的附加税中筹集

的，所以官方也可管理这种保险金。最后，我们必须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工人保险业。德国保险立法的一个大的错误是把保险业分为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互相干扰。

如果各国工人在工人保险方面提出同样要求，那么德国资本家就没有理由大吵大闹了。各国工人有兴趣把本国的保险立法向前推进，以开始合理地与疾病、失业和事故作斗争。如果这些要求得以实现，我们就向保障每个人有最低生存权利的目标推进了一步。而保障每个人的生存权是指导工人运动合乎理想的基本思想。请你们尽可能坚决地提出这些要求吧，以便你们早日实现这些要求！（热烈鼓掌）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
（1904年8月14—20日）记录》，柏林1904
年德文版，第15—17页。戴世峰译）

关于“社会政策和工人保险”的决议

（8月17日）

鉴于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工资通常极为微薄，以致几乎不能满足他们从事活动必不可少的生活需要，一旦当他们由于疾病、事故、残废、衰老或失业——女工还由于怀孕或育儿——而无法使用其劳动力时，他们就陷人困境，

还鉴于

人人均有生存的权利，维持劳动力则为社会的利益所在，因此必须建立相应的机构，以防止工人贫困和由此所引起的工人劳动力的衰退。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行有效的工人保险立法可最好地达到

这一点。因此，各国工人必须要求建立用以尽最大可能防止疾病、事故和残废的机构，一旦疾病、事故、残废、衰老、怀孕、育儿或失业使他们无法使用劳动力时，则可通过强制性的保险法来保障他们能有用足够的办法进行赡养和治疗的法律权利。

养老、残废、鳏寡和孤儿的保险金费用应主要通过通过对财产、收入和遗产的直接累进税收来支付。凡此办法不能实施的地方，即使这笔款项由企业主支付，总也会动用一部分工资的。因此，加强自己的工会组织以补偿这部分工资损失，是工人们的任务。

工人们必须要求这种保险机构由被保险者自己管理，并对本国的和外国籍的工人采取完全相同的规定。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904年8月14—20日）记录》，柏林1904年德文版，第15页。戴世峰译）

亨利埃特·罗兰-霍斯特 关于总罢工的发言

（8月18日）

委员会以27票对4票通过了这项决议（指关于总罢工的决议——译者）。这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表明，国际无产阶级在关于总罢工方面或更确切地说在关于政治大罢工的观点方面，开始出现了转变。无产阶级完全了解进行政治大罢工的困难；但是，无产阶级也知道自身的潜在力量。无政府主义总罢工的空想和社会主义政党多次应用过的政治大罢工思想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决议案应该明确地表达上述总罢工和大罢工之间难以弥合的对立。委员会坚决拒绝了无政府主义的总罢工，因为这种总罢工是绝对行

不通的。无政府主义者所想象的那种全面停工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对于在什么范围内允许政治大罢工，决议案并没有划清一定的界限。政治大罢工的范围和程度是取决于历史状况的。其二，必须肃清把总罢工解释为社会革命、解释为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根据我们的历史观，夺取胜利和生产资料社会化不是无产阶级单独进行努力的事业。前提是精神革命化，无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根本变化，无产阶级生活条件的改变以及需要工人的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和合作组织作长期细致的日常工作来进行准备。决议案避免了对以经济为目的的所谓总罢工表态。决定是否允许举行总罢工，这是工会组织的事情。政治大罢工没有经济目标，而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国家，以便防止工人政治权利的削弱，或者为了替工人争取新的政治权利。那么这样的一种政治大罢工是否可能呢？决议案说，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能的。但是，前提是坚强的组织，严格而自觉的纪律和对行动必要的准备。这些条件是否已具备，对此作决定是各国的事情。但是，如果阶级斗争尖锐，大罢工也可能是无产阶级唯一的政治斗争手段。在委员会中反对这项决议案的主要是乔治·白里安（饶勒斯主义者），他把决议案说成是模棱两可的、不明确的、胆怯的。确实，决议案是谨慎的，但是谨慎是需要的。如果我们打开了大罢工的门，我们就必须在门口站岗：谨慎，机智，有组织，有纪律。比利时人的例子告诉我们，即使有严格的纪律，政治罢工也可能失败。演讲人把话题转向委员会中一位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那位俄国社会革命党人说，在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况下，他不把大罢工看成是唯一的政治斗争手段。演讲人还想谈谈政治恐怖的情况。但是，规定她发言的时间已到，她只得暂时结束发言。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
（1904年8月14—20日）记录》，柏林1904
年德文版，第25—26页。戴世峰译）

(七)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

(1907年8月18—24日)

第二国际组织章程^①

(8月20日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通过)

(一)

国际代表大会和国际局章程

一、下列组织均可出席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1. 一切赞成下列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团体：生产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劳动者的国际团结和国际行动；由组织成为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夺取政权；

2. 虽未直接参加政治运动，但站在阶级斗争立场上并宣布承认政治活动即立法活动和议会活动的必要性的一切工会组织。

(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

二、1. 每个国家或民族的各政党和组织组成一个支部，它应当接纳该国或该民族的所有政党和组织。

未被主管支部接纳的政党和组织有权向社会党国际局提出申

^① 参见《1907年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08年布鲁塞尔法文版，第281页。——译者注

诉，由后者作出裁决。

2. 各支部的全国委员会(如果没有设立全国委员会,则由参加该支部的各党的书记处)向各社会主义团体和其他成员组织转交出席国际代表大会的邀请书,以及社会党国际局通过的决议案。

3. 所有提案必须在国际代表大会召开之前4个月提交国际局,并在接到提案后1个月分发下去。

如果不遵守这一程序,就不接受、不分发和不讨论任何新的议案,紧急事件除外。只有社会党国际局有权宣布紧急情况,但是各个修正案或决议案必须记录下来并提交国际局,由后者决定这些修正案是否可以接受,而不是在修正案的形式下提出新的决议案的一种企图。

三、国际代表大会的表决按下列规则进行:

1. 按人进行投票。如果有3个支部的代表提出要求,则按民族支部投票。

2. 根据在1906—1907年行使职权的社会党国际局首次规定的名单,各个支部拥有2票至20票的不等的表决权。这个名单按照情况的需要定期修改。

3. 每个支部的票数的分配根据下列情况确定:

- ① 交纳党费的党员人数,并考虑到居民的人数;
- ② 民族的重要性;
- ③ 社会主义的工会和合作社组织的力量;
- ④ 社会党的政治势力。

党员人数将根据一切文件或单据进行核实,国际局有权要求各支部提供这些文件或单据。

4. 各支部将自己所得票数进行分摊。在同一支部的各党和各组织就票数分配问题发生分歧时,由社会党国际局作出裁决。

四、以参加国际代表大会的各民族支部的代表为基础建立的社会党国际局,继续执行代表大会的职能。每个支部可以向国际

局派遣 2 名受委托的代表。各成员党可委派候补代表代替代表。国际议会委员会的各民族书记具有社会党国际局副代表的资格，并且可以以这一资格出席社会党国际局的会议。

五、国际局设一常务书记，其职能已由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所确定。书记处驻地为布鲁塞尔，比利时代表团行使执行委员会的职能。

六、每个成员党应根据国际局定期制定的标准于每年 1 月交纳经费。

(二)

国际议会委员会条例

第一条 国际议会委员会由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于1904年 8 月20日建立，以执行伦敦和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通过的下列决议：

“社会党国际委员会应当要求各国议会中的社会党党团组织一个专门的国际议会委员会，以便于在国际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这个委员会隶属于社会党国际委员会。”（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

“国际议会会议已经成立。它由每国 1 名代表组成。它的宗旨是协调各国的议会活动。（有关信件请寄交爱德华·瓦扬公民）”（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

第二条 本会的活动年度从 9 月 1 日开始， 8 月31日结束。

第三条 国际议会委员会的成员是参加社会党国际局并申请加入国际议会委员会的各党的议会党团。在提出申请的情况下，议会党团委派 1 名成员作为通讯员。每个议会党团被看作是各自党的代表。

第四条 国际议会委员会书记的职务由社会党国际局书记担任。

第五条 每个议会党团是一个情报局，它根据自己的力量提供国际议会委员会成员所需的一切涉及各国议会活动和立法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的情报。

第六条 国际议会委员会的经费来自会员缴纳的会费以及自愿捐献。各党缴纳的会费依其在议会中的议员数量而定，每个议员增加 5 法郎会费。

第七条 每年在国际局会议之后召开大会，加入国际议会委员会的各议会党团全体成员均可出席。

本届大会确定召开下届大会的地点。

第八条 此外还可以召开非常大会，每个议会党团均可派 2 名或若干名代表参加。

第九条 如果有 5 个议会党团提出要求，可以召开这样的非常大会。

当秘密的或公开的事件可能导致一场政府间的冲突，从而有发生战争的危险时，这样的非常大会可以同社会党国际局会议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召开，目的在于确定和商讨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的和联合的行动方式，以便预防和阻止战争。

第十条 社会党国际局有权派代表出席国际议会委员会的每次大会，参加讨论，提出决议案，在表决时有发言权。

第十一条 表决制度与社会党国际局采取的表决制度一致。

第十二条 本条例以及今后对条例的修改只有在得到社会党国际局批准的情况下才生效。

（译自《社会党国际局提交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提案和决议案汇编》，1907年布鲁塞尔法文版，第5—11页。李兴耕译）

在“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委员会 会议上的部分发言

饶勒斯（8月20日）：

瓦扬的提案与上一届法国党代会大多数代表通过的决议是一致的。在我们这里前后两人发言为它辩护，其原因是，一，我们非常重视会议议程；二，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有人提出要我放弃关于必要的斗争方式的思想。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政党应该执行行动政策的自觉追随者。我反对爱尔威，并不是因为我反对任何行动，而是因为我认为爱尔威采取的方法不正确。在阿姆斯特丹你们使我们联合了起来，并且说，联合是大力发展法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先决条件。现在，如果我们法国人在行动这个问题上要求与人为师的优先地位，那末，请你们不要嫉妒。（爱尔威：我也要如此！）昨天，爱尔威使用了尖刻的言词批评了德国党，他充分表现出是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否则，他年复一年总是把矛头对准法国党。（笑声）每当爱尔威攻击我时，我像一个挨了揍的德国大学生。（哄堂大笑）尽管倍倍尔与爱尔威在观点上有天渊之别，但在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倍倍尔对爱尔威评价之高如同爱尔威自己对自己的估价一样。（笑声）这种评价太高了。14个月之前，在里摩日举行的党代会上，爱尔威主义还有一批追随者，现在它已经开始衰颓，走向灭亡。爱尔威想要毁灭祖国，而我们想要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使祖国社会主义化，以便造福于无产阶级。（鼓掌）因为国家是容纳人类天才和进步的宝库，毁坏这个珍贵的人类文化宝库会使无产阶级感到痛心。（非常好！）我们的决议案与爱尔威主义毫不相干，它不是几个梦幻家灵机一动的产物，而是法守达事件和摩洛哥危险之后我们

所经历的重大危机的必然结果。无产阶级必须抚躬自问：难道我们应该容忍这些只有利于几个资本家的不人道的罪孽吗？难道我们不该通过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的大联合去反对这些罪孽吗？这难道是幻想，这难道是乌托邦？当意大利反对奥地利的异国统治而谋求自身解放和德国通过铁血政策实现国家统一时，由于民族的偏见，战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现在这种所谓为了国家的遁词消失了，于是，在摩洛哥危机时，法国和德国的无产者首先想到的是联合起来。在法守达事件之后，英国工会组织了一次向巴黎的强大的和平游行，但是，也只是在战争的危险过去之后才这样做。他们对我们说，无产阶级兄弟之间的自相残杀的危险使他们感到震惊。难道我们以后还想被惊吓吗？不，应该避免这类事情发生，应该使无产阶级的力量联合成一支不可战胜的队伍。有人说，反对战争是徒劳的，因为资本主义必然会制造战争。同样，资本主义的本性是尽量地进行剥削，尽可能地延长工作时间，可是我们仍然为8小时工作日而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

（非常好！）还有人表示异议，说什么我们宁可对资本主义这个战争的制造者进行无情的斗争，我们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决不退让。但是，如果要反对宗教势力，因为它把工人的灵魂出卖给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那末我们也必须反对军国主义，因为它使无产阶级出于沙文主义、仇恨和愤怒在肉体上互相残杀。（热烈鼓掌）如果我们只限于重复倍倍尔的话，说什么无法阻止对人民的煽动和屠杀，这是可悲的；如果说力量得到巨大发展的德国工人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做不到这一点，那是可悲的。在任何问题上我们都不再满足于议会斗争了。无产阶级要自己登上舞台，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了避免和消灭战争，无产阶级必须动员起蕴藏在群众中的一切力量。（好极了！）倍倍尔宣布说，如果剥夺选举权，就举行群众罢工，而且耶拿举行的党代会又做出了如此革命的决定，以致倍倍尔已预见到自己在没膝的血泊中行进。

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宣布，倘若德国军队干预俄国事务，支持沙皇，那么就采取直接行动。倍倍尔通过联邦国会的讲坛重复了这句话。如果您能这样说，那您就是针对一切国际冲突说的。（非常好！）当然，如果德国进行军事干涉，支持沙皇，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党，那么这就是可以想象的极端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但是，假若一个政府并非直接对社会民主党采取行动，而是出自对社会主义力量增长的恐惧试图向外转移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一场法德战争，那么，社会民主党是否应该袖手旁观，听任法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受资本家的指派并且为资本家的利益去进行厮杀呢？（非常好！）如果我们不尽力制止，那是我们的耻辱。（热烈鼓掌）倍倍尔向我们描述了在德国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的危险性。我们当然不想冒险去使国际社会主义最强大的一支力量遭受破坏，但是，我相信您在夸大其词。在反社会主义者法时期，你们曾经受过考验，那时，有一只大手压在你们头上，它比一位普鲁士部长的手要强大十倍。他们可以使一个人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但是，他们不能摧毁300万人的力量。现在联邦法院对于李卜克内西的指控中并没有指责他号召无产阶级武装起来，以对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危险，而控告他说，由于法国宪法存在所谓弱点，可能爆发德法战争，他对于这样的战争事件犯有叛国罪。如果是这样，那么你们也必须考虑到德国入侵俄国的可能性，并为此做好准备。现在，资产阶级报纸都正在议论我们这次大会的开幕式。《马丁报》在引起广泛轰动的一版上刊登了我们大家的照片，图片文字上称其他所有的人为“民族社会民主党人”，只把我和我的法国朋友们称为“反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哄堂大笑）同一天，在莱比锡一家资本家报纸上发表通告，说所有决议案都是民族主义决议案，唯有倍倍尔的决议案是反民族主义的。（哄堂大笑）看，这就是和平时期那些大路报纸的态度。一旦德国和法国之间发生冲突，沙文主义狂将向我们每一个

人劈头盖脸袭击而来，也不管你多么聪明，也不管你多么小心谨慎。（鼓掌）因此，我们应该开诚布公地说，我们虽然承认一个国家神圣不可侵犯，不允许外国进行剥削和压迫，但我们决不容许对国际无产阶级进行屠杀。三十年来，在德国党的纲领里一直写着，国际冲突应由仲裁法庭裁决，现在，面对着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增长，资产阶级把国际社会主义这个要求变成了自己的要求。因此，我并不挖苦和平大会，特别是因为它在赫尔事件和摩洛哥冲突中带来了一种谅解。如果我们在国际冲突中要求一个政府服从仲裁法庭，但它拒绝，于是我们就谴责它是世界和平的最大敌人，这样，我们会把这个政府置于十分难堪的地步。（非常好！）党员同志们！整个资产阶级世界都在注视着我们这次大会；它对于这次大会所表现出来的国际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感到吃惊。资产阶级惊奇地看到，这880名代表代表着多么难以估量和无穷无尽的无产阶级力量。资产阶级世界在发抖，此时此刻，您想承认自己软弱无能吗，您想自己宣布社会民主党破产吗？（久经不息地热烈鼓掌）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
（1907年8月18—21日）记录》，柏林1907
年德文版，第88—91页。霍勇译）

卡尔·李卜克内西的信（在8月21日的会议上宣读）全文如下：

因为我不是专题委员会的成员，所以不能在这里发言，我请求委员会注意下述情况：

福尔马尔同志今天——星期二下午——就两个问题亲自挑起了与我的辩论。

首先，他引用了很久以前我父亲就军营宣传问题发表的讲话，进行了对比，然后说，在最近的三次德国党代会上，有人提出了如同危险的儿戏般地要求在军营进行宣传的提案，当然，这

种提案被大多数人所否决。

他的发言中所涉及的提案是我提出的。我肯定地说，他所提到的实际上被否决的提案总括起来是要进行特殊的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做为党的全部活动的一个特别部分。

在他针对我的反军国主义的努力进行实质上攻击之后，福尔马尔同志还说：

由于对我提出了叛国罪的诉讼，应该把我的反军国主义宣传，特别是我的受到控告的小册子排出议题，应该否决饶勒斯同志针对我被控告而发表的关键性讲话。

对此，我特别强调指出，我对这种考虑感到十分痛心，并坚决予以反驳。阶级法律对我采取的行动恰恰应该加强和鼓舞大会的反军国主义的决心，我衷心希望如此，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王德威尔得（8月21日）：

爱尔威说，比利时做为一个小国对这个问题不太感兴趣。一个反民族主义者的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来使人感到奇怪。正是这些小国会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比利时很可能就是战场。我们也赞成爱尔威的目标，但是反对他的方式。从福尔马尔的发言中可以听得出，他建议法国人开除爱尔威。福尔马尔不应该要求开除左倾的同志，因为经常也有人要求开除右倾的同志。（福尔马尔：我根本就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爱尔威在法国这样一个民族主义国家提出了反军国主义问题，这是他的功劳。但是，他的意见带来的结果是，最落后的人掌握武器，而最进步的人却放下武器。葡耳战争^①证明，英国工人进行了英勇的抗议活动，如同日俄战争时期俄国工人进行坚决的反战活动一样。不管在什么地

① 即1899——1902年爆发的英国与葡耳族的战争。战争结果是葡耳人失败了，承认了英国人在南非的统治，也叫南非战争。——译者注

方，只要出现国际冲突，社会民主党就知道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我完全同意盖得对爱尔威的批评意见。如同当年反对合作运动和戒酒运动一样，现在又搬出一些原则理由来反对抗击军国主义。这样就会陷入纯理论主义。在那里，商贩和店主站在他们一边，而在这里，沙文主义者站在他们一边。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就不需要反对军国主义了，但现在需要。这不是脱离实际，不是绕路而行，这是社会主义理所当然的任务。我衷心拥护瓦扬的决议案。事实上，利俄波尔德不会宣战，（笑声）因而我们也易于宣布在战争情况下举行暴动。我们承认其他国家的困难，但我们相信有解决办法。我们既要一个坚定的决议，又要取得一致意见。如果不能取得一致，法国人宣布说他们要举行总罢工，而德国人说他们不举行总罢工，这就会使国际代表大会处于尴尬的局面。德国人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做为一个德国人的老朋友，20年来，我们一直维持着战斗的友谊，我向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很多帮助。我在此问您们，您们是否也想从其他国家的实践中学习呢？代表大会的多数人认为，如果法国人积极地从事反军国主义的宣传，而德国人则袖手旁观，这是不好的。我们不要只有响亮的口号而无实质内容的决议，而要在各个国家都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我们必须努力争取广大士兵从思想上站在我们一边。如果我们对海牙会议表示疑义和蔑视，那我们就应该避免重犯这种错误。（热烈鼓掌）

阿德勒（8月21日）：

奥地利的同志们无论就事情而言还是就格调而言，都基本上同意王德威尔得的发言。尽管如此，我也必须与他辩论。他声称，爱尔威的宣传是有益处的，因为它能使对沙文主义的斗争保持平衡。我不想介入他国的事务，但是我必须指出，远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盖得和瓦扬就反对复仇主义政策，那时，这种政策要比现在危险得多。像爱尔威所犯的越轨行为在每个国家都不

乏其例。如果王德威尔得希望有这样的人，并且比利时也需要，我们愿意向比利时出口几位。我们不需要这种人。问题根本就不在于爱尔威和我们之间，而在于法国对社会主义的反军国主义性质的表达方式与德国的表达方式之间。在我们看来，爱尔威像是古特诺尔男爵夫人。（笑声）社会主义的反军国主义斗争出自对整个政治和经济进程的理解，其次出于无产阶级本身的国际团结。它不拘泥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方式，它是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必等到宣战的时刻再进行反战斗争。我们的一切行动，我们党的一切工作，其目的都是要阻止战争，这是真正的反对军国主义的行动。我们不需要特殊的言词。也许我们的语言不够激烈，在这方面我们不想与别人比高低，但是，我向您们声明，我们在奥地利和德国的行动不仅是世界社会主义的，而且也是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倍倍尔没有必要听从爱尔威或者什么其他人的教训，他在这里大概是唯一的一个在关键时刻为抗议军国主义而受迫害的人。饶勒斯说，我们应该采取更多的行动，除了议会活动之外，还应该搞非议会行动。我们在奥地利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应该用议会活动弥补非议会活动。我对于德国同志们在议会的杰出表现十分赞赏，所以我必须说，如果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把自己的力量全部放在议会党团的英雄行为上，那么我们不过是十分可怜的人。我们把主要力量放在目前的工作上，很少放在情况难以预料的可能出现的事件上。现在，“*si vis pacem, para bellum*”（如果你要和平，就得备战）这句话与统治阶级想像的意义不同了。在他们为战争做准备的同时，他们也为和平做了准备，因为在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的骨子里包含着它自己的辩证法。军国主义越是扩张壮大自己，越是用各种技术措施完善自己的装备，它就越是随着无产者参加军队使莱比锡大街和威廉大街无法控制，而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手和脑去操纵。军国主义在辩证法的道路上会制造出一些它的主人想不到

的东西，对此他们也许会抱一些幻想。饶勒斯说得完全正确，海牙的先生们看上去确实有些害怕。我们也不能认为他们是如此被迷惑，以至忘却了俄国革命所给予他们的伟大历史教训。他们也不至于瞎到看不见日俄战争引起了，至少是导致了革命的地步。我不知道俄国革命者事先在代表大会上决定举行暴动。我们只说我们了解的事情，不说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这样做总是好的。

我们恳切地希望在决议中写上，代表大会把提高无产者的觉悟视为最重要的任务，以使他们认识到战争是对他们的大屠杀，并且必须千方百计地制止战争。我们希望有强大的武器来制止战争；如果德国人说，这个决议是将来使用的武器，那我们将相信他们。但是，我不完全同意福尔马尔的观点。我们在本决议中应尽量避免做肯定和否定的决定。我们奥地利人在对待总罢工问题上就是这样做的。我们说，我们不是总罢工的敌人，另一方面我们也说我们没有理由排除这种手段。我们有义务把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组织成在每个国家每时每刻都必要的形式。我们倾向于倍倍尔的决议案，因为每一个能阅读的人都能在倍倍尔的决议案中看到这一点。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像福尔马尔那样去读它。（饶勒斯：不，戴上另外一副眼镜！笑声！）我也有好的眼镜用于阅读。我理解，法国的同志们能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宣传确实也不容易，希望德国的同志们不要落在您们的后边，因为这样会使他们处境困难。但是，我做为德国人的朋友必须声明，如果有人认为，他们在辩论时过分强调了惩处法中的一些条款，那是不公正的。德国同志们每周遭受的政治迫害比法国、奥地利和比利时的同志们的总和还要多。可是并不存在害怕问题。但是，我们讲德语的人有一个特点，我们宁可不做，但不光说。对于我们来说，说得多，做得少是不受欢迎的做法。我们讲德语的人无意执行一种装饰政策。（瓦扬：我们也不！）瓦扬同志，就您的思想方法而言，您是半个德国人，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您被迫使用您的国语

讲话。（笑声）请您允许我们用我们的理智的德语发言。

发言人然后指出了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不断增长的战争危险，这是一对儿用铁丝网和大炮表示他们的爱情的朋友。发言人还指出了三年前抗议战争威胁时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同志们联合的情况。我现在不能预言，我们以后是否还能聚集在一起，我们在战争情况下是否还举行抗议或罢工。这对我说来还是未知数。我仅仅知道，我们和各国人民一样将尽一切努力去制止战争。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每天教育无产阶级，提高他们的觉悟，从而消除战争威胁。一言以蔽之，决议必须讲清楚，现在无产阶级究竟想做什么和能做什么。（热烈鼓掌）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
（1907年8月18—24日）记录》，柏林1907
年德文版，第93—94、94—95、95—97页。
霍勇译）

王德威尔得在大会上作的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的报告

（8月24日）

（热烈鼓掌。由维克多·阿德勒做翻译）我以委员会的名义向您们提请通过由委员会决定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很长，也许是历届国际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最长的决议案。我们曾试图压缩一下，但压缩后马上就出现含意不清和内容上有漏洞的情况。该决议案已得到一致的赞成。（好！）这是必然的。在我们关于战争和军国主义的立场问题上不可能存在分歧，因为这种分歧一定会触及到社会主义的基础问题。我们一致决定首先把国际团结做为

工人的义务。关于这个原则我无需向大会做长时间的解释，因为大会本身就生动地体现了卡尔·马克思的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非常好！）全世界的无产者，不管他们居住在那一个洲，其政党和阶级利益都是一致的，他们之间有着比与其他任何国内的阶级更多的共同之处和更亲密的关系。另外，我们在瓦扬和倍倍尔在报告中已做过精辟分析的问题上，意见一致，即，各民族的自由和自主是我们国际主义的前提。工人国际并不是一个无组织结构的不定形的群众团体，而是一个自由联盟；它不只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联合会，而且也是一个通过国际重新获得自治的民族的联合会，例如波兰人。（热烈鼓掌）我们承认民族组成的充分的权利，比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更加毫无保留地、真心实意地承认这一点。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大家以这样的民族思想做指导，可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仍将继续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做为唯一的民族政党，而德国报纸则把法国社会民主党“夸奖”为唯一的忠于祖国的政党。（完全是事实！笑声。）这种观点上的矛盾自毁自灭。我们的决议案重新阐明了可以承认各民族存在的必要性这个事实，同时，丝毫也不会削弱工人的国际联系。承认各民族有保卫自己独立和反对外来侵略的神圣权利是我们这种信念的必然结果。（鼓掌）对各民族的承认也就决定了他们进行自卫的技术设施的必要性。因此，委员会建议把民兵做为国民自卫军，做为保卫民族独立的工具，做为对付国内敌人通过军国主义进行镇压活动的实际维护力量。在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中，对于战士来说，保卫祖国的义务远不如向父母开火更重要。（热烈地赞成）对于建立民兵的要求从两个方面提出了反对意见。瑞士的同志们说，他们的民兵由统治阶级的军官指挥，资产阶级用它来反对劳动人民。我们回答说，瑞士的民兵具有它的阶级性，它远远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民武装。另外提出反对意见的是英国人，他们没有自己的民族军队。他们反对扩军，反对把军国主义

扩展到他们的国土上。因此，我们不要求那些没有大陆式的常备军的幸福国家建立人民武装。

到现在为止，对于决议案仍无分歧意见。在以什么样的手段能最有效地防止战争的问题上产生了怀疑。倍倍尔的决议案要求采取一切强有力的措施，但他没有列举出是什么措施来。瓦扬把它们列举了出来：干涉、公开行动、总罢工以至暴动。对此，德国的同志们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我肯定，德国的同志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害怕遭到迫害。除了俄国党的同志们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党受到了像德国党那么严重的迫害。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周内被判决的人数比某些国家全年还要多。我补充一句，也许比奥地利、法国和英国的总和还要多。（热烈地表示赞成）至于反对战争的问题，没有必要提醒德国同志们想到他们应尽的义务。大家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70年举行了首次抗议血腥战争和吞并的活动，他们当中的一位就在我们中间。（热烈地鼓掌）并不是由于我们害怕统治者，而是党的需要促使我们采取了一个我们必须采取的形式。我们认为，既不能对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斗争，又不能对反对军国主义的特殊斗争做出统一的规定。我们认为，除了在关键的时刻尽最大的力量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之外，我们不可能有其他的义务。每个民族只能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决定采取和应用适当的斗争方式。我们知道，我们将列举的斗争方式不可能包罗万象。尽管如此，我们现在可以举出一系列各国无产阶级表达自己意志的事件来。决议案列举了英国人和法国人介入法守达案件^①一事，奥地利和意大利人民对两国战争的抗议，在法德两国社会民主党的新闻界、集会上和议会里就摩洛哥事件举行的伟大的示威活动，最后提到了与日俄战争相关联的俄国革

^① 1898年法国军队占领苏丹商业和军事基地法守达（现在的科多克）从而引起英法冲突。该事件导致了列强在非洲划分势力范围。——译者注

命给我们做出的伟大的历史性榜样。

决议案虽然长，可是它有重大的功绩；其功绩也许比人们看到的还要大。资产阶级的报纸当然很快就会对我们讲的话做出评论，他们已经写道：他们可能取得了一致，但是，他们付出代价只不过为了把决议案搞成一个空洞的公式，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们对此的回答是：正好相反。决议案不是一个没有活力的和不能采取行动的公式，而相反，它是一个有力的行动。决议案中规定了一切行动的可能性，不是取消了这种可能性，而是加强了这种可能性。决议案充满了这里所代表的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全部力量的共同意志。（热烈地欢呼）本决议不会只停留在书面上，它将发挥作用。我们在阿姆斯特丹一次值得纪念的思想斗争中做出了一些规定，对于社会党应该如何决定自己的策略提出了建议——特别是与自己的组织有关的策略，在某种意义上为各国社会党规定了必须遵从的使命：联合起来！那些决议并不是一纸空文，阿姆斯特丹斗争的结果带来了各国社会主义者的团结，这是前几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好极了！）这个决议也将不会只停留在口头上，它将勉励各国社会党去认真检查它们究竟有什么实际斗争手段，看它们是否竭尽全力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斗争。决议案的通过将继续发挥作用，使各国在这方面不再孤立地进行奋斗，而通过国际把它们联结起来，使各个国家不自觉的行动变成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自觉的联合行动。（好极了！）我们不想做详细的规定，但是，我们要求每一个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同时，我相信能代表很多代表团在这里补充说：我们坚持这样的立场，我们不希望无产阶级的行动必须遵照这样或那样的策略，我们也不希望无产阶级的行动受到限制。我们希望能根据形势采取相应的行动。（热烈鼓掌）我们所普遍承认的策略是，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活跃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本决议案的一致通过——目前只在委员会，我希望它得到大

会的一致通过——将大大加强这种力量，它将通过自己的团结向各国政府表明，它们屠杀人民的罪行将得到报应，国际无产阶级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反对军国主义和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长时间地欢呼和鼓掌）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
（1907年8月18—24日）记录》，柏林1907
年德文版，第66—69页。霍勇译）

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的决议

（8月25日）

大会肯定以前历届国际代表大会关于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各项决议，并重申，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不能脱离整个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通常是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结果，因为每个国家都不仅在努力保持自己的销售市场，而且还努力占领新的销售市场。与此同时，奴役异国人民和掠夺他国财物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类战争的起因还由于军国主义的不断扩军备战。军国主义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并对工人阶级进行经济和政治压迫的主要工具。

文化发达的民族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有系统地煽起的民族偏见有助于战争，因为这样做会使无产阶级广大群众背弃自己的阶级任务和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义务。

因此，战争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之后，或者当军国技术的发展需要牺牲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而扩充军备引起人民的极大愤慨，进而要求消灭这一制度时，才能结束战争。

特别是工人阶级当然反对战争，因为主要由他们提供兵员并承担物质上的负担，因为战争违背他们的目的：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实现各国人民大团结的经济制度。

因此，大会认为劳动阶级，特别是劳动阶级在议会中的代表，有义务在指明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性及其维持民族对立的原由的情况下，竭尽全力反对陆海军备，并拒绝为此拨款；努力工作，用各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工人阶级的青年，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

大会把用武装的民主组织，即人民武装，来代替常备军看成是制止侵略战争和有助于克服民族对立的根本保证。

国际不能用一种僵化的形式去束缚各国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的特点顺势应时地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行动。但是，国际有责任尽最大可能加强工人阶级反对军国主义和反对战争的行动，并且使它们相互配合。

实际上，自从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以来，无产阶级就用拒绝为陆海军备拨款和争取军事组织的民主化的办法同军国主义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并且越来越努力地、十分有效地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行动方式，以阻止战争的爆发或制止战争以及充分利用战争对社会的震动来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例如，在法守达事件之后，为了保卫和平和恢复英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英国和法国工会取得了谅解；在摩洛哥危机时期，社会党在德国和法国议会中所采取的行动；法国和德国的社会党人为了同一目的而举行的集会；为避免奥地利和意大利两国之间发生冲突，两国的社会党人在特里雅斯特所采取的联合行动；还有瑞典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为阻止对挪威的进攻所采取的强有力的措施；最后，为了反对和制止沙皇政府所发动的战争，为了利用危机来求得国家和劳动阶级的解放，俄国和波兰的社会主义工人和农民进行了群众性斗争，并做出了英勇的牺牲。所有这一切努力都证明无产阶级的力

量在日益壮大，都证明无产阶级通过有力的干预来维护和平的日益增长的决心。

通过坚持不懈的宣传鼓动工作使思想准备越充分，各国工人党通过国际受到的鼓舞越多，团结得越紧密，工人阶级的行动就越是卓有成效。

大会深信，在无产阶级的压力下，严肃地应用仲裁法庭将代替政府可耻的活动；确保裁军给各国人民带来好处，从而可以把用来进行军备和进行战争所消耗的巨大的财力和人力用来发展文化事业。

如果存在爆发战争的威胁，各有关国家的劳动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就有责任在社会党国际局联合行动的支持下尽最大的努力，采取一切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去阻止战争的爆发，要根据阶级斗争的尖锐程度和普遍的政治局势采取不同的措施。

如果战争爆发了，他们有责任去尽快地结束战争，并且要全力以赴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促使人民觉醒，从而加速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灭亡。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1912年11月24—25日）记录》，柏林1912年德文版，第48—49页。霍勇译，戴世峰校）

万·科尔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

（8月21日）

我将严格地遵照为报告人规定的任务，因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听漂亮的报告，不是为了对强烈的充满华丽词藻的声明进行喝彩，而是为了做决议，做对于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有决定意义的决议。因而，我在发言中将不再论及大家看法一致的问题。

题，即谴责对土著民族的践踏问题和对整个殖民资本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问题。我将仅仅就有争议的问题发表意见。这些问题在委员会里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并且写在了向您们提出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两个决议案中。在委员会里，两种倾向针锋相对：一方持否定态度，另一方持肯定态度；一方重视理论，另一方重视实践和行动。推行一种积极的行动政策是我们的义务。1870年以前，当我们还是一个小组的时候，当我们还相信转变理论的时候，我们曾经认为，只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抗议，只要让我们的拥护者认识到他们可怕的痛苦和天堂般的光明未来就够了。现在我们认识到，对资本主义也采取行动是我们的义务。对于殖民政策我们也必须有一套改革方案。委员会的大多数人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排除了纯粹的否定立场，要求执行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少数派的决议案表现出沉闷的绝望情绪，决议案不仅在表达上含混不清，而且完全违背事实和真理。我不理解，为什么有头脑的、有理论修养的社会民主党人会在这个决议案上签名。在欧洲，资本主义制度是必要的，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累德堡恐怕对这一点也深信不疑。难道在殖民地发展资本主义不是同样不可避免吗？累德堡把殖民暴行说成是资本主义殖民政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号召抗议殖民暴行。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次国际代表大会，那我们就不能只是提出抗议。在以前历届国际代表大会上以及党代会上，我们已经提出过最强烈的抗议。诚然，殖民暴行是可怕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不能遏制这种暴行，并且不能改良殖民政策，那不是事实。我们荷兰是最早的殖民国家之一，但是我们现在在荷兰的殖民地中不再每天进行屠杀、刑讯、放火和掠夺。累德堡的未来计划是十足的空想。他完全不知道，将来的殖民政策会根据人类的原则完全具有和平性质。如果像德意志这样一个伟大民族由于相信这种空想计划而躲在闺闼之内，目前只限制在采取否定态度，我将感到十分

遗憾。少数派的决议案仍然否认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促进殖民地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我根本就不理解，一个有头脑的人怎么会持这种看法。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北美利坚合众国的殖民过程就会一清二楚。如果没有美洲的殖民化，到今天为止，土著人仍然会生活在落后的文化状态中。难道累德堡要给目前的社会制度抽掉殖民地提供的不可缺少的原料吗？难道他仅仅为了目前而放弃殖民地的无限财富吗？难道那些在少数派决议案上签字的德国代表、法国代表和波兰代表想要为取消现行的殖民体系而承担责任吗？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一直有殖民地。我相信，殖民地还将存在相当长的时间，甚至将只有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将来的社会制度不需要殖民地。但是，今天我们不必讨论这个问题。我只想问一下累德堡：在资本主义统治的今日，他是否有勇气放弃殖民地？

他也许还可以告诉我们，如何处理欧洲的人口过剩问题，那些必须外迁的人，除了向殖民地移民，究竟还可以向那些国家迁徙。如果不在殖民地创造新的销售市场，那么，累德堡将如何处理日益增长的欧洲工业产品？难道他做为社会民主党人想要推卸责任，不想为提高落后民族的文化水平而不断进行努力吗？当然，在我看来，多数派的决议案中，关于保护土著民族和关于国际条约的章节不甚令人欣幸。那些我们对它们没有影响力的外交协议总是为反动派服务的，过去几年的经验完全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也很难指望通过国际调解来保护土著民族，因为国际调解会带来其他危险。因此，我请求您们取消多数派决议案的最后一段。在承认资产阶级殖民政策方面，我不像倍倍尔走得那么远。去年12月1日，他在德国国会发表声明说：“在执行殖民政策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如果殖民国家的代表做为解放者和教育者到异国去，为了把文明和文化的成果带给他们，为了把他们教育成为开化的人，那么，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将首先准备大力支持

这样的殖民政策。”在这里，倍倍尔从这样的设想出发，即在资产阶级国家里，资本家也能完成文化使命。我们为我们的决议案选择了一个谨慎的，为累德堡及其朋友所易于接受的形式。尽管如此，少数派仍然拒绝了我们的决议案。是的，人们可以拒绝一项决议案，但是不能阻止殖民地的存在。整个地球都被殖民大国所瓜分，累德堡也不得不考虑到这个事实。社会党有义务就殖民地问题采取行动，德国社会民主党有义务在殖民地问题上运用自己的巨大威力。1900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要求各国社会主义者研究殖民地问题，制定一个殖民地问题纲领。请问德国社会民主党，你们的纲领在那里？你们总是一心一意地反对殖民政策的残酷性和非正义性。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拜读了累德堡的热情洋溢的发言。但是，必须遗憾地指出，你们为德国殖民地的发展没有做过任何事情。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没有集中精力对待殖民地问题。关于殖民地问题，你们写的文章在哪里？你们的作家又在哪里？你们谁到过殖民地去考察情况？你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做反对派，而且也要采取行动，但是，你们并没有这样做。同样，法国也没有这样做。只有小小的荷兰尽了自己的义务，制定了殖民地问题最低纲领，制定了一项社会主义性质的殖民政策。

如果你们赞成我们的决议案，那你们也就为制定德国的最低纲领，为制定一项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迈出了第一步。出自对德国利益的考虑，我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把自己限于否定殖民地的必要性和实用性特别感到遗憾。在上次竞选斗争中你们已经看到，通过对殖民地实用性的考虑如何瓦解了群众，不仅仅瓦解了小资产阶级，甚至于瓦解了产业工人。戴伦堡的小册子在国内散发了几十万册。（译者说：“戴伦堡同志”——哄堂大笑——在又一次哄笑声中累德堡插话说：“这种事情还会出现！”）我知道，戴伦堡的数字不正确。同时我也知道，不仅德国贸易，而且它的工

业也不依靠殖民地。但是，并不能说殖民地对于世界贸易和工业是完全无所谓的。我承认，荷兰的工业落后，因为它有殖民地。

（听着！听着！）荷兰的资本家不在国内工业中投资，而把财力投放在殖民地。对于荷兰工人来说，从本国的矿山工业及渔业中所得的利润要比对殖民地的剥削所得的利润重要得多。在荷兰，为向殖民地出口而劳动的工人不到 3 万人，他们的年薪总共约为 3,500 万 马克，而在殖民地工作的官员的年薪却有 31,500 万 马克。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着眼点仅仅是剥削土著民族。我们必须与之针锋相对，制定一项社会主义的土著民族政策。资本家仅仅认识强者的权利，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也想要土著人享有权利。最近的两次战争都是由于殖民政治而爆发的。一次是日美战争，目的是争夺对太平洋的控制权；另一次是德法战争，起因也是由于殖民地问题。因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首要任务是：如同英国工人反对张伯伦的帝国主义一样，展开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进一步考察殖民地问题，为殖民政策制定一个纲领，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义务。我们必须寻求一条既能限制对殖民地上著人的剥削，又能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的途径，以便使他们成为具有平等权利的人。通过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来开拓几百万不幸的土著人对美好未来的希望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英国人和荷兰人鼓掌）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07年8月18—24日）记录》，柏林1907年德文版，第25—28页。崔勇译）

万·科尔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总结发言

（8月22日）

我本来不准备发言了。但是，由于考茨基把他的知识和国际

声望的筹码全部放在天平上了，所以我必须努力减少他的论据的分量。我们从多方面听说，殖民地的经济根本就无法改善了。这是错误的，它与殖民政治的历史相矛盾。我们在议会通过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行动为荷兰的殖民地谋得了重大的好处。为什么我们只应该帮助欧洲的工人，而不应该帮助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人呢？在欧洲，我们面临着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对欧洲以外的资本主义开战呢？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殖民地那里容易取得重大成绩。累德堡称多数派的努力是反动的。我根本就不理解他做为科学巨匠怎么不能承认在殖民地实行社会主义之前发展资本主义是必要的。因为我们通过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易于把一个封建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所以我们努力从事殖民地的革命发展。从未开化状况飞跃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非常正确！）与此相反的观点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是愚蠢的、狭隘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为军国主义及关税立法的发展那样，以上帝的名义为殖民地的发展提出正面要求呢？美洲的同志们在社会主义运动方面还很年轻。如果他们不认识自己的错误，根本就不过问殖民政策，而让罗斯福一人独断专行，这是使我感到十分遗憾的事。我请求美国的同志们从苦难的手无寸铁的非律宾人的利益出发，积极地参与殖民政治。

（太好了！）今天，我们又一次听到了关于殖民暴行的寓言，这种寓言对于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已变得很无聊了。考茨基做为伟人和战士是十分受我尊敬的。我万万没想到他会提出如此不科学的理论来，可是他提出来了。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殖民政治就是占领，就是帝国主义。”这是一条地地道道的错误公式。您应该更好地学习一下文法！诚然，现在的殖民政治是帝国主义的，但它未必一定是帝国主义的，它也可以是民主的。无论如何，考茨基从概念上把殖民政治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希望他能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努力改正错误。考茨

基说：我们必须赢得土著人的信赖。如果他不为他们做事，他怎么能赢得几百万皮肤颜色不同的人的信赖呢？（非常好！）我们荷兰人有义务和权利把我们的经验告诉其他国家的同志们。我们荷兰社会主义者获得了几百万爪哇人的信任。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所以，在非洲，人们对他们一无所知。如果你们想要得到土著人的信赖，你们必须在殖民地问题上积极行动。特别令人气愤的是，有文化教养的考茨基竟然提出了殖民地工业发展的建议。我们应该把机器和工具运往非洲！这是书本理论！他想以此使国家文明起来！如果我们把一部机器运到野蛮的中非去，他们会用它做什么呢？他们也许会围着它跳舞（哄堂大笑）或者再增加一个崇拜的偶像。（笑声）也许我们应该派欧洲人到那里操纵机器。我不知道土著人将怎样对待他们。但是，也许考茨基和我一起去做一次尝试，这样，理论和实践就手携手带着工具和机器到未开化的国家去了。土著人也许会打碎我们的机器，打死我们，甚至吃掉我们，那时，（抚摸着自己的肚皮）我想我会比考茨基受优待。（笑声）如果我们欧洲人带着工具和机器到那里去，那我们会成为土著民族的毫无抵抗力的牺牲品。虽然考茨基把它称做帝国主义，可是我们仍然不得不携带武器到那里去。（完全正确！）另外，现在土著人在王公的暴政统治下受苦受难。他们对于王公的统治几乎无力抗拒，忍受着极其残无人道的剥削。我对于在这种情况下在那里能否产生战斗的无产阶级持怀疑态度。因为土著人没有认识到这种必要性，他们赤身露体，靠大自然给他们提供食物。他们那里存在着最可憎的资本主义形式，而没有与之相对抗的无产阶级。在一块对土著人和对外来移民都没有法律保护的土地上，不可能实行考茨基式的经济发展。今天，我们在考茨基身上，看到了一位学者是如何面对社会现实而又无视一件事实的，他在殖民地问题从空想主义者变成了修正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鼓掌）讲空话的时代应该结束了。

我们必须为我们殖民地中贫苦而饥饿的群众做些实际工作。我希望，您们大多数人能赞成多数派的决议案。（鼓掌）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
（1907年8月18—24日）记录》，柏林1907
年德文版，第36—37页。霍勇译）

蔡特金关于妇女选举权问题的报告

（8月22日）

（热烈欢迎蔡特金发言）我现在向您们报告妇女选举权委员会的讨论情况和向您们解释这个也在第一届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上以47票赞成11票反对所通过的提案。社会主义妇女并不认为，妇女选举权问题的解决就能消除妨害女性自由的、和谐的生活的开展和生活活动的一切社会障碍。因为它并没有触及到事物的最深刻的根源——私有制，这是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祸根。看一看政治上已获得解放，但在社会上仍不自由并且受剥削的男性无产者的处境就会一目了然。给予妇女选举权并不能消除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对立，对于女性无产者来说，自由发展和享受和谐生活的最严重的社会障碍就产生于这种阶级对立中。给予妇女选举权也不能消除冲突，而这种冲突就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里妇女做为女性与男性的社会对立中。相反，妇女享受充分的政治平等就会为这种冲突的激化准备土壤。在形形色色的冲突中，最普遍和最痛苦的则是职业工作和家务劳动的冲突。因而，对于我们社会主义者来说，妇女选举权不像对资产阶级妇女那样是“最终目标”。但是，我们把争取这种选举权做为一个阶段，而我们内心深处则是为我们的最终目标而奋斗。选举权能帮助资产阶级妇女冲破男性的特权对她们受教育和参加活动的束缚。选举

权可以武装无产阶级妇女为反对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为争取充分实行人权而进行斗争。它能使妇女在更大程度上参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目的是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妇女问题才能解决。

我们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妇女选举权并不是妇女生来就有的自然的权利。我们所要求的是社会的权利，它必须建立在革命化的经济活动中，建立在妇女的革命化的社会存在和个人觉悟中。古代为生活必需品而操劳的家庭妇女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一去不复返了，代之以在经济生活中和社会创造中的从业妇女，但首先是从事雇佣劳动的妇女，她们是代表社会上妇女从事经济活动的最重要形式的典型。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职业和企业统计中都表现出了这种变化。以前妇女从事的家庭生产劳动只是为家庭的消费和福利服务，而今天，她们的勤劳的双手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她们的头脑对于实用、舒适和美好的生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都做为商品被投放在社会市场上，而且妇女本身也做为劳动力出售者，做为最重要的社会商品，成百万地出现在社会市场上。从而，她们在家庭中和社会上的地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妇女从做为生计源泉的家务中解脱了出来，在经济上，她们可以脱离家庭而生存，摆脱了对家庭和丈夫的依赖性。从各方面来说，家庭不再能满足她们对生活的需求。在与男人相同的条件下，有时甚至在更艰苦的条件下，她们像男人一样与多桀的命运做斗争，不管是外部还是内部的生活困境迫使她们进行这种斗争。和男人一样，在这样的斗争中，她们也需要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因为这种权利是武器，用这个武器她们才能捍卫自己的利益，她们必须用这个武器捍卫自己的利益。随着她们的社会存在的革命性变化，她们的思想感情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以往几个世纪中，女性把她们政治上无权视为天经地义的事，现在她们感到这是极大的不公正。经过了漫长的痛苦过程，妇女从以前的家庭生活小天地中

走了出来，踏上了公共生活的舞台。如同在争取选举权时表现出来那样，她们要求政治上完全平等，并把它做为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和成熟的表现。选举权是妇女的经济独立在政治上的必然反映。

人们可能认为，面对这样的情况，整个政治上无权的女性必须一致为争取普遍的妇女选举权而斗争。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资产阶级的妇女从来就没有团结一致地支持过女性在政治上完全平等的原则，更不用说做为一股坚强的力量全力以赴为争取普遍的妇女选举权而斗争了。这种情况根本就不能归咎于什么女权阵营的领袖们缺乏洞察力和执行目光短浅的策略，而有些人偏偏硬要这样看。这是妇女界不同的社会阶层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妇女来说，不仅争取选举权的目的不同，而且选举权本身的价值也相异。选举权的价值与她们财产的多寡成反比，对于上层一万名妇女来说价值最小，而对于女性无产者来说价值最大。因而，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也被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所左右；不可能有整个女性的一致斗争，特别是因为这并非关系到一条无血无肉的原则，而是关系到唯一具体的充满生活内容的原则：普遍的妇女选举权。我们不能指望资产阶级的妇女会做出超越她们阶级本性的事情来，因而，无产阶级的妇女在争取民权斗争中不能指望从资产阶级妇女那里获得支持。由于阶级对立，她们在斗争中不可能参加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这并不是说，如果资产阶级的的女权主义者在争取普遍的妇女选举权的斗争中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和我们携手共进，并肩战斗，我们就应该拒绝她们。但是，无产阶级妇女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她们不能在一场旨在针对男性的无阶级差别的女性斗争中获得选举权，而只能在没有性别区别的一切被剥削者反对同样没有性别区别的剥削者的阶级斗争中获得选举权。

在争取妇女的普遍选举权的斗争中，各国社会党是无产阶级

妇女的强大的同盟军。各国社会党支持妇女的选举权并不是出自思想和伦理的考虑，而是出自历史性的认识，首先是出自对阶级状况的了解，是无产阶级实际斗争的需要。如果没有已具备阶级觉悟的、联合起来的、受过训练并且用社会斗争权利武装起来的妇女参加，那么，无产阶级要想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是不可能的。由于在工业中女工人数的增加，在很多企业中，只有当女工做为受过训练的和有组织的阶级战士参加的情况下，才能开展罢工运动。而且，妇女必须参加无产阶级的政治工作和政治斗争。随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唤起妇女的阶级觉悟以及妇女参加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意义愈来愈大。工会组织的强大并没有像资产阶级的满怀希望的蠢货们所期望的那样带来社会安定，而开辟了大量解雇工人和举行大规模罢工的新时期。无产阶级以明确的目的参与政治生活加剧了政治斗争的尖锐化，从而导致了新的斗争方法和斗争方式。在比利时和荷兰，无产阶级必须用政治性群众罢工来补充他们的议会斗争。在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试用了同样的武器，并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在奥地利，为了从敌人那里争得选举权的改革，无产阶级把群众性罢工这个武器摆在身旁，随时准备使用这个革命的斗争方式。大规模的罢工和大批解雇工人，但首先是革命性的群众罢工，使无产阶级付出巨大的牺牲。但无产阶级不能像有产阶级那样把这种牺牲转嫁到雇佣人员头上，也没有大量的资金来弥补这种损失，它必须由无产阶级每一个战斗成员自己承担。因而，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妇女也对这种牺牲的必要性和意义具有历史性的认识时，才能做出这种牺牲来。在奥地利，为争取选举权而进行的光辉斗争恰恰证明了无产阶级妇女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是多么重要，是多么必要，从这样的觉悟中才能产生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如果无产阶级妇女不以实际行动参加这一斗争，斗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必须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奥地利的兄弟们所取得的成就是

十分重要的，这是他们忠诚、工作热情、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的必然结果，它比我们奥地利的妇女同志们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斗争性更重要。

从以上概括的情况中可以得出结论：无产阶级迫切需要为妇女获得充分民权而斗争，女性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符合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这种斗争能唤醒妇女群众，帮助她们提高阶级觉悟。妇女获得选举权是无产阶级妇女目标明确地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先决条件，同时，它能大大促使人们如同对男性无产者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那样去热情地唤醒、联合和教育女性无产者。只要妇女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她们就软弱无力。尽管她们对政治生活施加影响，但这个影响仍被人们低估。在议会活动中只有选票才有价值。那些目光短浅的人在政治斗争中只考虑席位和票数，他们认为唤醒无产阶级妇女的阶级觉悟是社会民主党的一种消遣方式，是一种享乐，这是由于他们时间太多，力量太强和资金太足。他们看不到在妇女界展开阶级斗争和妇女无产者与她们的兄弟肩并肩地进行战斗是无产阶级利益的所在。一旦妇女政治上得到解放和取得表决权，那时，我们队伍中目光最短浅的人也会看清这种利益。那时，各党派会为女性无产者的选票而角逐，因为她们占妇女中的大多数。但是，各国社会党必须想尽办法通过宣传工作战胜各资产阶级政党。社会党为妇女的民权而进行的斗争会在这方面起作用的。在芬兰为争取选举权而斗争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在那里进行的首次争取普遍的男女公民选举权而进行的选举权运动。妇女选举权是一个强有力的武器，用它来冲破群众无知的最后一个，也许是最顽固的堡垒，即广大无产阶级妇女群众政治上的麻木和落后。我们必须消除这个堡垒，因为它阻碍和妨害着无产阶级目前的斗争，危及无产阶级的前途。（太好了！）

在我们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日子里，出现了这样一个问

题：社会党应该为什么样的妇女选举权而斗争？如果几年前提这样一个问题就会显得毫无道理。人们可能这样回答：为妇女选举权就是为妇女选举权。因为当时只认为有限制的妇女选举权不完备，不够进步，但毕竟是争取女性政治解放的第一阶段。今天就不存在这种不痛不痒的观点了。今天，社会党必须强调声明，它只能为普遍的妇女选举权而斗争，它断然拒绝有限制的妇女选举权，因为这是对政治平等原则的歪曲和嘲弄。以前出于本能而做的事——通过实行有限制的妇女选举权加强了财产的地位——现在则出于觉悟去做。有两种倾向正在资产阶级政党中起作用，冲击着对妇女选举权的根本性对抗，一种是必须为其民权而斗争的广大资产阶级妇女界的日益加剧的内外交困，另一种是对于战斗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进步日益增长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有限制的妇女选举权似乎是一条生路。无产阶级必须为有产阶级男女之间的安定付出代价。有产阶级考虑到要实行有限制的妇女选举权，因为他们把这种选举权当做一道壁垒，用以防护战斗的无产阶级不断增长的政治力量。挪威发生的事件首先证明了这一点。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那里的无产阶级发起了攻势；当有产阶级无法再拒绝他们在区代表机构中的普遍选举权时，就通过实行有限制的妇女选举权来破坏改革。资产阶级的政客们毫不讳言地宣称，有限制的妇女选举权应该成为男性普遍选举权的一种抗衡。前不久，在挪威议会里，人们怀着同样的希望解释了实行有限制的妇女选举权的原因，不过，在挪威实行这种有限制的妇女选举权能否使这一反动愿望如愿以偿还值得怀疑。因为在挪威，古老的农民民主还起作用，年轻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一股势力。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正常的国家里——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与财产、纳税、教育水平相关的有限制的妇女选举权将加强有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因此，在意大利、奥地利、法国、比利时和德国有影响的政治家也喧嚣一时，热烈赞同实行有限制

的妇女选举权。在美国，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主力军为有限制的妇女选举权而奋斗，其目的——如同前面多次说明的那样——是想摆脱进行普遍选举的危险。因此，社会党在每次要求妇女选举权时要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口号，即：政治上男女平等。它们只能为普遍的妇女选举权而斗争，因为只有普遍的妇女选举权才能生动而又具体地表达出全体妇女政治上平等的原则。我们与其把有限制的妇女选举权视为女性政治解放的第一个阶段，毋宁把它视为财产在政治上解放的最后一个阶段。它是财产的特权，而不是普遍的权利。它之所以解放妇女，并不因为她是妇女，而是因为她虽然也是妇女；并不因为她是人而使她具有完全的公民资格，而仅仅由于她是财产和收入的承受人。所以它不能使广大的妇女群众在政治上获得自由，而只是把她们的不自由记在另外的帐簿上。有限制的妇女选举权除了使女性无产者继续保持无权地位外，还危害她们的阶级。因为它是资产阶级多数人的决定，所以它加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因此，把有限制的妇女选举权实际上当做通过普遍的选举权使无产阶级妇女从政治上得到解放的一个步骤也是不恰当的。相反，由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得到了加强，从而壮大了反动派的力量。反动派反对有利于无产阶级的——不区分他们的性别——选举权的进一步民主化。另外，它使资产阶级妇女得到满足，从而退出了为全体女性争取政治上平等的斗争。凡是有限制的妇女选举权得到行政和立法机构认可的国家，政治上已解放的妇女都不再全力以赴为她们的穷姐妹的民权以及普遍的妇女选举权而奋斗了。反动派越是倾向于通过实行有限制的妇女选举权来建立一个防御无产阶级力量增加的堡垒，越是有必要向妇女无产者讲清楚这件事的相互关系。妇女无产者应该避免在为女性的公正待遇的招牌下被利用来反对她们自己以及她们的阶级。

我们对妇女选举权的要求不是一个女权主义的要求，而是无

产阶级的群众的和阶级的要求。无论从原则上还是从实践上来说，它都是整个社会民主党选举纲领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不仅必须随时宣传这项要求，而且首先要把它与社会党为政治民主而进行的一切选举权的斗争结合起来。根据这种观点，委员会里的多数人决定，一切为选举权而进行的斗争也必须是一场为妇女的选举权而进行的斗争。无产阶级妇女的权利与无产阶级男人的权利一样，只有通过共同的斗争才能取得。在芬兰为选举权而进行的斗争首先证明了这一点。委员会里的多数人不能赞成这样的看法：说什么出于斗争目的考虑，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先把妇女选举权的要求悄悄地从无产阶级为选举权而进行的征战中排除出去，放在次要的位置上。有产阶级把任何一项无产阶级的选举权的要求都视为灭顶之灾，他们也把选举权的最微小的民主改革当做阶级统治末日的开始，并且对此进行最顽强的抵抗。决定斗争结局的不是社会主义选举权的要求的性质和范围，而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保证我们取得胜利的不是我们聪明的谦让和宽容，而是做为我们提出要求的后盾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于是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提出我们全部选举权的纲领，特别是提出妇女选举权的要求能否加强社会党和无产阶级的力量？我们可以严肃地强调指出：肯定能加强。社会民主党越是坚定不移地为争取选举权进行斗争，它就越能深入和广泛地鼓动起各阶层人民大众，使他们具有革命性，对我们行动的严肃性和忠诚充满信心，并且满腔热忱地为他们的斗争目标前进。另外，古老寓言中讲述的筷子捆成一捆不易被折断的情况不断重复出现。政治上无权的人数愈多，参与为社会主义而战的男女斗士的队伍就愈壮大。社会民主党在选举权的战斗中代表着他们的利益，他们像被剥夺遗产的人，他们把自己的权利寄托在社会民主党的胜利上。难道一项与半数无产阶级的民权以及整个民族相关的要求不能充分发挥这样的作用吗？这半数无产阶级是对国民进

行教育的人，但她们却被排除在议会之外，现在她们正急切地敲着议会的大门要求进去。社会民主党所进行的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同时也是为了妇女的权利，它赢得了更广泛的基础，更全面的目
标，更大的热情和力量。它发起了向陈旧的根深蒂固的偏见的挑
战，因而唤醒了广大的民众。它在我们敌人的阵营里引起了不
安、混乱和分裂，使有产阶级男女之间的对立加剧了。因而我们
相信，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社会党除了为原则上承认妇
女选举权进行斗争之外，还必须为这些原则的实现而进行强有力的
斗争。但这绝不是说，某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为妇女的选举权
可以进行不合时宜的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同样也不是说，在任何
一次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妇女的选举权都必须起决定性的作用，
或在这样的口号下进行选举权的斗争，即：妇女选举权就是一
切。至于妇女选举权在无产阶级选举权的斗争中应该起什么样的
作用，这取决于不同国家的整个历史情况。社会党必须在争取选
举权时为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出发提出的一切要求而斗争，他们
斗争成果的大小取决于他们从敌人那里争得了多少权力。还要看
是否从原则上要求了妇女的选举权，在群众及议会的宣传中是否
按其要求的意义强调了妇女选举权。我们知道，尽管这样做，在
大多数国家都不能一朝一夕就取得普遍的妇女选举权，但是我们
深信，这是为将来的胜利做准备。社会主义的妇女必须在无产阶
级争取女性公民权的斗争中做强大的促进力量。这不仅意味着她
们要全心全意地参加无产阶级争取选举权的斗争，还意味着她们
要引导无产阶级的妇女群众去参加斗争。她们把无产阶级的妇女
群众与她们战斗的兄弟们组成统一的队伍，这本身就强有力地说
明两个问题：妇女群众要求选举权和女性无产者已懂得如何正确
使用选举权。我们要毫不犹豫地投身到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中
去。它能唤起妇女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从而去从事政治生活，
这对于无产阶级及其自身解放的现实和前途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

义。忍辱负重的妇女和头脑迟钝的女奴是不能培育出一代坚强的斗士的，只有目的明确的女战士才能做到这一点。妇女完全有权这样说，她们生育了复仇者，她们不仅用乳汁哺育了孩子，而且用勇敢的热切的思想培养了他们；他们不仅会成为能接班的战士，而且在斗志上还会超过她们。（热烈地鼓掌）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07年8月18—21日）记录》，柏林1907年德文版，第40—47页。崔勇译）

比尔在大会上作的关于政 党和工会相互关系的报告

（8月23日）

在国际代表大会上阐明这个问题是必要的，因为在各个国家存在着很多误解，这麻痹和妨碍了工人运动的战斗力。强调工会运动的独立性是必要的，同样，强调工会与党相辅相成，这也是必要的和理所当然的。只有那些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并为社会的社会主义化而努力的工会，才能真正为无产阶级做有益的工作。

（说得好！）如果工会运动满足于为工人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把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做为最终奋斗目标，我认为它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中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说得好！）工会会员必须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他们必须成为社会主义者。我认为这样的工会运动与党之间不存在矛盾。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工会斗争就是阶级斗争。工会不能满足于为工人减轻资本主义的枷锁，而必须使工人为更伟大的和更重要的斗争做好准备，以便彻底打碎这个枷锁。遗憾的是还存在着一些不认识这项任务的工会。我认

为，如果都像在我们奥地利那样，党员积极参加工会运动，工会会员积极参加党的工作，那么，党和工会之间很容易相互了解。通过紧密的人事结合，我们一直协作得很好，没有出现什么误解。工会的代表参加党委会，而党的代表参加工会委员会。这样就建立了必要的联系，避免了误会和没有成果的讨论。在国内，党和工会之间一旦有必要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时，就应该以团结和友爱的精神去讨论。通过贬低人格只能使人与人的关系疏远，容易使对各种问题的看法背道而驰。（鼓掌）我只想举一个例子：就科隆举行的工会代表大会上讨论总罢工问题，一位女同志写道：

“实际上，整个关于总罢工问题讨论的基调不是经验，而是小团体主义。在任何一次德国工会代表大会上，都没有像在科隆那样表现出强烈的小团体主义。自满、自负和小团体主义，他们自我陶醉，无视国际工人运动的一切经验，他们根本就不懂得这些经验，等等。”

根据这种情况我可以肯定，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代表大会曾声明——大意如此——，科隆的大会与耶拿的大会决议之间没有区别。这样匆匆忙忙地进行评论是无益的。我希望将来不再有人讲这样的话。

令人高兴的是，在委员会中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除了一个美国小组单独提出一项决议案之外，委员会中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参加了德国、奥地利、瑞典、捷克、丹麦、比利时和匈牙利的这个提案。法国代表团中的大多数人声明，完全出于战术上的考虑，他们在法国不能马上执行这个决议，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导致工会运动的分裂。我请大家尽可能一致地通过这个多数派的决议案。少数派的决议案含意不太明确。如果美国的同志们最后仍不撤销这个决议案，那么，大会将会否决它。另外，法国还提出了两个决议案，一个是多数派提出的，另一个是少数派提出的。虽

然我们可能赞成其中的一个，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这两个决议案，因为我们担心会在法国工会运动中引起对立。在那项我们不能接受的决议案中说的是“工会的总罢工斗争形式”问题。虽然我认为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关于这种斗争形式问题已阐述的清清楚楚，但是，我仍然想声明，我们认为总罢工决不是一般的斗争形式，而是一种在完全特殊的情况下使用的斗争形式。根据委员会中绝大多数人的愿望，我恳切地要求法国的同志们为在法国展开强大的工会运动做出更大的努力，不要只停留在口头上，而要为工人做些实际的政治工作。（好极了！）法国代表团中的多数派向我递交了一份声明，他们要求我以委员会的名义代表他们。直到昨天晚上，我还是赞成这个声明的。声明说：

“代表大会注意到法国代表团的声明，在法国，工会组织与工人政党之间的关系正朝着一个特殊的方向发展，社会民主党和‘总工会联合会’各自独立自主在目前是它们继续发展和最终实现自愿结合的必要的前提。”

今天早晨，法国代表团通知我，他们坚持删去“在目前”几个字。这样一来，声明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热烈地赞同）因而，我现在就不能再向大家建议通过这个声明了。（完全正确！）

在委员会经过长时间的磋商，经过四次会议深入讨论，把提出的决议案逐条进行认真地推敲之后，看来就这个问题在全会上再进行长时间的辩论已完全没有必要。我们的决议案中包括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我请大家尽可能一致地通过这个决议案。（鼓掌）但是，我想特别强调声明并指出：我们热切地希望，并且必须抱这样的希望，党和工会之间以及工会与党之间能保持最亲密的关系，同时我们也希望，这种关系的建立不会被用来分裂工会运动。（非常正确！非常好！）每一个工业行业的成员都从属于一个工会，特殊的组织是有害无益的。应该努力促进工会运动的统一和集中。工会斗争的首要前提是它本身的协调一

致。（热烈鼓掌）工会要取得成就的首要条件就是工会本身必须强大。（非常正确！）党越是致力于消除误解，它就能对工会从而为战斗的无产阶级做出更大的贡献。（长时间热烈鼓掌）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07年8月18—24日）记录》，柏林1907年德文版，第52—54页。霍勇译）

比尔在大会上作的关于政党和工会相互关系问题讨论的总结发言

（8月23日）

多数派提出的决议案没有遭到激烈的反对。美国代表为少数派的决议案所做的辩护性发言未能动摇委员会的看法。一次国际性的代表大会不能主要根据一个国家的经验做决议。另外，少数派的决议案一方面不承认工会运动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又能引起混乱。至于法国多数派的声明，我必须驳斥瓦扬对我的攻击性发言。他不太了解事态的发展。此外，代表大会不能就这样的一项声明进行表决，因为表决就意味着使这样的声明生效，这样做是没有丝毫道理的。如果法国代表团的多数派发表这个声明，那可以把它纳入大会记录。至于瓦扬发言中的其他内容，我注意到在我们的决议案中已强调说明，在工会和党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决不应破坏工会运动的统一性。在决议案末尾强调了这一点。因而，瓦扬的顾虑是没有道理的。当然，代表大会无权介入一个国家的内部争论，可是它也并没有这样做。如果我们声明表示希望工会和党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并认为这是有益的，我们并没有介入工会运动的分歧。这是一个好的意见，希

望法国同志们予以重视。我们并不想对法国的同志们指手划脚，但是，我们认为，只要你们不能成功地掀起强大有力的工会运动，那么法国的团结工作是不完美的。因此，我请求您们同意多数派的决议案。（鼓掌）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07年8月18—24日）记录》，柏林1907年德文版，第57页。崔勇译）

少数派提出的关于政党和 工会相互关系的决议案

（8月23日）

考虑到产业联合会中工人的统一组织具有劳动共和国的萌芽，它预示着未来经济共和国中管理力量的组织形式；还考虑到那些只维护自己本行利益的行业联合会在资本主义毫无限制地发展到其力量顶峰的地方都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堡垒（纽约的《华尔街新闻》——金融寡头的机关报——对A.F.L.，即由高姆波茨和米切尔领导的《联合会》的评语），而且它们的领袖成了由资本家指挥的强大的《劳动军官》（美国大资本家马克·哈那对于A.F.L.的领导机构的评语）。大会决定：

1. 社会党面对工会保持中立就如同该党面对资本家阶级的阴谋保持中立一样。

2. 一次真正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既要利用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又要利用无产阶级的工会组织。前者做宣传鼓动并在由现今的文明而开放的选举权领域进行斗争，后者则是可以想到的唯一能大力支持选票的势力，没有它，选票的价值则化为乌有，它

是一支将来总有一天要把企业主从属于劳动人民的企业中永远赶出去的必不可少的力量。

没有政治组织，社会主义运动就不能达到目的；没有工会组织，社会主义在政治上胜利之日也就是它失败之时；如果没有这样的工会组织，社会主义运动就会吸引和产生最糟糕的空头政治家，他们会玷污和背叛劳动阶级，相反，如果没有政治组织，社会主义运动就会吸引和产生侦探，他们将葬送运动。

国际产业工人

社会主义劳动党（北美）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
（1907年8月18—24日）记录》，柏林1907
年德文版，第51—52页。霍勇译）

关于反对罗马尼亚政府镇压城乡 无产阶级的暴行和残酷迫害居住 在罗马尼亚的犹太人的抗议^①

（8月24日）

国际社会主义局通过罗马尼亚代表团得悉，罗马尼亚政府对城乡无产阶级进行了镇压。

考虑到这种政策夺去了几千名农业工人的性命，考虑到压迫和剥削制度迫使他们走上荆棘丛生的反抗道路，并考虑到通过剥夺任何权利及大量逮捕和大批驱逐出境的方式把这种政策也扩大

① 这是罗马尼亚代表团提出的，这作为大会的决议未经大会讨论就一致鼓掌通过。

到工会和工人的政治组织中去。

考虑到不仅在罗马尼亚工厂中工作的外国工人，而且整个这类罗马尼亚公民——犹太人——被驱逐出境；目前，犹太人到处得不到保护，任何国家都拒绝接纳他们。还考虑到这种极不人道的残酷迫害与罗马尼亚政府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相矛盾。

国际社会主义局提议，代表大会应该祝愿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有阶级觉悟的罗马尼亚无产阶级取得彻底胜利，对罗马尼亚政府的可恶政策提出抗议和表示愤慨，责成各国议会中的社会主义代表在议会提出要求，迫使罗马尼亚政府履行它对于按照国际条约处在它保护之下的各类罗马尼亚公民的义务。大会建议各国工人不要按照罗马尼亚工厂主的要求去做，因为他们的任何对罗马尼亚同志的同情行动都将导致被驱逐出境。

罗马尼亚代表团受委托，向各国社会主义的议会党团提交一份关于他们自身事务的详细的备忘录。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
（1907年8月18—24日）记录》，柏林1907
年德文版，第71页。霍勇译）

（八）哥本哈根代表大会

（1910年8月24日—9月3日）

“工会运动的统一”问题委员会 会议上的部分发言

内麦克在8月29日会议上的发言：

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想通过分裂活动削弱工会运动和破坏

组织的团结。但是，这种指责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在我们奥地利居住着很多民族，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党总是照顾到民族的组成问题。党是按照独立的民族区域组建的。工会运动和这些组织没有统一的领导，因此，我们一直在努力把政治和工会组织置于统一的领导之下。但是，如果布拉格领导捷克党而维也纳领导工会的话，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奥地利工会委员会是在1893年成立的，它从来不考虑捷克社会民主党的愿望，因此，我们在1896年和1897年在布拉格建立了一个特别捷克工会委员会，它与维也纳的工会委员会多年来一直协调一致地工作；维也纳的工会委员会在1900年进行的伟大的工资斗争中明确地承认，捷克工会委员会全面地尽了自己的义务。在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代表大会上剥夺了捷克工会委员会的代表权，于是，在奥地利要求集中于维也纳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试图保持捷克社会民主党对工会的影响，但是我们的一切要求都遭到了拒绝，于是，个别在这种僵化的集中形式下不能发展的组织就断绝了与维也纳工会委员会的联系。有人企图把这些组织从工会运动和党组织中排挤出去，并指责他们是工会的坏会员，社会民主党的坏党员，因为他们不服从维也纳工会委员会宣传的原则。难道把捷克党这样一个伟大的政党分为政治和工会运动两个部分是可能的吗？在斯图加特我们就反对这一点；在斯图加特，我们讨论了党和工会的统一问题，并决定，党和工会越是共同行动，它们的成绩就会越大，谁都不应反对这样做。应该为我们开辟一条在不过分集中的情况下把党和工会结合起来的道路。那时我们将随时准备与他人合作，我们丝毫不想采取反对德国同志们的行动。人们举不出任何一个在罢工或其他工会运动中我们对德国的同志们不尽最大的义务的例子来。今天，大多数捷克工人不再属于维也纳的工会委员会，而属于布拉格的工会委员会。如果您们坚持提出工会运动绝对统一的原则，那您们为什么不在比利时提出这个原则？在那里，少数工人组成

了一个中心机构。在法国、意大利和美国，也远远没有像在我国那样拘泥于集中的形式。在那里实行集中要比在我国容易得多。您们考虑一下我们的处境。政治组织没有资金，除了德国之外，其他国家的政治组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财金支柱。我们捷克人又不能培育起一支可以做为财金支柱的工会来，因为它们四分五裂，并且都不独立。我们的这种难堪的处境必须消除。德国的同志们必须顾及捷克社会民主党的需要。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只有在使运动的各个部分都能自由发展的组织中才能进行。几年来，我们一再指出，奥地利最强大的组织——印刷工人联合会就不像全国联合会^①希望的那样从维也纳出发集中行动，它不太集中，而是由各个州的联合会组成的。如果我们要想满足各个民族的要求，我们也必须按照这个范例组织我们的其他工会运动。维也纳的全国委员会是所谓国际主义的^②，它一直与在维也纳有代表机构的德国党保持关系。但是，这种情况或迟或早一定会发生变化。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工会组织的新形式。捷克大多数工人说：事情是在维也纳做的，也许做得很好，但只是在维也纳做的。（哈哈大笑）这不能埋怨捷克的同志们，因为德国的同志们在波希米亚这样说过：这是在布拉格干的，不管在布拉格干什么，我们分文不给布拉格，我们有我们的维也纳，我们始终支持维也纳。（又一次哈哈大笑）这样一来，民族的对立当然又前进了一步。这种对抗是无法消除的，除非建立一个能代表一切参加者的利益并使各个民族都能得到充分发展的组织。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任何决议都无济于事，也不能按照决议的精神实现党和工会的统一行动。请您们拒绝参与谴责捷克代表的活动，并决定把维也纳全国委员会的决议案委托

① 指工会全国委员会。——译者注

② 这里的国际主义的是指奥地利各民族共同的。——译者注

给国际局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进行研究和做出报告。（鼓掌声和反对声）

阿德勒在8月30日会议上的发言：

斯图加特决议包括两个思想内容：它宣布了党和工会一致行动的必要性。我们在奥地利一直承认这种必要性。但是，决议还补充说，这种一致行动不能损害工会的统一性。（非常正确！）这个地方强调工会的统一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项决议，因为就连党和工会一致行动的伟大思想也必须服从无产阶级在经济方面的实际斗争的必然需要。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以斯图加特决议为依据抱怨说，没有工会的自治他们就无法维持与工会的关系。但是，与工会的集中相对的是奥地利各民族的党的集中，虽然目前它受到严重的危害，我们仍将维护它。（鼓掌）捷克人说，必须把工会分开，因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以民族划分开的。但是，党内的划分是经过共同协商而进行的，并不是由于党的分裂。对于捷克同志们的特殊需要我们都充分考虑到了，极其充分地照顾到了。（捷克人喊：极其充分，极其充分！）是的，就现在的资金情况来看也许照顾得太多了。捷克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斯洛文人与德国人相比都有一份更为富有的工会报纸。当然，他们也有一些本民族的困难。但是，在一个民族的统一组织中就没有困难了吗？如果提出的一切要求不能立即得到满足，是不是可以说维也纳的全国委员会对捷克工会就没有感情了呢？维也纳与波希米亚工人之间的联系如同汉堡的一个工会中心与南德的工人之间的联系一样紧密。你们不要维也纳的集中，可是要布拉格的集中。但是，从布拉格到维也纳同维也纳到布拉格一样远，你们不能否认，你们想让大量在维也纳工作的捷克工人参加布拉格的中心。可是你们走得还要远。你们把你们捷克民族组织不仅扩展到维也纳，而且还扩展到格拉茨，因斯布鲁克，林茨以及古老的德语地区。在布拉格的集中与维也纳的集中之间只有一

个区别，维也纳的集中增强团结和战斗力，而布拉格的集中则制造分裂，涣散斗志。（暴风雨般的掌声）除了捷克同志之外，没有任何人赞成你们的立场。一位波兰同志曾指出过你们在阿姆斯特丹以妥协的精神所起的作用。我今天也想以同样的精神发表意见。再没有比全国委员会的议案更宽宏大度的了，我们尽量避免伤害捷克的同志们。我们就关于工会运动统一性的斯图加特决议只发表了一项声明，并且确认，它被我们的捷克同志们曲解了。但是，我们没提出任何与此相关的谴责或开除的建议，没做任何可能损害我们与捷克人友谊的事情。我们不想激怒我们的捷克同志。多年来，我们一直与他们共同战斗，我们将继续与他们一起进行斗争。但是，捷克同志们，请你们回答一个问题：你们果真需要工会的分裂吗？在这种新的原则下你们成长壮大了吗？自从你们分裂之后，奥地利和捷克党的情况得到改善了吗？自从你们在你们的要求中加进了民族思想之后，难道我们全党和你们的捷克斯洛伐克党变得更加愉快了吗？我不想要你们回答，你们也不会公开回答我的。如果你们扪心自问一下你们的党员良心，你们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一切都变得更糟了。（非常好！）国际局究竟还应该研究什么问题呢？如果你们认为维也纳的提案是错误的，你们可以拒绝它。但是，如果我们要提社会政治的要求，就不要通过从资产阶级世界那里学来的那种最恶劣的拖延性的提案。我请求国际清除我们工会运动中的蒺藜。你们今天不能谴责捷克同志们，但是要告诫他们，要通过由工会领袖和党的同志组成的了解情况的国际警告他们。国际中都是心地善良的人，都要成为我们的精英。这次代表大会必须告诉捷克同志们：朋友们，你们走的道路是不正确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快回来吧。这不会对每个人都起作用，今天不会起作用。但是，几十万捷克工人将会听到国际的声音，这是已经集中组织起来的工人，国际的声音不会不起作用的。（暴风雨般地反复鼓掌）

普列汉诺夫在8月30日会议上的发言：

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委员会中有两名代表，一名俄罗斯人，就是我，另外一名是拉脱维亚的同志。我们所讲的语言不同，但是，我们从工会运动的统一性的利益出发，一致同意奥地利的决议案，因为这种统一性是政治解放斗争必不可少的条件。恰恰在那些如同俄国一样党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里，必须由工会运动帮助我们恢复社会民主党的团结。在我们俄国，民族问题要比你们奥地利迫切得多。我要在这里列举一下生活在大俄罗斯帝国各民族的名字，今天的时间恐怕都不够。我们不能为奥地利无产阶级运动的未来分裂铺路。我非常理解捷克同志们的立场。他们说，只有他们的工会有钱，而只有通过分裂工会组织他们的工会才能为捷克社会民主党提供大量的资金。当然钱是好东西，不管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还是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都一样。（笑声）但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得到钱。用分裂得到的肮脏的钱必然会葬送整个政治和工会运动。工人运动的统一一定会使你们比搞分裂得到更多的资金。对工会统一性的要求不是教条，而是实际的迫切需要。无产阶级团结万岁！（热烈鼓掌）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1910年8月28日—9月3日）记录》，柏林1910年德文版，第82—84、88—89、89—90页。霍勇译）

“工会运动的统一”问题 大会讨论的部分发言

（9月2日）

普列汉诺夫代表委员会的多数派发言：

在委员会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观点，另一种是委员会其他人所持的观点。其主要分歧是：捷克斯洛伐克人要求他们的政治和工会组织的权利不受限制。可是要行使这种权利又有困难，因为他们的党组织是国内的和自治性的，而工会组织则是国际性的。捷克人认为，他们的党不能行使对工会组织的自决权利，因此有必要独立进行组织，如同他们独立地组织政治运动一样。

奥地利人持另外一种立场。他们指出，在奥地利，除了小的民族之外，较大的民族就有8个。如果在那里也贯彻按民族建立工会组织的原则的话，那么在任何一个工业部门至少要建立8个不同的工会。这些工会不受地域的局限，因为在奥地利多种民族混杂居住，尤其是各族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如果捷克人的意见得以实行，那就必须在各个大工业区成立8个不同民族的工会。这实际上等于工会组织的自杀。因此，奥地利的同志们认为，工会必须是超民族的，它不能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上，而必须建立在统一的经济区域的基础上。因为企业主组织之间的联合越来越紧密，工会斗争的尖锐化必然要求工人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所以这一点就更加必要。

这里有一点是很特别的，就是双方的论点都以斯图加特决议为基础。捷克人说，因为决议建议党和工会之间建立密切关系，因而工会也必须和党一样是民族的和自治的。而奥地利人说，斯图加特决议的主要部分明确地强调指出，党与工会之间的紧密联系不得损害工会的统一性。这一段决议的起草人比尔同志说，斯图加特决议实际上特别强调了后一点。另外，奥地利的同志们注意，莫要使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人与国际工会之间发生冲突。在委员会中还有一位波兰工会代表声明说，工会中的其他奥地利民族完全赞成德国同志们的立场，并与奥地利工会全国委员会一起坚持国际主义工会的立场。

各国代表原则上都采取这种立场。法国人稍有保留，而这与有争议的问题本身无关，只不过想着重强调一下斯图加特决议中关于党和工会的协调一致问题。在基本问题上整个委员会是一致的，在国际中几乎没有观点如此一致的先例。（热烈鼓掌）委员会极为认真地仔细审察了这个问题，并且全面考虑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委员会得到的总的印象是，工会的民族分裂将意味着自杀。如果出现民族分裂，那么在德国除了德意志民族的工会外，还必须有波兰人的、丹麦人的、法国人的、意大利人的和小俄罗斯人的工会。而在俄国，不象在奥地利只有5个或8个，而是有几十个参加工会的民族。这种局面是不可想像的。如果贯彻执行这样的决议，受影响的首先是整个东欧，特别是由于现在资本从西向东流动，劳动力从东向西流动，所以捷克人的分裂将蔓延到所有国家。这样，将出现真正的一片混乱，工会组织将不能继续进行斗争。以民族做为工会运动的基础只能是一个政治概念，不可能是一个伦理概念。捷克的同志们想要达到的东西是不会实现的，相反，全国委员会关于全国建立统一的工会组织的建议是会实现的。（鼓掌）做为委员会讨论的结果必须再一次肯定，除了捷克人之外，大家一致认为，经济区域和一个国家是工会组织的基础，而不是种族的统一。基于这样的看法通过了全国委员会的决议案，我请求大会也一致通过这个决议案。

内麦克（布拉格）：

捷克社会民主党在国际大会上第一次成为被告。虽然有人说，这不是控告，只不过是对斯图加特决议的解释有争议而已。但是，我们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已经做过很多决议，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激烈地争论不休。例如，关于五一庆祝活动的决议早就被废止了，可是没有任何人过问一下。（热烈地赞成）没有人像现在对待我们那样追究过责任。针对我们而采取的行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当有人问到大会议程时，国际局的一位同志说：波希米

亚问题。但这是不对的，辩论的题目本来是国际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才是问题的内情，这才是本来的问题。有人企图把“民族的”与“民族主义的”两个词混同起来，然后再把“民族”与国际对立起来。但是，国际是不可以这样解释的，不能把国际解释成与民族生存的必要条件相对立的东西，与各个民族的工人的生存必要条件相对立的东西。如果您深入地研究一下斯图加特的决议，那么您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决议不仅仅涉及到组织形式问题，而且关乎到更重要的问题，即政党与工会的关系。决议要求，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应该一致行动；这是无条件的，而工会运动的统一性是有条件的，是附属的。现在要求各国工会无条件的统一，并根据一条根本就不存在的法律无中生有地控告我们犯了罪。如果您们要想使自己的行为名正言顺，那您们就必须首先修改斯图加特决议。难道在其他国家仅有一个工会中心吗？难道在美国、比利时和法国仅有一个工会中心吗？（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喊：是的！）在那里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喊声：有，有！）在奥地利是难以实现统一的，其统一的必要前提是维也纳工会委员会彻底摆脱它目前的一切联系，成为完全中立的组织。它不得与任何政治组织有关系。（奥地利人激烈反对）现在的维也纳工会委员会远远不是国际的或中立的。如果说我们想要在各个企业制造分裂，从而使工会组织自取灭亡，那我们就回答说：这不是我们的意愿。这不过是一个指责我们行为不端的托辞而已。（喊声：这是你们的行为的必然结果！）诚然，企业主结成了联盟，但是，我们也想同他们一样结成联盟。（笑声）在奥地利也有些组织已经联合了起来，例如印刷工人和铁路工人等，虽然它们没有组成全国联合会。我们非常尊重《共产党宣言》中的话，但是，马克思很难预料到今天工会运动的组织形式。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意见他一定是指各民族联合起来。俄国、英国以及瑞士的例子都不适合我们的情况。那里的民族从

来没有国家的独立，现在也不像我们波希米亚人那样为之而奋斗。（笑声）我们很久以前就和一切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完全决裂了。但是，我们必须告诉捷克工人，我们的目的究竟何在。在布隆纲领^①的基础上我们完全同意在奥地利建立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国家。（喊声：政治上的！）当然是政治上的，但是，我们必须使我们的组织适应这个努力方向。弱小的民族在国际组织中也必须得到它们的权利。这不是一个以奥地利的同志们的意思解释斯图加特决议的问题，因为这样做对他们自己最为不利。他们这样做必然会迫使刚刚丧失民族独立的芬兰人参加俄国的工会运动。没有人能证明我们曾经采取过反对国际的行动。斯图加特决议宣布800万在党和工会中组织起来的无产者是统一的。实现这种统一的形式则完全是次要的。无产阶级国际不仅要保护每一个人，而且要保护每一个民族，并使他们能够自由发展。不能让生产社会化的经济目的掩盖我们要实现民族和个人自决权的政治目的。宁可让捷克人严密地组织起来也比您们给我们划地为牢更好些。捷克无产阶级已经以鲜血证明，它是坚定不移地忠于国际的，因此代表大会不能谴责我们是国际的叛徒。这样的决定是不正义的，它将瓦解我们的行动，涣散我们的斗志。如果我们做为叛徒返回故乡，我们知道这将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您们对全国委员会的决议案所做的补充表明，您们自己也感觉到不能只谴责一下了事。您们不能谴责一个参加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只是因为它对组织形式问题持不同意见，而在社会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策略问题上与国际无产阶级的观点完全一致。（捷克人鼓掌）

普列汉诺夫的结束语：

内麦克谈到有一种谴责捷克人的倾向，并声称，比利时之所

^① 布隆纲领是奥匈帝国6个民族社会民主党于1899年在布隆召开的联合党代会上制定的机会主义纲领，它违背民族自决权的原则。——译者注

以提出一个修正案，其目的是为了消弱这种倾向，这是不对的。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因为在修正案上德·勃鲁克尔，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和阿德勒都签了名，并且得到一致通过。我们认为，捷克人走上了歧途，我们想说服他们。萨赛克企图利用“民族”一词继续玩弄文字游戏，这是不适宜的。很显然，在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民族”一词就是“国家”的意思。他还说，在道义上他们是正确的。如果捷克人要继续坚持他们选择的道路，我们对他们也不采取强制手段。我们没有大炮，没有刺刀，但我们有强大的力量，有道义上的力量，有国际的舆论，这是任何力量也抗拒不了的。（热烈鼓掌）如果捷克人执意对抗，那么捷克无产阶级将反对他们的策略。我们很高兴地听到一位在场的捷克无产者说，他的大部分同胞不会跟着他们干，他和他的同志们在支部中虽然是少数，但多数捷克工人支持他们。国际与这一部分捷克人观点完全一致。如果您们坚持反对并且践踏他们的决议，那么反对自治工会的捷克工人将会越来越多。这种发展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阶级觉悟必然会提高。（热烈鼓掌）

内麦克的补充发言：

有人企图在这里证明我们不过是捷克工会中的少数派，我向您们肯定，同志们，这不是事实。格雷利希同志说，我们运用讼棍的伎俩为我们的事务辩护。我不知道……我们是用讲道理的方式辩论的。如果这叫讼棍伎俩，那么在下届代表大会上只有那些附和多数人观点的才不会被称为讼棍。阿德勒同志说，我们不想给别人判罪。好了，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被绳之以法了。但是，请您们读一读决议的解释和注意一下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那您们就会发现和一次宣判差不多。阿德勒博士说，我们想达到团结的目的。是的，如果用这种方式演奏通往团结的序曲，那是不能说服人的，只能使人保持缄默和服从。我们是不会屈从的。我引用了比利时的同志们的动议，决不是为了证明大会会有谴责我们的倾

向。我只是说，比利时同志们有与我们相同的看法，认为必须进一步调查一下。普列汉诺夫同志最后谈到了阶级觉悟问题。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各国无产阶级都像捷克工人阶级一样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忠于国际，团结一致。（捷克代表暴风雨般地鼓掌）我们现在坚持团结，将来仍然如此，但是，我们只有在能得以发展并且斗志不被麻痹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只有这一个愿望，别无他求。如果我们按照德国的同志们对我们的要求去做，那我们就必须重蹈我们党倒闭的复辙，我们不能继续存在，而必须解散。您们不会这样要求，我们也不会这样做。（捷克代表暴风雨般地鼓掌）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
（1910年8月28日—9月3日）记录》，柏
林1910年德文版，第44—46、46—47、50、
50—51页。霍勇译）

累德堡在大会上代表反对军国主义问题委员会 作的关于保卫世界和平问题的报告

（9月2日）

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就社会党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在一个委员会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然后在全会上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这是多日来进行磋商的总结。它普遍涉及到社会主义者对待军国主义的立场，以恰如其分的形式阐明和解决了我们的原则信念问题。但是，随着情况的不断发展，如同在所有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上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使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就具体措施提出了新的动议。我们向大会提交的

新动议和新建议就来自近几年来成立的预备委员会。主要有两点理由使人想要补充一下斯图加特决议的内容。其一，从社会民主党方面应该大力促进建立仲裁法庭。大家知道，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甚至所有君主政体的和贵族的政党都同意建立仲裁法庭。虽然如此，建立仲裁法庭的运动也几乎完全陷于停滞状态。第二个直接促使我们采取新立场的是无畏战舰^①阴谋事件，它重新唤醒了社会主义者。从英国开始的建造这种大型新式战舰的竞赛使所有国家惊慌失措，特别是英国和德国都大力投入建造工作。这种造战舰的竞赛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以前，海战处于次要地位，现在做为新的战争危险突出了起来。在与此紧密相关的国家的议会中，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议案；但是，整个国际社会主义建议就这个问题尽可能同时在所有国家采取一致行动无疑是可取的。

如果不是像布鲁斯·格拉西尔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社会主义者，爱尔兰工党（I.L.P.）新闻和思想界的先锋战士，在委员会里发了言，说什么现在引起战争的因素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而且人民的动物本能和好斗性也起了很大作用，那么我就只提一下实际情况，不进行原则性分析了。布鲁斯·格拉西尔的这种说法是大错而又特错的。毫无疑问，一切人都还具有动物的好斗本能。但是，我坚决否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好斗性是促进战争的重要因素或者突出的附随现象。现在，究竟是谁在煽动战争？是统治阶级，是资本家，他们想靠当军火商而发财。是克虏伯和蒂波尔斯基利希，是阿姆斯特朗之流的英国资本家。这帮资本家并不想用战争来满足他们好战的欲望和他们的动物本能，而是舒舒服服地呆在家中，坐收人民之间互相残杀给他们带来的好

① 1906年英国建造的第一艘大型战舰，配有30.5毫米口径的大炮。

——译者注

处。著名的俄罗斯画家维勒史查金在他描绘普列福纳战役的画中把这一事实表现得淋漓尽致：图画的背景是手持各种各样武器的俄罗斯人与土耳其人在厮杀，而前景却是俄国沙皇和他的将军们以及宫庭人员用香槟酒来满足他们的“斗争兴趣”和“动物本能”。（笑声和赞成声）不是对搏斗的兴趣挑起了现代化的战争，而是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求。远距离的交火使尚武精神的发扬没有充分表现的余地。奴役和剥削其他民族的欲望是爆发现代化战争的经济根源。资本主义的掠夺性大肆膨胀，从而使资产阶级早期的思想衰颓了。资产阶级年轻时期所提出的一切自由和平问题被置于脑后，只保留了它对剥削的欲求。美国以前的总统罗斯福就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例子。他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家中的一个突出典型，来自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所谓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度；在那里，生活在星条旗下的每一个国民在庆祝节日时都沉醉在自由与和平的言词中。正是这个罗斯福，在他不是出于斗争本能，而是出于屠杀本能所进行的非洲行猎旅行中，（非常正确）大声叱责埃及人，因为他们竟敢反抗英国的奴役和剥削。这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它说明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的掠夺本能把其他一切考虑都置之度外。如果弗兰克林和华盛顿这些美国真诚的自由战士的在天之灵听到他们的不肖子孙——被资本主义瘟疫所感染的美国资产阶级代表——这样说话，他们一定会嗤之以鼻。（鼓掌）

在委员会里，我们很快就对声明的原则取得了一致意见。在社会主义者向现今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的各项要求中都尽可能考虑到各种意见。只是莫尔加利同志提出的在国会向各国政府要求减少百分之五十军事预算的意见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莫尔加利同志本人也说，他并不坚持减少百分之五十，也许减少百分之四十五他就满意了。他最后表示同意其余的百分之五十五做为军费开支。但是，这种百分比社会主义（笑声）仍然不能得到委员会

中其他成员的拥护。

我们在决议案中提出了四点具体要求。首先，我们应该在所有议会中要求建立处理国际争端的常务仲裁法庭。我们已经根据海牙代表大会建立了仲裁法庭，但是，它只处理根据历史经验不会导致战争的事件。通过仲裁法庭，事件也许会得到较快的解决，但是，对于消除真正具有战争威胁的纠纷，这些资本主义的机构却无济于事，它们只是给大批外交官提供了待遇优厚的职位。当一个国家的“荣誉”和“切身利益”受到威胁时，不应由仲裁法庭决定，而应该向*ultima ratio regum*（国王的最后决策）呼吁，向国王们的最高良知和大炮呼吁。很显然，那位说这种话的人不太相信国王们会有良知。（笑声）我们要求对一切国际争端进行裁决。

我们还要求全面裁军；我们非常重视发表一个声明，说我们理所当然地拥护全面裁军。我代表委员会向我们斯堪的那维亚诸国的党员同志们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他们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头，他们以极大的力量为全面裁军而奋斗着。（鼓掌）另外，各国社会主义党应该不断提出新的议案，以便首先达成限制武装海军和取消海洋捕获权的协议。提出这样两条要求是有其一定历史原因的。尽人皆知，一年半以前，英国政府向德国政府提出限制武装海军的建议，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德国政府的拒绝。英国首相阿斯奎思亲自宣布了这事实，以便保卫英国舰队。我们立即在国会向比洛夫侯爵提出了质询，要求他回答，最后，我们搞清了这是德国政府又一次从所谓的外交利益出发歪曲了事实真相。如果不发生其他事情，这又是我们工作的一个伟大实际成果，因为我们受到多方咒骂的议会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确凿地证明代表资本主义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和政客在撒谎和欺骗。我们可以高兴地指出，我们的提议所起的作用超出了我们自身的范围。使人高兴的是，我们的美国同志们提出了一个同样的提案，尽管不

是整个工党都签了字。在德国国会只有一个资产阶级议员赞成我们的提案，而在美国则有几十个自由党激进分子同意他们的提案。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一部分德国资产阶级报纸也积极宣传起德一英裁军协议来了，当然，他们只字不提我们在这方面早就走在了前面。不管怎么说，事情取得了进展，我们将一次又一次地迫使资产阶级政党做出决定：他们是否定一切为自由和和平做出的努力呢，还是要通过接受我们的提案而使这种努力变为现实。把限制武装海军与取消海洋掠夺权这两项要求结合起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限制军备是英国政府提出来的，而废除海洋掠夺法是德国政府提出来的。海洋掠夺法是一种合法化的海盗行径，它规定，可以掠走或炸沉敌对国的商船，销售它的货物。英国当然不愿有一个海上的竞争对手，它的舰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具有两个大国的海军力量，而德国政府希望能通过一场海战来壮大自己的舰队力量，但是，又想使德国的商船队免受海洋捕获权所带来的严重损害。通过废除海洋捕获权我们将取消某些政府进行海盗行径的最好口实，从而保护商船队。德国的商船队规模较小，仅有4,000条船，但是它的海军的力量也无法对它进行保护。在战争情况下保护商业船队是完全不可能的，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北美人具有强大的优势，但是小小的巡洋舰《阿拉巴马》号却在世界海域横冲直闯，无人能阻止它的海盗活动。但是废除海洋捕获权和缩减海军力量将促使德国和英国政府逐渐实现这个双重要求，这样，海军军备竞赛所引起的对世界和平的巨大威胁就会受到限制。

我们还在决议案中写进了第四点内容。这一点虽然与战争危险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在民族冲突的时代，它是导致战争的值得忧虑的一个次要因素。我们要求各民族有民族自决权，保卫自己的国家，反对武装入侵和武力镇压。当然，首先是弱小的国家希望全世界各民族实行民族自治的要求能有所突破。但是，较强

大的民族也有受压迫的局部地方。德国不仅压迫波兰人和丹麦人，而且也压迫讲法语的亚尔萨斯和洛林人。同样，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在匈牙利有200万，在俄国有100万，在他们的民族性以及语言使用上也受压抑。因此，我们要求各民族的自由自治，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和非洲都应如此。社会主义并不像我们的敌人说得那样是反民族主义的，而是国际主义的，这完全是另外一个概念。那些压迫其他民族并且只承认本民族权利的民族政治家是反民族主义的，他们最热切的愿望就是同化那些因地理位置或被占领而受他们支配的民族。我们是国际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使用自己的本族语言和保持自己民族特点的权利，因而我们主张，这种权利应得到普遍的承认。我们越是能在一切纠纷问题上采取这种伟大的文明立场，各个民族也就越能认识到，他们不能指望资产阶级政党给他们带来幸福，而应该寄希望于社会主义者。

决议案的结尾部分说，在出现危险性的冲突时，国际局应立即采取必要的步骤，使有关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统一行动。这个建议是受奥地利的同志们的启发提出来的，因为在上一次塞尔维亚—奥地利冲突时两国的党之间存在着误会。应该委托国际局设法避免类似的误会。

除了总决议案之外，我们还向您们提出两个决议案，从而交给国际局一些带普遍性的任务。根据法国社会民主党的建议应该做出决定：在出现战争危险时，只要有一个国家提出要求，就应该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局的会议。另外，万·科尔和弗里根建议，每届国际代表大会之前，国际局应该召集会议，就各个党执行国际代表大会决议的情况草拟一份报告，我们提请您们一致通过这两个提案。

瓦扬—凯尔·哈第修正案引起了最热烈的讨论，现在，再一次向您们提出这个动议案。

“大会认为，在预防和阻止战争爆发的一切手段中，工人（主要是产业工人）的总罢工是特别有效的手段，因为他们为战争提供物资（武器、弹药、运输等等），另外，还应该尽一切方法在人民中进行鼓动和组织活动。”

关于制止战争的手段问题，斯图加特决议指出：“一旦有爆发战争的危險，各国议会中的工人阶级的代表有义务在国际局的统一指导下竭尽全力使用一切他们认为有效的方法去制止战争。”这是这个棘手的问题的一个最为妥善的解决办法。在斯图加特它得到了一致通过。它不仅承认了以各种手段清除战争危險的可能性，而且也承认了它的极端必要性。但是，不管在爆发战争前或者发生战争时，以任何方式把总罢工强加给各国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民主党的力量，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各种有组织的力量使人不可能对总罢工做出普遍适用的规定来。毫无疑问，在原则上说总罢工是可能的。在有的情况下可以甚至也许必须举行总罢工；但是，宣布总罢工在任何情况下对所有国家起码是道义上的义务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决定对战争采取极端措施，这并不意味着它的追随者在存在战争威胁时大家都投笔从戎，但是，国际无产阶级就不是这样了。您必须遣词谨慎，一旦在决议中写上总罢工，您们就使无产阶级有义务去执行它。我们不只是要探讨一下它的历史的可能性，而是要告诉无产阶级应该做什么。如果您要超过斯图加特的决议范围而行动，您就得考虑到它带来的必然后果。如果您要求国际做的决议到处都能得到贯彻，那您就只能做一些各地都可以执行的决议。但是，各国的组织并不是都很成熟，进行这样的尝试必然会带来严重后果。如果我们要做这样的决议，我们也必须能对它带来的一切后果负责。如同您们在领导各个行业中所承认的那样，总罢工必须由各个工会去进行。即便允许首饰匠和家俱匠仍然工作，那么总罢工也要包括矿山、五金、运输和军服厂等

工人的罢工。但是，您不能肯定英国和法国的工会有举行总罢工的足够力量，因此，您们不能强迫我们做这样一个决议。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我认为最有说服力的是，凡是不在本国拒绝一切战备的人，都没有资格提出这样的要求来。您们不能只因为自己是大会的形式上的代表就做这样的决议；如果您在本国一贯拒绝发展军国主义的要求，您才有这种道义上的权利。我否认一切在本国赞成过这种预算的人有提出这样的议案的道义权利。（鼓掌和骚动）我首先否认英国党的同志们的这种权利，他们通过赞成这样的预算给予他们的当权者将来发动战争的武器。如果您们不像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一样在自己国家坚决反对军国主义，那您们在道义上有什么权利命令其他国家的人民举行总罢工？如果您们赞成预算，从而就赞成武装英国的雇佣军去奴役他国人民和进行战争，那您们就没有资格向我们提出这样关系重大的提案。

（鼓掌和反对他继续发言的呼喊声）

我很快就讲完了。党员同志们！最近，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科尼希斯堡发表了一篇演说，这就特别促使我们现在就举行强大的反对战争和谋求世界和平的统一集会。他在那里一再强调专制统治。当然，这是德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将在另外的场合辩论这个问题。但是，他还声明说，世界和平只有通过武装才能保卫，这听上去好象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所有反军国主义集会有一个回答。这种讲话也有对其他国家的同志来说难以估量的好作用。昨天，一位奥地利同志对我说：这对于你们来说又是一次好事，下次选举你们又可以多得20万张选票。我认为，这位奥地利同志低估了这种宣传的作用，我相信我们会得到更多的好处。威廉二世必须不自觉地完成一件历史使命，他是军国主义的代言人，是特殊资本主义形式的代言人。他下意识地描绘了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必然会给全世界带来的严重后果。在欧洲的一切君主的眼里，世间一切都象在丹麦作家安徒生童话中的魔镜里一

样，都是被颠倒和被歪曲了。在魔镜中，他们把社会主义看成了一条恶龙，而把军国主义看成圣洁的和平天使，是光明的形象。我们必须向人民说明军国主义的本来面目，必须号召他们反对军备竞赛的挑衅，因为通过武装海陆军，通过君主及其军队统帅都不能保障世界和平和全人类的安宁，只有通过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通过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通过他们日益增长的信心和自豪感，以及通过他们孜孜不倦的工作才能保障世界和平和人类安宁。
(热烈鼓掌)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
(1910年8月28日—9月3日)记录》，柏林1910年德文版，第28—34页。霍勇译)

关于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决议

(9月2日)

代表大会确认，最近几年，尽管召开了和平大会，尽管各国政府都发表和平宣言，然而军备活动却大大地加强了。特别是最近以营造《无畏号》战舰为新阶段的海军军备竞赛不仅意味着把大量公共资金用于非生产的目的，因而缺乏资金去完成社会政治任务和对工人进行救济，而且难以承担的间接税收使各国面临物资匮乏和财政崩溃的危险。同时，军备使世界和平在最近受到了威胁，而且势必还会不断地威胁世界和平。面对这种威胁人类文化、人民福利和群众生活的局势发展，大会确认历届代表大会，特别是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并重申：

各国工人之间不存在导致战争的纠纷和隔阂。现在，战争是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上激烈竞争的结果，是军国主义的结果；军国主义是资产阶级在内部实行阶级统治和

对工人阶级从经济上和政治上进行奴役的主要工具。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之后，才能彻底消灭战争。工人阶级在战争中负担最重，受战争的祸害最深，因而也最关心消灭战争。所以，各国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是世界和平的唯一可靠保障。为此，大会再一次提醒各国工人党，要在整个无产阶级中，特别是在成长中的年轻一代中，积极宣讲战争的根源，用人民友好的精神教育青年。

大会再一次指出各国议会中的社会党代表有义务大力反对扩充军备并且拒绝为此拨款，大会希望这些代表：

1. 不断要求由国际仲裁法庭来裁决国与国之间的一切纠纷；
2. 不断提出旨在普遍裁军的新提案，特别是要求达成一项限制扩充海军军备和取消海洋捕获权的协议；
3. 要求废除秘密外交，公布一切现有的和将要签定的政府之间的条约和协定；
4. 主张各民族都有自决权，并保护他们不受战争侵略和暴力镇压。

社会党国际局将对所有社会党代表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给予物质上的支持，在必要时，将组织联合行动。对于出现战争纠纷的情况，大会重申斯图加特决议：

“如果存在爆发战争的威胁，各有关国家的劳动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就有责任在社会党国际局联合行动的支持下尽最大的努力，采取一切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去阻止战争的爆发，要根据阶级斗争的尖锐程度和普遍的政治局势采取不同的措施。

如果战争爆发了，他们有责任去尽快地结束战争，并且要全力以赴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促使人民觉醒，从而加速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灭亡。”

为了贯彻执行这些措施，大会责成社会党国际局，在出现战

争危险时，立即采取必要的步骤，使有关国家的工人党协调一致，为避免战争而进行统一行动。

在两国之间或几国之间出现冲突的各种情况下，如果被征求意见的有关国家的民族党却犹豫不决或迟迟不能做出决定，那么，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可以根据至少一个有关国家无产阶级的请求召开社会党国际局和社会党国际议会委员会紧急会议，这种会议必须立即在布鲁塞尔或者根据当时情况被认为是合适的其他地点举行。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1912年11月24—25日）记录》，柏林1912年德文版，第49—51页。霍勇译，戴世峰校）

关于日本问题的提案^①

（9月2日）

哥本哈根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最强烈地谴责日本政府妄图采取措施镇压该国社会主义运动。这些措施暴露了日本政府做为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残酷性的混合体的真实面目，其目的是阻止日本无产阶级追求解放和文化的斗争，使他们成为没有意志的奴隶。

代表大会承认亚洲产业无产阶级的解放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具有重大的意义，坚信资本主义的恣意妄为在亚洲也越来越为社会主义的种子准备土壤。大会向日本无产阶级表示全世界社会主义工人队伍的最坚决的支持。日本的大无畏的、不屈不挠

① 该提案于9月1日提出，9月2日热烈鼓掌通过。

的社会主义先锋战士们在困难的条件下，孤军作战，不怕牺牲，反对对外扩张和对内镇压的政策，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努力工作，大会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赞赏。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1910年8月28日—9月3日）记录》，柏林1910年德文版，第18页。社勇译）

关于芬兰问题的提案^①

（9月2日）

哥本哈根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谴责俄国政府和有产阶级在杜马及帝国议会中的反动代表的政策，这是一种准备取消芬兰自治和民主自由的政策，准备把芬兰变为受俄国奴役的一个省的政策。

大会确认，沙皇政府由于对芬兰所采取的政策以一种可笑的方式违反了它1905年所做的保证和已经存在了100年的宪法。这种行径违背了各种法律条文，践踏了全体芬兰人民的意志、广大欧洲抗议的舆论和著名的法律学家的裁决。

大会还确认，对芬兰自治的血腥镇压是一整套对非俄罗斯民族以及俄罗斯民族本身的粗暴镇压的政府体制的结果——这种镇压活动是由披着“宪政”外衣的渗透着鲜血和污秽的俄罗斯反动当权者进行的。

面对着欧洲的统治阶级和它们的报纸只表示了一些有利于芬兰的精神愿望，但实际上却支持野蛮的沙皇政府；

面对着芬兰的社会主义者为了维护民主自由和芬兰人民的自

① 该决议案于9月1日提出，于9月2日在热烈掌声中通过。

决权而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大会表示相信有阶级觉悟的芬兰无产阶级的力量、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大会坚信，芬兰无产阶级将一直与俄国工人阶级一致行动，共同反对同一个压迫制度。大会要求各国社会主义党和一切真正的民主人士，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报纸、议会、集会等等），反对对芬兰采取的暴力行动，支援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

大会委托国际社会主义局采取措施，为声援芬兰，在各个国家同时举行一次尽可能统一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庄严集会。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
（1910年8月28日—9月8日）记录》，柏
林1910年德文版，第18—19页。霍勇译）

（九）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

（1912年11月24—25日）

乌尔施莱格的开幕词

（11月24日）

尊敬的同志们！我以瑞士社会民主党的名义，以巴塞尔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名义，同时，以筹备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对您们表示热烈地欢迎。预祝您们在这里生活愉快！预祝您们的引起文明世界注意的讨论进行得顺利并取得圆满的成果，几百万人都衷心地期待着您们取得成功！感谢您们选择了瑞士的巴塞尔做为举行大会的地点，这对于我们是极大的光荣。

异常的事件导致了这次特别的急促的大会。我们中央委员会只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为大会做必要的准备工作。如果有什么不周全的地方，那是因为时间仓促，请您们谅解。我们是尽到了自己的努力。

在瑞士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还不是仅此一次。1893年在我们区区小国的最大城市苏黎世召开过正常的代表大会。今天，又在座落在瑞士和德国边界的瑞士第二大城市巴塞尔举行这次大会。远在43年以前，即1869年9月，老的国际就在巴塞尔举行过一次代表大会。当时，巴塞尔还隔莱茵河直接与法国毗邻。9个月之后便爆发了德法战争，它给两国以及整个欧洲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提到1869年的代表大会，使我们回忆起一些伟大的先烈，我们深切地怀念他们。（与会的代表们起立）我们只提几位的名字：德国的威廉·李卜克内西，法国的瓦尔兰，比利时的德·佩帕，瑞士的卡尔·布尔克利以及属于德国和瑞士两国人民的约·菲·贝克尔。参加那届代表大会的幸存元老中恐怕只有海尔曼·格雷利希（热烈鼓掌）今天参加了我们的大会。

过去和现在真是有天渊之别呀！

过去的国际只不过是一个名义而已，而现在的国际已成为一支具有自己传统的强大的现实力量！

工人阶级已经学会和正在日益更好地学会通过政治的、工会的和合作社的组织聚集自己的力量，并且以自觉的纪律把自己的力量卓有成效的用于当前工作和远大的目标。

工人阶级日益扩大和加深自己对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并成为改造人类社会的力量。

在一国之内或在国际上联合起来的广大工人阶级，高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把现实感与未来的信仰融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旧国际时期，理想主义只有几千名信奉者，而现在在新国际领

导之下已成为几百万人的共同财富。

不顾一切懦夫和市侩、骄矜的自作聪明者和昏聩的嘲弄者的阻拦，社会主义运动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向着自己的远大目标前进着。（暴风雨般的掌声）

尊敬的同志们！您们来到了巴塞尔这块具有悠久历史的地方。由于巴塞尔是天然的交通要道，又是德意志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的中心，它过去是，在某种意义上说目前仍然是很多重要会议的会址。差不多在500年前，即1431—1448年的很多年间，宗教界在这里举行过大会。他们用的年数与您们在这里用的小时数差不多，但当时基督教界的纠纷仍然未能解决。但愿您们在短促的会期之内能完成有效的工作。

当然，劳动国际远远不是一个万能的组织。它自己也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能力和，但是，它是一支强大的、现实的和理想的力量，它值得让人听从它，它也懂得如何让人听从它。即使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也必须顾及到它，尽管它们不承认这一点。它们在您们即将讨论的唯一问题，即国际形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上，也必须考虑到劳动国际的力量。

职业外交既不能消除巴尔干危机又不能驱散战争狂热在西欧国家漫延的危险，从而再一次证明它解决困难问题的无能。

对民众有煽动力的沙文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贪求，现在再一次证明比外交活动更有力量。（热烈地赞成）

国际必须全力以赴反对人类文化的最凶恶的敌人。巴尔干战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我们必须谴责把这场战争扩大到其他国家和民族，我们必须把它做为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罪行进行谴责，我们必须使用一切有效手段防止战争的扩大。（暴风雨般的掌声）

国际通过一次强有力的反战行动不仅有利于在战争恐怖中受害最深的整个工人阶级，而且它将成为城乡各阶层广大人民的和平旗手。人民有充分的理由拒绝为没有良知的利润追逐者和沙文

主义者充当炮灰。（鼓掌）

我经过多方面的现实之后可以说，您们这次代表大会从这一点出发，在巴塞尔可以得到在思想感情上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阶级没有多少共同之处的各阶层人民的同情。正是由于这种同情心，我们获准今天下午在庄严的大教堂（鼓掌）举行群众集会，我们对此十分感激。也主要是由于这种同情心，巴塞尔市政府才向代表大会发出了贺信。您们的代表大会将表达出文明的人类对于世界和平的自觉和不自觉的追求。今天下午的群众集会将加强文明人类完成这一高尚使命的力量。巴塞尔虽然有明显的瑞士特点，但由于多民族聚居，所以它仍是一个具有洲际政治特征的大城市，所以这次群众集会将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国际性群众大会。巴登，阿尔萨斯和瑞士四周的工人，以及大量从苏黎世、伯尔尼和其他国内和国外地区远道而来的工人同志们都将参加到巴塞尔工人的行列中来。

愿本届代表大会和群众示威为人类和平的神圣事业做出贡献！

反对追逐利润，反对扩张野心和屠杀人民！为各民族的自由和和平，为人类的幸福而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口号。（暴风雨般的掌声）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1912年11月24—25日）记录》，柏林1912年德文版，第1—5页。崔勇译）

安塞尔代表国际社会主义局的发言

（11月24日）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国际社会主义局向巴塞尔市政府致以问

候，并对他们自豪而又勇敢的声明表示谢意。（鼓掌）其次，感谢巴塞尔和瑞士的同志们，他们给予我们如此热情的接待，并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出色地完成了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然后，我对国际本身表示祝贺，因为这样一次重要的代表大会的召开就是杰出的成就，更何况在这样短暂的时间内如此步调一致地召开了这次大会。在国际的历史上，11月17日和24日将成为两个光荣的日子。这两天，我们为反战斗争策略的统一性和为我们伟大解放斗争的组织的团结进行了努力。如果说在每个国家策略仍不完全一致，可是我们大家都已感到有必要使我们的思想意识一致起来，以便从这个阶段继续前进，实现统一的斗争方式，用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对抗联合起来的资本主义。（好极了！）

最近一段时间突然爆发的事件震惊了全世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不应该再出现使他们吃惊的事件了。我们必须做好防御资本的武装攻击和发起消灭阶级国家的进攻的准备。（暴风雨般的掌声）

从今天起，无产阶级必然会被一切有头脑的人看做世界和平的使者。它要求实现巴尔干和平，实现巴尔干各民族的共和自治，消灭孕育着新战争的联盟和外交阴谋。（鼓掌）

奥匈帝国不应试图骗取巴尔干人民的胜利果实。如果俄国进行干预，俄国无产阶级将奋起反抗，全世界无产阶级将满腔热忱地和深表赞许地支持他们。（暴风雨般的掌声）

法国和德国达成谅解的时刻到了，德法之间不能再发生战争了。（大家欢呼，表示同意）实现和平的谅解的方式很多，不可能缺少通往谅解的途径。

大不列颠王国和德国应该武装自己，但是不应为了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而进行建造军舰的竞赛，而应该武装起来去消灭灾难和压迫。它们应该会晤，但不是为了相互损害对方，而是为了给它们的人民带来进步和幸福。

国际有强大的力量，它可以用这种命令的口气对那些当权者讲话（暴风雨般的掌声），必要时，它还要采取行动。用战争消灭战争，从而给世界带来和平。工人国际万岁！（暴风雨般地长时间鼓掌）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1912年11月24—25日）记录》，柏林1912年德文版，第6—7页。霍勇译）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给国际 社会主义局的一封信

尊敬的同志们！

迫于目前的处境，我们党不能派遣代表参加特别国际代表大会。我们不能与世界各国的同志们聚会在一起共同为代表大会工作感到非常痛心。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在为劳动人民从目前难以忍受的状况下解放出来的崇高目的奋斗着。我们不能派代表的原因是，几乎所有的同志，包括德高望重的领导同志，都被拉去打仗，只剩下我和少数几位年老或不能服兵役的同志留了下来。我们留在这里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必须保护党和工会的文件与财产，出版党的机关报，注意议会和团体的活动情况，照顾离乡在外的同志们的家属，接待和救济伤员和残废者，因为其中有很多是我们的同志。

因此，你们可以理解，我们不能离开我们唯一的工作地点——人民大厦。特别是议会随时都有召开会议的可能性。不管对于我们党还是对于国际来说，在议会的工作都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怀着不能与会的痛苦心情向国际代表大会和社会主义的代表们表示祝贺。我们感谢国际以高昂的无产阶级团结的精神给予我们巴尔干的社会主义者以珍贵的道义上的支持。我们相信，

代表大会将尽最大的力量来结束巴尔干的流血事件，并为消除国际冲突而做出贡献。这种冲突的影响和后果将大大推迟社会民主党的胜利的到来。

现在做一点说明。

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越有成效，我们巴尔干人民也就越能有力地反对本国资产阶级，从而促进无产阶级的事业和胜利。

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掠夺和扼杀其他民族，阻碍它们的民主化和革命化的进程。这种政策也大大加重了宗主国和本国的负担，特别是加重了无产阶级的负担，只有利于军国主义，海洋军备主义、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了这一目的，殖民政策驱使着大大小小的竞争对手，如同处于困境中的国家一样，用增加税收和抬高物价的政策使国家和人民，特别是劳动阶级深受其害。巴尔干各国政府把对帝国主义列强这个恶魔的惧怕心理用做推行反动计划和压榨人民群众的借口。

不必赘言，这一政策使劳苦大众的处境更加恶化，因为它加剧了社会的苦难，使各国反动派可以放手阻止无产阶级的斗争，延迟它的胜利进军。主要是由于害怕教会—农业—金融性的奥地利帝国主义的贪欲，巴尔干各国政府都投身于俄国沙皇的怀抱里。还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那里的军费开支远远超过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债务和税务剧增，预算不成比例地增长，生活昂贵，工业发展停滞不前和人民的反抗力量被削弱。人们可以理解，我国的工人大批外流，我们的工作和斗争条件是十分艰苦的。

殖民政策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对于那些本国统治阶级执行这一政策的民族来说，是一个灾难。由于民族的独立发展受到阻挠，下面的反抗不能发挥作用，无产阶级的斗争以及它的处境当然也就很困难。没有任何力量象帝国主义那样反对民族的觉醒和民族自决，反对人民群众的文化和民主倾向。

在巴尔干半岛上俄国和奥地利起着这种卑鄙无耻的作用。

目前，欧洲各国政府妄图利用巴尔干局势为自己捞取好处的罪恶行径本身就孕育着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險，它将给各国人民带来难以估量的灾祸，将毁灭很多文化成果。如果不扩展成世界大战，它也将威胁着巴尔干各国平等和独立的实现，尤其是将阻挠社会民主党所推行的按民族组成的联邦共和国运动，这个运动能使党巩固起来并在将来取得成功。

我们请同志们注意这一情况。至于我们自己，我们在此声明，我们将一如既往热情而认真地完成我们的国际义务，并相信，这样才能最好地为无产阶级的国际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

国际无产阶级万岁！

人类解放者社会民主党万岁！

国际万岁！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德拉基沙·拉普车维奇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1912年11月24—25日）记录》，柏林1912年德文版，第7—9页。霍勇译）

饶勒斯关于“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 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的报告

（11月25日）

我向你们宣读国际局经过详细研究之后一致通过的宣言，并提请你们通过。（宣读宣言）（宣言全文此处略去，请另见本书第222—227页——本书编者注）

我只需要补充一句话，就是特别建议我们法国的同志们赞成这个决议。决议有三个重要特征。首先它确定了对于国际各个部分都适宜的外交政策，从而它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它向各国政府

表明，如果它们要摆脱利己主义的野心，执行一项国际大团结的政策是可能的。如果说我们的决议没有规定出各种各样的行动形式的可能性，那么它也没有排除任何可能性。它警告各国政府并向它们明确地指出，它们很可能制造出革命的、可以想象到的最革命的形势来。（热烈鼓掌）如果有人真的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发动世界战争，无产者就会在思想感情上一致起来。各国政府必须明白，工人们不仅会跟它们拚命，而且会不顾理智地同它们拚命。最后，决议肯定了我们行动的团结和力量。

同志们，这次代表大会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壮举和历史性的事件。它不满足于制定适用于整个国际的准则，而且首先强调了我们行动的必要性和一致性。我们必须在议会中和群众中继续这样做，这一点在宣言中已经申明了。我们为消除战争的威胁正在有效地进行工作。同时，我们还证明，无产阶级的利益与整个文化和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国际代表着世界上一切合于伦理的力量！一旦危机的时刻来临，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的时候，这种认识将给予我们以支持和力量。这不只是说说而已，我们庄严地宣告：我们做好了一切牺牲的准备！（全场活跃，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1912年11月24—25日）记录》，柏林1912年德文版，第27页。霍勇译）

阿德勒关于“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 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的报告

（11月25日）

国际社会主义局已经委托了一个委员会为代表大会及其决议

做准备。我们要向您们说的最重要的话就是国际是一致的，要向您们阐述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在一个决定命运的时刻把我们时刻挂念的决议公诸于世。我想向您们宣读我们向您们推荐的宣言。

（发言人在热烈的掌声中宣读了宣言的全文。然后补充说：请您们允许我再补充说几句话）

您们已经看到，宣言中除了此时此刻无产阶级呼吁实现和平与憎恶残杀群众的内容之外，还包含着一个新的成分，它从今天起和国际的行动一起出现了。从今天起，国际跨出了新的一步。截至今日为止，我们总是讨论原则，试图统一我们的纲领、准则和普遍的策略原则。我们今天走出了这个范围，而且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在这个外交家们束手无策、世界上的王公和权贵们煽动各国人民互相对立和一场空前的浩劫迫在眉睫的时候，我们迈出了新的一步。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大家不禁要问一声：奥匈帝国究竟要干什么？它要干什么？德国要干什么？俄国要干什么？在这样一个极为混乱的时刻，这种混乱也意味着对和平的最大危险，我们向您们提出一份有力的，——我这样认为，您们也一定同意——卓有成果的无产阶级对外政策的总结。（热烈鼓掌）这是第一次，这使本届代表大会具有历史意义。这是我们第一次不限于进行谴责，不限于号召显示力量，而是用清楚的语言和坚定的语气阐明了各国无产阶级政策必须遵循的方向，而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在这方面是一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党员同志们！

我们大家都感到，我们是在多么严重的时刻在这里聚会的。我们不知道，而且也无法估量出，我们在这场即将降临的灾难中已经陷得多深。我担心，我们几乎不知道这场大灾大难究竟离我们还有多远。同样，那些统治者也不知道，他们轻举妄动的罪孽和丧尽天良的冷酷把人类推进了愚妄的罪恶深渊。（说得对！）我们面临着一个由资本主义暴力机器和统治阶级的无能所带来的

局面。现在，如同在任何关键时刻和决定性的领域一样，统治阶级表现出极度的无能，它们无法控制由它们的经济方式所发展起来的力量。在我们的宣言中，我们不能为各国无产者规定在某种时刻必须进行某种行动；因为各个地方的情况千差万别，虽然我们不能做出规定来，但是，我们可以对他们说，现在各国的无产阶级都必须把全部力量集中在反对战争上，在每个国家都必须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制止战争。（暴风雨般的掌声）

我们自豪地站立起来，因为我们认识到，在这种时刻，无产阶级不仅仅象宣言中所说的代表着未来，而且我们代表着人类良知的声音，我们是一切人类文化财富的保护者，这些文化财富是不知多少代人用辛勤的劳动积攒起来的，它们构成了我们的全部生活，这一切都受到了正在酝酿中的罪恶行径的威胁。（非常对！）世界大战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毁灭和灾难，不仅仅是夺去人们生命的问题，不仅仅是家破人亡的问题，不仅仅是动摇我们全部经济生活问题——我们整个的文化和精神世界将受到暴虐的、粗鲁的、野蛮的和罪恶的破坏。因此，请您们一致通过这个宣言！当然，要让它包括每一个愿望和每一种思想是困难的，这类宣言不可能面面俱到和包罗万象。您们对这样的文件应该谅解，不应该苛求。您们可以怀着很大的热情说：是的，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大家将为它而工作！（暴风雨般的掌声）

在我离开会场之前，我还必须完成一项任务。遗憾的是，我们的讨论会时间很短；可是大家心里有很多话要讲。参加会议的国家都有发言权，都要表达自己反对战争的要求，但是，我们的代表大会是在一个战火正在我们脚下燃烧的时刻召开的，我们不仅在这里有很多事情要做，而尤其是在家里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热烈地表示赞成）因此，我可以在这里代表讲德语的奥地利同志们向您们声明，他们赞成这个宣言。捷克的中立主义者，奥地利的意大利人，小俄罗斯人和罗马尼亚人也授权给我发表同样

的声明。另外我还受委托代表匈牙利地区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哥罗西亚，波斯尼亚和海尔茨高维亚的社会民主党表示完全赞成宣言的倾向、内容和语言。（热烈鼓掌）您们赞成这个决议吧，然后提高警惕，着手工作。我们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象现在这样令人担忧和工作繁重的日子。您们大家赞成这个宣言吧，它对于国际和各国无产阶级来说是一个好的文件。（暴风雨般地长时间地鼓掌）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
（1912年11月24—25日）记录》，柏林1912
年德文版，第27—29页。崔勇译）

关于“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 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的讨论发言

（11月25日）

哈泽（柏林）：我以德国代表团的名义表示我们赞成提交给大会的宣言。（鼓掌）在这个决定命运的严重时刻您们不会指望我在这里详细阐述我们对外交政策问题的态度。在巴塞尔，各国无产阶级的内部团结得到了光辉的体现，我们衷心地希望，这种团结在它应该表现出来的地方都能发挥作用。如果您们当中有谁最近从国外到过我们德国，那他一定会认识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以火一般的热情为保卫和平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游行。德国无产者以极其厌恶的心情反对那种认为我们可能被迫参加一场兄弟间的相互屠杀的战争的想法，他们把在德国人民中更广泛地宣传和平思想和坚强的和平意志做为他们最迫切的任务。

为了塞尔维亚是否应该得到一个出海港口，或者一个通往港

口的走廊，或者一个通往亚得里亚海的窗户问题而可能爆发一场极为残酷的世界大战，这难道不是一种奇怪的想法吗？发动一场这样的战争是愚妄的行为，比愚妄行为还要甚，是对人类犯下的可耻的不可赎回的罪行。这是德国无产者和世界无产者的一致看法。我们和我们的奥匈弟兄们一致认为，坚决阻止德国政府和奥匈政府在现行道路上继续前进是我们的义务。我们向我们的政府表达了这种毋庸置疑的态度，我们近期将在国会明确地表示，不允许任何联盟条约使德国人民承担义务，不允许为了某些集团的征服欲、野心和荣誉而让无产者去流血，那怕一个无产者也不行。

（暴风雨般的掌声）但是，我们也必须警惕沙皇政府玩弄罪恶的阴谋，它现在又和过去一样准备出卖巴尔干人民，从中为自己捞取好处。如果没有德英对立，内部腐朽的沙皇政府决不会象前一个时期那样，在蒙古以闻所未闻的厚颜无耻的行为去推行掠夺政策。（完全正确）我们想在这里再一次宣布，我们德国无产者没有与英国人民敌对的感情。（一致赞成）我们将会继续努力促使两国妥协，我们将用这种精神为保卫和平和文化进步而奋斗。（好哇！）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国家都完成自己的义务，那么妄图煽动英国、法国和德国无产者的阴谋必将在工人国际钢铁般的团结面前碰个头破血流。（暴风雨般的掌声）毫无疑问，英国、法国和德国联合起来会成为文明和人类进步的栋梁。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团结将成为和平的最强大的保障，我们历来把实现这种团结视为我们最崇高的任务。我们将和你们一样以这种精神做指导，坚持不懈地和坚忍不拔地为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而努力。如果我们不能阻止战争的爆发，那么这场世界史上空前的大屠杀的后果必将落在那些发动这场战争的人的头上。不管统治者干什么事情，最终都必将使上升的阶级，代表未来的社会民主党得到好处。但是，是否能使这个未来避免产生于一片血海和暴行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因此，我们将使用我们的情况、我们的政治和

工会组织所允许的一切方法，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去保卫我们大家想要保卫的世界和平以及我们的前途。（暴风雨般的掌声）

索库普（布拉格）：我以奥地利的捷克斯洛伐克工人党的名义宣布，我们完全认识到了我们的重大责任，它在奥地利和世界的命运最严重的时刻落在我们这些生活在地处欧洲最敏感的地点和欧洲地震中心的奥地利的人们身上。

这个双料的君主国两面靠着巴尔干火山。它本身也是一座火山，面对着一系列不能解决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它由十个民族组成，同时又连结着欧亚大陆。从它本身的利益出发，这个专制王国的最崇高的使命莫过于起一个欧洲和平天使的作用。通过战争它不可能获得什么东西，也从未获得什么东西。它只能失去一切。遗憾的是，自从刻尼格累兹和索尔佛里诺战役^①之后它忘记了一切，并且什么也没有学到。

奥匈的外交活动表明，它不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换取经济的和文化的财富来征服巴尔干民族。它向阿尔巴尼亚派出了牧师，向波斯尼亚派遣了军队，但是它却丧失了巴尔干的影响。大量的军备负担，几十亿国家债务，国家、州和区的持续财政赤字，学校和慈善机构的不足，经济危机，饥饿和失业是奥匈外交政策的唯一成果。奥匈最后吞并了波斯尼亚和海尔茨高维亚，这明显地助长了巴尔干悲剧的发展，从而使慢性的战争危险在全欧洲变得严重了起来。现在，奥匈外交在欧洲历史上处在重要的位置。

我们不知道此时在我们国家做出了怎样重要的决策。我们不知道我们回去时什么东西在等待着我们。但是，假若奥地利统治集团继续保持先天的癫狂和继续推行帝国主义的罪恶勾当，假若奥地利好战党出乎意料地在亚得里亚海港问题上占上风并且吹起

^① 前者指1866年普奥之战，后者指1859年法奥之战，两次战役均以奥军失败而告终。——译者注

战争号角，假若巴尔干的战火蔓延到奥地利，并从这里出发在整个欧洲点燃战争烈火，那我们就以几千名组织起来的捷克无产者的名义声明：奥地利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的支援下通过一场伟大的历史性进攻来取得普遍的、平等的、秘密的和直接的选举权并且完成奥地利最深刻的内部革命的日子不会太远了。我们现在想在奥地利进行平静的文化工作，使奥地利迈进现代国家的行列。如果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整个捷克无产阶级将通过一切方式，想尽一切办法，与整个奥地利无产阶级并肩战斗，投入它的全部力量，以便使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统一的口号下团结起来，向着敌人展开斗争：打倒战争！争取巴尔干人民的和平与自由！争取奥地利的和平与自由！为通往欧洲联邦国家的社会革命开路！劳动的、文化的和人类的国际万岁！（暴风雨般地长时间鼓掌）

特鲁尔斯特拉（阿姆斯特丹）（热烈鼓掌欢迎）：我代表瑞典、挪威、丹麦、芬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和荷兰的社会民主党声明，我们赞成这个宣言。（好！）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欧洲的小国也有必要让人听到他们的声音，强调一下他们面对战争和军国主义所处的特殊形势。我所代表的小国还包括芬兰。只要提到芬兰的名字就意味着对俄国沙皇刽子手镇压这个民族的最强烈的抗议。（暴风雨般的掌声）如同资本主义和技术的发展把小企业置于与大企业相比的不利的地位一样，它也在军国主义竞争方面给小国带来了恶劣的后果。现在有迹象表明，这些小国的反动派想利用小的巴尔干国家反对土耳其大国的成果来促进我们国家的军事政策。现在已经有人说：“你们社会主义者现在看一看！你们总是说，小国的军事政策是十分荒诞的和愚蠢的，因为它永远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你们看，在巴尔干证明是可能的。向巴尔干战争学习！”面对这种说法，必须强调指出，欧洲的东部和东南部角落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巴尔干的从事

农业的尚武民族反对完全腐败的处于解体状态的土耳其所取得的成功，根本不能说明在西欧强国和俄国对它们采取行动的情况下弱小民族也能取得成功。我们不让巴尔干小民族所取得成果干扰我们反对本国军国主义的斗争。（鼓掌）小国的独立取决于欧洲大国间的利益冲突。这也是它们的弱点，因为如果大国想要并且能够取得相互谅解，它们就能决定小国的命运。因此，北欧和西欧的小国间接受到我们所反对的大规模战争的严重威胁。

目前在国际政治中关键的一点是英国和德国政府针锋相对。比利时人和荷兰人很清楚，如果欧洲爆发战争，英国和德国打起仗来，那么他们的国土就是战场。斯堪底纳维亚各国人民也知道，在战争情况下他们会受俄国的威胁，因为，如果俄国要打大仗，就一定会占领斯堪底纳维亚的领土。因此，中立的问题促使小国的统治阶级和政府越来越加重我们的军事负担。与大国一样，军事负担的增加和压力使我们愈来愈无法忍受。那种认为常备军或民兵问题在这里起作用的想法由于前几年在瑞士发生的事实而使之彻底宣告破产了。（完全正确！）常备军或民兵使军费开支越来越大。但是，能保障小国独立的不是增加一两万人的编制，不是《无畏号》战舰，不是效法大国增加军事开支，而是必须使各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践踏有历史的有经济基础的小国的独立就是践踏文化！（暴风雨般的掌声）只有在我们的文化价值中才能找到我们生存的保证。因此，我们总是用我们的文化要求来与统治阶级的军事要求相抗衡。（好哇！）看一看我们所在的自由瑞士，看一看象丹麦这样的小国所进行的出色的、人道的社会文化工作，看一看比利时和荷兰的艺术、科学和文化，我们就会明白，一个伟大的文化民族不需要有广阔的领土！（用欢呼声表示赞成）

在我们反对军事要求时，有人说我们不要祖国，指责我们想把我们的国家交给军事大国。然后，我们指出，在伦敦举行的社

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决议中无产阶级国际申明了各民族的自决权；我们还指出倍倍尔几年前在国会讲过的话：统治阶级不要认为德国无产阶级会参加每一次战争。然后我们指出我们在法国议会中的坚强的先锋战士，我们尊敬的伟大和平使者饶勒斯。他用自己丰富的社会感情的注流填平了资产阶级在两个民族之间挖掘的沟壑！然后，我们向我们的朋友以及我们的敌人指出，维护小国民族独立的最可靠的保障是工人国际的壮大。（暴风雨般的掌声）

这并不是说，已经划定的边界是永恒的。巴尔干人民改变了他们的边界，这有利于欧洲经济的发展。以后边界还会变动，但是，我们弱小民族和社会主义者深切地希望，不要通过屠杀和战争来完成这种变动，而是通过人民的意志和自由的民族自决。我们和他们一起反对任何战争的爆发。我们向我们的政府和大国政府提出要求：如果要置我们的愿望于不顾而通过一次国际代表大会来决定巴尔干问题的话，我们小国也应该参加。因为如果要想保卫小国为了进步而用鲜血换来的成果不受贪得无厌和嫉妒怨恨的大国的危害，我们弱小民族必须参加，以便帮助我们的巴尔干兄弟。

如果爆发一场世界大战，小国的无产阶级也会懂得如何完成自己的义务的。为了制止战争，小国的无产阶级将用财富和鲜血支持国际所做的一切决定。（暴风雨般的掌声）此外，我们还希望，一旦大国的统治阶级号召本国无产阶级的儿男们拿起武器，用残杀弱小民族和占领他们的土地来满足政府的贪欲和统治野心时，无产阶级的儿子们要在他们的父母、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报纸的强大影响下三思而后行，不要用这些破坏文化的行动来加害于你们的兄弟和朋友。

我们在散会回国之后，要在国内说明，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工作不仅是为了无产阶级，不仅是为了人民的和平，而且这些工作特别关系到小国的切身利益。我们将继续出色地进行文化工作，

反对军国主义，我们要象以往一样循序渐进地做工作。（好！）我们是弱小民族，但是，国际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站在我们一边，因为社会主义不仅是各民族的和平，不仅是各民族的解放，而且是维护各民族的生存。（暴风雨般地长时间鼓掌）

克拉拉·蔡特金（热烈鼓掌欢迎）：我以各国社会主义妇女的名义在这里声明：基于与伟大的社会主义国际的不可摧毁的一致目标紧密连结在一起，我们总是把和你们一起工作与战斗当做我们的义务、荣誉和幸福。但是，如果说我们什么时候以极为愉快的心情和你们一起工作过，那就是指现在，在你们要率领世界无产阶级向战争进行十字军东征的这个时刻。我们全心全意地和你们站在一起。正因为我们是妇女，我们是母亲！随着时代的前进，不管社会关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在几十万年中，我们女性的任务一直是生育、哺育和抚养后代。这项任务给我们带来负担，也给我们带来幸福。作为普遍的人类发展和文化理想的人性表现而活在我们身上的这一切，都以极其憎恶的感情，反对通过现代化战争大规模毁灭和屠杀人生的思想。难道世间一切生命不都是由母体孕育并由母亲在悲痛和欢乐中抚养的吗？面对正在酝酿中的灾难，我们不免要问：谁是罪犯？是谁这样胆大包天妄图毁灭生灵？在寻找罪犯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资本主义是现代战争、世界战争危险的主犯。

在当今时代，资本主义制度是杀人元凶。

战争不过是群众性屠杀的扩大和加剧而已。即使在所谓和平时期，资本主义也无不每日每时在惨杀无产阶级。（暴风雨般的掌声）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年复一年，总有几十万人丧生于劳动战场上，比在一个短时期的血腥战争中牺牲的人还要多。其中我们妇女牺牲的人数也日益增加。我们的民权证明书也是用鲜血写成的。但是，我们也认识到了另外一点，那就是在各民族间掀起相互残杀的极其卑鄙的行径，是资本主义对弱

夺了继承权的人民进行残酷剥削的最丑恶和最疯狂的形式。那些被欺骗和被煽动来盲目地相互惨杀的人不都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吗？他们应该是为同样的自由而奋斗的兄弟和同志。（暴风雨般的掌声）

我们做为妇女和母亲反对这种罪恶行径。我们所想到的不只是我们的亲属横尸疆场，我们更加想到的是战争不可避免地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严重创伤。战争威胁着我们做母亲的在孩子们心田播下东西，威胁着我们当做文化和人类发展的最珍贵的遗产而交给他们的东西。这就是国际团结和人民友爱的觉悟。在战争中这一理想受到嘲笑、玷污和扼杀。我们却为这一理想而战斗，以坚强的信念为它战斗。在这一战斗中我们和你们携手并肩。另外，同志们，你们在反战斗争中也离不开妇女们的帮助。（完全对！）**我们给你们带来希望和胜利。**如果我们做母亲的教育孩子们厌恶战争，如果我们从孩子的儿时起就以社会主义的友爱感情和觉悟培养他们，那么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刻，也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们心中的理想破灭。因为我们的儿女不仅是我们的骨肉，也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崇高理想将永远活在他们身上。**因此，在出现最严重的冲突和危险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将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和人类的义务。**这将成为他们至高无上的准则。（完全正确！）

如果我们妇女和母亲们反对对人民的杀戮，我们不会由于自私和怯懦而不为我们的崇高目的和理想去做出巨大牺牲。我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走过了艰难的人生道路。经过锻炼我们变成了战士。我们有坚强的力量，不怕流血和更重大的牺牲。**因此，如果是为了自由，我们可以看着自己的亲人去战斗和牺牲。**为了这样的斗争，我们要努力工作，让广大妇女充满古代传说中的母亲精神，她们会把盾牌交给自己的儿子，说：**宁可死于疆场，也要战斗到底！**我们应极大地关注年轻一代的思想发展，要避免我们的儿子为了资本主义和封建王朝的利益，为一小撮人的利润、统治

欲和野心等反文化的目的而被迫去进行兄弟间的屠杀，而应该让他们坚强和成熟起来，心甘情愿并且目的明确地把整个身心都投入为了自由的战斗中去。（暴风雨般的掌声）

为了我们你们也需要我们这些妇女，因为我们是做为你们强大后盾的群众的一部分。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来说，扩军备战和战争是生死攸关的事，因为它想以此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因此，它不惜把最强大的力量用来为战争服务，包括科研的成果，技术的奇迹，大量的资财和几百万人的生命。因此，国际无产阶级的反战斗争必须取得胜利，那怕在强大的群众运动中不得不动用一切人力和物力，动员起所有力量也罢。没有无产阶级妇女参加，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是不可想象的。妇女是一部分，是群众的一半，如同在日常工作中一样，在最严重的时刻，在最危险的斗争中，我们妇女也必须显示我们自己的精神和道德的价值。同志们，在群众不得不以最大的个人牺牲来保卫我们的理想时，你们不能缺少这种价值。只有在大多数妇女出于坚定的信念拥护向战争宣战的口号时，才能保障人民的和平。但是，一旦大多数妇女团结在这个口号下时，她们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各国社会主义妇女正在以极大的热情在向战争宣战的口号下团结起来。她们知道，帝国主义越是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决定性政策，这种斗争就越会变为整个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中心和高潮。这种斗争不仅大大地有助于团结群众，而且有助于更好地教育群众。无产阶级并不是做为一成不变的力量进行伟大的行动的，它的力量会在斗争中成长壮大。因此，无产阶级的反战斗争将成为日益成熟和力量发展的活的源泉，将加速社会主义代替剥削、奴役和残杀人民的资本主义的进程。正因为这一反战斗争为社会主义将来的胜利做准备，我们妇女才满怀豪情地参加这一斗争。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不是无产者的真正祖国，更不是我们妇女的真正祖国。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创建祖国。只有社会

主义社会才能保证我们有完全实现人性解放的先决条件。我们以急迫和恳切的心情祝愿：社会主义国家降临吧！因此，在反对战争的斗争中，我们也属于激进和狂飙式人物，你们的决定越是坚定和充满信心，我们就越是满腔热忱地欢迎你们的决定。我们并没有白白地受了统一运动的教育。你们在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谋划时，我们和你们在一起。你们在进行英勇战斗时，我们和你们在一起。如果需要为和平、自由和人类幸福而献出我们的一切，战斗到最后一息时，我们也决不后退。只有当我们充分认识到这句话的深远意义时，我们才能实现我们的伟大理想：

**如果你们不去拼命，
你们也就不能获得生命！**

（暴风雨般地长时间鼓掌）

萨卡索夫（保加利亚）（热烈鼓掌欢迎）：如果我不让您们了解一下做为罪恶战争的战场的国家，那就是我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但是，我并不想给您们描述战争的恐怖和残酷，而想给您们介绍一下对于我们这些战士特别有价值的东西。有人说，战争在我们那里深得人心并引起了狂热。是的，在战前，战争曾深受欢迎。当时，人们在街道上和集会时为宣战而欢呼。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士兵们满脸愁容，也从来没有象总动员的日子里那样令人忧愁。我们清楚地知道，在街上表现出来的热情是人为的，是表面现象，并非发自内心。那些为出征的军队送行的妇女、老人和儿童中并没有古代尚武民族那样的气氛，更多的是为他们的亲人而担忧。您们想一想，现在，在保加利亚，战争吞噬了一切。在400万居民中，有36万人在打仗，10万人为战争服务，他们搞后勤，运辎重和做护理工作。热情很快就消失殆尽！是的，当我们公布我们的反战声明时，苏布兰依唯一的一位社会主义者在多数派愤怒的情况下遭到了殴打。但是，当居民看到他那不可名状的痛苦时，他们并不支持多数派。多少妇女带着她们被遗留下的

孩子到我这里来哭诉衷肠！那些盼望战争的军官和参谋人员的妻子也和别人一样同意我的观点。一旦人民看到战争的真实面目，精神状况就会绝然不同。（热烈鼓掌）

难道我们果真对战争束手无策吗？我不太了解大国的情况，故而不能下结论。但是，在我们小国，战略家完全掌握着我们的命运。一支有6万人的常备军必须由30万预备役人员来补充，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人、农民和居民，甚至一些预备役军官，他们都反对战争：平均每1个常备军士兵就面对着6个反对战争的人。在这样的国家，我们可以控制那些狂热分子，因为武器不掌握在统治者手中，而掌握在人民的朋友和社会主义者手中。（热烈鼓掌）

宣言使我们大大向前迈进一步。国际第一次为它的各个支部决定了对外政策。我以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者以及我们塞尔维亚和土耳其的同志们的名义（鼓掌）声明，在看到有统一思想和统一意志的光荣的无产阶级国际后，我们巴尔干的社会主义者获得了勇气。虽然在胜利之后会出现对民主和日益增长的苦难的失望情绪，但我们在国内要继续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工作。（热烈鼓掌）尽管困难重重，我们决不后退一步，我们要每天取得新的进展。在经过浩劫之后，我们并没有失去一切。我们将率领人民在文明和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暴风雨般的掌声）

瓦扬（以暴风雨般地长时间的鼓掌欢迎他，并高呼：公社万岁！）：我以法国支部的名义表示完全拥护大会的文件。（热烈鼓掌）在预备会议上，我们的几位同志当然希望把标志着我们法国所做的决定的思想写进决议。单是把这种思想明确地写进决议对于一些支部来说就不是没有顾虑的。当然，并没有排除这种思想，既没有排除反战起义，又没有排除总罢工！（暴风雨般的掌声）在俄国，上次战争之后正是总罢工活跃了革命的思想。现在又开始罢工了，它无疑是钳制统治阶级的危险野心的最有效的手

段。（热烈鼓掌）

国际相信每一个国家会根据自己的力量和手段去遏制这个可怕的劫难。国际很快就结束讨论，而开始行动了！我们现在有义务为世界无产阶级去执行这些文件，您们可以相信，我们法国支部将会继承革命传统和发扬革命精神。宣言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号召所有力量，尽最大的可能，以大无畏的精神去避免这场空前巨大的灾难。如果每个支部在群众行动中完成自己的义务，我们是可以达到目的的。但是，倘若资本主义不顾会给自己带来不幸而发动战争，那么它必须对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无产阶级将利用这些后果去进行社会革命！（长时间地暴风雨般地鼓掌）

格雷利希主席在会上作报告：您们一致热烈地表示拥护宣言，从而就承担了宣言交给您们的任务，首先就是使用一切适合我们的组织和力量的方式与方法，阻止这场欧洲的群众性大屠杀。（暴风雨般的掌声）

同志们，我们还有一些其他事项需要通过一下。在代表大会内部，意大利和瑞士的代表就最近出现的收复领土党的活动取得了一致意见。意大利在的黎波里没有接受教训，想吞并瑞士的意大利语区。我们的同志们很快就一致认识到，这是军国主义集团的一种投机活动，企图以此加剧混乱，促使人们赞成增加军费的要求。在意大利人民中收复领土党没有基础。不需要肢解瑞士的意大利语区，它可以在自己的政府和管理机构领导下存在。（鼓掌）

他们的报告中写到：

“参加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非常代表大会的意大利和瑞士代表在星期日晚上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他们讨论了由于各种各样的沙文主义报刊的文章而引起的关于意大利—瑞士关系的新闻界辩论以及通过辩论特别在瑞士导致的对收复领土运动的不安。据说这一运动的目的是让意大利吞并瑞士的泰辛邦。经过了对局势的深入研究，两国代表一致

认为，这种紧张局面是某些利益集团人为制造的。在意大利人民中并不存在意大利吞并瑞士泰辛邦的念头，这是所谓的收复领土运动的意图。很显然，其目的是要证明加强军事装备的所谓必要性。两方都用它来鼓起加强军事设施的热情，而不使用这种人为的刺激办法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两国代表一致谴责这一行为，并将通过自己的党在意大利和瑞士人民中进行广泛的必要的解释。”

同志们！正值我们在这里开会之际，两位英国同志受审，他们有遭到司法谋害的危险。纪欧瓦尼提和艾陶勒被指控杀了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杀了一位妇女，也并不是因为妇女被杀害时他们在场，而因为他们是纺织工人罢工的领袖，而在罢工时警察杀害了一名妇女。（一片抗议声）国际社会主义局已经就这种预谋的可怕罪行发出了一封抗议信。因为今天开庭，我们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向审判官和法庭发了一份抗议电报。我想，全体代表会一致同意提出抗议的。（热烈鼓掌）

同志们！我们认为不需要起草一份特殊决议，大家也一定会一致同意对沙皇政府在俄国的暴行提出抗议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另外，同志们，昨天，在我们举行和平示威时，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在法国，因为煤尘爆炸，24名矿工遇难。（全体代表起立）我们对这些劳动英雄表示哀悼。无产阶级的劳动如同战场一般，每年都有几千名工人死于事故。资本是由工人的鲜血喂养的，但它同时也使工人变得勇敢豪迈，他们不仅为资本，而且总有一天也会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献身。（暴风雨般的掌声）

同志们！在我们昨天举行强大的和平游行示威的同时，在布达佩斯，我们英勇的同志们也举行了示威；但是，他们没有教堂做会场，没有警察开路，相反，那些统治匈牙利的贵族和农业党徒把和平示威投入血泊之中。（一片抗议声）代表大会一致对这帮早就该被赶出政府机构的卑鄙的容克地主的无耻暴行表示极大

的愤慨。（热烈鼓掌）

倍倍尔：同志们！我们这个短暂的但极为重要的大会就要结束了。这次代表大会充满着豪情和坚强的意志，充满着为我们的终生事业而献身的崇高精神。大会将以金色的大字载入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史册。它不仅是我们与会代表，而且是选送我们参加会议的一切人终生难忘的一次大会。我希望，它对于我们大会首先所针对的对象，我们在一切资产阶级营垒中的对手和敌人也是终生难忘的。（热烈鼓掌）我希望，您们尤其要认识这次大会的意义，要考虑到，资产阶级世界分为 3、4 个相互对立的营垒，而**世界的工人统一联盟**，伟大的国际，必须做好向一切敌人开战的准备。（热烈鼓掌）

我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各方面的支持，我们不可能召开这次光辉的大会。我认为，我首先必须用您们大家的名义向我们的瑞士同志们，特别向我们的巴塞尔的同志们表示感谢。（大家一致热烈地表示赞成）由于时间如此短暂，这更大大加重了他们的工作和使他们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他们十分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们大家都很满意。我还必须特别向当局致谢。同志们，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哄堂大笑）国际对当局的友好的接待和这几天对我们表现出的善意表示感谢。另外，党员同志们，我还要特别感谢教会。（鼓掌）使我高兴的是，恰恰我这个无神论者能对教会机构表示谢意。他们昨天为我们提供了雄伟的大教堂，并且好似迎接地球上的伟人，主教或教皇，用钟声欢迎了我们。

（笑声和掌声）党员同志们，遗憾的是这种真正表现基督教宽容的事例太少了。现在，基督教界的普遍看法正好与此相反，特别是因为把我们说成是宗教、婚姻和家庭的敌人，说成是搅混一切的捣乱者。我当然相信，如果耶稣再生，在看到这众多的教堂和几亿仅仅在名义上自称为基督教徒的人之后，他一定不会站在他们的行列里，而会站在我们的队伍中。（暴风雨般地鼓掌）

世间和平和人类幸福，这种声音在下几周又将在几万个基督教堂的讲坛上回响，但是，实际上这是极端虚伪的。因为正是那些如此布道的人也许会用更大的狂热登上讲坛煽动人民去进行屠杀、灭种和摧毁一切的战争。（完全正确！）我们希望，从这里撒播的籽种将硕果累累。我们的代表大会将尤其使对手们认真思考一下。我多么希望明天回德国后就能读到资产阶级报纸对我们大会的评语。对于我们的大会所说和所做的一切他们不会感到惊奇，他们不指望我们会有异乎寻常的表现，但是，对于这座著名的重要城市的当局这样来欢迎我们，他们会大摇其头的（笑声），整个基督教界会把为我们提供教堂做会场一事视为天塌地陷。

（大笑）这是空前的，是史无前例的，也许有人会引用当年年轻的俾斯麦对瑞士公使讲过的一句话：您的国家是一个野蛮的国家！（笑声）当时，瑞士联邦政府驱逐了德国警官乌尔盖姆特。他潜入瑞士进行间谍活动，并做为特务给一位自认为是发展的对象写信说：“您要大力搞破坏活动！”这种驱逐出境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一个文明的国家是不可能驱逐一位警官的，这只能发生在一个野蛮的国家。（笑声）我相信，我们中间大多数人将高兴地看到自己的祖国会成为这样一个野蛮的国家。（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们将以最好的、愉快的和感激的心情告别巴塞尔，但是，在我们分别之前，让我们再一次高呼我们的战斗口号：劳动国际万岁！（代表们满怀激情三呼万岁。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格雷利希主席：我们就要散会了，我再讲几句话。昨天，我们亲爱的饶勒斯同志把席勒的钟之歌的引言：Vivos voco, mortuos plango, fulgura frango^①解释得如此精采，以至于我今天也想解释一句拉丁谚语。请大家不必害怕，我引用的是天主教弥撒

① 我向生者呼唤，我对死者抱怨，我冲破闪电（钟上铭文）。——译者注

词。弥撒的中心部分是由信仰誓词构成，即尼西亚教务会议草拟的使徒信经。它的结束语是：Expecto resurrectionem mortuorum et vitam venturi saeculi——我期待着死者的复活和未来的生活。这句话乍一看好象一句简单的信条。直到听了我们伟大的大师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H—短调——弥撒乐曲之后我才明白它的深刻的含意。歌词刚开始使用了习俗的阴森的曲调，然后吹起号角，接着快速以欢乐的曲调再一次唱出：我期待着死者的复活，然后紧接一声欢呼：和未来的生活。于是我便对自己说：这是我们的希望！那几百万仍然与我们疏远的无产者好象我们运动的沉重负担，他们是应该复活的死者！（热烈鼓掌）我们希望，不，我们期待着这些死者的复活，为了将来真正更加美好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做一切艰苦工作的最重要的目的，最终目的。这种希望鼓舞着我们，并告诉我们：他们将要复活，我们将看到未来更加美好的生活。（暴风雨般的掌声）

现在，让我们用概括代表大会主旨的口号来结束大会：向战争宣战！（暴风雨般的掌声）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1912年11月24—25日）记录》，柏林1912年德文版，第29—42页。霍勇译）

关于“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的宣言

（11月25日）

国际在斯图加特和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为各国无产阶级确定了反对战争的指导原则：

国际关于目前局势的宣言

“如果存在爆发战争的危險，各有关国家的劳动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就有责任在社会党国际局联合行动的支持下尽最大的努力，采取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去阻止战争的爆发，要根据阶级斗争的尖锐程度和普遍的政治局势采取不同的措施。

如果战争爆发了，他们有责任去尽快地结束战争，并且要全力以赴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促使人民觉醒，从而加速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灭亡。”

由于最近发生的事件，无产阶级比以往更有义务以最大的力量参加有计划共同行动。一方面，全面的疯狂的扩军备战使生活资料的价格飞涨，从而加剧了阶级对立，工人阶级义愤填膺。工人们想要约束住这个不安和浪费的制度。另一方面，一再的战争威胁越来越起着煽动作用。在欧洲各大民族间经常被煽动起相互对立斗争，而对于这种扼杀人性和理智的行为却不能找出半点为人民利益的借口来为之辩护。

到现在为止，巴尔干危机已经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如果发展下去，它将严重危害文明和无产阶级，它将成为世界历史上最耻辱的事件。为了些微不足道的利益造成了骇人听闻的灾难。

因此，大会满意地指出，处于战争情况下的各国社会党和工会在反战斗争中完全一致。

在各国无产者同时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国际的各个支部也发动了无产阶级反对本国政府的斗争，动员了本国舆论反对战争叫器，从而产生了各国工人的伟大协作，这种协作已经为挽救受到威胁的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已经证明，统治阶级害怕在世界大战之后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和平的重要保障。

大会要求各国社会民主党，采取一切他们认为有效的方式继续他们的行动。大会在这个共同行动中向各个社会主义党规定特殊的任务。

巴尔干半岛上的各社会民主党肩负着艰巨的任务。欧洲列强通过系统地破坏一切改革，使土耳其的经济、民族和政治状况不堪忍受，这必将导致反抗和战争。面对着王朝和资产阶级企图利用这一局面的情况，巴尔干的社会民主党果敢地提出了建立民主联邦制的要求。大会要求他们，继续坚持他们值得赞扬的立场；大会希望巴尔干的社会民主党在战后尽心竭力地阻止巴尔干国家的王朝、军国主义和极力扩张的资产阶级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巨大的牺牲换来的巴尔干战争的成果。但是，大会特别要求巴尔干的社会主义者不仅要反对重新掀起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希腊各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而且还要反对虐待目前生活在另一个阵营里的巴尔干民族——土耳其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因此，巴尔干的社会主义者有义务反对任何剥夺巴尔干各民族的权利的做法，反对煽动起来的民族沙文主义，从而宣布在各巴尔干民族之间，包括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人和罗马尼亚人，建立起兄弟关系。

奥地利、匈牙利、哥罗西亚、斯拉佛尼亚、波斯尼亚和海尔茨高维亚的社会民主党有义务继续努力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反对多瑙河王朝对塞尔维亚的侵犯。他们的任务是继续反对以武力攫取塞尔维亚的战争果实，把它变为奥地利的殖民地，为了封建王朝的利益把奥匈人民和欧洲各国人民置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同样，奥匈的各社会民主党将来也要为在奥匈帝国边界之内的现在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的那部分南斯拉夫人取得民主自治权而斗争。

奥匈的社会民主党以及意大利的社会党人必须特别注意阿尔巴尼亚问题。大会承认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自治权。但是，大会反对在自治的外衣下使阿尔巴尼亚成为奥匈和意大利统治野心的牺牲品。大会认为这不仅是对阿尔巴尼亚的威胁，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危及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和平。阿尔巴尼亚只有作为一个巴尔干民主联邦的自治成员才能真正地独立生存。因此，大

会要求奥匈和意大利的社会民主党反对本国政府想置阿尔巴尼亚于自己势力范围之内的任何企图，并且继续为巩固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和平关系而努力。

大会以欣喜的心情欢迎俄国工人的抗议罢工，认为它是使俄国和波兰的无产阶级开始从沙皇反革命的打击下恢复过来的保证。大会把抗议罢工视为反对沙皇制度罪恶阴谋的最大保障。沙皇政府在血腥地镇压了本国各民族之后，在它无数次地把巴尔干人民出卖给他们的敌人之后，它既害怕战争给它带来的后果，又害怕它自己造成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因而犹豫不定。但是，如果沙皇政府准备再一次以巴尔干各民族的解放者的姿态出现的话，这只能表明它想用这个虚伪的幌子通过流血战争重新恢复它在巴尔干的优势。大会希望，俄国、芬兰和波兰日益壮大的城乡无产阶级粉碎这些谎言，反对沙皇政府的任何战争冒险，反对沙皇政府的任何侵略行为，不管是侵略亚美尼亚还是侵略君士坦丁堡，并把全部力量都集中在重新组织反沙皇制度的革命解放斗争上。沙皇政府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希望，是被它统治的各民族的民主的最凶恶的敌人，整个国际必须把推翻沙皇政府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之一。

但是，在国际的行动中，最重要的任务落在了德国、法国和英国工人阶级的身上。这些国家的工人的目前任务是，要求本国政府既不支持奥匈帝国，又不支持俄国，不介入巴尔干纠纷和保持绝对中立。由于塞尔维亚—奥地利在港口问题上的争端而在三个文化最发达的伟大民族间爆发一场战争，那是罪恶的疯狂行为。德国和法国的工人不能承认秘密条约所规定的介入巴尔干冲突的义务。

如果土耳其进一步的军事崩溃动摇了近东地区奥斯曼的统治的话，那么英国、法国和德国社会党人的任务就是全力反对在近东实行的必将导致世界大战的占领政策。大会把人为制造的大不

列颠和德意志帝国之间的敌对视为对欧洲和平的最大威胁。因此，大会欢迎两国工人阶级为消除这种对立而努力。大会认为德国和英国之间就停止扩充舰队和取消海洋捕获权达成协议是消除这种对立的最好途径。大会要求英国和德国的社会党人继续宣传这样的协议。

如果能消除德国与英法两国之间的对立，就克服了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就会动摇利用这种对立的沙皇政府的地位，就能使奥匈对塞尔维亚的进攻成为不可能，从而保障世界和平。因此，国际必须首先朝着这个目标而努力。

大会确认，整个社会主义国际在外交政策的这些原则上是一致的。大会要求各国工人以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力量去反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大会警告各国统治阶级，不许用战争行动加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群众带来的苦难。大会强烈地要求和平。让各国政府永远记住，在欧洲目前的局势下，在工人阶级情绪激昂时，发动战争对它们本身并不是没有危险的，让它们想一想，德法战争的结果爆发了革命的公社起义，日俄战争把俄罗斯帝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力量动员了起来，陆海军的军备竞争大大加剧了英国和欧洲大陆的阶级冲突，并且引起了大规模的罢工。如果各国政府不理解，只要一想到世界大战的恐怖性就能使工人阶级满腔怒火这一点，那简直是荒唐之极。无产者认为，为了资本家的利润，为了王朝的野心或者为了秘密外交条约的更大荣誉而相互残杀，就是一种罪恶。

如果政府的权贵们硬要阻止任何正常发展的可能性，从而迫使无产阶级采取非常的步骤，那么，它们必须对由此产生的危机的后果负全部责任。

国际将加倍努力来阻止这种危机的产生，它将举行更强大的抗议活动，更加努力和广泛地进行宣传工作。因此，大会委托社会党国际局更加密切地注意事态的发展，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

要保持和加强各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联系。

无产阶级意识到，在这种时刻，它肩负着人类的整个未来。无产阶级将竭尽全副精力防止各民族的精华由于大屠杀的暴行、饥饿和鼠疫而遭到毁灭。

因此，大会向你们——各国无产者和社会党人呼吁，在这关键的时刻，你们要让人们听到你们的呼声！你们要以一切形式和在一切地方表达你们的意志，要尽一切力量在议会提出你们的抗议，要组织盛大的群众集会，要使用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力量所赋予你们的一切手段！你们要努力使各国政府经常看到无产阶级的高度警惕而又生气勃勃的和平意志！你们要用和平和人民友爱的无产阶级世界去对付剥削和屠杀群众的资本主义世界！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1912年11月24—25日）记录》，柏林1912年德文版，第23—27页。崔勇译，戴世峰校）

四，第二国际的破产^①

法国社会党的声明

（1915年1月1日）

我们向所有的人大声高呼：信心！

① 该题的其余文件，请参见本“选编”第二卷《德国社会民主党》一题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部分中的有关各件。

5个月的战争，5个月的非常艰难的考验，没有动摇我们的信念。

今天，如同在8月4日一样，在发表了进一步阐明事实的外交文件以后，我们确信，**我们在保卫遭到残暴攻击的祖国。**

今天，如同在8月4日一样，我们内心坚信，我们遵照法国的崇高传统，正在为正义和自由而战。

今天，如同在8月4日一样，我们深信，我们在从事**一场反对最野蛮的帝国主义，反对最残暴的军国主义的解放战争。**

今天，如同在8月4日一样，**我们确信，我们可以把以建立各国自由人民联盟作为唯一理想的各国社会党人和整个社会党国际争取到我们事业这一边来。**

甚至在莱茵河彼岸，在过去同我们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力量的人们当中，已经有一些人开始怀疑并且看清了；希望他们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德意志共和国的先驱者。他们已能看到，他们的统治者是如何看待中立国人民的权利和如何尊重条约的。他们识破滔天大谎而指出他们的军事首领在不幸的比利时或是在我国被侵占的省分里所犯下的暴行。一些人已经急切地扪心自问，即使在外国面前，是否必须把德国的统一和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同容克地主的统治和霍亨佐伦王朝的野心加以混淆。李卜克内西作了英勇的抗议。但是，我们知道，感到内心苦恼的已不止他一个人。甚至当我们正在勇敢地捍卫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时，另外一些人可能在问自己，难道战争的主要目的不是通过极其迂回的道路带来他们自身的解放吗！

我们问心无愧地走我们的路。当然，我们十分了解我们必须克服艰巨的困难。现在，反人民的力量在全民族神圣团结的掩盖下，通过狡猾而又执拗地重提老问题的办法，想剥夺共和国的胜利成果。偏见、恶习再度出现并且可能打消同敌人奋战的人民的**热情**。有关军事消息的必要限制，有时可能被用来限制有益的批

评。被动员的或是失业的人们的家庭成员不时成为不自觉的阶级斗争的牺牲品。腐朽的资本主义和厚颜无耻的官僚主义企图把它们的恶习带进战争体制中去。

我们将克服这些困难。在危急时刻被派到国防政府中去的我们的同志，已经在政府会议上表现出鼓舞我们党的那种坚定勇敢精神。他们竭力号召并组织全国的力量投身于一场全民的、井井有条的伟大战争中，并且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体现国家主权和人民权利的议会，负责审议和监督的议会，今后应当协助政府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它应当在补充和改进国家进行战斗所需要的武器方面提供帮助。这将鼓舞各方的力量。它将激励人民的勇气。它作为伟大的革命议会的后继者，将把人民的全部内在力量和他争取解放的英勇精神投入目前这场斗争。

诚然，战斗是辛苦的。让我们说实在话：战斗可能是长期的。它是历史上最可怕的一次战争。

它拖不垮我们。

社会党人们，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为什么样的未来而战。

我们进行战斗是为了使法兰西的独立和统一永远不再发生问题。我们进行战斗是为了使44年前被强迫兼并的省分得以自由地回归到它们祖国的怀抱。我们进行战斗是为了使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这一次能最终得到所有人的承认。我们进行战斗是为了使人民得以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我们进行战斗是为了使普鲁士帝国主义以及一切帝国主义不得再阻碍人民的自由发展。

社会党人们，我们进行战斗还为了使这次战争，这场残暴的战争，成为最后的一次战争。我们现在进行战斗，正如我们大家一起已不懈地进行了多年战斗一样，是为了和平：不是扩军备战的虚假和平，而是各国人民之间美好的和平得以降临欧洲和全世界。我们进行战斗是为了至少使真正承担战争沉重负担的无产阶级可以自由地呼吸并且从事争取解放的工作。我们进行战斗是为

一旦建立和平之后，正义得以最终赢得胜利，我们的子孙得以不再担心再次发生野蛮的侵略暴行。

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党人要进行战斗。正如古代荷马所说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出现在战场上。**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一致地坚信胜利。**

（译自《社会党人和战争》，纽约1915年英文版，第348—350页。丁原洪译，张毅君校）

盖得同纽约《新世界》杂志 撰稿人沃因诺夫的谈话

（1915年1月发表于纽约《新世界》杂志）

“我不可改变地相信，这场战争将会给民主因之也给社会主义带来巨大的好处。我如果不这样想，就不会担任这一战争职位，而它正是个战争职位。不是我的爱国心，不是我作为一个法国人的职责（法国人考虑到他的国家遭到被毁灭的威胁时必然将所有其他的理想放在一边），而是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指使我采取这一步骤。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一刻也不能抛开我们对人类的一贯分析。事态坚定了我们的信念。很自然，这是一场经济战。德国由于在它的疆界内感到窒息而走向战争。人口的增长，资本主义的有力发展，迫使它向外扩张以为其能量寻找足够的场地。英国是同样的，如果它不知道这场战争会使它长期保持制海权，也不会参战。就双方而言，它都是一场帝国主义的冲突。这与我们社会党人无关。我们可以漠然处之。从这个观点讲，这场战争是一场命中注定的浩劫。

“从这一基调产生出各种不同思想性质的伴音。我不想谈论各国试图为战争辩解而提出的伦理道德理由。但是这场冲突的一个间接后果对我们非常有关。德国的胜利不仅意味着它的经济实力扩大（这一点对我们无关紧要），而且还意味着现在正以其典型形态在柏林繁荣滋长的**残存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明的独特混合**将取得统治地位。这是一个强大的、危险的社会现象。如果它遍及全欧洲，它将使欧洲长时间地倒退回黑夜。当然，在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里也有不少人并不期望民主得到进一步发展，而更乐于使进步的车轮倒转。他们为了追求帝国主义的目的，也必然力图在人民身上打主意，找出某种可以使民众跟他们走的办法。由于法国和英国的文明已达到这种程度，人民不会光因为被命令而走向战争，过去的全部历史迫使法国和英国必须作为民主的卫士而参战。

“至于说俄国。德国在进行帝国主义的扩张领土过程中，要去征服斯拉夫人，这样做的结果使它同利己的、帝国主义的彼得格勒政府发生冲突。不得不保护弱小的斯拉夫国家自由的沙皇政府，因此在它的旗帜上写下‘各民族的自由’的口号，这真是咄咄怪事。我深知它想背弃这一口号，但是办不到。它不仅将在民主国家的大会上被压倒，而且战后，在它处于孤立地位的情况下，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大家都会起来反对它。一旦更大的危险，中欧列强获得胜利的危险克服了，所有关心进步的人都将立即转而反对它。”

当被问及战争是否会导致德国和俄国联合反对欧洲民主国家时，盖得回答说：

“这完全不可能。我们处于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参战的前夜。沙皇政府以那么大的力量进行这场战争，已走得太远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这种事真的发生了，那么，从道义上讲，情况将会更加明朗。到那时，沙皇俄国就不再是民主国家的不幸地不可缺

少的盟友，而俄国革命的任务将是明确的。就眼下情况而言，在战时继续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意味着削弱它的军事力量，这确实会给人类带来损失。

“不要忘记，虽然我期待民族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得到解决（我认为这是这场战争的最大的可能成果），但是我不是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而这样做的。实际情况是，对我来说，与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相比，存在着这个或那个隶属国的问题无关紧要。不过，民族问题到处干扰着阶级斗争的正常开展。马克思赞成共和，并非由于他真的期望通过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来解决社会问题，甚或改进工人物质条件；但是他是个最有力的共和派，因为共和国消除掉所有其他问题，使阶级冲突、劳资斗争这件主要事情充分突出出来。把劳资斗争同所有其他的异己因素加以分开，这就是我期望从民族原则获胜中得到的结果。我重复一遍，从沙皇手中赢得这样的让步是不容易的。尽一切可能力量反对他的时刻将要到来。但现在我们还需要他。虽然我半生服苦役，受尽了折磨和酷刑，然而我仍要说：‘我不愿做任何可能削弱俄国同军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军事力量的事。’

“你要明白，我说的是德国军国主义，而不是德意志民族。令人非常难过的是，德意志民族宣称它同德国军国主义团结一致。但是我不放弃希望，只要军国主义遭到决定性打击，这两个不同的德国会立即分开。依我看，夺取德国领土或是侵犯德国统一是没有可能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也不会容许这样做。任何法国士兵不会踏上德国土地。当然我不是指阿尔萨斯—洛林。那是法国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当我们解放阿尔萨斯—洛林后，我们将给予它决定自己未来的自由。但是，我重复一遍，法国社会党人不容许把这场战争从一场自卫战变成侵略战。一旦法国和比利时的领土解放了，如有可能，我们将以法国的名义，如果不是以法国无产阶级的名义，向德国人民发表声明；在声明中，我们将

向他们提出体面的和平。我们将建议他们推翻蒙蔽了他们并且使国土浸沉在血泊中的他们的强盗统治者。战争结束后，为祖国和民主尽到了职责的各地无产阶级将获得至少是为实现其本性所要求的纲领的一部分的不可否认的权利。它将全力以赴地去争取这一点报酬。在工人阶级得到对它的贡献的报酬之前，我们将不容许后备役军人和本土军士兵放下手中的武器。

（译自《社会党人和战争》，纽约1915年英文版，第345—348页。丁原洪译，张毅君校）

意大利社会党的声明

（1914年9月初）

我们社会党人认为派遣德国代表团到意大利来是对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尊严和独立的冒犯；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因支持德国和奥地利的侵略政策而已丧失国际主义社会党人称号的权利时，就更是如此。

虽然现在这一愿望是虚妄的，我们还要表示希望这场臭名昭著的战争将以其挑起者——奥地利和德意志帝国遭受失败而告结束。因为奥地利和德意志帝国较之俄国更是欧洲的反动堡垒，俄国已被表现出他们知道如何英勇进行解放斗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所动摇。如果德意志和奥地利帝国在这场战争中获胜，这将意味着最残暴的军事专制主义的胜利，一群不顾一切条约、权利和法律进行烧杀抢掠的野蛮匪徒的胜利。

德国社会党人并未能使我们相信他们知道如何防止这一点；过去，他们只能实现有利的劳工协议和得到巨大的选举成果，而没有对他们国家的政策施加任何影响。

德意志帝国的失败将使帝国封建政治统治崩溃，使俄国专制

主义丧失它迄今得到的支持，使所有欧洲国家的政策目标发生决定性改变，从而将向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一个机会，使它从自愿的无能状态中摆脱出来并重新恢复其地位。

最后，由于目前充满真正的社会主义精神的法兰西共和国和最真正的民主获得繁荣的英国的胜利，将意味着一种易于争取社会权利和热爱和平的欧洲政治制度的胜利，标志着终于获得自由和以国防民兵体系取代专门从事侵略的职业兵痞而得到加强的国家之间达成协议，这一胜利也将给德国人民带来解放。

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当差不多整个欧洲都陷于战争时，我们要提高我们抗议的呼声；不过，但是我们的抗议只是对着那些想要战争的人而不是对着那些为了反对压迫而被迫进行自卫战争的人。

在这场战争中，一方面是保卫欧洲的反动，另一方面是保卫一切革命，过去的和未来的革命；这是此政府意愿更强有力的历史必然性造成的局面。有鉴于此，我们必须肯定地说，我们作为国际主义者，只有一个办法，即宣布我们忠于同反动帝国作战的任何人；正如侨居巴黎的意大利社会党人知道，反军国主义者只有拿起武器并且同军国主义帝国作战这一条路一样。

这就是我们意大利社会党人对德国社会党人的答复。

（译自《社会党人和战争》，纽约1915年英文版，第374—376页。丁原洪译，张毅君校）

英国社会党关于战争的声明^①

这场将把大部分欧洲变成废墟和使成千上万的人葬身海底的

^① 声明估约发于1914年9月15日以前。

可怕浩劫，是欧洲各国政府和首相府在毫未征求各国人民意见的情况下结成联盟、协约，达成谅解和提供“保证”的结果。它不是人民的战争。这是肯定无疑的。德国的工人们强烈地宣布反对战争。自从宣布军事管制法以来，有多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成员由于发表意见而被处决或监禁，是无人知道的。在当前对德国的侵略理所当然地感到痛恨的时刻，我们呼吁你们把德国的广大人民群众同统治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军国主义阶层认真地区别开来。

社会党国际从一开始就是而且始终是主张和平的，同时总是维护各国用武力保卫民族生存的权利。各国工人阶级被号召去承受这场自相残杀的最重负担。在普鲁士军国主义力量被粉碎和德国人民从沉重的帝国主义桎梏中解脱出来之前，成千上万的妻子将失去她们的丈夫，母亲失去她们的儿子。

（译自《社会党人和战争》，纽约1915年英文版，第166—167页。丁原洪译，张毅君校）

五，恢复“第二国际”的活动

(一) 伯尔尼代表会议^①

(1919年2月3—10日)

(二) 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成立会议^②

(1921年2月22—27日，维也纳)

(三)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③

汉堡代表大会

(1923年5月21—25日)

① 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原第二国际的26个右翼社会党，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伯尔尼国际执行委员会，把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从形式上重新恢复起来了。这个恢复起来的“国际”，通常被称做伯尔尼国际，或黄色国际。

② 一些国家的中派政党和集团于1921年2月22—27日在维也纳召开了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组成正式定名为“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通常它被称做“维也纳国际”，因为它执行的基本上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政策，所以也被称做“第二半国际”。

③ 这个“国际”是由伯尔尼国际和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即维也

附录 汉堡代表大会^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
扩大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

(1923年6月)

1. 由于政治上和道义上最可耻的破产，第二国际终于1914年8月寿终正寝了。第二半国际因为与它同流合污，最终正式彻底地给自己打上了背叛的标志。

第二半国际刚成立时，它不愿与那些执行有利于战争和主张保持议院内部各党派斗争中之暂时和平的政策的政策政党有任何共同

纳国际或第二半国际) 联合举行的汉堡代表大会上合并而成的。

① 1921年2月所谓的第二半国际在维也纳成立了。英国独立工人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法国的中派分子、俄国的孟什维克和其他国家的中派团体都参加了这个国际。在维也纳举行的中派分子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关于阶级斗争的方法和组织等方面的提纲。代表大会一方面表示赞同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又表示主张民主。第二半国际的基本目的，是使群众脱离革命斗争，并阻挠他们转向共产主义运动。

由第二半国际倡议，并与第二国际的代表一起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当革命浪潮刚刚开始低落，资产阶级刚刚躲开革命群众的第一次打击时，第二半国际就和第二国际合而为一了。在1923年5月21日汉堡代表大会上完成了这次合并。合并后的国际称之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原编者注

之处。它煞有介事地吹嘘要向社会爱国主义和改良主义进击。它妄图成为从事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政党的固定中心，还骄傲地宣称要搞社会革命，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要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又许诺要为实现工业主导部门的社会化和反对被剥削者与剥削者的内阁联盟而进行坚决的斗争。但它就是不愿意承认共产国际的原则和方法。

第二半国际是介于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之间的组织。它的短命证明：不采取共产国际的方法和反对共产国际，要为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是不可能的，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想搞社会化，那不是自欺欺人就是招摇撞骗。

这一点，就注定了第二半国际经常摇摆于无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之间，游离于如此不可靠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复兴之间，而这种资本主义复兴一直要持续到第二半国际能达到使资本主义复兴不再需要娓娓动听的词藻，实现了与资本家的内阁联盟及与第二国际合为一体时为止。

第二半国际代表了工人阶级中希望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和与工人共产党员实行统一战线，但却没有作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具有激进的思想情绪的那一部分人。由于第二半国际的斗争道路和通向它所许诺的社会化与高涨的道路日益清楚地表明是不可靠的，由于被组织在它队伍里的工人，怀着日益增长的赞许情绪，开始与共产党人接近，第二半国际中那些不愿后继无人的领袖们，除了给绝望的工人指出一条新路和注入新的希望外，别无他择。而这条新路就是与追随第二国际领袖们的广大工人实行联合。这样一来，那些喋喋不休、大言不惭地说什么自己只是力图促使三个国际的统一，决不同意只与第二国际联合的新国际领袖们，就无条件地服从了第二国际。

2.但是，当第二国际在汉堡改头换面的时候，它甚至还不敢暴露出自己想真正具有战前的那种面貌。它缺乏再度发表象斯图

加特和巴塞尔庄严的反战誓言的那种勇气。因为接受过世界大战经验教训的第二国际领袖们，不能够再在工人面前，假装成还象1914年8月以前那样，依然相信反对战争的文字决议的作用，因为他们甚至害怕这种文字的决议会有引起革命的危险，要知道，工人是会认真对待这种决议的。他们连象世界大战前那样，在国际会议上反对帝国主义这一点也做不到了。其所以做不到，是他们自己已经当上了或是拼命想当上资产阶级国家的部长，是因为他们在战争期间已经滑到了资产阶级自觉的喽囉和走狗的地步。他们不敢向工人建议对资本不断进攻作斗争的切实办法，他们再也不提及有关社会化的事，因为他们力图复兴资本主义，而这种复兴只有依靠剥削工人才有可能实现，离开了资本的一往无前的进攻是办不到的。他们不敢宣布对凡尔赛强制和约作具体的斗争，不敢反对赔款，不敢反对对俄国使用暴力，不敢反对不断增长的军备，不敢反对日益严重的战争危险，不敢反对民族压迫和对殖民地的压迫，不敢反对反动派和法西斯，因为任何实实在在的斗争，都会导致革命，而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则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他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代表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国家相互矛盾的利益。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130—131页。章永勇译）

马赛代表大会

（1925年8月22—27日）

六，三个国际联合举行的 柏林代表会议

(1922年4月2—5日)

第八题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①

① 本题的时间下限截至1914年，其中有些文献史料还应见本书《俄国1905年革命》一题。

(一) 俄国初期的工人运动。劳动解放社

南俄工人协会章程

(1875年)

一、认识到：

当前建立的制度对工人来说是不符合真正公正的要求的；

只有通过暴力变革，消灭一切特权并使劳动成为个人和社会福利的基础，工人的权利才能得到承认；

要产生变革，只有全体工人充分认识到自己无出路的地位，并且完全联合起来，我们，南俄边区工人成立一个组织，取名为“南俄工人协会”，它的目的是：

第一，宣传把工人从资本和特权阶级下解放出来的思想；

第二，团结南俄边区的工人；

第三，同现存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进一步的斗争。

二、协会下设储金会，它的储金起初用于宣传解放工人这一思想，将来也用于为这个思想所进行的斗争。

三、每个劳动者，只要他同工人关系亲近，同特权阶级来往，并以自己的行动同情工人的主要愿望——为本身解放而同特权阶级进行斗争，就可以参加协会。

四、每个会员个人对协会负责，而协会对每个会员负责，这种责任条件如下：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

五、协会会员向非协会成员泄露协会的存在或没有准确履行自己对协会应尽的义务，认为是背叛。

六、每个会员应随时准备牺牲，如果牺牲是为了挽救协会的

话。

七、每个会员应在自己的同志中宣传本协会的基本思想，并鼓励他们参加我们为解放工人所进行的事业。

八、每个会员每周应向储金会缴纳二十五个戈比（继续一年）。

九、会员连续五周不缴纳会金，而且没有提出任何正当理由，应予开除。

十、每个小组有权用缴纳的会金对会员提供各种优待。

十一、所缴会金属于整个分会（ОБЩЕСТВО）所有，任何会员无权取走自己缴纳的会金。

十二、现金的分配和花费需经协会全体会员同意。

十三、为了保管现金，分会选举自己的保管员，根据分会的要求，他应提出关于现金的详细报告。

十四、自建立储金会起的头六个月内，现金不得动用。

十五、协会下设分会，现有分会两个：敖德萨分会和罗斯托夫分会；分会下设小组，每个小组有自己的代表，任期一个月。代表的义务是：监督缴纳会金，关心协会的一切规章在小组内是否得到准确的执行，关心协会的需要，出席每星期日的代表会议。

十六、经协会全体会员同意，本协会章程方可修改和补充。

（译自《俄国工人运动的开始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183—184页。刘宇端译）

关于彼得堡喀山教堂 广场示威游行的声明

(1876年)

我国政府从来不放过任何一次可以利用的机会来表示它自己对社会对人民的虚伪态度，这次它又以同样的办法利用了这次事件。政府的报导故意把事情说得模模糊糊、吞吞吐吐。按照它的说法，“闹事”参加者都是“年轻人，从他们的外表看可以认为，他们都是青年学生”。这种推测和暗示说明什么呢？“根据1871年5月19日的法律”，也就是根据已经完善了的严刑拷打原则，对落入“司法机关”的那些勇敢的游行参加者进行了两三天的调查，不论是他们的外表，还是他们的内情，似乎都未弄到结果。

显然，这是蓄意的含糊其辞；很明显，在这群“去教堂访问者”中间有这样一些人，政府认为过早地公开指出他们参加游行对自己是不方便的。它把一批被捕者的发言人所说的“几个人的姓名和一些不明白的话”掩饰起来，其目的也是要欺骗社会，欺骗它一向重视的社会以及它肯定要利用的社会舆论。游行的其他情况同样也是没有谈清楚的。

参加游行的人“群”有多大，似乎受到“先咒骂后殴打”的警察，他们的行动是什么样的？前来帮助警察并“击溃”破坏秩序者的“群众”有多少并且是些什么人？

所有这些问题不弄个明白，就不能对事件做出正确的判断。所有这些都故意地吞吞吐吐，模棱两可，这说明政府在这次事件中也想采取他们一贯同敌人斗争的办法——蓄意撒谎，说明它想

在进一步的措施中依靠群众的“社会”舆论，而这些舆论则明显是根据伪造的报导形成的。

看来，它没有打错算盘。大部分俄国述评都不嫌弃自己那种被豢养的、摇尾乞怜的哈巴狗角色，如果主人不需要它凶猛狂吠地扑向他指向的任何猎物。不过，会不会是在等待卡特科夫们，克拉耶夫们，麦谢尔斯基国王们等等的什么命令，他们表明自己作为狗的忠诚，现在也没有放过相互对咬的机会，相互指责听话的狗不忠诚或没有尽心的狂吠。

为了恢复12月6日喀山教堂事件的真相，我们翻印《前进报》第48期刊登的发自彼得堡的新闻报导。

12月6日尼古拉教日，在喀山教堂聚集了一群知识分子和工人，纪念死难者并宣布他们同那些由于热爱人民而正在服苦役、流放和监禁的人们团结在一起。

事情是这样的：弥撒结束后，人们为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他几个还没有被俄国政府完全摧垮的受难者的健康做了祈祷。祈祷后全体参加者大约1,000人走出教堂，一些人围坐在广场上，一些人坐在教堂的前廊和台阶上。在广场站立的人群中有一人^①发言：

朋友们！我们刚刚为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他几位为人民事业的受难者做了祈祷。你们，聚集在这里的工人们早就应该知道，谁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是一位作家，1864年由于他把救星沙皇的意志叫做欺骗而被送去服苦役。他说，为不利于地主的沙漠和沼地付出高昂代价的那些人民没有自由，为这些沼地而把比自己挣得多得多的付给沙皇和老爷的那些人民没有自由，而从这些人民那里却榨去沉重得可怕的赋税，从他们那里卖掉了最后一头牛、最后一匹马和最后一间房子，从

^① 即格·瓦·普列汉诺夫。——原编者注

他们那里把优秀的工人弄去服兵役。连那些为主人辛勤工作的工人也不能叫做自由的人，他们把自己的力量、健康和智慧以及自己的血肉交给主人，而从他那里得到的是潮湿阴冷的一席之地和几个戈比。我们最有才华的作家为这些神圣的真理被送去服苦役，在那里遭受苦难直至今日。这样的人不只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个，他们还有很多很多：十二月党人，彼得拉舍夫斯基们，卡那科佐夫们，涅恰耶夫们，道尔古申们以及最近几年来的受难者们……

他们过去和现在都主张为同样的人民的事业而斗争；我所以说人民的，那是因为这个事业是从人民自己开始的，请你们记住，拉津、布加乔夫、安东·彼得罗夫。所有人都受到了同样的遭遇：死刑、服苦役、监禁。但是他们遭受的苦难越大，他们的名声也就越大。

为人民事业受难者万岁！朋友们！我们聚集在这里，向整个彼得堡，向整个俄国宣告，我们同这些人团结在一起，我们的旗帜就是他们的旗帜，上面写着“给农民和工人土地和自由！”这就是“‘土地和自由’万岁！”旗帜。

在走廊上的讲话结束后，广场上响起了掌声和巨大的和谐的“乌拉”声。这时在人群上空展开一幅红旗，上面写着“土地和自由”。又响起了“乌拉”声，旗帜在人们手里传递着，在人们头顶上飘扬。此后，人们沿着涅瓦河前进，并在不断重复的“‘土地和自由’万岁！”“人民万岁，绞死沙皇！”口号声中开始分散。

在讲话快要结束时就响起警士的口哨声，当人群开始分散时，以警士为首的警察们开始扑向演讲人在内的人群，但是这些人以最有力的回击回答了警察，迫使他们逃跑。

大批的警察聚集起来了，和他们配合的还有便衣宪兵；一连三次向那群人发起攻击，而每次都遭到殊死的反抗。这时特列波

夫来了，他因为抓的人不多而气恼，并发布命令：“抓人，尽量多抓！”这时警察向在场的群众放出流言：“波兰人造反哪！”“抓住谁就是谁。抓那些戴眼镜和披方格披肩的！”

主要的人群已经冲散，留下的仅仅一小批人和个别几个人，而且有些根本不是原来参加游行的，就是对他们，警察也未放过。警察们殴打、揪妇女的头发，甚至用出鞘的短剑扑向人群，被殴打者拼命防卫自己；妇女们并不亚于男人。结果，警察伙同看管人员和密探们在市内各地逮捕了32人，其中妇女11人。在警察所，这些被逮捕的人遭到凶恶野蛮的对待：他们被送进一间约10平方米的房子，房内还派住十来个警士、看管人员和密探。一个被捕者被从后面推打着送进这间房子；警察和看管人员扑上去打他，他被打倒在地上，遭到拳打脚踢，想打多少就打多少；被打者无从知道，他们被弄得多么难堪。妇女们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在妇女中还有一人将近临产；她昏倒了，需要找来大夫。

一个被捕的农民小伙子在走过阿尼契柯夫宫时喊了“自由万岁！‘土地和自由’万岁！”因此他的头部被军刀柄打了个洞，据传说，他快要死去。

（译自《俄国工人运动的开始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83—86页。刘宇端译）

“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纲领 ——《致俄国工人书》

（1879年1月24日）

认识到对我们极为不利的政治和经济压迫以一种无法改变的

力量压在我们身上，认识到我们社会地位所处的无法忍受的沉重负担，使我们失去得到那怕是勉强维持生存的一切可能和希望，最后认识到，现行的制度使我们有完全失去物质保证、精神力量全部崩溃的危险，因而对它更加不能容忍。为此，我们，彼得堡工人在1878年12月23日和30日举行全体大会，决定组织全俄工人协会，它将团结城市和乡村工人居民中的分散力量，向他们说明协会的利益、目的和愿望，在他们反对社会无权的斗争中成为他们有力的支持者，并帮助他们取得为顺利进行斗争所必要的有机的内部联系。

“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应具有一种严格规定的性质，并遵循它纲领中所规定的目标。

只有工人，并经不少于两个有一定影响的人介绍，方可成为本协会的会员。

凡自愿成为本协会的会员都应事先了解以下纲领和社会学说的实质。

协会所有会员应相互保持充分的团结，破坏团结者应立即开除。一个会员被怀疑背叛协会，应受会员代表组成的特别法庭审判。

每个会员应向协会的总储金会缴纳一定的会费，其数目由会员大会决定。

协会的事务由选举的委员会主持，委员会由10人组成，储金会和图书馆的工作也由委员会负责照管。全体会员大会每月召开一次，大会监督委员会的活动并讨论协会的各项问题。

直接与整个协会利益有关的活动，由大会委托委员会进行。

委员会的职责：有权同接受北方协会纲领的俄国各省工人小组代表和俄国各工人派别代表接触。

协会所属省分会在总纲领规定的活动范围内保持自治，但必须服从全体代表会议的决议。

中央储金会只用于完成协会计划所必须的支出和用于罢工期间支持工人的支出。

图书馆的目的是免费满足首都工人，甚至不属于协会的工人的需求。

图书馆的费用以及订购书籍的费用由协会的储金会以及工人捐款支出。

“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就其任务来说和西方社会民主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纲领是：

1. 推翻国家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极不公正的制度。

2. 成立自由人民协会联盟，其基础是完全政治平等，在俄国一般法的原则上保持内部完全自治。

3. 废除现行土地所有制，代之以公社土地所有制。

4. 建立正确的联合劳动组织，它是工人生产者手中的产物和生产工具。

这样，政治上的自由保证每个人信念和行为的独立，并且首先保证社会问题的解决，协会的直接要求是：

1) 言论、出版自由，有权集会和举行会议。

2) 取消密探警察和政治犯案件。

3) 消灭等级权利和特权。

4) 一切中学和大学实行义务和免费教育。

5) 削减常备军数目或由人民武装完全取代之。

6) 农村公社有权处理有关它本身的事件，例如赋税款额，分给份地和内部自治等。

7) 废除公民证制度，实行来往自由。

8) 取消间接税，根据收人和遗产建立直接税。

9) 限制工作时数，禁止童工劳动。

10) 建立生产联合，贷款银行，并给工人联合和农村公社无

偿贷款。

上面要点就体现出彼得堡工人23日和30日全体会议决定作为自己任务而遵循的那个纲领。

经过在同行中进行不断有效的宣传，北方协会希望得到这样的结果，这些结果将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提出，并将促使他们谈论自己，谈论自己的权利；因此，在受压迫和对要求正义富有同情的工人群众中进行力所能及的宣传这一神圣任务是本协会每个会员的职责。子孙后代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功劳的，他们就象福音真理的信徒一样，其光辉名字将永远载入史册。

工人们！现在我们在召唤你们，我们向你们良心的声音和意识提出请求！

伟大的社会斗争已经开始了——因此，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可等待的。你们西方的兄弟们已经举起解放百万群众的大旗，——我们只有同他们汇合在一起，同他们并肩携手一道前进，在兄弟团结中我们将汇合成一股威严的战斗力量……

我们，工人们肩负伟大的事业——解放自己和自己兄弟的事业。我们负担着更新世界——沉湎于奢华、耗尽我们力量的世界的义务，因此，我们应该创造世界。

请想想，谁首先响应基督的伟大诺言，谁首先执行他那改变旧世界的仁慈和博爱的理论，是普通的农民……我们也号召传教，我们也号召人们成为新的，但实际上仅仅是不理解和被遗忘的基督教义的信徒。我们将象第一批信徒一样被赶走，我们将被鞭打，被嘲弄，但我们将无所畏惧，我们将不为受他们的凌辱而感到羞耻，因为疯狂地反对我们这一点，将向我们表明，在同伟大的道德思想斗争中，在同我们所代表的力量的斗争中，他们是软弱无力的。

“你们使世界变坏，——人们告诉我们——你们破坏家庭，践踏所有制，侮辱宗教”。

不，我们回答他们，使世界变坏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罪恶的根源不是我们，而是你们。相反，我们在更新世界，重建家庭，确立应有的所有制，恢复上帝博爱平等的伟大教义……

工人们！勇敢地站在我们社会变革的旗帜下，在友爱的兄弟的家庭里集合起来，佩带上真理的宝剑，到城市和农村去宣传自己的学说吧！

你们的未来寓于这种拯救性的宣传，你们的成就取决于精神力量，你们有巨大的精神力量，你们将靠它征服世界。你们要知道，国家的全部力量 and 意义在于你们，你们是国家的儿女，没有你们就没有现在喝你们血的其他阶级，你们对这点认识模糊，但是你们没有组织，没有你们可遵循的思想，最后你们也没有反对敌人所必需的精神支持。但是，我们，北方协会的工人组织者将给你们指导思想，给予你们精神上的支持，并给你们自己所需要的组织。

这样，工人们！最后的话该由你们说了，伟大协会的命运以及俄国社会革命的成功都取决于你们。

（译自《俄国工人运动的开始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193—196页。刘宇端译）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纲领草案

（1883—1884年）

季米特尔·布拉戈耶夫小组

把人们团结成为社会形式的目的是：提高和发展人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

国家，即一种具有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的社会，是最复杂和最强大的社会形式。

国家制度，不管是这种或那种形式，总是一定精神原则的体现，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家由于这些原则的狭隘，总是为个别阶级的利益服务而损害人民。

现代国家是个人主义原则的体现，这个原则在政治上要求个性自由，在经济上要求自由竞争。

在竞争的影响下，任何政治形式下的产品分配方法都是不正确的：劳动群众的必需要求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满足，全部剩余都集中在资本家阶级手中。

但是，竞争不可避免地使个人主义适得其反：在竞争影响下，工人阶级通过劳动社会化组织起来，成为巨大的最为有利的生产形式，并且在经受长期苦难以后达到社会主义思想——平等和友好。

社会主义是事物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它要求劳动社会化和在全体之间平等分配产品；要完全做到这点只能通过没收土地和生产工具（工厂），并变其为国家所有，然后在集体主义原则上组织劳动。只有在这种形式下才能充分发挥人的力量——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

但是，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劳动社会化进程是缓慢的、痛苦的，不能袖手旁观，指望铁的竞争规律会组织好工人阶级，指望这个规律会使工人一旦有可能彻底和根本变革社会关系的时候去反对一小撮资本家。

必须设法努力去加速和简化这个进程，为即将来临的社会主义准备道路，而要做到这点只有通过国家政权对经济关系的干预。

阻止大生产的发展既不可能也用不着。国家的任务就在于用工人的生产联合，农业和工业的联合代替个人的资本主义，保持

对土地和生产工具的所有这一最高权利。

但是，为了国家政权真正地有利于人民，就必须使它体现人民的意志，而要达到这一点只有实行不分性别、民族和信仰的普遍选举。

* * *

随着农奴制的废除，俄国走上了同西欧同样经济竞赛的道路。资本主义在我国开始出现并正在成长。

但是由于俄国走上这条道路的时间大大地迟于西方国家，它很难同这些国家竞争以争夺对外市场，而国内市场由于居民贫苦也十分有限。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遇到的困难比任何国家都大；在竞争条件下我国劳动社会化所经历的过程比西方国家更为缓慢、更为痛苦。我国的阶级关系比较弱，利益没有以完全明确的形式体现出来。农民分散在广阔的土地上，不易组织，这样，为了简化新的社会制度形成过程，在我国实行国家干预是更为必要的。

要想在一次变革中就立即使土地和劳动工具转到人民手中，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唯一可行的道路是逐步实现民主化，把特权阶级控制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转到人民手中。而这只有在人民积极的促进下，通过一系列人民运动，从根本上重建国家政权使它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一小撮资本家，才有可能做到。我们的纲领是根据这一点发展的。我们要指出从逻辑上接近我们理想的那些要求，而另一方面要指出俄国生活中各种因素在为这一理想而斗争中的意义，并决定我们对这些因素的态度。

向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主要要求是：

1. 废除土地私有制，并把全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把全部工厂交给工人协会。
2. 对征税实行根本改革——废除一切直接税代之以先进的所

得税。

3. 在联邦原则基础上组织国家政治形式。

4. 实行免费小学教育。为了实现这些要求必须根据民主原则组织国家政权，为此要具备下列条件：

5. 信仰、言论、出版、教育、集会自由。

6. 把国家政权转交给议会，议员通过直接和普遍选举，按同样办法组织地方自治机关。

7. 把常备军改为警察（地方武装）。

在人民革命力量充分成熟的时候，我们提出的任务就是这些。但是即使在准备期间，在成熟时期，人民革命力量也不能沉默，他们必将以这种或那种积极反对的形式来表现自己。当国家处于完全被推翻状态以前，他们将对它施加压力。这种压力的结果是政府对上述要求做出各种让步。但是还必须用其他要求来补充原有的要求。这些新补充的要求对这一准备时期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最可行的和最显著的要求，它们也是最好的宣传材料，这些要求是：

1. 保证个人不受政府任意侵犯，政治犯由设有陪审的一般法院审理。

2. 召开有农民和工人真正代表参加的缙绅会议。

3. 扩大地方自治并废除财产资格。

4. 使藩属的少数民族与占优势的民族权利平等。

5. 给农民公社和工人协会广泛使用国家贷款，以便他们具有对土地和各种工厂的使用权。

6. 组织低息的国家贷款以满足国民经济日常要求和需要。

7. 铁路和水上运输由国家经营。

8. 国家调节市场，也就是说设立粮食和手工业产品仓库。

9. 移居以及农民在农闲季节进城做短工由国家组织。

10. 降低人民劳动承担的支付，把这些支付改由农业和工业

资本负担。

11. 缩短军人服役期。

目前在俄国人民中已经有了革命因素，并正在成长。这就是没有土地的无产者。由于富农和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必将成长和壮大起来；另一方面，俄国工业发展中的困难使无产阶级的劳动场地关闭，从而在无产阶级中不断引起风潮。还不能预言，这个人民运动将会采取何种方式表现出来，但是我们的事业就是尽可能调整革命进程，通过农民革命同中心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结合来指导革命的物质力量。

我国的居民主要是农民。在农民中有一种把土地当作是国家财产（上帝和沙皇的土地）的看法，并正在进行一种同土地私有制斗争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这方面我们工作的总目标应该是让人们明白和理解社会运动，给他们指出他们向国家提出要求所要采取的最合理和最实际的方式，以及斗争所应采取的方法。

由于不可能在农民中建立广泛的战斗的组织，所以我们最迫切的任务是，巩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同人民的联系。要做到这点只有通过组织知识分子地方小组和在城市中筹建这种工人小组，其目的是吸收最合适的农民并且安排好独立的人民宣传。在农民波动或者农村陷于白色恐怖的某些情况下，革命的主动性应该是居民自身的事情，而我们只是指出最好的办法以及可能的结果，当原有的愿望是正义的并且因而是具有教育意义的，我们则帮助其实现。

在城市工人中，我们除了实行在农民中实现的同样思想，还应特别注意对他们的政治教育，因为他们是这方面最合适的对象。有一部分回到农村的工人，他们经过相当的训练并有一定的文化，因此，他们是革命思想的最好传播者和农民政治上发展的先导。而那些留在中心城市的工人应成为人民政治力量的核心。

在工人中形成的政治利益气氛是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所必须的学校。但是，在各大城市准备组织这种工人小组之前，在这种小组成为重要的力量之前，他们最好不要在政治斗争舞台上进行积极的活动；否则，所有个人的企图都很容易被击溃，并会使纪律涣散，把力量耗费到非生产方面去。因此，当工人中发生个别工潮及遇有罢工和工厂白色恐怖等表现时，我们也象对待农民中这类现象一样去对待它。

在军队中对士兵的宣传只能是有限的，通过让已有训练的工人深入到士兵中去，通过军官影响士兵中一些接近革命的人。但是主要的注意力应放在军官身上，让他们以道德的影响和权力，甚至无需进行事先宣传，在行动中给予力量使之向所希望的方面发展。

在特权阶层和知识分子中，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是宣传我们的思想，吸收新生力量。我们不要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一起，而要把他们组成省和市的中心小组。这些小组要组织起来使它们相互支持，交换情报和安排文化学习。为了使这些交往方便，诸如调整闲散资金，派人到他要去的和能去的地方，组织领导机构，必须设立一个由地方小组代表组成的中心。但是，它不应是个强制的权力机构，它的职能是分配。地方小组都保持完全独立。

* * *

最后再谈谈我们对目前的方向和纲领的态度。

我们承认自由党人关于限制政府一切专横形式的要求是适当的、有利的，但是我们对他们宪法中与此背道而驰的方面以及袒护有产阶级损害人民利益则持反对态度。城市夺取政权，从我们的观点看，只有当它是农民和工人全民革命的结束，而不是通过军事的或者其他什么别的预谋来实现，才会是巩固的。

关于政治恐怖，作为一种迫使政府让步的形式，我们应该说，在现在条件下，当缺少稳定的工人组织——可以直接帮助取

得恐怖效果的一种强大工具——的时候，我们不承认这样的恐怖会有效果，因此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应采取恐怖手段：

1.当群众自己预计到负责人员中的一些人会遭到牺牲的时候；

2.党预计到一批高级负责人会遭到牺牲，而且他们的死不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反对和人民的不满的时候；

3.对特务实行自卫行动的时候。

(译自《俄国工人运动的开始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235—240页。刘宇端译)

关于俄国罢工运动的两件统计材料

1861——1884年俄国罢工与骚动统计

年 分	罢工次数	骚动次数	合计
1861	1	12	16
1862	—	6	6
1863	2	4	6
1864	3	5	8
1865	—	6	6
1866	—	3	3
1867	—	2	2
1868	—	1	1
1869	1	2	3
1870	17	3	20
1871	14	7	21
1872	21	8	29
1873	17	12	29
1874	23	11	34
1875	13	13	26

(续前表)

年 分	罢工次数	骚动次数	合计
1876	19	13	32
1877	12	10	22
1878	37	16	53
1879	51	9	60
1880	23	10	33
1881	14	13	27
1882	18	8	26
1883	20	11	31
1884	19	9	28
总计	328	194	522

(选编自潘克拉托娃著:《十九世纪俄国工人运动》第2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8、41、54页)

1885——1894年俄国罢工和风潮统计①

年 份	罢 工		风潮、申诉和在雇 佣期满以前离职者		共 计	
	事件次数	参加人数	事件次数	参加人数	事件次数	参加人数
1885	26	25,761	47	3,316	73	29,077
1886	24	6,126	29	467	53	6,593
1887	56	24,557	32	5,287	88	29,844
1888	26	13,891	19	3,520	45	17,411
1889	26	18,011	16	21,580	42	39,591
1890	33	12,094	6	300	39	12,394
1891	28	16,634	12	12,410	40	29,074

① 据原作者说,本表缺少了83次罢工和106起风潮参加者的人数,因此这里统计的人数大大少于真实数字。

(续前表)

年 分	罢 工		风潮、申诉和在雇 佣期满以前离职者		共 计	
	事件次数	参加人数	事件次数	参加人数	事件次数	参加人数
1892	29	35,818	16	16,047	45	51,865
1893	35	30,426	12	1,489	47	31,915
1894	41	25,558	20	6,820	61	32,378
总 计	324	208,876	209	71,266	533	280,142

(选编自潘克拉托娃著：《十九世纪俄国工人运动》第3册，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81、90页)

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

(一) 关于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提交伦 敦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 会的报告^① [节录]

(1896年7月)

亲爱的同志们！

①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向1896年伦敦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提交的关于俄国工人运动的报告是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亚·尼·波特列索夫写的。报告印成英文和德文并分发给大会代表。报告的印刷费和代表们到伦敦的旅费寄自俄国，主要是寄自彼得堡“斗争协会”。——原编者注

在以《社会民主主义者》杂志编辑部的名义提交布鲁塞尔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过：

“我们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在俄国建立工人小组网。这个目的不达到，我们就不参加你们的代表大会，因为这个时刻未到来以前的任何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代表资格将是虚构的。”^①

现在，我们可以怀着应有的自豪感说，这个任务部分地完成了。在组织俄国工人阶级方面已经迈出了最初的、最艰难的几步，至少建立了地方组织。因此，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代表团在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上，今年比以往任何时候的人数都多。

为了使你们至少了解一些情况，了解我们是怎样进行自己的工作，了解我们几乎每走一步所遇到的是怎样的困难，我们首先要指出，在俄罗斯帝国的首都圣彼得堡曾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八十年代的整个十年里，工人运动蕴藏在大量的分散的工人小组里，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就在这些小组里进行。这种宣传工作的进程是不稳定的，时而高涨，时而沉寂，在遭受重大破坏后，象凤凰从灰烬中复生一样，又高涨起来。宣传没有超出小组的范围，直到最近，即1895年秋天。只是到这一年，分散的小组才有可能联合成一个组织，取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只是从这时起，圣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才走上群众性鼓动的广阔舞台^②。第一，成立工会和为罢工进行互助的基金会；其

^① 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于1891年8月10日至23日在布鲁塞尔举行。此处所指的和引用的“报告”是由“劳动解放社”以《社会民主主义者》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署名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里奇提交代表大会的。——原编者注

^② 在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里，从闭塞小组内的理论宣传到群众性的鼓动的过渡是在列宁的发起和领导下于1894年底发生的。1894年12月23日谢米扬尼科夫工厂的骚动是过渡到新的斗争方式的直接原因。由于拖

次，培养一批有觉悟的鼓动员；最后，以散发号召书，传播小册子，表达各种不同工厂工人的要求等方法来进行群众鼓动工作。——这几句话就是“协会”给自己提出的当前的实际任务。

由于“斗争协会”处在俄国现实的条件下，使我们有可能比较明确地讲的，只是关于“协会”最近的公开活动。

传单在彼得堡周期性的大批出现是很久未见的现象，甚至连俄国警察也大都记不清了。“协会”号召书的影响越来越大，从十一月起号召书在彼得堡各地大批出现。在工人区街上散发的，象广告一样张贴在柱子上的和在各工厂里传播的成千上万份传单，使得工厂主先生们和为铲除革命活动而竭尽全力的地方当局大为不安。一些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被抓起来，受到怀疑的工人几十甚至几百地被遣送回乡，但是无论什么都无济于事。逮捕之后马上出现了许多传单，传单的出现好象是在戏弄沙皇政府那些勤劳的奴仆。

“协会”这些号召书的显著特点是它们的具体性和实际性。每张号召书都列举了工厂主某些舞弊行为和当局某些专横行为的事实；每张号召书都以有关事件的详细材料为依据，旨在表达工人们的要求，增强他们的阶级自觉，指出他们的利益是和资本家的利益相对立的，最后，指出沙皇政府在一切情况下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忠实奴仆，是俄国无产阶级一切自觉运动的极力摧残者。适合培养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基地充满了生命力，“协会”本身的出现是彼得堡无产阶级觉醒的重要征兆，

延给工人发工资挑起的这些骚动引起了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注意。在工人伊·瓦·巴布什金的积极参加下，弗·伊·列宁写了致谢米扬尼科夫工厂工人的传单——俄国第一份马克思主义者的鼓动传单。传单用印刷体字母手抄成4份，由巴布什金在厂内散发（遗憾的是，传单没有保存下来）。——原编者注

“协会”迅速显示出有计划活动的成果是十分自然的。1895—96年冬天的彼得堡空前活跃，生活中充满工人的罢工和骚动，这说明工人群众的觉醒。

去年十一月在托伦顿制呢厂爆发了罢工；工人们提出了“协会”在散发的大批传单中表述过的那些要求^①；吓破了胆的厂主和惊慌失措的警察局立刻满足了愤怒的工人们的这些要求。几乎就在同时，拉费尔姆烟厂的卷烟工人闹起了工潮和罢工。开始是自发的运动，由于“协会”的帮助，采取了比较合适的形式。他们也提出了一些要求，为避免进一步的“争执”，这些要求也很快得到了满足。一个月后，合营的机器制鞋厂发生了罢工，列别捷夫锯木厂出现了罢工，列别捷夫纺织厂举行了罢工，普梯洛夫厂工人们闹起了工潮，克尼格纺纱厂发生了对管理当局来说并不愉快的争执。在一月份里，沃罗宁纺纱厂（在列兹沃姆岛）的罢工结束得又快又顺利；最后，出现的传单在“新造舰厂”工人们中引起了骚动。此后到来的平静被临近春天的重新活跃所代替：“新造舰厂”工人们又一次骚动起来。

单是传单的出现就迫使官方的亚力山大炼铁厂厂方作出了让步，而罢工的威胁则再次挫伤了已被我们提到的纺纱厂厂主沃罗宁先生的顽固性。

1896年5月初以前运动的情况就是这样。刚才提到的那些罢

^① 致托伦顿厂男女罢工工人的传单是由列宁于1895年11月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60—64页——译者注）。托伦顿厂属于英国资本家所有。在工资极低的条件下，该厂工作日延续14个多小时。1895年11月5日在彼得堡“斗争协会”的领导下该厂爆发了500名纺织工人的罢工。因为这次罢工而印发的列宁的传单，号召男女工人们支持罢工的纺织工人。传单中列举了许多列宁亲自细心搜集的托伦顿厂工人生活中的材料。传单在工人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罢工胜利结束。——原编者注

工是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工人们根据各种不同的目的举行的，然而不难看出，在罢工者提出的那些要求中有几个共同的、一般的特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工人们抗议厂方公然违法，即抗议违反这种法规中的各种各样的条款；而这种法规，一般说来，是把工人摆在直接依附于厂主的地位上。

工人要求：第一，要认真执行法规。第二，他们要尽力保持自己工资的原有水平，维持status quo^①，反对降低劳动力价格。

让我们举例说明。

例如，托伦顿厂罢工的工人们要求什么呢？他们要求像一张传单中所讲的那样，执行“关于在工作开始前向工人公布所做活计的工资数量的法规”。他们要求工厂视察员注意“计件工资里不应有欺骗，不要玩虚假”。

又如，“新造舰厂”的工人们闹起了工潮。什么原因呢？事情是这样，港口指挥维尔霍夫斯基海军上将下令：每月给工人发一次工资，然而法规十分明确地规定：“不定期的雇佣工人的工资的发放，每月应不少于两次”。

在拉费尔姆卷烟厂罢工结束后不久（1895年12月初），工厂视察处应分承认了女工以法规为根据的要求的合理性，并在发表于1895年12月20日的俄国报纸上和分别送到各卷烟厂厂主的通告上声明：“女工的申诉是正确的”，“不应随意挑剔产品。即使厂主认为个别产品不合格，他也无权由于几个不合格的烟卷而淘汰整百个。这种淘汰太随便了。仅为几个不合格的烟卷（由于疏忽或技艺差），厂主可以根据清单处以罚金，损坏原料可依法要求赔偿”等等。

卡林金纺织厂、克尼格纺纱厂、沃罗宁纺织厂、亚力山大罗

① 现状，现存秩序。——原编者注

夫炼铁厂和其他工厂的工人们根据各工厂的特点提出的最主要的要求也是这样。

我们已经讲过彼得堡工人要求中的另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力求保持现有的或恢复前不久的工资数额。

这就是彼得堡工人的最低要求。同时应当想到，现在俄国无产者希求的满足是多么少。这里不能对俄国无产者的经济状况作评定，仅仅指出我们从彼得堡《号召书》中得到的二、三个数字。当倍受贫困折磨的托伦顿厂纺织工人忍无可忍时，举行了上述的罢工，她们当中很多人，由于生产的停顿，每月挣得的工资不多于7卢布——这数字对西欧大资本主义工业的工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

当5月初，彼得堡各纺纱厂举行大规模罢工时，愤怒情绪笼罩着俄美橡胶厂，在工人中散发的传单中指出，任何一个碾压工人都是11小时工作日，干不了多少年就会咯血，一天仅挣65戈比。甚至连俄国当局的代表人物在公开场合也承认这种低水平工资的存在是难以置信的。在“平息”拉费尔姆卷烟厂罢工时，有时工厂视察处的通告承认卷烟女工们的申诉是“正确的”，处境是“十分困苦的”；有时又接着警察局长的命令，用消防水龙浇这些卷烟女工们。这个最凶恶的城市的当权者，一面承认女工们收入微薄，一面却厚颜无耻地唆使她们去以卖淫作为补助。

被极端贫困压抑的、受最野蛮的剥削形式剥削的、遭到警察鄙视的，尚无组织的大多数彼得堡工人群众，机敏地倾听有组织、有觉悟的自己同志的声音。社会民主组织的传单刚一出现，到处就燃起工人们骚动的怒火。工厂主正象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的那样，惊慌匆忙地做出让步；而沙皇警察局则狂暴急躁地着手“整顿环境”，消除危险分子，它为将有成功地破坏、粉碎、彻底消灭可恨的“协会”的指望而自鸣得意。

从去年十二月初开始，政府向隐藏的“罪犯”全面进攻。

12月8日深夜，在所谓“知识分子”中间和工人中间抓了几十个警察认为“行迹可疑的人”。警察以为手中抓住的是运动的“领导者”而庆贺。那又怎么样呢？这次逮捕后马上出现了“协会”散发到工人群众之中的和客气地寄给当局的代表先生们的传单。“协会”在传单上声明，警察局“抓错了人”，宣告了许多新的罢工，并以下列语句结束，俄国政府只是后来才估量到下列语句的意义：“用逮捕和流放的方法压制不住工人运动，工人阶级在没有完全摆脱资本主义压迫的时候，罢工和斗争不会停止”^①。从此时起，一种决斗在彼得堡警察局与“协会”组织之间展开了。被激怒的宪兵到处抓人。在整个12月期间继续进行着一些个别的逮捕，在1月里进行着大规模的搜查、逮捕、流放，然后不过一周，就从工人群众中抓尽了任何一个被怀疑与“协会”有来往的工人。

使工人们认清资本主义的剥削和沙皇奴仆的专横的传单照常散发，它不断提高着无产阶级的勇气和对自已力量的信心，并给企业主心中带来惊慌和恐惧。

最后，沙皇政府认为必须用自己的财政大臣维特先生之口来战胜恐慌——财政大臣印发秘密通告（通告偶然出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上，然后出现在俄国报纸上）。在通告中，他令工厂视察员要坚持维护传统制度，即维护俄国工厂现存的制度的态度；他叫工人警惕教唆者的阴谋，按通告的话说，这些人是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

“协会”在工人中间散发的通告消除了工厂视察员的影响，并使之威信扫地，通告揭露了工厂视察员似乎是工人利益保护者的两面派嘴脸，揭穿了他是奉迎资产阶级的专制制度的忠实奴仆

^① 此处所指并引用的是1895年12月15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传单。——原编者注

的实质。“协会”总不放过机会使沙皇政府在工人心目中威信扫地，给工人指明，在争取美好未来的斗争中，只能指望自己本身的力量。“协会”在今年5月1日印发的传单上对工人讲解了国际劳动节的意义^①。彼得堡的工人贪婪地抓住印发的传单，并争先恐后地阅读它；传单报导了其他国家的工人靠顽强的斗争、靠严格的组织所取得的成就。

除了写一些关于某些问题的传单外，“协会”还散发了大量小册子和各种出版物，一部分从国外运来，一部分就在本国秘密印刷厂印刷。但同时应指出，对传单印发的需要量大大超过了供给，“协会”尽了一切努力也不能满足工人——由于俄国政府的无穷压榨使之处于困苦不堪条件下——对知识不断增长的需求。

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努力没有白费，撒下的种子丰收了。工人中充满了不满和反抗的气氛。在这种条件下大规模的（就俄国来说）罢工产生并发展起来，几乎遍及全彼得堡的纺纱厂。罢工不仅在彼得堡工人运动中，而且在全俄工人运动中都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大家知道，不无高兴地棲身于俄国保护关税政策之下的俄国工业资本家，毫无例外地都是“祖国的爱国者”，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来表现自己忠实的感情。就在不久前的加冕庆祝典礼上，他们也是以“爱国者”的面目出现的。但是当事情触及到实际利益，哪怕是不大的牺牲，涉及到他们紧紧装满的钱包时，他们的“爱国主义”立刻就消失了。俄国工业界的可敬的先生们，至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断然拒绝满足工人的要求——工人坚持加冕期照发工资，因为他们这时“旷工”并非自己的过错。顺便说

^① 1896年《五一劳动节（旧历4月19日）》的传单在彼得堡40个工厂散发了2,000份。据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回忆，这张传单是著名的1896年夏季罢工的最初的推动力。——原编者注

说，位于彼得堡郊区的一个叫叶加特林戈夫纺织厂的工人们就遭到了这样的拒绝。这个纺织厂的工人们向其他纺纱厂求援，并向他们派出了自己的代表。整个纺纱系统的工人热烈响应这一呼吁，各工厂的代表决定召开集会，制定各纺纱厂的共同要求。5月底在叶加特林戈夫公园举行了代表会议，有100人出席了这次会议。这对彼得堡是极为异常的现象，这是使所有的人，甚至对俄国的警察制度还不十分了解的人都为之震惊的现象。在露天召开的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全体有工作的纺纱工人的共同要求，然后这些要求被写成传单，由“协会”印出并在全彼得堡大量散发。接着开始了罢工。

我们在下面引用的就是这份5月30日由“协会”署名的，题为“彼得堡各纺纱厂的工人们要求什么？”的传单原文：

“我们希望：

1.我们各地的工作日改为从早7点到晚7点，而不是现在的早6点到晚8点；

2.午饭时间延长半小时，即全天工作日改为10个半小时，而不是13小时；

3.各地的计件工资提高1戈比，可能的地方提高2戈比，反对目前的计件工资；

4.每星期六各地同时在2点下班；

5.企业主不得任意停止机器运转和提前开动机器；

6.正常地和及时地发给上半个月的工资，不得拖延；

7.付清加冕期的全部工资。”

在几天的时间里就有17个纺纱厂卷入罢工，很快又有4个纺纱厂罢工，这样，除了极少数几个工厂之外，彼得堡全部纺纱厂都停了工。参加罢工的工人由3万增加到4万。

罢工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彼得堡资产阶级官僚阶层对这意外现象大为吃惊，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在我们这里，在俄

国，存在着工人问题吗？难道使“腐朽的西方”不得平静的无产者的不安灵魂在我们这里苏醒了么？罢工群众良好的纪律和异常的镇静使彼得堡居民特别困惑。哥萨克巡逻队和加强的警察巡逻队被调到荒凉的工人住宅区，在那里甚至连通常的喧哗声都听不到。在人们集会和演说的地方，个别关于使用暴力的呼吁遭到觉悟工人的反驳。甚至当某个地方警官向人群吹嘘工厂主似乎辛辛苦苦为自己的劳动者谋求共同利益的功劳时，人群也没有动静。受惊的彼得堡第一次大声谈论起工人运动：人们讨论罢工，有的为它辩护，有的对它责难，所有的人都在议论它，互相之间交谈它，议论的人们中有些是第一次注意这类问题的人。然而，当局的代表人士没有浪费时间，立即召集了工厂管理机构的紧急会议，在会上讨论了怎么办的问题。财政大臣秘密通告各工厂主，政府准备支持他们。市长向工人发出呼吁书，呼吁书的调子明显下降。当罢工被拖延的时候，工人们对于警察局的恶意和惊慌继续保持平静。情况变得危急，罢工的情绪蔓延起来。传说普梯洛夫厂和其他几个五金厂的工人很快就要停止工作——而这等于罢工人数又扩大了几万。瓦尔古宁文具厂也不平静。亚历山大罗夫炼铁厂的工人已经罢工了，但是厂主急忙使他们平息下来，答应履行他们的要求。在大橡胶厂散布的传单引起了骚动。无论如何必须结束罢工，尤其是由于罢工，使沙皇亲自推迟了其隆重的彼得堡之行，这真是前所未闻的事情！

于是就采取了一些最极端的手段。在有的地方市长亲自向工人劝说（如克尼格厂就是这样），答应在审理完他们的要求后满足他们，但是只有现在，即在沙皇到来之前，他们停止“骚乱”，这种满足才将成为“可能”。在“温和”手段无济于事的地方，就采取了另一种行动。士兵包围了工厂大院，警察闯入工人的家里，一个个地询问留在家里的每个工人是否愿意复工。不愿复工的人立刻被逮捕、监禁、流放。工厂布满了密探，太过分了，但

这是俄国警察常干的事。在当局看来，主要打击对象应该是“协会”，是那个在罢工期间用无数的传单宣称自己存在的组织。逮捕重新开始，又有一些因为某种缘故引起警察怀疑的“知识分子”被抓起来。

由于没有在严厉恐吓居民的镇压下长期坚持斗争的足够的物质条件，工人们开始逐渐上班，罢工渐渐平息，最后完全停止了。

财政大臣发出告示，指出罢工是违法的，是被一些“包藏祸心的人们”煽动起来的。维特先生当着工人的面厚颜无耻地撒谎说：“无论是工厂主的事，还是工人们的事，政府同等重视。”俄国工人当然非常清楚地知道，工人们缔结协定和联盟，违反合同和罢工，照俄国刑事法是犯罪的，但是，在“协会”领导下的彼得堡无产阶级就是要下定决心去摧毁这些可恨的、违背文明和人格的法律，这些法律把专制政府对企业主和工人同样关心表现得那样清楚。

大家问我们罢工的结果如何？如果一般地讲给予了什么东西，它给予了彼得堡工人什么？工人的某些要求得到了满足，另一些要求答应以后审理。收获不多。但是，刚刚结束的罢工的伟大意义不在此。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和宝贵的是罢工的真正巨大的精神成果。罢工活生生地证明：俄国工人能够齐心协力地坚持自己的利益，俄国工人能够做到有纪律和有组织，这使他们的凶恶敌人也发出惊叹之言。

罢工主要的是给工人自己上了生动的一课。与警察的经常冲突极为明显地和尖锐地向工人表明，在目前的俄国，工人的力量是弱小的。他们明白，在资本主义背后站着另一个敌人——俄国专制制度，他们明白他们比任何人都需要首先取得政治自由。事实上，政治问题在罢工时期已经出现在俄国社会生活中。“协会”也讲到这一点，向俄国社会的各界人士发出呼吁，并向他们

声明，在俄国社会里，一切专制制度的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敌人，都应竭尽他们的全部力量来支持正在开始的俄国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

彼得堡发生的事情大体上完结了，虽然它的规模较小，象俄国其他的社会生活中心和工业中心一样。

（译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和史料）》，莫斯科1958年俄文版，第113—121页。马小侠、张心绪译）

莫斯科“工人协会”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总结^①

（1896—1897年）

一、莫斯科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开端

莫斯科工人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开始于不久以前，只是到1894年，分散活动的各知识分子小组才联合起来，同时最有觉悟的、最坚定的工人小组才形成新运动的核心。

1894—95年冬天宣传工作日益广泛，触及到越来越多的工厂。这时出现了第一批受迫害的人：12月有个叫米茨凯维奇的人被逮捕；在这第一个受害者之后，很快又逮捕了其他人。

^① 关于莫斯科工人运动的这个文件是莫斯科“工人协会”委员会作为该协会1895—1896年的工作总结，为发表在《工作者》文集上而寄往国外的。总结刊登在《工作者》第3—4期上（日内瓦1897年版，第2部，第33—52、94—99页）。——原编者注

然而，运动还是扩大了，以致出现了举行五一节庆祝活动的可能性。这一天莫斯科约200名工人，为了在无产阶级的国际劳动节，表达自己与全世界工人的团结一致和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紧密联系，首次举行了集会^①。在这次集会上发表的许多演讲都表达了一种希望，即比其他各国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发动较晚的俄国工人，定将仿效国外同志的榜样，定将克服其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并尽快在世界无产阶级队伍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在这次集会上莫斯科首次公开说出了必须组织战斗的工人基金会的主意。由于集会对参加者发生的影响，因此一致通过了关于每年五一节举行集会的决议。

这次五一聚会后不久，召开了部分工厂代表的集会。在这次集会上制定了全莫斯科工人基金总会章程，并为最后通过这个章程，决定在6月中旬召集一次500人的聚会。但是，在聚会前夕的6月9日，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大逮捕，因此莫斯科工人运动的这个光辉的初期就接近了尾声。

当然，这次大破坏影响了运动的成就，使原定的聚会也未能召集；幸免于难的工人核心，由于几乎失去了全部联系，没有了知识分子，又缺乏宣传品，因而减少了自己的活动。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说，莫斯科工人运动——还很年青的运动——可以被无论什么样的破坏所制止；相反，从1895年五一节工人集会时起，

^① 这里所说的五一节庆祝活动，是指1895年4月30日在莫斯科郊外佩罗沃车站附近发生的那次。据它的参加者M·利亚多夫讲，这次集会共有代表近30个工厂的250多名工人参加。知识分子有5人。会议在城外进行了一整天，发表了许多激烈的政治性演说，散发了传单。在这次集会上一致通过了立即着手建立工人组织的决议。在这次集会上，还作出了必须组织工人基金会的决议（见利亚多夫：《俄国共产党是怎样创立的》，莫斯科1926年版，第106—107页）。——原编者注

运动具有了这样的广泛性，即无论是无数次的逮捕，还是厂方对觉悟工人的迫害，总之，任何东西都已不能阻碍运动的发展。

几乎与大破坏同时，发生了普罗霍罗夫厂纺织工和马祖林纺织厂纺纱工的罢工，稍后又发生了K·波波夫和C·波波夫茶场分包工人的罢工（关于这次罢工参见《工作者》文集第1—2期）。虽然困难重重，工人核心还是较快地恢复了元气，并从7月中旬开始召开了一系列聚会；但是在8月中旬突然又遭受了一次大破坏，这次大破坏涉及的仅仅是工人。各工厂间的联络中断了，运动也暂时沉寂了。

二、1895—96年冬的宣传

8月大破坏后的寂静持续的时间不长，在同年10月就产生了新的知识分子小组，它竭力恢复其先驱者的事业。起初小组的活动很有限，秘密印刷品奇缺。

但是，小组得以渐渐地改善工作状况，结识了许多新相识，找到了许多过去接受过宣传的工人，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恢复了旧的联系。在圣诞节前得到了大量民意党人印刷厂的和国外的出版物。此外，还出版了许多私人胶印的关于当前各种事件和迫切问题的出版物^①。这就为整顿好工人出版物的供应工作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极便于扩大宣传。毫无疑问，小组没有任何一点用单纯的宣传来限制整个工人运动的意思。它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只有为美好的生活而积极斗争才能为运动打下切实的基础，只有积极斗争才能把群众吸引到小组中来，才能提高他们的阶级自觉，

① 如论述五次罢工的出版物：《为什么雇主缩短工作日》，《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十月罢工》，《关于维尔那的犹太人罢工》，《工人为什么需要基金会和如何建立它》及其他的宣传品。——原编者注

使他们习惯于同心协力地捍卫自己的利益。虽然如此，如果小组在其活动初期把宣传工作提到首位，那也是取决于：（1）由于同工人的联系少，小组只能从事宣传工作，（2）在8月大破坏后，感到缺少来自工人自己中间的有经验的刚毅的领导者，因此宣传工作问题不得不具有极其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小组竭力在每个厂的工人中建立组织，给他们以正常的教育。由于遇到一系列不利的情况，例如：有盼望学习的工人群众，但缺少知识分子，又缺少便于学习的房子，这就难于进行正常的宣传。差不多在所有的工厂里，参加学习的工人不断变动，以致学习不得不很快开始带有鼓动性，在他们中间竭力尽快地造就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尽管这样做有损于培养人材的扎实性。

1896年1月和2月大大推动了已产生的组织的活动。在2月底已有可能以28个大企业605名工人的名义，就巴黎公社25周年纪念向法国工人致祝词^①，祝词的发出在觉悟工人中引起了热烈的议论。最后，在3月，运动领导人试图着手建立组织和战斗的基金会。为此决定召开各工厂代表的会议。由于没有合适的地方，迫使各工厂工人代表的会议分开举行。在这些会上弄清了冬季工作的成果和现时所有的联系，而主要的是讨论了建立组织的计划。这个计划概括为：这个组织由每个企业出1名代表的**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组成。中央委员会内有几名知识分子和6—7名最觉悟的、最成熟的和最坚定的工人参加。为了联络迅速，莫斯科分为若干区，大约每个区选出1名代表。中央委员会领导整个莫斯科运动，支配组织的经费、运送和印刷秘密出版物，并负责

^① 为纪念巴黎公社25周年《莫斯科工人致法国工人的祝词》，注明的日期是1896年2月29日。祝词刊载在《工作者》文集第1—2期上，口内瓦《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会》出版社1896年版，第100—102页。

——原编者注

同其他城市、同国外交往。中央委员会在正常情况下每月举行一至两次会议。

代表会议是中央委员会的咨议机关，它及时为中央提供在他们的工厂所进行的一切活动的消息。这样，就有了进行经常的和广泛的鼓动工作的可能性。

建立自己的基金会和图书馆。

基金会问题在与会代表中引起很大争论，这些争论主要不是关于大家所同样了解的基金会的任务，而是关于建立它的形式。在重工业工厂代表会议上出现一个问题：是马上建立中央总基金会呢，还是通过地方基金会的联合和组织再建立。多数人开始主张第二个方案，但最后还是决定立即筹建总基金会，而由于处在夏季前的加冕礼期间，这件事被延搁下来；暂时在那些可能的地方，按总的计划建立个别的基金会，以便在夏天使它们的联合不出现困难。轻工业工厂代表会议同样一致表示马上建立总基金会，尽管开始时必须纳费。总基金会的经费由1卢布的入会费和每月工资百分之二的会费组成。月工资不到15卢布的工人免交入会费。同情的知识分子对此作了捐助。基金会基本上应是战斗的（即支持首先得到组织同意的罢工），并对为工人事业而遭受迫害的人们及其家属给予帮助。除此之外，部分钱用于印刷品。在万不得已时允许发放贷款和补助金^①。这次各工厂代表的会议结束了建立组织的筹备工作。继续在这个方面前进可能是困难的，因为复活节已经临近，而同时又是加冕礼期间。但这时发生了一桩事件，从而为在今年开始进行鼓动工作提供了可能性。这个事件就是卡尔·威赫特机器制造厂的罢工。

骚动是由于下列原因引起的：在复活节前约3个星期，新

①) 这个草案同后来在代表会议上制定的章程大体上相符合。——原编者注

厂^①宣布降低计件工资和取消次品的工资^②。工人们早就对许多大大小小的舞弊不满，最后，忍无可忍，决定罢工。这一天，他们请求知识分子给他们散发传单，传单上提出了下列要求：

1. 必须重新由工厂视察员规定和确立次品的工资；
2. 必须象其他工厂一样，实行按日支付计件工资；
3. 雇工的期限应该确定为两周，而不应该象现在这样固定为两月。

除了这些主要要求外，还有一些其他较小的要求。

为了不引起警察的注意，决定不到工厂散发印刷的传单，而是仅限于手抄的传单，第二天到各工厂张贴。企业主不顾这些迫切要求，拒绝满足工人，并以解雇相威胁；企业主对工人们的答复是要身分证和清还欠债，并照此执行。这时，上述新厂企业主的新规定虽未涉及到老厂，但很清楚，新规定迟早要影响到厂里来，因而老厂也会试图照此办理。但是，这时卡尔·威赫特急忙作出了让步：他决定按日支付工资，并将两个月的雇工期限降低为两周，这样就满足了工人们的一切主要的要求^③。

在这场罢工的同时，费利波夫毛纺厂发生了大风潮。在这里，工人的不满是由于视察员不给固定的和过低的计件工资，延迟付款和排班问题引起的。工人们起初想保持合法的立场，他们几次派出自己的代表向视察员、警察局长、甚至总督请求审理这件事。视察员两次呆在厂主事务所，但不出来接见工人。当工人

① 威赫特厂由300人做工的老厂和100人做工的新厂组成。——原编者注

② 取消次品的工资大大激怒了工人，因为这个厂象其他大多数厂一样，未实行按日支付计件工资。——原编者注

③ 这些让步是很重要的，因为两年前工人举行罢工，并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但当时的结局却是不利于工人的。——原编者注

们醒悟过来时才发觉他们已经受骗：这时开始罢工已经晚了。激愤的一周已到来，人们纷纷向农村散去。

这两个事件在冬季结束了。一切条件看来都有助于已产生的组织。8月大破坏后，牺牲者的名单未再增加。在工人中只有二、三次纯属偶然的逮捕——这就是莫斯科工人运动在这一时期所遭受的全部损失。诚然，在3月，有的企业主开始对工人进行迫害，但这只是个别情况，无论对运动还是对受害者本人都没有造成任何严重后果。如威赫特厂罢工后，从该厂解雇了几个人。在列曼厂搜查到了秘密印刷品，在戈彼尔厂和普罗霍罗夫纺织厂偶然查获了几本小册子。在普罗霍罗夫厂，厂主建立了“正常的”审问：所有的纺织工人都被轮流叫到事务所，普罗霍罗夫本人当着经理和工头的面，对他们进行“正常的”审问，竭力想探悉有关查获的印刷品的情况。虽然工人中没有任何人泄露秘密，但仍有近50人受监视，被解雇。随着加冕礼日期的临近，在工人中的搜查开始了，当然没什么结果，只有几个人被宪兵队传讯；最后，在5月初，约三、四十名工人被驱逐出莫斯科。到6月1日。同样的命运也落到了大多数知识分子身上；其他人宁愿自己躲开，或到外省去渡过5月这一个月。在加冕礼期间，莫斯科的全部工作都停止了。

三、6月鼓动时期

随着6月的到来，莫斯科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时期。象冬季进行的单纯的宣传工作一样，一个非常广泛的夏季鼓动时期到来了。群众集会代替了小组学习，号召和传单代替了合法的和非法的印刷品。冬季人们做了“协会”组织和战斗基金会的准备工作，夏季着手建立它们。在这一时期召开了6月2日的聚会。关于庆祝五一节的集会，虽然还在1895年5月就作出了决定，但还

是没有成功，因为加冕礼日期的临近迫使莫斯科处于非常不利的条件。6月2日的聚会是工人自己召集的，人不多，出席人数不超过60人，在受到宣传的40个企业中只有10个企业在聚会上有自己的代表。在这里终于解决了如上所述的被3月会议延搁到夏季的基金会问题。在过去那些集会上拟定的基金会章程几乎没有更改地通过了。这次聚会强调指出，基金会应是战斗的、共同的、中央的；而绝不是私人的、单个工厂的组织。除此之外，在会上还谈到了行将举行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并讨论了关于莫斯科工人向代表大会派遣代表的问题^①。这次聚会后不久，召开了在3月被预定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及时发现了过去制定的组织计划的某些薄弱方面。因为中央委员是最杰出的工人，即最坚定、最积极的工人，所以很明显，他们被企业主认为是恶劣的，因此很少定居在一个地方。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显然不能成为地区的代表，因为常常发现，在莫斯科一个地区工作的中央委员，经过一个星期，竟然处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之中。因而只好由另外的人代替他，而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央委员负担着重大的责任，他们应切实了解这些责任，以便使他们的活动富有成效；而这种一些人被另一些人经常替换的办法，不可能做到这样。第二个原因是，使许多新人物进入这个机关，不一定合适。因为这个机关领导整个运动，它有很多任务和情报不能公开。最后，常常找不到适当的人来代替退出的人。因此，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决定：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委员不代表某个地区，而只是莫斯科工人中最坚定的和最富独创精神的代表。

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召开新的聚会，因为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太

^① 指的是1896年伦敦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为了取得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莫斯科“工人协会”于1896年6月发出了维·伊·查苏利奇的当选证书。——原编者注

少。新的聚会在6月9日召开，从20个不同企业集合了约150人。与会者重温了上次会议提到的一切，并宣读了基金会章程。这个章程没有重新引起出席者的任何异议，除了一个厂的工人外。后者还在冬季就建立了交百分之一会费的个别的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由翻砂工人发起建立的。他们试图在冬季借助基金会去联合其他厂所有的翻砂工人，即试图建立工会组织，但是这个意图没有实现。现在他们仅在下列条件下同意加入总基金会：应缴纳的会费为工资的百分之一；并非全部收款都归中央基金会，而是分为五份，按下列方式分配：五分之二归总基金会，五分之一用来建立地方工厂合法的和非合法的图书馆，而剩下的五分之二留给地方基金会，用于地方所需，主要是互助^①。显然，当莫斯科其余工厂现在已经通过了不设个别分会的中央基金会章程时，这种提议在其他企业工人中间就引起极大的不满。对于他们这种不利于共同事业的愿望、不高的觉悟、肤浅的见解和意图的大量指责纷纷而来。许多人直接要求停止同他们的一切交谈，甚至交往。幸而，较有远见和较有觉悟的、清楚地懂得这种意见分歧在初期的危险性的工人，以及知识分子决定：摒弃这个完全不符合基金会的目的和大多数人的愿望的翻砂工人代表的提议；但同时建议他们召开自己的单独会议，并在那较小的范围内去讨论这个问题。第二个星期，工人自己在莫斯科各地举行了许多单独的会议。在

^① 翻砂工人基金会坚持这样的提法主要是由于下列原因：总基金会只支持中央委员会赞成的罢工。但是须知，在中央委员会和每个个别工厂之间，就该罢工是否有意义这个问题可能产生不同意见；而某些工人认为，把全部会费交给总基金会就等于完全依赖它。因此，他们认为应当有自己的基金会，它能满足总会由于某种缘故不可能满足的那些需要。此外，这个厂的工人已经按照这种计划建立了自己的基金会，他们也担心，改变计划会引起争执并迫使它已有的许多会员脱离基金会。——原编者注

这些会上他们选举了本地的会计员，确定了参加基金会的人数和收款方法。从6月中旬开始向中央基金会交第一次会费，而在7月中旬就打算向基金会的全体会员收缴入会费。预定在7月20日举行800人的聚会。在这次大会上，中央委员会要作关于基金会存在第一个月的工作总结，并指出去冬和今夏莫斯科工人运动的成就。

6月20日又一次举行会议，主要是为轻工业工厂和新入会的工人们举行的，因为在前两次会议上几乎只有一些重工业工厂的工人参加。这次会议于23日举行，与会人数约150人。虽然许多新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但是对基金会章程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同时通过了选定一些工厂的代表的计划，6月末举行了预定的这些代表的第一次会议。就这样，莫斯科的工人组织开始创立了；今后就是要使它巩固一些，以便此后在工人群众中进行最广泛的活动。但是彼得堡罢工使这个计划有了一些改变，迫使中央委员会比原订计划提前开始鼓动工作。

还在6月初，莫斯科工人中就有罢工的传闻，但是缺乏同彼得堡的正常联系，这种联系由于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境而中断，因此不可能证实罢工的传闻。终于，当11日得到关于彼得堡事件的较准确的情报时，中央委员会才根据这些情报决定开始广泛的鼓动工作。尽管完全缺乏任何的印刷设备，缺少知识分子，在6月15日以前还是准备好了600多份号召书。在号召书上，莫斯科“工人协会”向莫斯科工人报导了彼得堡罢工的情况和彼得堡同志提出的要求^①，还指出必须以任何方式支持他们的斗

^① 这里指的关于彼得堡罢工的号召书，是由И·Н·科洛科尔尼科夫写的。号召书说明了彼得堡工人的要求，并呼吁莫斯科无产阶级支持彼得堡的同志们。它以下列号召结尾：“同志们！不要忘记，我们与彼得堡工人，同全世界的工人一样，有一个共同的凶恶敌人，贪婪而残酷的剥削者——资本家！而对共同的敌人必须采取共同的行动。因此，我们要伸出友谊之手，帮助我们的不堪忍受雇主欺压的同志们”。——原编者注

争。6月11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会议，会上决定星期六（15日）在莫斯科向所有工厂散发这些号召书，星期日（16日）开会了解号召书所发生的影响，并讨论我们将如何帮助彼得堡工人。

星期六（15日）在工人区奔忙了一整天，16日举行了预定的集会。约有300多人出席了大会，此外，约有200人迷了路，因而没有到达指定地点。在这次集会上，在喀山大教堂示威游行后^①，在我们第一次展开的红旗下，郑重宣布建立莫斯科“工人协会”。然后宣读了彼得堡的一些传单，并提出莫斯科能够以什么支援彼得堡罢工者的问题。意见发生了分歧：一部分较谨慎的人建议现款援助，因为据他们讲，现在举行大罢工估计很困难。另一些人对他们表示异议，指出为援助彼得堡人每天至少需要3,000卢布，而莫斯科在现在的情况下，可能提供的现款援助将是沧海一粟。他们坚持说：“既要给予支持，只有罢工。关于罢工的理由总是容易找到的。只要有觉悟的人们开始为罢工加强鼓动，就总有希望使现有的不满尖锐化”。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会议决定：除散发总号召书外，主要是根据地方的要求散发个别的号召书，同时为举行罢工开始口头鼓动。

第二个星期完全用来执行这个决议。中央委员会重新散发了总号召书，上面论述了以罢工支持彼得堡工人的必要性，指出了

^① 喀山大教堂示威游行是1876年12月6日彼得堡有名的示威游行，是为同情1864年流放服苦役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由大学生民粹派分子组织并吸收工人参加的。格·瓦·普列汉诺夫成为这次示威游行中的著名参加者，当时他还是一个年青的大学生，民粹派组织“土地与自由”的成员。普列汉诺夫在示威游行中发表了演讲，声明与会者支持俄国人民的优秀儿子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并准备为人民的事业继续斗争。普列汉诺夫发言后，由工人Я·波塔波夫在人群中举起了题词为“土地与自由”的红旗。游行被警察驱散，许多游行被逮捕和流放。——原编者注

罢工最有利的时间和那些可以提出的要求^①。接着在这个星期还散发了两篇个别的号召书：就虐待童工事件致米哈依洛夫毛纺厂工人书和致伊兹马伊洛夫纺织厂工人书。

莫斯科空前数量的传单，使莫斯科的厂主们极为震动，引起了他们对工人的迫害。例如，伊兹马伊洛夫纺织厂和威赫特厂的一些人被解雇，福斯厂和格拉切夫厂有一些人被辞退。

然而，鼓动工作继续进行，并已开始得到结果。例如，在上述6月23日的会议上，伊兹马伊洛夫纺织厂的工人宣布，要在第二个星期开始罢工的意图，普罗霍罗夫厂的工人答应支持他们。在这个会议上询问了各工厂存在的舞弊现象，收集的情报作为个别号召书的资料。

6月20日以后散发了致斯莫林斯基铁路工厂工人的传单，还有关于财政大臣告彼得堡罢工者书的传单。同时中央委员会非常急迫地等待伊兹马伊洛夫纺织厂的消息^②。终于得到了的最初消息只是一些模糊的传闻和某些有关逮捕和搜查的传闻。过了几天这些传闻得到了证实：约莫在罢工前夕逮捕了几个人，逮捕影响到其他人，以致罢工没有举行。由此更加了解，莫斯科工厂的运动从未深入。不过，这次逮捕没有影响，也不可能影响事业的总进程。鼓动工作照常继续进行，几乎每天在莫斯科各地都有局部的集会。

① 即指出了彼得堡罢工在雇主和政府中引起的恐慌，提出了彼得堡和莫斯科共同要求的可能性，例如，为加冕礼期间付款。还指出了莫斯科和彼得堡的联合行动定将给剥削者以极大的影响，从而有利于其他城市的罢工斗争。——原编者注

② 伊兹马伊洛夫纺织厂——或基里厂，座落在离莫斯科几俄里远的伊兹马伊洛夫村，特别是在没有知识分子的情况下，当然很难及时传达消息。——原编者注

终于，7月2日或3日，库尔斯基铁路工厂罢工了，要求为加冕礼期间付款，并要求消除某些舞弊；第二天斯莫林斯基铁路工厂参加了他们的罢工，并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当局没有阻挠罢工，因此各厂的罢工工人都满意。这些罢工还未停息，格列谢尔毛纺厂和彼利努特铸铁厂就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提高计件工资和为加冕礼期间付款。梁赞斯基工厂和雅罗斯拉夫斯基铁路工厂、新布罗姆列伊工厂和古容工厂的工人们强烈波动起来。又过了几天，在莫斯科就爆发了总罢工，但是7月6日发生了大逮捕。

7月大破坏后，莫斯科“工人协会”的工作有些动摇了。由此可以明白，莫斯科运动还是第一次遭受到这样重大的损失。在大破坏中幸免于难的那些知识分子，被迫将自己的全部活动用于帮助被迫害者及其家属，以及恢复某些地方中断了的联系。整个7月都忙于这件工作。

现在我们将这个短暂的夏季所达到的成果，力求做出一个一般的概述。

3月，在寄给法国工人的祝词上签名的有28个大企业，到6月底共约55个企业。同时不应忘记，由于加冕礼，全部工作中断了将近两个月。6月，“协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维·伊·查苏利奇取得伦敦工人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当选证。这个当选证是以“协会”上千名会员的名义发出的，实际上它的人数已增加到约2,000人。我们认为，对合法的与非合法的印刷品需要量的大量增加，也是运动广泛发展的结果。在冬季10月至4月，即在6个月中散发了约2,000份非法的印刷品和约5,000份合法的印刷品。在6月份中，按中央委员会的打算，仅在一周内就应散发至少1,000份小册子，其余几个星期只散发非法的小册子。

除此之外，上述的许多集会大大促进了运动的发展。在这些集会上，莫斯科各地工人们互相结识了，并且由于这种结识，在有些企业的有觉悟的人们中建立了较巩固的联系。这些集会使工

业各部门的工人们习惯于共同讨论自身的利益，并因此发展和巩固了他们的共同责任感，加强了他们的反抗能力。因此，我们进一步看到了莫斯科运动具有的群众性。

四、1896年秋“协会”的活动

莫斯科“工人协会”从8月初起，已从它所遭受的失败中恢复过来，重新开始加紧工作。它在8日散发的传单中通知莫斯科工人，“协会”不顾7月逮捕，将继续自己的活动。它请基金会会员照旧交会费，同时竭力向工人说明俄国政府的作用。

因为感觉到工人中非常缺乏有能力有知识的鼓动员，所以中央委员会特别注意宣传工作。在各地建立了学习小组，并采取措施加紧散发公开的和秘密的印刷品。与这一宣传工作同时，群众运动也正常地开展起来了；当然，“协会”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群众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例如，当库尔斯基铁路工厂的工人人们在8月重新行动起来，并要求厂方履行其在7月所作的诺言时，“协会”对工人们散发了号召书。这次风潮持续了将近一个月，最近，工人的部分要求得到了满足；但是铁路管理局利用缩小编制的机会，解雇了约300人。当然，这300人中包括了最坚决、最有才能进行反抗的人们。

9月初，在新布罗姆列伊机器制造厂里发生了冲突。这里的企业主拖延发工资，并按照同工厂视察员的勾结——像后来才清楚的，允许在计件工资中的某些舞弊行为。在这次罢工中，还处于彼得堡罢工和莫斯科风潮影响下的当局，不得不站在工人一边。按照警察总监的命令——工人们曾向当局提出过——企业主不得不立即发放工资和消除旧有的舞弊现象。现在我们要在此指出，莫斯科工厂工人正在加强的整个意图，是缩短工作日的时间。还在7月，加宁塔利配件机械厂缩短了工作时间一个小时；

9月，古容铁制品厂也这样做了。11月和12月，根据同样的要求，发生了一系列罢工。梁赞斯基铁路工厂铸工于9月初罢工，要求提高计件工资，辞退工头，取消额外的和附加的劳动。铁路管理局最初断然拒绝满足工人，并以解雇威胁他们；但是当其他车间骚动起来，答应支持自己的同志的时候，受总罢工的怪影惊吓的当局又答应满足了铸工的要求。

雅罗斯拉夫斯基铁路工厂，为取消额外的和节日的劳动出现了强大的运动。与梁赞斯基厂铸工罢工的同时，在斯莫林斯基工厂发生了有转人罢工危险的大冲突。铁路管理局拒绝按时发放工资，工人们骚动起来，他们聚集在工厂院内，并从特维尔斯克向斯特拉斯修道院——铁路局所在地——出发进行示威。显然，在市中心出现成千的愤怒的人群不可能叫当局高兴，因此曾用宪兵恐吓聚会工人的工厂主，只是面临这种情况才立即付给了扣发的工资。11月中旬丹格列尔机械厂开始骚乱，工人要求缩短一小时工作时间。中央委员会对这个厂散发的号召书和罢工的威胁迫使企业主满足了工人的要求。

11月30日，在老布罗姆列伊厂开始了大罢工，可惜没有帮助，无法坚持。这个厂的工人要求实行10个半小时的工作日，每月发两次工资。企业主答应从1月1日起实行这些要求；但是由于雇主过去曾做过这种照例不执行的诺言，工人们这次也不相信企业主的话，所以停止了劳动。整整两天，密集的罢工的人群停留在工厂四周，不让任何想到那里去的人通过；同时几个有密探嫌疑的人，被愤怒的人群狠狠地痛打了一顿。罢工的第二天警察干涉了此事：夜间逮捕了21人，第二天其余的人大概迫于压力进厂复了工。可见在这里同在许多地方一样，我们看到的是，警察、国家对工人争取改善生活的经济斗争的干涉。但是，特列波夫先生^①

① 新任莫斯科警察总监。——原编者注

下令在工厂悬挂下列内容的布告：“根据警察总监的命令，工人的要求将于1月1日得到满足。”这样，莫斯科警察局的代表就承担了工厂视察员的直接的职责。

12月初，弗格利赞格锅炉厂和铸铜厂的人们大骚动起来，要求提高日工资和缩短两小时工作时间。根据那里工人的请求，中央委员会向他们散发了传单。此后企业主答应从1月1日起实现工人的要求。

12月7日，梁赞斯基工厂铸工又行动起来，因为厂方虽然在11月有过诺言，但是工人的主要要求并未实现，在同一条街上的油漆工也要求支持他们，“协会”为此向他们散发了传单。这些骚动的结果暂时还不明显，因为它们至今还在继续。只有一点是清楚的，散发传单后，油漆工整天在宪兵的监视下劳动。

从上述接连发生的许多事件的简略列举中，很容易看出莫斯科运动所采取的形式。无论是经常的大量的破坏，还是迫害觉悟的工人，都已不可能对运动起重大的阻止作用。这种大破坏在7月6日以后还有过两次。一次是在11月10日夜至11日凌晨，逮捕了23名知识分子和30多名工人。第二次大破坏（范围虽小些）正好发生在一个月以后，即从12月9日至10日。除此之外，在这两次大破坏中还有许多单独的逮捕。虽然遭受了这些破坏，莫斯科的运动还是在成长和发展；同时越来越需要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惜，在莫斯科非常缺乏这种力量。为了使知识分子注意整个发展着的运动，“协会”利用大学生的学潮，向他们散发了两份号召书。

在此，我们暂时结束这个工作总结。

五、1896年12月和1897年1月^①

在近几个月里，莫斯科工人运动有两个特点：第一，几乎完

全没有知识分子干预运动。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不断的逮捕没有为知识分子与运动结合提供可能；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知识分子愿意保持原有的狭小的活动方式，表现得无力领导运动，不得不经常作运动的尾巴。第二个特点，前边我们已经讲到，这场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席卷莫斯科所有重工业工厂，近来还发展到轻工业工厂。

莫斯科大多数工厂，劳动11——11个半小时；现在工人坚决要求10小时，有些地方甚至要求9小时工作日。许多厂主接受这个迫切的要求，自愿缩短了自己厂的劳动时间。例如，还在去年冬天，大型铸造和机械制造厂（约1,000人劳动）厂主之一戈佩尔，把模型车间的劳动时间从11小时缩短到9小时；新办法也渐渐推广到了其他工厂的车间。去年秋天，加宁塔利配件厂（100人劳动）劳动时间缩短到10小时，“古容”公司大铁厂（约3,000人劳动）缩短到11小时。“古容”公司管理处解释这个措施说，应该感谢公司在下戈罗德展览会上得到的一枚徽章；但是，更确切地说，企业主的“恩赐”是由于业务上有些停滞引起的，即同梁赞斯基新制钉厂竞争的结果。但是，无论如何，所发生的事实证明，企业主在自己不受任何损失的情况下，可以缩短劳动时间；

① 莫斯科“工人协会”工作总结的这一部分比前一部分晚些寄往《工作者》编辑部，因而以单篇刊登在《工作者》第3—4期上。莫斯科“工人协会”在把这个工作总结的后一部分寄给《工作者》时，1897年2月3日（15日）给该刊的编辑者——《劳动解放社》写信道：“同志们！我们已给你们寄去我们所作的工作总结的前一部分，以便刊登在《工作者》杂志上，现在寄去后一部分。如果你们还没有出版工作总结的单行本，敬请把现在寄去的后一部分加进去，或把寄去的材料与1896年基金会的总结加进去。至于说到号召书，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出版；如果你们在这方面与我们的意见相左，就请只给以附件形式的位置。我们收到转寄给《工作者》的10卢布，我们延迟转寄，只是因为，想连同我们的资助一起寄去。‘材料’希望标明《莫斯科工人协会1896年工作总结》，印成单行本。”——原编者注

如果他们反对这样做，那只是由于不愿对工人作出让步，不愿使工人感到自己的力量。因此工人们在多数情况下，很难争得所希望的新措施。例如，丹加外尔机械厂（约400人劳动）的工人们只是在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和骚动以后，在“协会”的帮助下（向他们散发过号召书）才争得10小时工作日。顺便指出，这个厂还在去年冬天就试图行动起来，其中就提出了关于缩短工作日的要求，但是当时什么结果也没有。

紧接着这一事件，在约有800名工人的老布罗姆列伊锅炉厂和机器制造厂里发生了罢工（关于这次罢工，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这次罢工无论对莫斯科的工人，还是对厂主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因为这个厂过去经常是以呆板和落后而在人们中间闻名的。现在这个厂也不再忍受了，团结得像一个人，要求10小时工作日。企业主答应对他们让步，最初说从复活节开始，后来说从新年开始；但是罢工者非常清楚这种诺言是不可靠的，坚持要求立即缩短工作日。工人们能否达到自己的要求还不知道，因为政府当局干预了罢工：一方面，逮捕了21名罢工者；另一方面，警察总监在工厂悬挂了布告，保证企业主从1月1日开始履行自己的诺言，并且要真正地履行。停工4天之后复了工。工人的其他要求是：雇工期为两周，因此两周领一次工资。从新年开始，所有这些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在这次罢工后，看到了工人善于团结起来坚持自己利益的企业主，变得不太固执了。在“工人协会”发出号召书后，当弗格利赞格锅炉厂和铸铜厂（有450名工人）开始骚动时，企业主答应从1月1日起将工作日从11小时缩短到9小时半，当时就已经履行了。

对小厂有影响的^①、两个最大的机器制造厂——古斯塔夫·

^① 具有代表性的是一个不大的厂主的声明，这个厂主的工厂同多布罗夫厂并排。当这个厂的工人也骚动起来，并要求缩短工作日时，他回答：“只要多布罗夫缩短工作日，我也马上缩短。”——原编者注

利斯特厂（约有800人劳动）、多布罗夫与纳布戈利兹厂（有1,000多工人）——是以缩短工时来庆祝1897年新年的开始的。在工人的压力下，这些厂不得不实行新的制度。情况是这样：去年当上面提到的戈佩尔厂主缩短了劳动时间后，古斯塔夫·利斯特想得知工人的情绪，就吩咐讯问那些想缩短工作日的最突出的工人。但是对装配工的讯问却没有成功，因为装配工对此不关心，表示反对缩短。去年12月，当布罗姆列伊厂罢工时，利斯特厂的工人曾进行过希望缩短工作日的议论。这些议论导致了经过工头同厂主进行的非正式的谈判，谈判非正式地答应从1月1日起满足工人的要求。但是又首先吩咐进行第二次询问。这次装配工在青年工人的压力下，决定不反对缩短工作日。结果工作日从1月1日起开始缩短了。但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按照新的规定，劳动从早7点开始，不是过去的6点；晚6点半结束，不是过去的7点。午休仍旧是1个半小时，但是半小时的早餐休息（饮茶）被取消了。这种时间分配工人并不满意。他们以前，还在询问时就主张工作日从早7点半到晚7点，包括1个半小时午休和半小时饮茶。现在他们重新向企业主提出所希望的时间分配。企业主同意给他们饮茶时间，也答应发给茶和糖，只是他们必须提早半小时上班。但这引起了工人们的嘲笑。最后工人只好放弃自己的要求。虽然茶他们毕竟在喝，——当然，未经许可。

多布罗夫厂的骚乱是由于工人要求把工作日缩短到9小时，而不是10小时而引起的。关于这次骚乱的号召书，在工厂里有好几份，其中一份工人自己写的号召书是以这样刚毅的语言结束的：“你们谁去上班，谁就是脱离‘工人协会’。该死的东西！”由此可见，“工人协会”在莫斯科工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为这样一种精神力量！

暗探局立即帮助企业主，分两次逮捕了10人^D。……从1月13日起多布罗夫厂实行10小时工作日。工人的其他要求——雇工

期两周和一月发两次工资——没有实现。

与此同时，萨波日尼科夫丝纺织厂发生了罢工。工人要求把工作日缩短到11小时和适当提高计件工资。罢工成功了：工人争得了缩短的工作日，企业主答应“在最短时间内提高计件工资”，尽管企业主没有明确提高计件工资的时间。

此外，在克列尔化妆品厂（女工），在库德林铸造厂，在伊万诺夫马车企业和其他厂发生了许多较小的罢工，现在梅叶尔铸铁厂正在进行罢工。各处提出的主要的和基本一致的要求就是缩短工作日，而且各地工人几乎都达到了目的。上述的工厂中只有库德林厂厂主，没有实行从1月1日缩短工作日的诺言。

最后我们讲讲谢尔普霍夫的康申大棉纺厂（约7,000人劳动）的骚乱。工人要求缩短劳动时间，提高计件工资和减轻罚款制度。可惜，罢工者激烈的行为引起了哥萨克人的干涉，结果竟有约80人受伤。照例进行了逮捕。据莫斯科的传说，工人们如果再坚持一两周，罢工定将胜利。

（译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和史料）》，莫斯科1958年俄文版，第139—155页。马小侠、张心绪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草案^①

（1898年3月13日以前）

十九世纪下半叶对俄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这时俄国从

① 他们的名字是：格里哥里·马拉霍夫、亚历山大·沃龙佐夫、德米特里·赫拉美也夫、波利亚科夫、尼古拉·基里洛夫、米哈伊尔·莫尔古诺夫、阿列克塞·梅什科夫等。——原编者注

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已经完成，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带来了种种的后果。从六十年代起，从废除农奴制开始，铁路、银行、工厂等大工业高速发展，这些就是每一步都引人注目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表现。形成了一个大资产阶级，它使政府成为自己顺从的奴仆。政府的政策成了俄国资产阶级的政策，因而政府几乎在国内外已经做了和正在做的一切，都表现了和表现着资产阶级的利益。

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随之造成了资产阶级，而且也造成了俄国的无产阶级。如今在俄国面对面存在两种势力：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斗争，这种斗争正在世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进行，并且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这种斗争果然发生了。我们不必列举这个斗争的事实了。这些事实简直是众所周知的。开始，这种斗争是自发地进行的，无产阶级因其所处地位而受压迫，它只是在所受压迫的直接影响下起来反抗，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它应该努力争取什么，应该

② 巴·卢·土查普斯基写给代表大会的社会民主党宣言草案，同时也是党的纲领草案。草案事先在基辅《工人报》小组中讨论过，但被小组否决了。关于否决草案的原因，代表大会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之一Б·Л·艾杰尔曼曾写道：“土查普斯基的草案实际上是纲领。而作为纲领它有个大错误，关于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它一点也没有谈到。一般的意见我们组里没有。而不谈及土地问题的纲领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一点。除此之外，当我们在组里读了土查普斯基的草案，我们希望它能更完善些。当时我们还希望有个纲领。它如果没有被查抄，又假定我们只有司徒卢威这一个文件，那么我们也许就会考虑到土查普斯基的草案。”

巴·卢·土查普斯基的宣言草案手稿，被警察于1898年3月11日深夜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搜捕Б·Л·艾杰尔曼时没收了。宣言草案首次发表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1年第1期上。——原编者注

向资产阶级和政府要求什么。第二个阶段是在某些单个的工业中心建立起工人组织，这些工人组织大都按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的精神提出自己的目标，领导了各地工人争取改善自己状况的斗争。第三个阶段应该是把这些单个的工人组织联合成统一的工人党，这个党会把全俄工人阶级的斗争指向一个目标：全俄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这种联合现在到来了，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已合并成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

俄国社会民主党努力把全俄工业无产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组织在自己的旗帜下，专门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在最近的将来力求争得：

一、言论、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以及在普遍、平等和无记名的选举权的基础上召开俄国国会的自由。

二、（1）取消加班的8小时工作日。禁止夜班。星期日前后连续休息36小时。禁止15岁以下的童工劳动。国家对生病、年老、遭受不幸事故和失业的工人实行义务保险。

（2）把所有的工厂法，包括现行的和将来颁布的工厂法，推广到一切不管有多少工人的手工业作坊中去。

（3）把整个工人立法推广到采用农业加工工业条件的农业工人中去。

俄国社会民主党力求达到的最终目的是：

社会主义制度，即一切生产资料——土地、矿藏、工厂、道路——归全体人民所有。

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准备付印的纲领中对自己的意图作较详细的叙述。

党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为党在国外的代表。

党承认《工人报》为自己的机关报。

俄国社会民主党是俄国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在为无产阶

级的利益向俄国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时，对自己的要求不作任何让步，但是愿意同其他革命的和反政府的政党和团体结成联盟，如果这样做不违背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话。

俄国无产阶级万岁！

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

（译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文献和史料）》，莫斯科1958年俄文版，
第84—85页。马小侠、张心绪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学术讨论会章程》^①

（1898年3月13日以前）

（一）本学术讨论会的主要任务是把迄今仍分散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小组联合成为统一的组织。

① 《学术讨论会章程》（为了保密起见，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名为“学术讨论会”）是B·Л·艾杰尔曼为代表大会拟定的。它是提交大会讨论的各项问题的纲目。它由基辅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成员舒利亚科夫斯基缮写成若干份，并连同参加大会的请柬一起被寄往各个工业中心的组织。在大会上，《学术讨论会章程》列为议事日程，同时也是被大会通过的党章的最初草案。

文件手稿被宪兵逮捕Л·В·捷斯列尔时抄去。顺便说说，在市间舒利亚科夫斯基时，宪兵大尉别克列米舍夫把这个草案同大会通过的决议做了比较，说道：“你们没有理由抱怨大会，因为大会把你们拟定的草案都加进党章里了。”《学术讨论会章程》首次发表于《红色年鉴》1923年第7期上。——原编者注

(二) 因此，参加学术讨论会的仅限于那些在原则上承认这种联合的迫切性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和协会。

(三) 参加学术讨论会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或协会尽可能派两名代表，一名知识分子代表，一名工人代表，并且最好由工人自己来做工人代表。如果派一名代表，那么他应既代表知识分子，又代表工人。

(四) 为了不妨碍代表们同意全体的决议和不阻挠学术讨论会的议程，他们的权限应尽量大些。在任何情况下，每个小组或协会都应对最主要的问题向自己的代表提供明确的决定：

1. 小组建议何种联合形式：中央常务委员会、定期代表大会或其他什么形式。

2. 小组对现在建立的组织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名称，如：俄国社会民主党、俄国工人党、俄国工人协会等。

3. 小组认为必须授予那个主管组织事务的机关——中央委员会或是其他什么机关以什么样的职权：

(1) 大众性的文艺活动，《工人报》的管理，小册子和图书的出版；

(2) 小组之间的联系、学术讨论会的召集、经费的分配、新小组的合并等；

(3) 同其他派别组织的联系；

(4) 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联系（运送秘密传单等）；

(5) 组织群众性活动（庆祝五一节、在全俄散发利用某种伪装的群众性传单等）。

二

必须按照纲要的规定执行。主管组织事务的机关在其职权范

围内应有的权力和义务是：

（一）它将支配哪些财政经费；

（二）它可以独立处理哪些问题和只是根据小组的初步调查的哪些问题；

（三）这个机关将如何选举产生；

（四）它是否有权自行吸收它认为有用的人到自己的组织中来；

（五）为尽快建立组织，小组是否同意给本学术讨论会以下列权利：

1、在自己人中进行负责管理事务的基层组织的选举；

2、在《工人报》，机关刊物和专门传单上刊登关于建立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政党、协会或其他）的公告；

3、批准普列汉诺夫拟定的纲领草案，如果它将提交学术讨论会；

4、小组对上述问题中的哪些问题同意服从一般多数的决议，小组又对哪些问题无条件保留自己的意见；

5、小组是否同意本学术讨论会成员在最近的将来作为地方小组和中央委员会之间的联络员。

基辅《工人报》小组

1897—1898年

（译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和史料）》，莫斯科1938年俄文版，第86—87页。马小侠、张心绪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章程》^①

(1898年3月13日以前)

代表大会的主要目的是把各个小组联合成社会民主党。只有制定一个理论的与实际共同纲领，联合才有可能实现。

代表大会的任务就是制定这个共同纲领。为此每个代表都应提出一个纲领草案。理论前提和从中得出的实际结论应表达得简明扼要。每条实际结论都应有单独的论证(《爱尔福特纲领》可以作为样本)。重要的是在俄国现在的经济状况中，要特别注意土地问题、公社、移民、劳动组合、个体手工业者，要对俄国的各社会阶层做出详细明确的评定。社会民主党对其他党派的态度，对民粹派和民意党人的批评，对波兰社会党的态度。

俄国的总机关报是党的意志的表达者：计划、编辑部全体、办报技巧、国外机关报的性质及必要性、地方机关报及其性质。

为了对实际工作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每个代表必须提出一些本地区的迫切问题：1、鼓动：口头和书面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五一节。2、宣传：(1)小组，它们的目的、方法和行

① 所谓的《彼得堡章程》连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以题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898年春)历史资料(摘自《工人思想》收藏的档案资料)的单行本，于1903年在日内瓦格·阿·库克林出版社首次发表。

文件是代表大会的纲领草案，根据内容判断，是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为代表大会拟定的。无论是草案的作者，还是他写作的准确日期都尚未查明。据大会出席者B·Л·艾杰尔曼说，这一文件没有在代表大会上讨论过。——原编者注

动纲领；（2）著作——有准备的、逐步的和严肃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拟定出题目；（3）合法宣传：星期日学校、大众阅览室、讲座、图书馆。3、组织：党的总机关和党的地区组织；各城市的交往（为代表大会准备更多的地址），财政。地方组织、总工人协会、代表会议、中央工人委员会、工厂小组、领导人；工会。基金会——总会和分会（每一个工厂的），它们的性质（战斗的和互助的）。图书馆，学科。对工人知识分子，对工人组织的态度。组织这种知识分子。运输，文化交流，同各组织来往；在哪里出版著作最好——在俄国还是在国外？农村工作，对农村读物的评介。对其他革命组织、对波兰社会党的实际态度。对书籍出版的管理，对侨民的态度。收集有关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情报的问题提纲。

代表大会的工作应从听取各小组的代表关于各小组在本地区工作情况的报告开始。这样就将弄清我们可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

代表大会纲领

一

（一）熟悉各地的工作情况是为提出小组联合的形式问题提供根据。这里产生一个问题：

目前能否建立党组织或仅仅建立各小组的联盟。

赞同和反对的理由

（二）正拟定的组织的目的。

（三）处理各种事务的必要机关：

1、中央委员会、它的任务和适当的人员；

（1）是否把编辑职权列入中央委员会的任务里去，是否不应

把编辑职权给予编辑委员会这个单独机关。

在这里，建立机关报和建设印刷所问题必须联系起来。

解释：中央委员会是代表机构。它有两个职能：

甲、倡导者的职能；

乙、执行者的职能。

甲职能包括拟定共同性的最新任务（代表大会、工人五一集会等），并把这些任务提交给各个小组讨论。

乙职能分为（甲）对内——地方的和（乙）对外：一些小组同另一些小组交往，同国外小组的交往，制定统一的密码、口令等等，等等。

这里也包括运输问题。

（2）中央委员会对地方组织的态度。

2、地方组织：

（1）地方的中央委员会；

（2）工人委员会；

（3）工人组织。

3、策略问题：

（1）就工人运动进行宣传鼓动。收集有关本地区工人阶级状况的资料的调查表；

（2）鼓动：鼓动员、传单；

（3）宣传：报纸、书籍、小组。

二

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党总纲。

解释：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自己将提出有论证的纲领草案。

最主要的几点是：

(一) 俄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基础的提纲。

(二) 实际纲领：

- 1、工人问题。
- 2、经济和政治。
- 3、对专制制度的实际态度。
- 4、土地问题。
- 5、对其他革命政党的态度。
- 6、对波兰社会党的态度。
- 7、对“劳动解放社”的态度。
- 8、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态度。
- 9、参加国际会议。

(译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文献和史料)》，莫斯科1958年俄文版，
第88—90页。马小侠、张心绪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章程》^①

(1898年8月13日以前)

原则上同意举行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和协会的代表大会，并同意派出基辅“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和工人委员会的代表。

未来中央机构的形式是设有常设中央委员会的定期的由各组织和协会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大会。

① 众所周知名为《基辅章程》的文件是基辅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提交代表大会的。根据内容判断，它是基辅“斗争协会”议事日程上的另一章程草案（参见《学术讨论会章程》）

这一文件和其他手稿一起，是在大会后搜查B·J·艾杰尔时被宪兵没收的。文件首次发表于1921年。——原编者注

名称：（РУССКАЯ 社会民主党）^①。Российская 社会民主党？

1、中央委员会的权限：

（1）著作。

（2）召集代表大会和组织各小组间的交往，以及归并新的小组，支配人力和物力。

（3）同其他派别组织的交往。

（4）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交往。

（5）组织群众性活动。

（6）执行代表大会的任务。

2、中央委员会的职能和职权：

财政：10—15%或20—25%用于免费赠送书籍；或者一次拨100卢布。

（1）书籍要适合知识界和工人的愿望，并便于散发。

（2）第一年支配人力和物力的职权很大。

（3）除单纯事务上的交往外，同其他派别组织交往的决定必须呈报代表大会，以及……

（4）那些人们早已熟知的群众性活动由代表大会组织，而刻不容缓的又非特别重要的工作则由中央委员会组织。中央委员会由代表大会在其成员中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和数量由代表大会决定，同时代表大会还要决定候补中央委员以代替因某种原因离职的中央委员。代表们有权审阅和批准纲领，如果有纲领被呈报的话，如果没有，代表有权拟定和公布宣言。

如果纲领不是普列汉诺夫写成的，那么纲领需要给普列汉诺夫审阅。

（1）建议“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为俄国社会民主

^① 原稿中删去。——原编者注

党在国外的代表。并同它建立密切的联系。

(2) 出版传单和小册子。

(3) 俄国社会民主党可以同在各种实际问题中和自己的目的不相矛盾的其他派别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

我们要求

常务书记接纳新小组的条件：

(1) 接受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2) 它应同工人们建立联系。

(3) 它应当是秘密的。

(译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文献和史料)》，莫斯科1958年俄文版，
第91—92页。马小侠，张心绪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给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①

(1899年年中)

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工人运动

俄国南部，特别是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省的冶金工业最近几年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工作报告》于1899年年中寄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出版物编辑部作为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给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关于俄国工人运动总报告的资料。该报告于1900年在日内瓦由“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出版，以《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工人运动》的单行本发表。——原编者注

飞速地发展着。许多大工厂正在兴起，矿山和矿井的数量正在增加，在它们周围新的居民点和城市正在迅速发展，正在以纯粹美国的速度发展着。大量的工人群众，特别是从俄国中部各省来的，在自己的故乡无处使用其劳动力的剩余农民都汇集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及其周围，为自己寻找新的家乡。在这里，同大资本的直接冲突使他们丢掉自己在农村养成的懦弱性格和精神缺陷，他们渐渐体验到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并把自己补充到战斗的无产阶级队伍之中。

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及其周围约有25,000名工人。这里有以下7个大工厂：两个铁制品厂，其中一个厂有8,000名工人，另一个厂有2,000名工人；铸管厂有1,500名工人；机器制造厂约有1,000多名工人；车辆厂约有500名工人；制钉厂也约有500名工人；还有铁路机械厂有几百名工人。

直到最近，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省的工人运动带有纯粹自发的性质。在最近二、三年的时间里，这场运动还来不及建立起这样一个先进的工人知识分子阶层，即能够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去进行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并能够领导这场斗争的阶层。同时我国南方矿业主的贪婪是有限度的，他们通过克扣愚昧的和没文化的工人的工资，通过大量罚款，通过计日与计件工资交替使用等等狡猾手段榨取了千百万的红利。在这种条件下，假如工人与工厂当局的冲突时常引起杀人、放火、破坏机器和厂房等事件是不足为奇的。只是在最近期间，在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知识分子的宣传和鼓动的影响下，这场斗争才开始日益具有自觉性和组织性。

最初试图组织自觉的工人运动是在1895年。由于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小组的倡议，当时在工厂工人中建立了宣传小组，办起了斗争基金会，运动逐渐深入到工人群众中的广大阶层里。但是由于运动的领导者没有经验，工作安排不妥当，导致1895年8月宪兵队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顺利地进行了多次逮捕，运动的发

展暂时停止了。

1896—97年间，本地社会民主主义的活动表现在建立小组并在工厂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中进行宣传；但是，由于这些小组的数量少和零散性，它们既不能唤起普遍的工人运动，也不能领导工人同工厂当局的个别冲突。然而罢工和冲突到处在自发地产生。例如，1897年5月，铁路机械厂的工人们要求叶加特林诺斯拉夫铁路局付清规定假期的工资（加冕周年）。这次罢工以工人的胜利结束。在铸管厂、机器制造厂和其他工厂也发生了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类似的冲突。

1897年夏天，运动在手工业工人中开始了。在一些手工业中建立了斗争基金会，并发生了几次小罢工。到这时，除原有的知识分子小组外，成立了第二个小组，工人的小组。由于在某些策略问题上同本地知识分子有分歧，两个小组单独活动；而且，因为缺乏与工厂工人的联系，工人小组暂时只限于在手工业工人中活动。1897年12月，两个小组对今后的策略达成协议，并为了共同工作，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名义下联合起来了。

“斗争协会”从刚一成立起就给自己提出了根据工人的日常物质需要和工人群众中的迫切要求，在工人中间进行广泛鼓动工作的目标。“协会”为此目的同工厂工人开始建立了联系，搜集了一些工厂劳动条件方面的情报资料，并于1898年2月同时向7个厂的工人散发了二、三千张传单。每张传单都提出了对各个工厂的工人来说都非常迫切的经济要求。提出的要求是：加强工厂的医疗救护，缩短星期六和节目前一天的工作日，依照6月2日的法令应当提高计件工资，准时付清工资，改善待遇和其他要求。

这些传单对工人们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影响越来越大，使得某些工厂的管理当局因害怕罢工，急忙实行了传单中提出的一些

要求。

由于在俄国许多城市进行大规模逮捕，1898年3月10日深夜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也进行了大搜查，并逮捕了约15个人。然而，“协会”坚持了自己的活动，就在五一节前夕散发了论述五一国际劳动节意义的传单。

1898年期间，许多工厂发生了一些罢工和骚动。例如，3月19日法俄车辆机械厂的工人们罢工，并要求缩短星期六和节日前一天的工作日，提高计件工资，增加医务人员，要求工厂当局实行比较人道的待遇。这些要求已不止一次地提交给工厂管理当局，而它的答复始终是支吾搪塞的。但是这一次工人们决定坚持自己的要求。尽管工厂管理当局有许多好听的诺言，工厂视察员又进行威胁，工人仍然坚持自己的要求。选举出了谈判代表，他们声明，在实现工人的要求以前，任何人也不上班。工厂管理当局被迫做出让步后，这才复了工。

5月初，当工厂管理当局打算解雇罢工期间的谈判代表时，这个厂又兴起了工潮。工人们被这种行为激怒，聚集到办事处，要求工厂副经理别洛诺日金解释为什么迫害他们的同志。他没有回答，同往常一样向工人们诉说：他对他们始终是善良的，他关心的只是他们，如果工人们不能认清他们对他们的功劳，他将完全离开工厂。显然，工人们是要说出对别洛诺日金“功劳”的看法，于是他们用麻袋蒙上他的头，把他痛打一顿。因此，进行了逮捕并有10人交法庭治罪。但因为没有找到他们的罪证，所以全部被释放了。

6月，在勃梁工厂发生暴动，工厂事务所被烧，官方的酒库和日用品商店被破坏后，出现了致勃梁厂工人的传单。在传单里指出了象前不久发生的这种野蛮的爆发行为对工人事业的全部危害；讲述了俄国其他城市工人的斗争；最后号召工人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进行顽强的、沉着的斗争。

不久之后，铸管厂发生了有成效的罢工，150名轧钢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这个要求立刻实现了。

10月，在勃梁工厂发生了反对一名工长（米利亚克）的事件，这个人以极小的理由作借口，甚至毫无理由地任意对工人罚款。

与这个工长发生了一系列冲突以后，工人们要求把他赶出工厂。机械车间工段长不同意。这时工人们以罢工进行威胁，他们的要求便立即满足了。就在同一个10月，同一个工厂里实行了新的工资簿。工资簿上取消了12个当班，还改变了关于雇主对工人的残废负责的条款（卡明斯克-德斐伯工厂在实行的工资簿上也作了这种改变）。按照新规定，假若“由于工人自己不小心”发生的不幸事故，工厂概不负责。为此，“协会”印发了传单，号召工人为取消新规定而斗争。

1898年期间，在手工业工人中发生了一些为缩短工作日，提高工资和其他要求的小规模罢工。

叶加特林诺斯拉夫1898年的工人运动就是这样。我们在观察这个时期的运动进程中看到：一方面，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工人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还在采用原始的方法，像放火，破坏和殴打；而另一方面，各地工人中开始出现十分沉着、十分自觉地保卫自己利益的斗争情况。随着这个斗争的发展，随着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工人们日益频繁地为美好的生活而斗争，使他们更加确信，斗争的胜利取决于进行这个斗争的坚定性和沉着性的程度。

“协会”的活动在这段时期带有纯经济性质；提出政治要求暂时还不可能，因为工人群众还很少为自己的经济要求去进行政治斗争，同时警察局和宪兵队对于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冲突没有很积极地进行那种可能会被政治鼓动所利用的干涉。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种状况就开始转变。

1899年1月，“协会”向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全体工人散发了2,000份传单。“协会”在传单中阐明了工人政党的目的和意义，宣布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产生，并宣布“协会”归并于党^①。

从那时起，散发的所有传单都署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与此同时，无论是工人群众的情绪，还是当地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作性质都开始起了变化。地方当局、警察局和宪兵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一变化。问题在于，如果说过去警察局和宪兵队干预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冲突还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现象，那么从1899年初起，这种干预就日益频繁了。今年春夏期间，在勃梁工厂的某些车间、埃佐工厂和另外一些工厂发生了许多次罢工和骚动。一听到某某工厂在骚动，省长、警察和宪兵立刻就出现在活动地点，他们几乎每一次，都成功地忽而利用威胁、忽而答应为工人讲情和满足他们的要求来欺骗工人，几乎每一次，工人的要求都没有实现。自然，工人对当局和警察的愤怒情绪增高，“委员会”只有面对这种情绪开始政治鼓动。

工人们在自己起草和印刷的五一节传单上第一次提出了政治要求。4月17日深夜，这3,000份传单散发并张贴到整个城市和郊区，在工人中引起强烈的反应。到处都在谈论五一节，谈论8小时工作日。4月19日前后举行了大约100人的手工业工人集会。在这次会上，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工人第一次在发言和祝词中声明参加伟大的国际五一节活动，并准备为政治自由而斗争。

在尼古拉也夫城4月19日发生的反犹太人骚乱的影响下，群众中不断传说，五一节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将要发生骚乱。当局

^① 大家知道，“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斗争协会”派自己的代表参加了1898年春天召开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大会，并在当时就已成为新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的成员，但由于某些外部情况，“斗争协会”没能及时宣布这件事。——原编者注

也在等待骚乱。五一节那天（按旧历），几乎所有的工厂都聚集着军队、警察和哥萨克。在隔开城市与近郊工厂居民点的德聂伯河的桥上，布满大批警察部队，他们奉命不放工人到城里去。但是，群众的顾虑和警察的准备事后发现都没必要，因为没有发生骚乱。勃梁工厂一些车间的工人们五一节早上去上班，向工厂当局声明，因为是节日，他们下午不去上班。省长、警察局长、宪兵队长带上一伙警察和宪兵很快来到工厂。尽管当局再三劝说，但是部分工人下午还是没去上班，铁路机械车间的工人们向工厂当局声明，他们把这天的工资捐献给挨饿的人。

5月底，勃梁工厂制砖车间的工人们要求对计件的工作制定合理的计件工资。警察局长马上赶到工厂，首先是用流放到西伯利亚，甚至用笞刑来恐吓工人。当他确信对工人的威胁不会产生满意的效果后，就答应查看一下工厂的工资簿，并尽力使工人的要求得到实现。当然，结果是工人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就在几小时后，工人们看到警察局长和他的伙伴——警察已从工厂当局为他们摆设的午宴上醉醺醺地离去。对此，委员会在印发的传单中揭穿了警察局对工人要求的态度。

此后不久（在6月里），在铁路工厂工人中发生了风潮，工潮持续了好几天（从6月25日至7月初）。在工潮期间委员会向铁路工人散发了传单，传单表达了工人的要求，号召工人坚持业已开始的斗争。工人们在上潮期间表现出的坚定性和灵活性显然使当局和警察极为吃惊，他们决定用自己的野蛮行径去打击工人们，以偏袒剥削者的利益：他们派来一排士兵到工厂，士兵用刺刀对准毫无准备的工人，并逮捕了50人。但是，沙皇政府代表们的这些措施只是再一次向工人证实：谁是他们的真正敌人。这事发生以后，委员会立即向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全体工人印发了传单，传单中指出，为了胜利地进行改善自己状况的斗争，工人们必须开始为政治自由而斗争。

在6月里，别连基糖果厂的女工举行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日。这次罢工时，工厂视察员（女工们曾向他请求援助）的行为很有特点。他应女工的请求来到工厂，听完她们悲伤的控诉——这个工厂简陋的劳动条件，18小时工作日，难以置信的低工资和粗暴的态度，甚至于殴打，这些都是工厂主及其代理人干的——他喊起来：“是吗？他竟如此大胆，这个恶棍！我要关闭他的工厂”等等。但是当别连基邀请他到自己的住宅去作了解释之后，他十分高兴地回来了，并对女工宣称，他不能为女工作任何事情，她们必须听从雇主的，如果不立即复工，她们将因“暴乱”而受到惩罚。女工们没有听从工厂视察员的劝告，继续罢工，结果，这次罢工胜利了^①。

这次罢工后，委员会立即向别连基工厂的男女工人散发了传单，传单里强调指出了工厂视察员对工人的态度。

此外，在8月和9月期间还散发了下列传单：致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省全体手工业工人书，致建筑工人书，致两个铸管厂工人书和致舍英装配厂工人书。所有这些传单都带有经济性质：要求缩短工作日，提高工资，要求企业主和管理人员改善态度等等。

在马里扬波列城的罢工——众所周知，这次罢工以工人和军队的冲突和一些工人被杀害而结束——以后，为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全体工人编印了传单，并散发了（在10月初）3,000份。委员会在传单中说明了马里扬波列事件，指出了像破坏工厂和捣毁机器这种斗争方式对工人事业的危害，最后号召工人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

大约在同时，委员会搜集了有关官办葡萄酒净化库女工的情报，并在10月末散发了致该库女工的传单，号召女工为改善自己

^① 每当工人向工厂视察员请求帮助时，他就对自己的职责表现出这种类似的态度。工人经常传说：他常受到工厂主的贿赂。——原编者注

的状况而斗争。这张传单对女工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引起了她们热烈的议论。被罢工时揭露出来的所有丑恶（例如：粗野的咒骂，大量的罚款，没有任何医疗救护设备，尽管在这种劳动中经常发生事故）吓坏了的当局，急忙满足了传单中提出的全部要求。

11月在法俄车辆厂由于下列原因发生了工潮。工厂当局向工人宣布，由于定货量减少，将解雇250名工人。工人们回答说，如果当局要解雇工人，全厂就罢工。工厂视察员来到这个工厂，在同工人谈判之后张贴出布告：在定货量增加以前，工作日缩短到一天8小时，日工资降低20%。工人们担心，甚至在这种条件下也会有很多人被解雇，为了使一切照旧不变，他们坚持罢工。因此，委员会散发了传单，传单里建议工人暂时同意当局的提议，但要求不解雇任何人，只有在当局不同意这个要求的情况下才宣布罢工。第二天，全体工人都上了班。并没有一个人被解雇。

1899年期间，运动在手工业工人中也在继续发展。在这一年里，产生了几新的工会斗争基金会，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罢工，在有些手工业中工人们已经较大地缩短了工作日，增加了工资，还得到了其他的改善。

在这一时期，当地宪兵队也保持警惕。宪兵司令部司令杰尔洛上校被派到这里。据他说，他是为根除工人运动而来的。他在这里表现得极为卖力。在最近几个月里，宪兵们对工人进行了许多次袭击，同时按照某个工长或监工的随意指点进行了逮捕。如在铁路骚乱时期逮捕了50人。在对他们的审问中，主要是质问这些传单和秘密小册子是从哪里得到的，但由于宪兵们从被捕的工人那里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因此只好释放了他们。

8月里，在雅柯夫列夫印刷厂散发了“工人协会”的小册子。印刷厂经理用电话将此情况通知了警察局，印刷厂立刻被警

察和宪兵包围，所有的工人都遭到搜查，其中5个工人因来不及隐藏小册子被逮捕。9月里，勃梁工厂的3名工人由于阅读传单被逮捕。在前不久，2名装订工人由于向雇主要求提高工资而被捕^①。在下德聂伯罗夫斯克^②对工人住宅区进行了多次搜查。

委员会搜集了所有这些事实，于12月中旬为他们散发了带有政治要求的传单。

以上这些就是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工人运动的历史事实。我们不能在这简略的叙述中指出这个运动的所有特点；但在上述事实中我们可以逐步追溯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的产生和不断发展的过程。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在整个这段时期里尽量满足运动的增长着的需要：在自己的传单里对当地工人群众生活中的一切重大事件作出回答，建立宣传小组，散发秘密印刷品等等。同时发展着的工人运动的需要正在日益增加。在一系列事实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工人对于独立的政治活动的觉醒。到处都在谈论着组织问题，谈论着斗争基金会的建立问题。工厂工人的团体和手工业工人的组织到处都在联合成一些小的协会，每个协会都正在给自己提出一定的政治目标和任务。

例如，第2年在工厂工人中出现了图书馆基金会，除了拥有图书以外，这个基金会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对被捕的同志给予帮助。

1899年9月，在某些工厂工人中出现了名叫《开端》的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的目的是获得并在工人中传播非法的和合法的印刷品，并援助被捕的工人。

在一些工厂里工人们自己发起，决定在工人中募集资金去援

① 几乎所有被捕的工人都被释放了。——原编者注

② 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附近的工人住宅区。——原编者注

助被捕工人和获得图书。工人群众精神上的需要，对阅读、对图书的兴趣正是这样地在增长；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合法的图书馆，读者的数量迅速地增长。

在工厂里出现秘密小册子的现象，被工人认为是重大事件，他们很爱读这些小册子。

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只是加速这一显著的觉醒，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促进工人群众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的进一步提高；通过发行工人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以及通过在工人小组中的宣传，产生一个先进的工人知识分子阶层。

（译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和史料）》，莫斯科1958年俄文版，第166—175页。马小侠、张心绪译）

“崩得”的建立和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运动的发展

“崩得”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的阿·克列美尔（亚历山大）是这样转述“崩得”建立的历史的。^①

“‘崩得’成立于1897年10月，人们一般是这样认为的。实际上在维尔那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并没有建立任何新的组织。代表大会只是形式上批准了实际上早已存在的组织。

“因为自1895年或者更早时候起，西北边区各个犹太人社会主义小组就相互建立了联系，并且集中于维尔那附近。

“这是在没有任何决议的情况下自发产生的。维尔那为明斯克、考夫纳、别洛斯托克、斯摩尔贡等出版了犹太胶印

^① 摘引自他的回忆录，载1922年华沙崩得文选。——原编者注

印刷物。在维尔那编辑出版不定期小册子《伊迪舍尔·阿尔别切尔》（《犹太工人》，在‘崩得’成立以前共出了两期：第一期和第二、三期合刊）。它在国外印制，然后送往维尔那，再从这里散发到各个城市。维尔那是为工人印刷和散发合法刊物的所谓‘犹太语委员会’的中心。在维尔那还汇集并散发各种在国外印制的书籍，这些书的内容是‘被禁的’，表面上看是‘政治上可靠的’。譬如一本关于‘劳动日’的小册子，它的书名叫《长而空》，书名页上印着‘维尔那·寡妇和兄弟出版社·POM’，而背面则印有著名的字句‘经书刊检查允许印行’。维尔那的策略被所有边区社会主义小组所接受。从维尔那派出工作人员到其他城市去。人们又从各地来到维尔那就各种原则问题和策略问题开会……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想法是在1897年夏天产生的。5月我受维尔那委员会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委托出国了。要知道，维尔那当时不仅是犹太人的而且也是整个俄国的年轻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俄国秘密刊物是经由维尔那从国外运来的。维尔那群众工作方法——它已在我的《关于宣传的一封信》一书中论述过——当时也为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所接受。我们同彼得堡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我记得，有一个人从莫斯科带了刊物来到我们这里，他谈了我们的《关于宣传的一封信》后，用俄文为莫斯科翻印了。

“我受彼得堡和维尔那的委托代表犹太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出国了。我被送到‘劳动解放社’（普列汉诺夫，阿克谢里罗德和维拉·查苏利奇）。我需要就许多问题同他们协商，而且还有个问题：就是要他们在国外和国际大会等会议上正式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向我提出一些严重的问题：我们怎么能是你们的代表，当你们之间还

没有建立联系，而且目前形式上都没有，代表谁呢？这个问题深深地印在我的头脑里……而至于成立代表大会本身，我能说的并不多……

“一共才举行三四次会议。即席做了报告，简要介绍‘崩得’的必要性。关于纲领和策略的任何问题都没有讨论。由于名称问题发生了争论。约翰^①建议给重新建立的组织‘犹太人社会民主党’起个名字，这个建议没有通过。人们认为，这个名称反映不出它是由无知识的、不知社会民主党为何物的、工人们组成的组织。要知道，当时在运动中起最大作用的是有经济联系的储金会。结果取名叫‘犹太工人总联盟’，大家都用俄文叫它。考夫纳的莉查和棕制品工人阿布拉姆用犹太文叫它。没有通过任何决议。会上决定《Арбетер Штამе》（《工人呼声》）为‘崩得’的正式机关报，选举了由3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弗·科索夫斯基，格列布（莫特尼克）和我。

“中央的工作是什么呢？它负责同地方组织书面联系，编辑出版《工人呼声》报，在五一前用犹太文和俄文出传单。印制刚刚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俄文传单，用犹太文和俄文出版马尔托夫的小册子《部长的梦》。五一传单和马尔托夫的小册子由棕制品工人带到罗兹去。中央当时还出版小册子《波兰社会党反对‘崩得’的战争》。大家知道，当时在犹太工人中工作的波兰社会党以极为严厉的决议对待‘崩得’的成立。我们在波勃鲁伊斯克的印刷厂当时还给地方组织印制传单，而且还给华沙印宣言。在波勃鲁伊斯克还印刷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宣言，对我们工作给予帮助的有当时住在明斯克的阿·芬，巴维尔·别尔曼和古台尔曼。

^① 米里的名字，后来是“崩得”（З.К）的成员。——原编者注

“中央用许多著作纪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代表大会的召开。关于这样的代表大会的想法同时来自‘崩得’和基辅‘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犹太工人运动的先驱们不仅在犹太人中，而且也在波兰人和立陶宛人中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用的语言是俄文。季莫非（策马赫·科皮尔桑，现在美国）和我领导了俄国军官和波兰工人（补鞋工）小组。关于我们同俄国城市主要是同彼得堡的联系，我已不止一次地提过。于是我们出现了一个想法，即需要把俄国所有工人运动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党，准确地说就象‘崩得’把犹太工人运动团结起来一样。同时这一想法也出现在基辅，在此以前小组运动已经发展起来，开始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工作。以Л·埃迪尔曼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地方大学生小组工作得非常积极。这个小组同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敖德萨以及南方其他几个工人中心取得了联系。它同彼得堡保持了密切的关系，而最近又同我们保持密切关系。基辅人也是从我们这里得到《工人报》印刷厂的，这个厂后来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被查封。

“当我们知道，在基辅人们也想成立社会民主工党，我去了彼得堡，此后又去基辅谈判。在基辅我碰到了埃迪尔曼、图恰普斯基、卢森堡等同志。我们达成了协议，‘崩得’担负了技术工作，于是1898年3月头几天在明斯克举行了代表大会。

“代表很少。来自彼得堡的代表是拉德琴柯。莫斯科来一个代表，他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好像他是在最后一次会议前赶来的。基辅的代表是埃迪尔曼和图恰普斯基。来自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代表是彼特鲁塞维奇，代表‘崩得’的是格列布和我。由国外回来的是查斯列尔，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未来得及赶上代表大会。大会邀请了立陶宛人。由弗拉基米

尔同他们举行谈判，他们拒绝了。他们是全党中自治部分的少数；他们要求，全党在联邦原则上建立起来，他们好像还要求党承认立陶宛领土自治，但是详情我不记得了。波兰社会党没有被邀请。

“就像在‘崩得’代表大会上一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上几乎也没有谈纲领和策略问题。彼得堡代表拉德琴柯被委托提出宣言草案，这一草案应交中央委员会加工。谈得最多的是组织问题。‘崩得’得到自治的权利，选举了3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拉德琴柯、埃迪尔曼和我。

“基辅的两位代表把特务带到了明斯克，实际上在明斯克谁也没有被逮捕。但是代表大会一结束，在基辅和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就逮捕了代表和几乎所有与代表有联系的著名的工作人员。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查封了刚刚迁来的《工人报》印刷厂。埃迪尔曼也被捕了。中央委员会只剩下拉德琴柯和我两个人。拉德琴柯选定了司徒卢威的宣言，很快这个宣言就送给我了。不论是对我的性情来说或是宣言的调子，我都非常不喜欢它。我到了彼得堡，给司徒卢威指出了应该修改的地方。司徒卢威做了一点改动，但不是根本性的。我们印刷了宣言。很快拉德琴柯退出，到什么地方去了，谁也不知道。当我后来去彼得堡时，我就同里别尔的哥哥伊萨克·戈尔德曼（后来改为伊哥列夫）谈判。这样选举的中央委员会中只剩下一人，也就是说中央不再存在了。

“1898年7月祖巴托夫采取了第一次‘消灭崩得’。在我们所住的区域实行大逮捕。

“在其他人中被逮捕还有‘崩得’的中央（弗拉基米尔、格列布和我）。我们设在波勃鲁伊斯克的印刷厂也遭到了查封。”

上述一段话引自“崩得”奠基人之一、亚历山大关于对1897年10月到1898年7月这个短短时期的回忆，“崩得”和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产生的历史被描述得很短，但却又明白无误地显示出这时期形成的相互关系。

“崩得”是第一个产生的，它作为一个组织，面临着团结**全俄社会民主运动**问题，并且和同样提出这一问题的其他城市的同志们一起共同发起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崩得”是作为一种工人组织成立的，但却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组织**。

亚历山大指出关于“崩得”这个名称的分歧是有代表性的。曾经提出建议把它叫做犹太人社会民主党，但这个建议被否定。它不符合已经成为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当时水平。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中央组织已经真正是个**群众性**的组织，而不是社会民主党小组的组织了。“崩得”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命名为“俄罗斯波兰犹太工人总联盟”，这个名字证明，“崩得”的活动家想把广大工人群众**逐步地、缓慢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引向社会民主党思想，并在每一个具体时刻使他们适应在社会民主党人周围建立小组的那些工人的理解水平。过了一年，在党的全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起了一个比机会主义的“崩得”更为可怕的名字**社会民主党**。

但是，与此同时，“崩得”奠基人理解到必须使犹太工人运动同总运动密切联系起来，理解到必须建立统一的俄国组织以及他们对团结俄国社会民主事业所给予的实际支持，这对他们来说是极为有意义的。

在这方面，“崩得”和另一个在它以前已成为独立的波兰民族社会主义党——波兰社会党有着极为显著的不同。后者十分明确地反对建立全俄社会主义政党的原则，而这一点也正是它同波兰工人运动中的先辈们，即和俄国民意党有着直接联系的波兰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无产阶级”不同的地方。波兰社会党否定同俄国革命的这种联系。它从一开始就不同意搞俄国革命，断定俄

国革命不可能成功。从一开始它就向工人群众（它经常在他们中宣扬自己的主张）提出独立民族的任务——把波兰从俄国分出来。波兰社会党政治上的两个口号——完全独立的波兰思想和独立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思想在内部是紧密相互联系的。对俄国革命采取民族主义的不信任，从民族主义出发，把俄国看成是黑暗的反动的国家，民族主义的独立愿望，都是出于同样的前提。所有这些愿望同时得出两个结论：独立的波兰社会主义政党和波兰独立的口号。

“崩得”对待问题看法不同，它认为俄国革命的思想是活的思想。团结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思想是同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对问题的所有提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崩得”是先成立的，但它认为自己在成立最初几个月的任务就是极为认真地支持全俄社会民主组织的成立。“崩得”和波兰社会党的根本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

但是与此同时也可以在“崩得”的立场中发现与波兰社会党立场完全相同的地方。“崩得”活动家对全俄运动也是不信任的。我们上面引述了1895年马尔托夫的著名报告，报告指出，现在犹太工人运动是发展了，而俄国的工人运动比起来可以说大大地落后了。我们继续引证了马尔托夫于1895年对个别犹太工人组织想法提出的论据。正如我们指出，在这个论据中贯穿了对俄国工人阶级的不信任。据说，俄国工人阶级在关键时刻会忘记过去施加给犹太工人群众的某些迫害。

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立即出版的“崩得”中央机关报《工人呼声》第十一期上论证了必须成立纯犹太工人组织的想法。

“顺利地维护犹太专门利益是任何全俄党组织无能为力的，这个组织的主要职责在于为政治和经济利益而斗争，因为，这些利益同时涉及俄国无产阶级的所有小组。党的这个

主要任务是广泛地，并要求它付出一切努力，所以党将不能关心外族工人的专门利益特别是犹太工人的利益，这也是不得已的。党不能给他们送去用他们自己文字印的革命材料，不能供给他们足够的钱财和人力。党不再准确了解每一具体时刻犹太无产阶级的情绪、他们的状况以及他们中间出现的问题，因此也就不会很好知道他们的需要，并且不能调整他们的要求。党不能充分利用政府对犹太人可耻的迫害，不能在犹太无产阶级中进行公民平等的宣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党在关键时刻不能象维护俄国无产阶级利益那样有力地保卫犹太工人群众的特别利益，因为维护俄国无产阶级利益是党的主要任务。只有这样的组织，即在犹太无产阶级反对剥削中自然成长起来并同他们保持千丝万缕联系的组织才能维护他们的利益。只有它才能负担起搜集必要资金和力量的任务，以便犹太无产阶级顺利地进行斗争。”

从这里可以看出，实际上的理由同原则性质的理由被人为地搅在一起了。但是一切都贯穿着一个主要思想——对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坚毅精神不信任。这也就是“崩得”的立场和波兰社会党立场相同的所在。客观条件使“崩得”不可能得出波兰社会党得出的结论。波兰社会党的民族主义是以居住在波兰境内大多数居民群众为基础的，波兰社会党的民族主义自然得出了一个口号：把这块民族的领土从全俄沙皇帝国中分离出来。把俄国和波兰的工人分开，提出波兰独立的任务，而不是使俄国和波兰工人群众团结起来统一地反对俄国沙皇制度。接受这个口号的只有波兰民族社会主义政党。“崩得”在自己开展工作的所有地区团结了少数群众。这就是犹太少数派，不管这些人哪里，是在波兰或是在俄国，都感到来自沙皇制度的民族压迫。犹太群众的民族口号不可能是脱离俄国的口号。这种口号只有一个具体的表现：要求在俄国得到平等，消灭应该给所有犹太居民平等的沙皇制

度。“崩得”的民族主义由于犹太群众生活所处的客观条件有了新的表现形式，这种民族主义尖锐地表现在组织问题上。

波兰社会党的民族主义和“崩得”的民族主义同样都是来自小资产阶级。它们起源于小资产阶级保存自己的愿望。波兰小市民的这种保存自己的愿望就表现为一种口号：波兰民族的领土从俄国脱离出来，虽然在此以前俄国和波兰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经济机体。犹太小市民的民族主义表现为在组织上团结起来的愿望，以便与不是犹太人而是竞争者提出的同化趋势相对立。“崩得”的民族主义表现为一种组织思想。个别犹太工人组织似乎成为目的本身，因此工人运动一系列其他迫切的政治利益被牺牲。在后来的发展中这个思想就导致提出犹太人民族自治的口号。

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详细谈谈关于“崩得”的这个民族纲领。在建立犹太民族国家组织来调整全体犹太人文化民族需要这个口号里，在这个民族要求里，即从组织上把犹太工人群众同资产阶级联结起来，并且使犹太工人独立于整个俄国无产阶级之外，在这个显然是来自小市民的要求里，“崩得”的整个民族组织思想表现得最突出。这样，小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就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是由“崩得”和波兰社会党不同的客观形势引起的）在我们面前表现出来。因此，现在，在“崩得”成立后过了25年的时候，当我们谈到这个重大的事件时，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崩得”的成立——工人运动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不仅是犹太工人，而且是俄国整个工人阶级的重大事件。但是同时在使这个犹太工人运动置于它周围市民阶层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上，摆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第一步。

在开始讲述“崩得”成立后运动的过程和发展之前，我们想请读者注意一个对犹太工人运动整个发展极为说明问题的情况：这就是在运动中具有组织性的人对那些自发分子占优势。从我们上

面引证的数字和后面来自“崩得”旧的秘密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在犹太工人中有组织的工人占多么大的比例。1897—1900年期间团结在秘密经济储金会中的工人为30%—50%—60%，这是一个特点。而对这些储金会的领导是掌握在团结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干部手中。在组织方面，“崩得”在俄国所有社会主义组织中仿佛是一种“硕果仅存”的组织。它是秘密工人组织中的一个具有群众性的组织。“崩得”后来经历了危机时刻，组织政策上的转变时刻，它寻求并发现社会民主党干部和工人群众之间联系的新形式。但是，在一切挫折和危机中，“崩得”在每一次事件中都仍然领导着广泛的有组织的工人群众。

犹太工人运动的这个特点，当然主要是由客观条件造成的。对于那些分散在手工业生产小作坊的犹太工人来说，经济储金会就起着那种工厂本身代替这一组织的作用。在这种储金会以外，犹太工人的斗争就得不到发展。这种情况推动了工人的团结和统一。城市居民中的犹太工人群众更为成熟、有觉悟，而且这也促进了他们对俄国和波兰工人群众的组织优势。最后，犹太工人群众人数不多。团结他们是比较容易的。在民族迫害的气氛下，犹太工人群众秘密活动的特点十分显著。所有这一切对把犹太工人团结成革命的组织起了很大的作用。犹太工人在1897—1903年形成运动的先锋，就其组织性和团结性来讲，如果说在革命运动中不如别人，那就是仅仅不如布尔什维克，而且是最近10年的布尔什维克。犹太工人运动的上层，即“崩得”的统一党组织在每个具体时刻都把自己党组织的利益置于其他一切利益之上。任何一个真正的革命党所具有的这个特点都应该在我们的历史论丛中指出。

这个特点使“崩得”的组织同“布尔什维克”组织相类似，但是只有在全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和讨论被压迫的犹太群众不再遭受无权和暴力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这个特点才会

起积极的作用。

* * *

在这个评述之后，现在我再来谈谈“崩得”成立以后第一个3年中犹太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这个运动的发展情景如下：

（一）战斗的储金会

战斗的（罢工的）储金会是建立在“崩得”组织的基础上的。工会组织主要是存在于手工业里，这里工人人数不多，是成立储金会的有利机会，至于工厂，由于工人人数多，在厂里建立储金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在俄国，警察横行，拥有大批参加者的储金会几乎是不可能的。它在其他几个城市也有很大的发展，它包括大量的工人，这一点可从下列有组织工人（储金会成员）和该城的全部犹太工人的百分比数字中看出。有组织的工人在别洛斯托克为20%，在维尔那为24%，在戈麦尔几乎达40%，在明斯克为35—40%。现在再举出我们已有比较精确资料的那些城市和手工业中有组织的工人的绝对数字：德文斯克为400人，戈麦尔为360人，明斯克大约为1,000人；皮革工为700人，棕制品工为800人（其中60%做棕制品生产工作）。

（二）定期机关刊物

“崩得”的正式机关报叫《工人呼声》和《犹太工人》。《工人呼声》主要注视整个俄国无产阶级特别是犹太工人的形势，阐明这一斗争，提出和解决俄国和波兰工人运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特别重视批评现存的政治制度，宣传必须进行政治斗争的思想。在机关报上占显著地位的还有维护犹太无产阶级的特别利益。《犹太工人》主要注意国外无产阶级的状况和斗争，注

意国外生活的一般概况，刊登工人运动理论方面以及俄国和国外生活某些问题的通俗性学术文章。除总的机关刊物外，还有由“崩得”各个委员会出版的地方机关刊物：华沙委员会出版的《华沙工人》，别洛斯托克委员会出版的《别洛斯托克工人》和《别洛斯托克工人》传单，维尔那委员会的《阶级斗争》，明斯克委员会出版的《弗鲁克布拉特》（传单），戈麦尔委员会出版的《斗争》。除此之外，加入“崩得”的“犹太棕制品工人联合会”出版自己的刊物《闹钟》。

“崩得”拥有三家印刷厂（两家为秘密的在俄国，一家在国外）。

（三）罢 工

罢工的资料包括14个工厂和44个手工业作坊。在工厂工人中走在罢工运动前列的是纺织生产和烟草厂、火柴厂的工人和女工，制革工人和棕制品工人；在手工业工人中，为自己物质利益而斗争表现得最有力和最坚强的是补鞋工人、做毛坯的工人、木工、裁缝和面包工。在全部312起登记的罢工中，工厂140起，手工业作坊169起，拆卸和结扎木排工3起。

在已统计的全部27,890个罢工工人中，来自工厂的为14,832人，来自手工业作坊的为13,058人。每次罢工的人数平均是工厂160人左右，手工业作坊100人……

对于手工业来讲，一次罢工有这么多人参加是因为总罢工在手工业工人中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要搞总罢工那是因为，在许多手工业行业里，由于手工业作坊主人之间的残酷竞争，只有同时改变这个行业全部作坊或者至少是大部分作坊的劳动条件，经济斗争才能成功。

。在262起有结果的罢工中，胜利的占91.2%（239起），失败

的占8.8%（23起）。工厂和手工业作坊有关数字只有少数离开这个总数字，偏向这一面或另一面，几乎都是相同的：工厂的罢工有90%（113起）取得胜利，10%（13起）遭到失败，手工业罢工有92.5%（124起）取得胜利，而7.5%（10起）遭到失败。因此取得胜利的罢工次数比遭到失败的次数超过8—11倍。为了对这个事实做出应有的评价，还需要注意到，在大多数情况下，罢工都少不了受到政府的干涉，因此，如果政府不对罢工进行干涉，失败的比例还要小些……

更多的罢工都是为缩短工时和提高工资的。在知道工人要求的罢工中，为了达到这个主要要求的罢工占66%（指工厂）和88%（指手工业作坊）。其余的要求是极为不同的：取消计件工资，接受作为“造反者”被解雇的同志，争取更好的对待，要求医疗服务（设置医院，免费发放药物，给工厂请大夫），减少或取消罚款，废除夜班工作和加班工作，建立工资簿，要求惩罚准确，取消对产品的过分挑剔，辞退不受欢迎的工长，废除惩罚，早餐和午餐后给予休息，发全工资（为了使工人处于更加依附的地位，某些厂主扣发部分工资，一直到雇佣期结束），取消中间人，改善照明等等。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主要要求的罢工次数，则发现，工厂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斗争比为缩短工作时间而进行的斗争要经常得多。提高工资的罢工占44.3%，缩短工作日的罢工为21.6%，而手工业的情况正好相反：缩短工作日的罢工占56.6%，增加工资的罢工占31.3%。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当时在工厂里工作一般平均不超过12小时，相反在手工业行业，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对工人劳力进行残酷剥削，因此，手工业工人的主要力量放在减少工作时间上……

关于罢工的延续时间，下列材料可以提供一些概念。罢工平均延续时间工厂为18天（49起罢工共862天），手工行业为21.5天

(38起罢工共817天)。在已知延续天数的89起罢工中，其延续天数分别为：1次为18周，1次为15周，1次为13周，2次各9周，12次(占13.5%)为6—8周，22次(占24.7%)为3—5周，30次(占33.7%)为1—2周，20次(占22.5%)为不到1周。

最后我们注意到，经济斗争除了促进犹太工人提高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外，大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物质条件。例如，别洛斯托克、维切布斯克、戈麦尔工人通过罢工达到改善的一些材料，足以证明这个论断。在别洛斯托克，1900年前所有工厂的纺织工就争取到10小时的纯工作时间，而过去是14小时，他们的工资也增加了一倍(从每周的3—4个卢布到现在每周6—8个卢布)。在维切布斯克，1898年工人们通过一系列罢工使几乎所有手工行业的工作时间都由过去的13、14、15、18个小时减少为10、11、12小时(纯工作)，工资提高30%至100%，取消了加班工作，要求到准确的处罚和取消夜班(指裁缝和女时装工)。在戈麦尔，在1898年和1899年两年期间的经济斗争取得了如下的成果：工资方面，裁缝增加了30%至40%，木工增加了50%(计件工资也改为周工资)，补鞋工人增加了15%至40%，钳工增加50%。关于工作日，裁缝由16至17个小时减少为14至15个小时，木工由17个小时减少到13至14个小时，补鞋工人由18小时减少到15小时，钳工减少到14个小时，裁缝由16小时减少到13至14小时。此外，几乎所有地方的工人都有了午休，处罚准确，改善了待遇。

(四) 游 行

游行曾在维尔那(4次)、格罗德诺(2次)，维切布斯克(2次)和别洛斯托克(1次)发生过。工人们反对就政治事件

向西伯利亚行政流放（维尔那，别洛斯托克），反对省长命令延期召开解决烟厂主和已罢工的烟草工人之间纠纷的仲裁委员会（格罗德诺），要求释放被捕的人（维尔诺，格罗德诺），反对一位工人暴死，这个人是在警察所受折磨致死，而且死后被伪造吊死以掩盖其罪行（维切布斯克）。所有这些游行都有许多共同的特点：成群人走上街头或集会于车站，唱革命歌曲，欢迎被流放的人等等。也有些特点值得注意，譬如，1899年2月在维尔诺，当政治犯被送往西伯利亚那天，在监狱附近聚集了400多工人。当监狱大门打开，政治犯和押送人刚一出现时，就响起震耳的“万岁”欢呼声，人群中挥动帽子、围巾，响起革命的、反政府的口号：“打倒非正义”，“打倒专制主义”，“打倒宪兵”，“我们兄弟们万岁”，“社会民主工人运动万岁”。接着人群随着押送政治犯队伍向车站进发。在维尔诺另一次游行中，遣送政治犯时曾举起红旗。在维切布斯克，在被害的人墓前有人在工人中发表政治性演说。来自工人的暴力也不是没有的：在维切布斯克，人们捣毁了一个密探的住所，他告发工人，后来在警察所被打死，在维尔诺砸烂了拘禁被捕者的警察所，打伤了一些警察，把警察头子打得半死。反对当局暴力行为的游行共有9次（1899年8次，1900年1次），参加总人数达5,000人……。

工人们举行葬礼游行纪念死难的兄弟，为工人事业而战的战士，因积劳成疾、监禁、流放而过早死亡的同志。这种游行在1899年和1900年共举行8次（华沙4次，罗兹2次，德文斯克和斯摩尔贡各1次）。德文斯克和斯摩尔贡的游行是由犹太工人举行的，参加者共有1,150人，他们在全市游行，唱革命歌曲，喊口号（如“有组织的工人万岁”），在墓地发表演说。华沙和罗兹的游行由波兰工人和犹太工人共同举行，除了唱一般革命歌曲，喊口号外，还有波兰工人和犹太工人送的红缎带花圈，参加这4次共同游行的总共有3,400人，另外2次总游行的参加人数不详。

还有 2 次反对军国主义的游行，是 1899 年在维切布斯克和涅韦尔（维切布斯克省）送新兵时发生的，总共有 400 人。

这样，参加游行的总共有犹太工人 12,350 人。这个数字不包括与波兰工人共同参加游行的犹太工人。

（五）纪念节日

工人们在俄国和国外生活中一些著名事件的日子都举行纪念活动，他们庆祝 3 月 1 日，2 月 19 日（农民解放日），波兰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无产阶级”首领遇难周年（1883 年），1848 年革命周年纪念日 and 《共产党宣言》问世 50 周年。

我们还有储金会纪念日的材料。工人们在这一天庆祝自己储金会的成立。在 22 次已登记的纪念活动中，参加总人数为 2,675 人（其中 12 次是储金会的纪念日）。这些纪念日是在维尔那和别洛斯托克举行的，其他纪念活动是在维尔那（3 次），明斯克^①，华沙（2 次），别洛斯托克（1 次）和维切布斯克（1 次）举行的。这些纪念活动按年分来说是：1897 年 1 次，1898 年 4 次，1899 年 14 次，1900 年 3 次。这些纪念活动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在纪念活动上的发言大都是政治性的。

（六）文献资料

“崩得”的文字活动表现为出版报纸 6 种、传单 1 种、杂志 1 本以及宣传品和小册子。所有这些出版物在俄国的发行量为 45,000 份，除《犹太工人》和第一期《别洛斯托克工人》，都是在俄国“崩得”的地下印刷厂印刷的。在最近两年半的时间内出

^① 原文明斯克无次数，按计算应为 3 次。——译者注

版了74次号召书（五月号召书18次，非五月号召书56次）其中13次五月号召书共38,000份，50次非五月号召书共印35,950份。上述期间内还出版小册子22种，共66,000份，所有传单和8种小册子都是在俄国“崩得”地下印刷厂印刷的。“崩得”从国外运进俄国并送往各城市的共有5普特铅字和100普特或20万印张非法印刷品（犹太文和俄文），平均每月运进4普特。

“崩得”出版的小册子就其内容来说也是十分丰富多彩的，其中有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和阶级斗争理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拉萨尔的《论宪法实质》），有论述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原理的（《工资》、《劳动日》、《谁养活谁》、《工人须知》），有批评俄国政府国内政策和俄国现存政治制度的（《内务部的通告》，《虚伪的罢工》），有批判犹太人中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犹太复国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其外尚有俄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党要干什么》，《犹太工人运动史中的转折点》，《波兰社会党反对俄国和波兰犹太工人总联盟的运动》）和西方犹太工人运动史方面（《德国的三月革命》，《比利时工人是怎样为自由而斗争的》）以及五一节对整个工人运动特别是俄国工人运动的意义等方面的小册子。

我们从旧的报告中摘引的这些数字材料同时也对运动的内容做出评论。

（译自M·拉赞斯著：《崩得简史》，莫斯科1923年俄文版，第41—51页。刘宇端译）

（二）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三，党的革命活动和党内斗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伊万诺沃-沃兹 涅先斯克联盟委员会告公民书

(1907年1月<旧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公民们！俄国现在的状况呈现出一片凄凉的景象。国民经济正在经受可怕的震荡。工业衰落，许多工厂缩减生产，甚至完全倒闭；商业停滞，由于局势的动荡不定和丧失资本的危险，商业周转额不断缩小。农业遭到了根本的破坏。无地的农民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我们要面包！面包！城市大街上，饥饿的失业工人发出了令人心碎的哀号，成千上万个被赶出工厂的年轻、健康的生命将被活活饿死。我们要面包！面包！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的农民也在呻吟，在哀号。饥饿，可怕的饥饿正笼罩着俄国。穷人的难以言状的苦难是无尽无休的。这种苦难已达到如下程度：为了得到一块面包，父亲卖掉自己的儿女，丈夫卖掉自己的妻子。这不是神经错乱的胡言乱语，更不是热情幻想的结果，这是我们今天俄国的现实……这是多么悲惨的现实！对这些苦难的制造者，谁的心不燃烧着仇恨的火焰呢！看到俄国的穷人被活活饿死，谁的心不充满着愤恨呢！罪魁祸首究竟在哪里？是谁使整个的国家陷入了这种苦难的深渊？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不妨先看看俄国发生的事情吧！我们正在进行斗争，正在进行争取改变旧制度和建立新

制度的斗争。这场斗争的起因是旧的专制警察制度同现实生活发生了矛盾。专制警察制度已经过时了，它扼杀一切反映自由的思想，它使整个俄国处于奴隶地位，它支持一切压迫和剥削，它使国民经济破产，它抢走人民口袋里的金沙，并用这些钱去满足极少数统治者的荒诞无耻的要求，这个制度使俄国处于覆灭的边缘，它造成了人民群众的极端贫困。被称为国家的这一小撮掠夺者和暴虐者作威作福的时期已经够长的了，已经不能再忍耐下去了！人民起来了，人民起义了！人民起来反对暴力和压迫，争取美好的未来，消灭旧制度。这个被称为俄国革命的斗争已经持续了两年。革命以缓慢而坚定的步伐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它正在取得越来越多的成果。彻底解放的时刻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旧制度的代表者和维护者意识到自己的必然灭亡，因而他们竭尽全力想阻止革命的胜利前进。政府将采取什么办法呢？它可能关心人民吗？它可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吗？确实，它是在关心，然而它又是怎样关心的呢？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现实吧！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西伯利亚到处都是流放者”。另一条消息说：“监狱里已关满了人，再也没有空地地方了”。我们听到旧政权的代表亲口声明说：“已经绞死了1,000人，但仍没有得到我们所希望的那种安宁。”我们还看到“讨伐队使居民变得更加愤恨”，等等，等等。这些已经够了！

这就是政府的安抚活动！这就是政府关心“它心爱的”人民！监狱、绞架、苦役和枪杀，这些就是进行安抚的手段。鞭打和逮捕是对要求面包的回答。可怜的人们！政府认为用这种办法可以使国家平定下来，可以把人民运动镇压下去。他们不明白，国家已经度过了幼年时期，人民要作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他们不明白，枪杀和绞架只能使居民更加激愤，而不能使他们平息下来。他们不明白，子弹头不能使饥饿的人民吃饱，监狱绞杀不了追求自由的愿望。企图保住政权的欲望使他们变成了盲人。他们

不懂得这点，而一再压制这个国家。他们压制一切美好高尚的东西，殴打所有为新生活而战斗的人们。是谁在压制？是一小撮人在压制亿万人民群众。允许他们这样做是我们的耻辱！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把这个可恨的压迫抛掉。这是我们的耻辱！“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遭受苦难的人民连续不断的叫喊声响彻俄国的上空，响遍城市和乡村。

但是出路在哪里？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消灭旧政权和召开具有国家政权全部权利的全国立宪会议。只有立宪会议才能使俄国平静下来，只有立宪会议才能把国家从现在可怕的境况中拯救出来。

争取享有充分权利的立宪会议的斗争，应当成为一切真诚热爱俄国的人们和一切真正希望祖国繁荣的人们的口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是在这个口号和要求下参加选举运动的。它力求在这种要求下团结一切争取人民自由和幸福的战士。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是一切受苦和受压迫者的党，它争取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争取社会主义。而现在它认为有可能，也有必要争取建立完全的人民政权——民主共和国，它争取把一切权利交给人民，在这一点上社会民主党与立宪民主党那样一些党派不同，它们愚弄人民，使人民得到很小的权利，而把应属于人民的另外三分之二的权利交给有钱的富人和沙皇。“把全部权利交给人民！”——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口号。

在经济改造方面党将争取做到：（1）把全部土地交给农民，不要任何形式的赎金；（2）对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和实行国家保险等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参加选举运动的时候，清楚地了解：新的杜马，尽管它的组成比旧杜马好些，但它本身仍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要政权掌握在斯托雷平和哥烈梅金这类人的手里，杜马就没有能力解决哪怕是极小的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懂得，只有当人民掌握的暴力超过专制制度的暴

力时，人民才能够改善自己的状况。只有把一切革命力量联合成为一个强大的人民的军队，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选举运动的目的就是促进这一任务的实现，杜马运动的好处也就在这里。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号召一切珍惜人民利益的人，一切确实想争取真正自由，而不是假的、立宪民主党式的半自由的人，一切渴望俄国走上自由幸福大道的人，一切想消灭俄国的专横和暴力，想结束一小撮强盗掠夺俄国的人，一切想使“祖国人民幸福自由”的人，在选举中支持我们的党。

公民们！请投社会民主党人的票吧！

1907年1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伊万诺沃-沃兹涅
先斯克联盟委员会

（译自《1905——1907年中的布尔什维克党》，
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340—3-3页。蒋春
雨、许立群译）

附录 “前进”集团首领波格丹 诺夫的两封信（节录）

（1910年）

1. 《给全体同志的信》

我们正在往何处去？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命运是什么，是走向新的革命高潮还是走向有机的发展？

如果我们正在走“有机的发展”的道路，那么，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就根本不存在革命的军事问题和任务，而与此相联系的传统则是有害的过去的遗物。……但是，我们断言，俄国的长期

“有机发展”只不过是十月党人的梦想。……

（我们必须考虑）保持在他们的党风党纪中余下的战斗因素，并且相应地教育那些在这方面表示兴趣的工人阶级的青年，加强在部队中的宣传工作，并且如有可能，就重建已经瓦解的军事组织。……

布尔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你们的一些侨居国外的代表得出结论说，我们必须彻底改变布尔什维克早先对目前历史时刻的估价，并且坚持长期的和平的和符合宪法的发展方针，而不是走向新的革命高潮。这就使得他们同我们党的右翼、孟什维克同志们接近起来，孟什维克同志们不管对政治局势作何估价，总是趋向合法形式的和符合宪法的活动，趋向“有机的工作”和“有机的发展”。但是，这就导致了与那些看不出这种倒退、这种态度转变有足够理由的布尔什维克们发生意见分歧。……

布尔什维主义继续照旧存在。它并不生存于国外的集团里，也不生存于遭到严酷的反动镇压和毒打的那些政治上的病人中间，而生存于自行组织起来而不是自行分裂的坚定和健康的无产阶级运动当中。……

同志们，一项光荣的政治、文化、社会事业摆在我们面前。如果落在时代后面的、为逆境压倒的领袖们竟然能阻止我们去完成这一事业，那将是我们的耻辱。但这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荒唐的意见。我们将按照那句老口号走我们自己的路：如果领袖们愿意，就要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就不要他们；如果他们反对我们，我们就反对他们。我们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而不是个别人物的事业。……

2. 《给我们布尔什维克同志们的信》

布尔什维克中央已经把所有的布尔什维克立场都一个接一个

地放弃了。……用物质手段进行负责任的管理变成了一些不负责的人放任自流；布尔什维克中央的这批人已在思想上变成孟什维克，他们竟僭取了解散布尔什维克派别的权利。……

布尔什维克中央的组成现在已经改变了，多数派已做到把那些拒绝放弃布尔什维主义立场的“麻烦的”成员赶走。这个中央同俄国是完全脱离的，基本上成了一个由从前的布尔什维克组成的秘密小圈子，并且终于不再考虑在俄国的组织的意见和倾向。……

只有各个组织本身才有权决定它们的命运。只有俄国布尔什维克同志们自己，那些同敌人进行面对面斗争的工人社会主义者，才能够并且必须告诉党，党的革命潮流是否真的干涸了，或者在目前这个酝酿爆发新的民众斗争的反动黑暗统治时期党对于无产阶级事业是否比过去更为必要。……

我们“前进”集团建议，俄国布尔什维克同志们在最近的将来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组织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并且在会上考虑同布尔什维主义根本利益攸关的问题。我们反对旧的派别形式，在会上将坚持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布尔什维克派，以便通过生动的思想联系而不是通过形式上的集中来达到思想一致，以便为此而建立的这些思想意识中心将能真正置于各个地方组织的控制之下。这将会防止我们都目睹了的那种“高层人物”政治上蜕化变质、滥用职权和贪污腐化的可能性。党的领袖和代表们必须受思想潮流的指引。只有布尔什维克的地方组织作出的决定才能视为是对问题作出的真正决定。……

（译自《共产主义历史文件》，纽约1969年英文版，第62—64页，丁景洪译，张毅君校）

四，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正式形成

第九题 俄国1905年革命

一，1905年革命的开始和高涨

(一) 革命的开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关于1905年1月9日事件的传单

(1905年1月22日(旧历9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从早上起，在各工人区：在纳尔瓦关卡和涅瓦关卡外面，在维堡区和彼得堡区，在瓦西里岛和其他岛上，在市区各工厂的工人去冬宫游行的队伍开始集合了。工人打算向沙皇呈递关于他们的迫切经济要求和政治权利以及召开全民代表会议建立管理国家机构的请愿书。工人们打算举行和平示威游行，所以都没带武器。有人想方设法使工人们相信，沙皇会出来接见人民，倾听人民的要求并立即下达指令满足这些要求。但是作为大臣、宪兵、奸细、神父以及其他掠夺人民和压迫人民的官吏的首领的沙皇却辜负了人民的信任。他通过总督和军官给士兵下达命令，不准人民靠近冬宫，他命令士兵动用武器，开枪射击企图向沙皇陈述自己要求的手无寸铁和平的人群。现在，沙皇清楚地向工人表明，他对人民来说，究竟是个什么人。饥饿和装备简陋的沙皇军队不能战胜日本人，但是他们却很容易地就战胜了和平的俄国人民。很遗憾，那些受纪律的压制，并不了解自己切身利益的士

兵，竟执行了沙皇的罪恶的命令，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的弟兄。据传说，只有伊兹马伊洛夫和谢苗诺夫这两个团拒绝镇压人民，为此被调离彼得堡。^①在涅瓦河和其他河上的所有关卡和桥梁都布署了军队，军队包围了冬宫及其前面广场，在涅瓦大街、在伊萨基和喀山大教堂附近，在滨海大街和其他街道上都有大批士兵。在纳尔瓦关卡外面，军队用排枪射击由加邦神父率领的抬着圣像和拿着旗幡正在行进的工人。被击毙者和受伤者躺满街头。当人们收集伤员时，射击还不断地进行，并且从背后袭击正在跑走的工人。约有100人被击毙。在涅瓦关卡外面，士兵用空弹射击工人群众，用刀剑之类的武器砍杀他们。在尼古拉也夫桥附近士兵用军刀袭击瓦西里岛的工人。工人们后退了，他们拆毁了武器库，得到了军刀，并用铁丝网、灯杆、电线杆和砖块修起两个街垒并竖起两面红旗：一面写着：“政治自由万岁！”，另一面写着：“社会主义万岁！”从彼得堡方面来的工人在特罗依茨基桥附近遭到排枪袭击。约有10人死亡。当人们收集伤员时，龙骑兵还继续冲锋，竟推翻了运送伤员的大车。在特罗依茨基桥附近还布署了大炮。从维堡方面来的工人，在利捷英桥附近遭到龙骑兵的军刀袭击，截断了他们前进的道路。沙皇及其政府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不让工人靠近冬宫。尽管有几百名工人伤亡，但是，在快到下午2点的时候，在亚力山大罗夫花园附近的涅瓦大街上，在滨海大街和冬宫前广场周围的其他大街上，集聚了数万名工人。其中有妇女和儿童。就在这里，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沙皇强盗取得了和平人民的主要胜利。他们在亚力山大罗夫花园附近，在滨海大街，在喀山大教堂附近用排枪击毙数十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有数百人身负重伤。近卫军的军刀帮了子弹的忙。一些军官大出风头：有一个恶棍为了开心取乐竟用左轮手枪

① 没有文献资料能证实上述事实。——原编者注

向人群射击；另一个恶棍亲手击毙了一名正在演说的工人。牺牲者和伤员，除工人同志抬回去的以外，都被安放在运货的四轮大车上，送往医院。应该加以痛斥的是格斯麦尔热电厂（维保区）拒绝给伤员包扎的医生和粗暴对待伤员的医院负责人。对伤亡的人数不能作出准确的统计，但是，死亡者至少有150人，伤员也有数百人^①。这就是沙皇对人民的性利。但是工人们并没有放下武器，而是刚刚拿起武器。总罢工在继续进行并不断加强。工人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他们决心用暴力争取自己的权利，决心为自己弟兄的无辜牺牲报仇。社会民主党人在各区发表了演说，号召工人为了政治自由参加罢工和武装斗争。

据可靠消息，1月6日向冬宫发射霰弹的事件，正如“政府通报”中说，不是一个“不幸事故”，而是一个未遂的有组织的预谋^②。1月8日工人把请愿书交给了内务大臣，并由他转交沙皇。

8日晚有几位作家前往内务大臣处请求不要进行屠杀，大臣没接见他们。他们又去求见维特，维特接见了，但说他不能实现这个要求，因为这是内务大臣的事，大臣熟悉一切情况并采取了措施。

为了支援运动，很需要钱，请社会各界把钱转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

社会主义万岁！

① 1905年1月9日沙皇军队击毙1,000多名工人，负伤者达2,000多人。——原编者注

② 1905年1月6日，在涅瓦河举行圣水祭时，当沙皇在场之际，发生的不是空弹射击，而是从炮兵连的大炮中发射出一枚霰弹。霰弹落在沙皇陈列厅打过的木板台和沿岸的街道上以及冬宫的正面。军官的侦察确定，发射霰弹是由于炮兵“疏忽大意”所致。——原编者注

立宪会议万岁！
总罢工万岁！
打倒沙皇刽子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
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1卷，莫斯科1956
年俄文版，第214—216页。许立言、蒋春雨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传单： 《告全体工人书》

(1905年1月22日以后)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彼得堡已有数百人被击毙，数千人负伤。为人民争取面包和自由的人们洒下了神圣的鲜血，这是彼得堡工人的鲜血。工人们想亲自向沙皇说说自己的境况。他们抬着沙皇的画像和圣像向冬宫广场走去。沙皇没有接见工人，却派军队前往广场，他赠给军队的话是：“向这些下流的东西开枪”。圣像被子弹打穿了。一堆堆的尸体满布广场和街道。信奉东正教、心地善良的沙皇再一次用血腥镇压他的饥饿臣民的办法来颂扬他的德政。沙皇用他的臣民的血肉为自己做一道凉杂拌汤，他下令砍死和刺死他们，下令向他们开枪……。

在彼得堡各地约有800人被击毙，3,000多人负伤。牺牲者的可怕的幽灵把沙皇及其亲属赶入加特奇纳和皇村。沙皇由于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就躲到他的强盗老窠里去了，免得听到被打得半死的人的呻吟声，免得看到街头上的鲜血。

当沿着大街运送牺牲者尸体的时候，行人都脱帽表示同情。在牺牲者中间还有一些学生。政府由于在远东的失败变得更加凶狠了，它用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街头对手无寸铁的工人的胜利来开心取乐。政府甚至对工人抬着的圣像进行辱骂。

工人们直到最后也没进行抵抗，因为他们没有武器。但是当工人们亲身体验到沙皇的仁慈和善良之后，就决心武装起来。他们捣毁了一些武器商店，并把武器带在一起。据传说有两个炮兵团拒绝向工人射击——谢谢他们。武装工人从谢斯特罗茨工厂向彼得堡进发，他们提出同彼得堡工人同样的要求，他们的要求是：

1. 召开全俄代表大会，罢工、集会、结社和出版自由，实行8小时工作制；
2. 人身自由和公民平等；
3. 监督行政机构；
4. 工人和最高政权当局直接联系；
5. 宗教同国家分离；
6. 停止战争。

你们——莫斯科的工人们也要提出同样的要求，并用罢工来坚持自己的要求。正如你们现在看到的那样，用和平方式什么目的也达不到，所以要拿起武器走上街头。要促使那些尚未参加罢工的工厂也举行罢工。不要忘记，一旦莫斯科发起强大的运动，奥列霍沃祖耶夫、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基的工人也将参加你们的行列。要以彼得堡工人为榜样——他们已经武装起来，他们宣誓：不达目的，勿宁死。

彼得堡的一些作家派出代表去见内务大臣，要求立即召开全俄代表大会，大臣没接见他们，并把全部代表逮捕起来。

同志们，要从莫斯科四郊向市中心逼近，要劝说制糖厂，面包工人，有轨马车，发电站，煤气工厂，自来水工人……也举行

罢工。

不要忘记，全体知识分子，全体青年学生在支持你们，一句话，全体俄国人民在支持你们。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1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268—269页。许立言、蒋春雨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号召 为推翻专制制度而斗争的传单

（1905年1月25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公民们！

事件比预计发展得要迅速，要广泛。不久以前从大臣的高高的安乐椅上发出了关于“信任”的虚伪的讲话，^①即用希望鼓舞了许多人的讲话……。似乎，全俄专制君主立即就要把最喜爱的人都召来并对他们说：“请你们来统治和治理俄国吧！”但是，那些温和千百倍的人士，哪怕是进步的人士都得到过沙皇政治英明的教训。沙皇把下列人士的“毫无意义的空想”称作是“粗鲁的和不妥当的”，这些人士有：地方自治人士、城市自治人士、律师等等以及敢于请求恩准给俄国颁布宪法，幻想制定法制，限

^① 这里指的是斯托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内务大臣1904年9月16日对内务部高级官员的讲话。——原编者注

制沙皇及其爪牙的专横，保障人身权利，要求信仰、言论、出版自由的知识分子……。

果然不出所料，合法的和循规蹈矩的自由派已陷入一条死胡同里。自由派试图请求颁布宪法，可是他们听到的回答却是明确而严厉的斥责、说这种哀求和请愿是徒劳无益的。那么，只好去要求颁布宪法，但是，自由派对此既缺乏勇气又无力量。

这时，只有一种力量站在最前列并用雄壮的声音，用直截了当的，而不是隐晦的语言开始讲话了，只有这种力量才能在我们眼前揭幕的伟大的话剧里扮演主要角色。这种力量就是无产阶级。无产者没有合法的道路，没有合法斗争的舞台，因而，他们也不用去请求。

无产者只能要求把街头作为他们的舞台，把武器和街垒作为他们的斗争工具。

公民们，对专制制度充满仇恨的彼得堡无产者以忘我的精神在斗争中勇猛冲锋，用自己的鲜血换取整个俄国的自由，换取所有受尽折磨的俄国人民的自由。

彼得堡的街头淌满了工人的鲜血。工人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本阶级而战，为整个国家摆脱专制制度的罪恶压迫而战。

公民们，让我们每个人，一切认识到专制制度是我们敌人的人，一切在难以忍受的政治条件下压得喘不过气的人，让我们大家象彼得堡工人那样宣誓：不胜利，勿宁死。

莫斯科的工人已经丢下工作，莫斯科的街头已响遍了“打倒专制制度！”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呼声。

莫斯科的无产阶级，为了表示他们同彼得堡工人的团结，都走上了街头，没有一个热爱自由的公民呆在家里！有的时候是不能沉默的，而要大声疾呼！这个时刻已经来到了。希望一切愿意推翻专制制度的人，一切渴望自由的人，一切正直的公民用言论和行动去支持为俄国的自由而英勇斗争的无产阶级。

让一切认识到用合法的和循规蹈矩的斗争方式争取自由是徒劳的人，让一切不再相信请愿和决议的人，跟着我们走上争取自由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走上**革命**的道路。

革命万岁！

立宪会议万岁！

共和国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

1905年1月12日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1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271—273页。许立言、蒋春雨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号召 工人坚持罢工和武装起来的传单

（不早于1905年1月26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志们，沙皇听到了工人的正义请求，他对此做出的回答不是一项，而是整整三项：第一项答复是子弹加马刀，结果使700名工人丧失了生命，1,200名工人负伤。第二项答复是1月12日的命令！^①宣布彼得堡全城戒严。任命莫斯科的警察总监，屠杀莫

① 这里指的是1月12日颁布的皇帝于1905年1月12日签署的关于确定彼得堡总督职权的命令，总督负责管辖彼得堡市和彼得堡省，而在警务方面，负责管辖“所有工矿和手工业工场”、“地方的民政机构和一切学校”。——原编者注

斯科手无寸铁的示威游行群众的刽子手特烈波夫为总督。授予他任意流放、监禁和处以500卢布以下罚款的权力。第三项答复是总督1月13日的声明^①。在声明中说工人自己并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已成为某些居心叵测的人的盲目工具；政府一向都倾听工人们的要求；政府在秩序混乱和工人坚持斗争的情况下，实在不能实现甚至最公正的要求；政府已经从12月起开始讨论工人保险法，而现在正准备讨论缩短工作日的法令和颁布允许工人讨论和陈述自己要求的法令。

第一项答复是屠杀工人，第二项答复是戒严——这是很清楚的，也是一目了然的。这就说明：不能乞求沙皇和政府，一旦有可能，就用暴力去夺取胜利。因此，第三项答复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政府声称，它一向倾听工人的要求。同志们，我们过去和现在都看到了政府是如何对待工人的要求的。政府自称它准备颁布允许工人陈述和讨论自己要求的法令，那就是说，政府直到现在还没有颁布这些法令。

政府怎能倾听工人的要求呢？这是明显的谎言。

政府声称，由于秩序混乱和工人的顽强斗争不能实现工人的最公正的要求。可是，过去政府为什么不能实现这些要求呢？究竟是谁造成秩序混乱？是那些只是请求公正的工人，还是那些屠杀手无寸铁工人的武装禽兽？政府声称，当工人要求自由，要求召开有人民代表参加的立宪会议和要求制止战争的时候，工人自己并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政府说，这都是那些心怀叵测的人强加给工人的。这更是加倍的谎言。工人要求自由，为的是能同资本家进行和平斗争；工人要求召开代表会议，为的是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由那些用子弹来回答工人请求的沙皇爪牙来

^① 这里指的是1905年1月13日发布的财政大臣和彼得堡总督关于奉尼古拉二世的旨意“着手研究关于工人保险问题”的声明。——原编者注

掌握；工人要求停止战争，是因为他们不愿去做那种无益和不光采的流血牺牲，不愿浪费人民的千百万钱财。

同志们！政府关于它的让步，关于缩短工时，关于工人讨论和陈述自己要求的办法等等诺言，也同样是谎言。无论是政府直接哄骗你们，还是给你们一些无关紧要的让步，但当你相信政府而停止斗争的时候，它就会立即开始一点点地收回这些让步。政府过去已经这样做了。被1896年的罢工吓得惊慌失措的政府曾发布过关于11个半小时为一个工作日的法令，后来，这个法令又悄悄地被准许无限延长工作日的法令所代替^①。如果你们不继续斗争，政府现在还会这样作。不要相信政府。你们已经看到了政府说了多少谎。

同志们！资本家对我们的要求同样也作出了各种各样的答复。现在各工厂正在解雇工人。同志们，你们要辞去工作，要继续罢工，反正资本家离开你们是不行的。另一些资本家答应作些让步。希望你们不要同意这些让步，在可能的情况下，要继续坚持总罢工。团结就是力量。

同志们！要寻找武器，准备斗争，而目前要继续坚持罢工。如果你们现在停止罢工，他们就将成为胜利者，而你们的处境就会更坏。希望你们建立罢工委员会去募集捐款和支持罢工者。我们——工人中的社会民主党人要尽力做这件事。希望你们和我们联合起来共同行动！

同志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流过的鲜血！

打倒沙皇！打倒刽子手！

^① 这里指的是1898年3月14日政府发布的关于废止对采用超时间工作的一切限制的通令，该通令准许资本家延长工作日而不考虑1897年6月2日发布的关于确定工作日为11个半小时，夜间工作为10小时的法律。——原编者注

打倒专制制度！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1905年1月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1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220—222页。许立言、蒋春阳译)

(二) 革命的高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委员会常 局的传单：《告俄国全体工人书》

(1905年4月)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志们！今年，我们在不寻常的情况下迎接五月一日——全世界工人兄弟的伟大节日。我国人民由于遭受掠夺者和暴虐者匪帮，即自称俄国专制政府的蹂躏和压迫已弄到极端贫困的境地，他们早就在痛苦地呻吟了。在工农中间早就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它曾不止一次地爆发成为公开反抗政府压迫的暴动。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暴动都是零散的和暂时的；它爆发得很快，熄灭的也非常迅速。在照耀俄国生活的人民愤怒的明亮火焰闪现过后，暗无天日的俄国生活的黑夜就变得更加黑暗起来。然而现在已不是那个时代了。违背人民的意志而罪恶地挑起的，并被强盗式的官员和不学无术的将军可耻地输得精光的战争，在全体俄国公民的心灵中同样产生了痛苦的后果。战争所暴露出来的政府的种种罪恶已到了难以忍受的限度。一个个的人民暴动的洪

流已汇合成一片汪洋大海，它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波涛正在冲击着俄国专制君主摇摇欲坠的宝座。人民再也不向政府提出关于自己要求的申请和请求了，他们懂得、专制制度除了给他们增加新的锁链和新的污辱以外，任何别的东西也得不到，他们只需要政府做一件事：“让开路！”人民要求今后让他们自由选出的代表制定法律，决定国家开支，建立各种税收制度，检查大臣和其他官员的行动。人民要求全体俄国公民不分阶级，不分种族，不分出身，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人民要求人身和住宅不受侵犯，要求言论和出版自由，要求集会、结社和罢工自由。但是，如果人民仍和过去一样，过着一天要做工11—12小时的痛苦不堪的生活，如果人民仍和过去一样，还是资本家——剥削者的没有任何保障的奴隶，那么所有这些权利都不能使工人成为自由的公民。因此，工人要求实现8小时工作制，要求建立工人代表和厂方代表组成的混合委员会来确定工资数额和制定工厂的规章制度；要求取缔罚款处分；取消夜班制；禁止使用童工；要求对因残废、疾病和年老而失去劳动能力的工人实行国家保险制度；要求工人亲自参加国家保险的管理工作，参加工厂的检查机关；要求给病患者以免费和良好的医疗待遇；要求实行儿童的免费普及教育。农民也参加了工人运动；农民要求从官方、皇室和地主的土地中多给他们丈量一些土地；降低土地的租金，取消赎金制度。农民也象工人一样终于认识到，人民的解放应该是人民自己的事情；农民再也不向政府呈递请愿书了，他们决定用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要求，拒绝向地主交付租金，自由开垦官方、皇室和地主的土地。在古里亚和伊麦列基亚，农民已经脱离了专制政府，赶走了官员，选出了自己的代表来代替他们的职务。在西部各省，农民和农场工人也在社会主义的红旗下一联合起来了，并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政治要求而斗争。这就是人民的意志。除了人民自己选出的代表又有谁能实现这样的意志呢？为了根据新的原则管理

国家，为了停止可耻的战争，必须召开立宪会议，召开经普遍、平等、秘密和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会议。召开立宪会议是全俄国首要的和普遍的要求，而政府又是如何回答人民的这个完全一致的要求的呢？政府仍象过去一样：采用一切野蛮的暴力手段和一切下流卑鄙的欺骗伎俩，来压制人民的声音，政府血洗彼得堡、华沙和其他城市的街头。数千名和平和手无寸铁的工人遭到屠杀，变成残废；数万名孤儿寡妇食宿没有着落。政府确信它用刺刀和子弹是冲不倒革命的，于是就采用它惯用的其他手法，去安抚它的忠实臣民。政府力图扰乱人民的觉悟，使一部分居民去反对另一部分居民，通过神父和警察去散布卑鄙的诽谤言论，说什么工人被日本人收买了。而政府自己则收买了一些形形色色的愚昧无知的人，使他们去打革命者，挑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挑拨鞑靼人中伤阿尔切尼亚人，挑拨俄罗斯人反对犹太人，总而言之，政府为了尽力使起义的人民陷于混乱状态，任何卑鄙和罪恶的勾当都干得出来。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在革命时期，一切最可靠最有效的镇压和遏制人民的手段通通失去效力。政府为了制造骇人听闻的毁灭性的打击所举起的手，像一条无力的树藤那样慢慢地落了下来。政府的每次进攻只能使运动更加尖锐化，只能使革命更加强大，使它向深度和广度迅速发展。公务员、店员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职员也加入到工人的行列中来。过去那些装扮成温和的自由派的工程师现在也站到革命立场上来并要求召开立宪会议；就连一些统治阶级——政府一向依靠的地主、资本家、剥削者也不再理睬专制制度并要求颁布宪法。他们害怕将来的人民审判而急忙脱离垂死的专制制度并完全公开地与政府断绝关系。树倒猢猻散。而我们的专制君主靠谁来支持呢？靠神父、警察、宪兵和间谍。但是这些坏蛋能顶什么用呢？难道靠这些已经腐朽了的木屑还能建成一条可以阻挡人民起义强大洪流的拦河坝吗？政府的唯一支柱仍是崩坏的纪律约

束着的军队。当然，现在已有很多团是靠不住了，但是大概还有一些军队至死还要给政府当奴才。这首先就是近卫团，所以彼得堡——俄国革命的中心不得不同这支部队进行较量。只有拿起武器才能反抗武装力量，我们应该认真地准备这场斗争，与专制制度决死战斗的时刻已经逼近了。我们不能象毫无秩序、手无寸铁的人群那样走上街头，我们也不能象在一月的日子里那样用教堂的旗帜和沙皇的画像来阻挡士兵的子弹。不，我们一定要荷枪实弹，配带炸弹，以整齐的步伐行动起来。同志们，请准备好这场斗争吧！你们扔掉的只是贫困和奴役的锁链，而在你们的前面将是一个自由和幸福的世界。但是，五月一日当然不可能成为武装起义的日子，武装起义是不能事先规定日期的。我们要选择人民力量最高涨的时刻，政府最惊慌失措的时刻，突然地拿起武器来打击我们的敌人。不要举行和平的示威游行，因为这会使哥萨克和警察把我们驱散。在我们的脊背上被马鞭和木棒抽打的伤痕已经够多的了，我们决不能让我们工人的伟大节日变成沙皇爪牙的酒神节。武装的示威游行只能作为武装起义的开始才能运用，因为政府在没有试验它的全部力量之前，在我们的武器面前它当然是不会后退的。所以，同志们，五月一日（不带武器）走上街头将是不理智的行动，而携带武器走上街头还为时过早。但是，我们仍然有办法来庆祝无产阶级的国际节日，这就是（在）五月一日那天举行总罢工。是的，今年的五月一日正赶上是个休息的日子，这并不妨碍我们提前一天来庆祝五一。我们应该在这一天使城市和市镇的全部生活停顿下来。

同志们，我们要用罢工手段使俄国的全部工作停顿下来来庆祝五一！家住农村的同志应该使当地农场停止工作。罢工的参加者应当利用五一的休息日举行更多的会议，以便讨论自己的疾苦和斗争方式，以便在我们的共同纲领的周围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

同志们，我们要把我们的伟大革命军队集合起来，进行一次总检阅；我们要把一切追求自由俄国的人们都团结在我们的红旗下，以便更加精力充沛地投入为无产阶级彻底解放，为全体劳动群众伟大的兄弟般的大团结而进行的斗争中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给予我们这种兄弟般的团结，只有工厂、土地和其他一切生产资料转为全体人民公共所有，才能彻底铲除压迫和剥削。只有当人民的生产管理权从资本家和官吏的手中转到工人自己的同业工会的手中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自由和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沙皇专制制度是我们在这次光荣的斗争中必须攻下的第一个堡垒，人民共和国是我们取得彻底胜利的首要战果。

五一无产阶级国际劳动节万岁！

社会主义万岁！

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八小时工作制万岁！

政治自由万岁！

立宪会议万岁！

革命万岁！

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

（译自《1905——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
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1卷，莫斯科1958
年俄文版，第68—69页。许立群、蒋春圃
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传单： 《告莫斯科面包工人和面包店店员书》

(1905年4月末)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志们，我们的第一次罢工刚刚结束^①……。我们所要求的只不过是人类生存的最起码的一些条件。我们象全世界工人一样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我们要求增加薪金：副工长增加到25个卢布，工长增加到35个卢布，童工增加到10个卢布；为了能在私人办的宿舍里，而不在厂主指定我们过夜的那种极为令人厌恶的简陋的寝室里住宿，我们要求发给8个卢布的宿费和10个卢布的伙食费。我们要求定期地一月分两次发给薪金，取缔那种容许厂主昧着良心把我们掠夺精光的罚款制度。我们要求厂主不得开除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工人。解雇每一个工人，都必须经过工人委员会的同意。这些就是我们的主要要求。同志们，我们的要求虽未得到满足，但是，罢工仍然使我们学到不少东西。罢工使我们认识到，只有大家团结在一起，我们才有巨大的力量。如果我们协同一致地共同行动起来，我们的要求是能得到满足的。可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罢工期间，没有形成这种协同一致的行动，因为面包店店员分散在各地工作，而许多地方还在继续烤面包。有很多面包工人没有参加罢工，或是在增加工资的要求一得到满足，而不等其他的同志和其他面包工人的要求得到满足就开始上工了。菲利波夫的面包工人就是这样行事的。

^① 莫斯科工人的罢工于1905年4月3日开始，4月12日结束。——原编者注

同志们，罢工还教会我们一点：罢工向我们指明，除面包店主人外，我们还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沙皇政府。同志们，由于谁的罪过使我们不能联合起来去团结和鼓励那些不坚决的同志参加罢工呢？这是政府的罪过，因为以市行政长官为代表的政府禁止我们在罢工期间举行全体大会。市行政长官对我们说：“我不理睬这些罢工的工人”。他讲这话的意思是不是让我们象以前一样继续工作并恭恭敬敬地等待政府亲自来关怀我们呢？不，同志们，我们已经足够了。我们象在地狱里一样生活了很多年，我们一昼夜工作18个小时。我们忍饥挨饿，睡在比穷人住的小店还要破烂不堪的房子里。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生活的，由于无尽无休的劳动使他们的身体受到损伤。可是，为什么政府在过去一次也没关怀过我们呢？为什么政府甚至对一些幼弱的童工也不加保护，使他们免受厂主的虐待呢？沙皇政府对工人的关怀只有一次，这就是彼得堡的1月9日。为了不让工人因极度的穷困而慢慢地死掉，沙皇政府在街头枪杀数以千计的工人及其妻子儿女。政府对工人是不吝惜一粒炸药和一颗子弹的。政府在施舍这种仁慈之后，又恩赐给工人另一个仁慈：委任一个审查工人疾苦的委员会。工人们要求这个委员会的会议要公开举行，要求工人代表人身不受侵犯，要求有召开会议按规定选举代表的自由。但是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结果工人代表一个也没被派到这个委员会里去。这就是沙皇政府的“仁慈”。

同志们，政府还在我们罢工的时候就下达了屠杀我们的命令：在巴尔捷利斯面包厂和格鲁吉亚人面包厂的院子里，面包工人就是这样被警察杀害的。政府还公然支持厂方，派遣警察分队进驻我们准备罢工的面包工厂，在米利京面包工厂里警察自己揉面烤面包。我们的一些最优秀最坚决的同志被逮捕了。

同志们，5月1日全世界工人都丢下工作来庆祝这个节日。在这一天，全世界的工人表现出他们之间的相互团结，表现出他

们对厂主——资本家的仇恨以及对一贯支持资本家的政府的仇恨。同志们，我们也要庆祝这个节日，要丢下使我们劳累不堪的万恶的工作，要用这种方式再次支持我们的正义要求，并以此声明，我们不要那种只支持富人、枪杀穷人的政府。

我们象社会民主工党一样要人民的政府，我们要求立即召开在普遍、直接和平等选举权的基础上产生的并由人民代表组成的立宪会议。

立宪会议万岁！ 8小时工作制万岁！

五一罢工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1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308—310页。许立言、蒋春雨译）

俄国各城市5月1日的罢工 和工人的游行示威^①

（不迟于1905年5月）

4月18日^②——第一个“五月的日子”来到了。还在4月18日的前一天，即俄国复活节的第一天，波兰琴斯托霍瓦市的工人

① 原件未署名。此件原载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7年俄文版《1905年春季和夏季俄国革命运动》第1卷。

② 旧历4月18日即公历5月1日。

示威游行时上兵开了枪，造成了流血牺牲。4月18日我们千百个波兰兄弟姐妹的鲜血染红了华沙的街道。在这之后，罗兹、卡里斯也重演了这种大屠杀。华沙的无产阶级以强大的政治罢工回敬了这些暴行，随后许多波兰城市爆发了局部罢工和总罢工。在这些罢工中工人又重新提出1月和4月罢工中没有得到满足的经济要求。除华沙、罗兹、琴斯托霍瓦和卡里斯外，波兰的许多其他城市和一些农村也举行了五月示威游行。4月18日，在西北边区，欧洲工人到处举行了罢工；明斯克、斯莫尔贡、平斯克、柳增（威帖布斯克省）、伊古缅（明斯克省）等城市举行了示威游行；别洛斯托克市及其所属的区、格罗德诺、戈麦尔爆发了各行业工人的罢工，这些罢工都是由于五月的宣传而激发起来的。

4月18日过后不久，索尔莫尼工人举行了街头游行，游行时工人胜利地抵御了警察的攻击，并打伤了数人。

但是，俄国大多数地方都按惯例把庆祝节日的活动移到旧历5月1日。在我们党彼得堡小组领导下的彼得堡有觉悟的工人对这一天做了准备。因为5月1日恰好是星期日，所以拟定在各个城区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讨论俄国工人现在应当怎么办这一问题。如果有很多群众来参加大会，彼得堡的同志们就建议举行示威游行。“小组”准备了武器，事前在这方面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连续三周，在各工厂的大门口举行群众大会，详细说明了小组的计划，并对5月1日的庆祝活动进行了宣传。可以大胆地说，在所有合法的报刊上，在合法的团体和协会中，普遍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公开的关于五一节和工人意图的5月宣传，在俄国还从来没有过。彼得堡的居民期待着在星期日，即5月1日这一天将发生一些巨大而惊人的事件。

然而，期望落空了。到“小组”指定地点参加集会的只有那些武装起来防备同军队发生冲突的**有组织的工人**。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虽然在以前的群众大会上曾发表过热烈支持关于公开庆祝

五一节的主张，但是他们没来参加。这种失败是怎样造成的呢？难道是千百万彼得堡工人对他们在1月曾为之忘我战斗过的事业突然采取了冷淡态度吗？谁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或者是他们被特烈波夫要用武力镇压工人在街头举行的任何和平集会的威胁所吓倒？这倒是可能的。但这并不是彼得堡有组织的工人感到失望的唯一原因。当需要在争取自由的艰巨而又要付出牺牲的斗争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时，群众总是充满动摇和怀疑的情绪。不幸的是工人组织没有来得及用信仰和自己的影响去克服群众中的这种动摇情绪，尤为不幸的是工人组织没有使千百万彼得堡工人认识到，对于全俄国的工人事业来说多么需要彼得堡的工人阶级搞好今年5月1日的庆祝活动。如果工人组织没能使群众相信这一点，那显然是由于这个组织人数过少而不能领导千百万人。当然，这个组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它拥有1,500多名成员。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时候了，在过去那种小规模的运动中，一个拥有500人的组织就能做很多事情，而现在千百万人已经觉醒了，领导他们的就不能再是过去那样的力量了。要尽可能地扩大组织，这就是现在彼得堡的同志们得出的结论，而这个结论不只是对他们有意义。此外，这个组织不仅需要扩大，而且还需要加以改造。要使这个组织同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保持更紧密的联系，而不能象往常那样远离群众，要使这个组织在需要的时候能立即召集许多平时没有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为此，除了上面所谈到的那些以外，还要使这个组织的每个小组善于独立活动，不要事事都等中央的指示，要学会自己解决现实生活不断向我们提出的困难。彼得堡庆祝5月1日活动的经验之所以好，就因为它向我们大家表明，我们应当怎样工作才能有把握使群众随时响应我们的号召。

5月2日，星期一，彼得堡的同志们一清早就在涅瓦工厂（谢梁尼科夫工厂）院内召开了大规模的、成功的群众大会。会后

举行了示威游行，并发生了同哥萨克的流血冲突，工厂的工人停止了工作，声明他们今天要进行庆祝五一节的活动。此外，在5月的日子里，彼得堡涅瓦轮船公司的面包工人和职员也举行了罢工。

在里加、利巴瓦、米塔瓦、列维拉等城市工人们连续三天举行了庆祝五一的活动，他们从星期六(30号)到星期二(3号)停止了工作。在莫斯科，5月1日那天拣字工人罢工，报纸停刊；这一天，在一些地方举行了群众大会，但很快就被警察驱散了。在奥列霍沃祖耶沃市，4月18日就发生了工人同军队的大规模冲突。特维丽5月1日举行了小规模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同警察和军队展开了搏斗，一名工人死亡。特维丽县的农村举行了一系列的示威游行。5月1日那天在顿河罗斯托夫、叶卡捷琳娜达尔、诺沃罗西斯克、尼古拉耶夫、叶莉扎维特格勒、萨马拉、乌法、科斯特罗马等城市同样也举行了示威游行，并且科斯特罗马的示威游行遭到了伤亡。基辅没能举行示威游行。巴库从4月30日午饭后开始停工。5月2日苏雅市举行了游行；5月2日哈尔科夫工人举行庆祝五一的活动。从这一天起在俄国各地相继开始罢工，在罢工中工人们提出了自己的经济要求。在叶卡捷琳娜堡爆发了总罢工，这里的运动是由店员发起的，并在头几天就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大会，有8,000人参加。在萨马拉，全体工人，从裁缝、照相师到装卸工人，都举行了罢工。在卡梅申、萨拉托夫、叶卡捷琳娜达尔、耶伊斯克(库班省)、弗拉基高加索、彼得罗夫斯克(捷列克省)、敖德萨、明斯克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城市也举行了总罢工。后来又有许多城市举行了罢工，不过在这些城市里没有形成总罢工：如捷伊科沃(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附近)、阿尔马维尔(库班省，店员罢工)、巴库(许多行业罢工)、上第聂伯斯克和波尔塔瓦(铁路工厂罢工)、日托米尔(拣字工人罢工)、罗斯托夫(铁路工厂、装卸工人、造船工人和面包工人罢工)、基希涅夫(面包工人和装卸工人罢

工)、康斯坦丁诺夫卡、哥尔洛夫卡和哥鲁波夫卡(顿河流域)、瑟谢尔特、上伊谢特和阿拉巴耶夫的工厂(在乌拉尔)、莫斯科(店员和一些城市服务行业的职员罢工)、塔甘罗格(缝纫工人罢工)、察里津(缝纫工人罢工)、雷宾斯克、波里索夫、博勃鲁伊斯克、基涅什马(缝纫工人罢工)。这就是到目前为止已经得到的关于罢工运动的资料。

当你编写我们俄国5月的历史时,当然不能仅仅列举一些罢工、游行和群众大会的数字。现在工人的每一次发动都必然要引起工人阶级的最卑鄙的敌人即警察领导的黑帮分子的进攻。在本文的开头我们就谈到了这个匪帮做好了一切准备来对付五一的庆祝活动。现在可以列举一些这个匪帮的血腥罪行。在五月的日子里,这个匪帮制造了一系列蹂躏犹太人的暴行:如在古夏季纳、美利托波尔、戈斯蒂尼纳(华沙省)以及在日托米尔(这是匪帮最成功的一次)等地都制造了这种暴行。数十名被打死和被折磨死的犹太人给专制制度的罪行录里增添了新的内容。同往常一样,沙皇的这伙强盗把他们对渴望自由和光明的新俄国所抱的疯狂仇恨通通发泄在犹太人身上。然而他们对和平公民可以横行霸道而不受制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犹太人进行了武装抵抗并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社会民主党人领导了进行自卫的犹太人。在美利托波尔,由克里木联盟组成并配备良好武装的我们的同志打死了一些暴徒并保卫了大部分城市,使其免受抢劫。他们在辛菲罗波尔和弗奥多西亚一开始就成功地镇压了企图蹂躏犹太人的暴行。

但是遭受这种暴行危险的不仅仅是犹太人。凡是没犹太人居住的地方,黑帮分子就寻找另外的猎取对象。5月1日以前在库列巴卡工人村(下戈罗德省),黑帮分子唆使无知的群众闹事,散布谣言说,似乎有觉悟的工人放火烧毁了村子,致使这些群众野蛮地杀害了许多有觉悟的工人。

在5月的日子里，情况就是这样。它究竟向我们说明了什么？

无产阶级运动得到了巨大发展，千百万工人准备为改善自己的状况，为争取自由而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这就是在5月的日子里的第一个经验教训。第二个经验教训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在这个巨大的运动中**缺乏统一**，运动的组织性比较差。同志们！我们没能跟上蓬勃发展的运动的形势！并由此而产生了以下后果：许许多多的宝贵力量白白损失掉了，致使我们在同敌人的斗争中没有取得应有的成绩。

每一个有组织的有觉悟的工人都必须毫不懈怠地克服下面这些缺点！这些缺点是：没能广泛散发传单；没能经常召集小规模的群众集会；只是在十来个亲近同志的狭小圈子里做宣传。应当勇敢而巧妙地象织布那样把我们的工人组织编织起来，应当用活生生的语言和自己的模范作用号召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去为工人的事业而奋斗。各种自学小组，各种政治组织和罢工组织，各种合法的和秘密的行业性（经济性）协会——所有这些组织都是需要的，所有这些组织在决死战斗中都会有用的，不过这些组织必须团结在为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而斗争的旗帜下，必须团结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凡是把自己看作是有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凡是过去曾经参加过这个组织的人，都应当积极参加这一巨大的工作，都应当紧密地靠近党。都应当专心致力于这一伟大的事业，这个事业的目标是：团结所有已经奋起的人民群众，使他们掌握政治观点，使他们做好准备去迎接即将来临的时刻，那时工人阶级将摧毁沙皇俄国的城垣，争得他们现在所需要的各种改善和各种权利。

同志们，着手工作吧！

（译自《1905——1907年中的布尔什维克党》，
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131—134页。蒋春雨、许立言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土拉委员会的传单： 《告农民书》

（1905年4月〈旧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农民同志们！

俄国正在发生伟大的事件。被一伙自称专制政府的强盗和暴徒弄得贫困不堪和忍饥挨饿的人民正在起来反对政府。人民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要求享受自由和幸福的权利。人民懂得他们遭受一切灾难的原因是什么，因而他们再也不把沙皇视为自己的恩人了。人民早就有不满情绪，但是，这种情绪从来还没有这样公开地表露出来过。在我国的某些地方早就爆发过局部的人民起义，但这些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根据沙皇的命令，出动了军队，用枪托和子弹把饥饿的人民压制下去了。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候了。全体俄国人民都理所当然地充满了愤怒，刺刀和子弹再也不能扑灭这种愤怒了。人民日益觉醒，对我国制度的不满情绪正在增长并将发展为公开的全国起义。

政府违背民意，宣布了招致灾难而毫无必要的俄日战争，已使人民忍无可忍。人民中的优秀分子在战场上阵亡，人民用血汗赚来的金钱被消耗殆尽。我们的父老兄弟被政府推上死路，而家中挨饿的妻儿老小只能靠行乞度日。我国已有20万人伤亡，10万人被俘受苦，舰队复没，旅顺港、辽阳、沈阳和铁岭已经陷落。但是，我们的死亡还没能使政府得到满足，动员令一个接着一个，于是一批批新的牺牲品不断地运往远东。套在农民脖子上的绞索拉得越来越紧。现在已经不能再忍耐下去了，“打倒战争！”

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声在我国各地此起彼伏。彼得堡的工人们首先起来保卫全体被压迫的人民。1月9日，将近4万名工人和他们的妻儿一起，手捧圣像，在加邦神父的率领下，向皇宫和平地进发，向沙皇转呈他们的要求，诉说他们的疾苦。他们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以便今后由代表制定法律，决定国家的开支，确定税收，检查大臣和其他官员的行动。他们要求不分阶层，不分民族和信仰，全体俄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沙皇拒绝和人民谈判，他命令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和平人民开枪，结果，无辜人民的鲜血洒满了俄国首都的街道。死亡和重伤者达2,000人。

农民同志们！难道还能期望沙皇在这场屠杀之后会做出什么好事情来吗？难道屠杀自己人民的刽子手还会关怀人民吗？刽子手沙皇，叛徒沙皇，除此以外，他再没有别的称号了。他背叛了自己的人民，无耻地污辱了自己的人民。在俄国许多其他城市里也发生了这种屠杀。

继工人之后，农民也起来了。他们终于懂得，他们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了，**只有人民自己**才能摆脱压迫和暴力。农民再也不向沙皇呈递请愿书，他们决定用自己的力量来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拒绝缴纳人头税，不向地主缴纳地租，自己决定耕种官方、皇室和地主的全部土地。在库尔斯克、奥尔洛夫等省就是这样做的。在高加索（古里亚省）当地的农民已经把政府抛在一边，赶走了官吏，选举了自己的委员会来代替他们的职位，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在西部各省，农民和农村工人联合起来并提出了同彼得堡工人一样的要求。

土拉省的农民也同样过着贫穷、饥饿和困苦的生活。动员令就要颁布了，而动员令将使更多的人遭到破产。土拉省的农民同样是不平静的，他们同所有的农民一样，被那条绞索勒得喘不过气来。在克拉皮文、叶皮凡和波果罗迪茨克等县已经发生了骚

动，有的乡根本拒绝缴纳人头税，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缴纳的了。起初省长为了平息人民的骚动，往这些县派遣了哥萨克，后来省长亲自来坐阵。他把乡长和村长召集起来，对他们说，**农民不要指望增加土地，也不可能增加土地，农民耕种地主或官方土地的任何企图，都要受到法律的最严厉制裁。**他讲完话就立即逮捕了17个农民，而后回到彼得堡去报告，说土拉省一切都很平静。难道情况真是这样吗？这些话和这些举动是不能使少地与挨饿的农民平静下来的。这无异于向饥饿的人们提供石头，而不是粮食。土拉的农民现在从省长的话里开始明白，除暴行外，从沙皇政府那里再也得不到什么了。毫无怨言地顺从沙皇政府就意味着走上死路：不是死在战场上，就是在农村逐渐被饥饿夺去生命。再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土拉的农民应当砸碎专制制度绑在他们身上的锁链。他们应当提出同工人一样的要求。

农民应当在每个农村建立由最忠于人民事业的人组成的自己的农民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应当和我们土拉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建立联系，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将尽可能地给农民委员会以协助，它将向农村寄送自己的传单。这些传单经常说明工农的状况，并指明争取美好生活的道路，而农民委员会则应当把那些对专制制度不满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并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首先，土拉的农民和工人应当要求召开自己的代表或委托人的会议，他们将同全体俄国人民的代表一起组成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将宣布用人民的专制来代替沙皇及其官吏的专制。那时，人民的意志就成为法律。宣战和缔结和约都要经过全体人民的同意。可是现在政府却擅自宣战，而为了这个战争，政府从人民身上榨取他们最后的一文钱，毁灭人民的力量。将来国家的税收要这样分配：富人多纳税，中等收入的人少纳税，而穷人则完全不纳税。

然而现在恰恰相反，对农民的土地要比对地主的土地几乎多

征收 7 倍的税款。人民代表将力求使国库的支出有利于人民，即用于国民教育，土地开发，改善人民生活。现在用于农村、教区和各县的学校的经费每年共 1,200 万卢布，而用于军队的费用，即使在和平时期每年也将近 5 亿卢布。沙皇就是派这支军队去反对人民的。

但是怎样实现人民的管理呢？农民同志们，应当起来斗争！为了尽快粉碎专制制度，你们要拒绝向国家纳税，不要承认地方长官对你们的统治权，不要听神父的劝告，要拒绝打仗，要求停止俄日间的大屠杀。你们要耕种属于官方、皇室和地主的土地。你们要召开大会，公开申明反对政府的主张。你们要储备武器，准备斗争。整个国家是靠工农来维持的，一旦工农起来反抗，专制制度就必将垮台，而人民的意志就将成为法律。

打倒专制制度！

打倒战争！

人民的管理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万岁！

土拉委员会

1905 年 4 月

（译自《1905——1907 年中的布尔什维克党》，莫斯科 1961 年俄文版，第 125—128 页。蒋春雨、许立言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刊登 关于工农联盟问题的《农民的信》 以及对这封信的《复信》的传单

(1905年5月22日以前)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农 民 的 信

2月18日沙皇给枢密院的命令中称：俄国居民可以把自己关于改进国家公用事业和改善人民福利事业致皇帝的意见书送交大臣会议。而在给布里根大臣的圣旨中，命令在特别会议上研究召集居民中“最优秀的”代表人士的办法，以便制定各种新的法令。工人们必须牢记，工人的整个命运都将取决于这些新的法令。各种报纸还在沙皇未下达这项命令之前早就声称：大臣们打算召集各阶层的代表，而不召集全民的代表，也就是说，召集首席贵族，城市的首脑人物：商人、牧师，而在农民中则召集最顺从地方长官的乡长。

当然，工人从这些辩护士那里是期待不到任何东西的。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农民解放的情景吧！亚历山大皇帝二世曾委任一个没有农民参加的农民委员会来制定农民解放的办法。我们通过自身的经历知道，地主制定了什么样的解放农民的办法。地主首先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强迫我们赎买贫瘠的小块土地。所有最肥沃的土地都由地主占有。地主又用赎买土地的证明，预先从国库中领取了农奴制农民所交纳的全部收入。地主依旧强迫农民为自己劳动，而地主自己则担任待遇优厚的高级职

冬，过着比过去更加优裕的地主老爷的生活。而从事劳动的人又重新陷入依附于原来的那些地主、资本家和官吏的境地。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农民必须自己关心自己，亲自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是农民，工厂中的工人早就知道的事实，所以，他们到处要求自己的权利。我们也要同样提出自己的要求：

首先，立即和普遍地召开农村大会并按上述命令的规定把大会关于改善我们的福利事业的下列决议送交大臣会议：我们应该从地主那里收回什么样的土地和耕地以及如何分配这些土地；我们能容忍地方长官、警察和其他长官的什么作法；我们能容忍哪些不公平的苛捐杂税。

其次我们要着手协商授予我们的全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什么样的委托。

最后，为了选出正如圣旨中所说的“最适合，最受我们信任的人”，我们请求沙皇恩准我们在决议中所提到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几点：

- 1.立即取消地方长官和警察的监护，以便我们能够象命令中所说的那样，“开诚布公”地，没有任何长官约束地相互进行协商。

- 2.由区的全体居民直接选举受托人参加全俄人民代表大会，而不能象现在选举乡长和地方自治议员那样通过复选代表进行选举。

- 3.不分阶级、地位和财产——不管是农民、贵族、工人、商人、神父、医生、教师——只要是可靠、廉洁奉公的人都可以参加选举。

- 4.秘密地、而不是公开地进行选举，以免弱者担心强者。凡是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一切有教养的民族都是这样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的。

农民和工人早就了解这点，一切有学识的人早就知道这点，

现在人们在俄国各地争取的也正是这点。

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复信

农民这封信的最重要之点就是以下几句话：我们——农民应该自己关心自己，应该亲自维护自己的权利。当然，正因为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摆脱任何长官的监护，就应该建立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农民委员会，在委员会中把自己的疾苦分析清楚并作出决定，应该争取什么以及如何去争取。

委员会应该由全体农民（不分贫富，一视同仁）选举产生，因为大家都应该有同等的权利。

这些委员会应该摆脱任何官吏的监护，农民在委员会中首先应该决定：收回被政府和地主夺走的什么样的土地以及这些土地应该在农民中如何分配，如何消灭耕地交叉现象。

委员会应该确定各地区的地租额为多少，租地的期限应多长，以免富有的土地占有者欺压贫穷的佃农。

总的来说，委员会要着手研究农村生活的一切问题，要研究如何更好地确立农村秩序；研究如何摆脱力所不及的沉重负担，要研究是否把村社保存下来，还是允许每个农民连同自己的份地自由迁居，以便自行管理经济。

这就是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真实含义。但是，这封信的作者尽管也谈到了农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但仍然没有摆脱对沙皇及其政府的笃信。

作者认为沙皇是人民的朋友，认为通过请求和哀求可以从沙皇那里得到某种东西；他忘记了遵照沙皇的命令枪杀数以千计的正在和平陈述自己疾苦的工人和农民。农民忘记了，沙皇是最大的地主，所以他保护所有的地主，就是在发生极微小的农民运动的情况下，他也要派遣士兵和长官屠杀农民，鞭笞农民，拆毁农

民的房舍，污辱农妇。

沙皇在毫无意义的战争中，为了他那些亲属和阿谀奉承的食客，葬送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在国内正进行反对本国人民的战争并且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热爱自由的学生和医生等遭受屠杀、处决、流放和监禁，这样的沙皇还能信任吗？不，不能信任骗子手，不能信任压迫人民的沙皇。必须从上至下，从沙皇到最后一个警察，彻底根除现在的整个国家制度；必须推翻沙皇，赶走大臣，解散枢密院、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国务会议以及一切司、处机关，撤换省长、县警察局局长和所有的卑鄙可耻的警察。彻底摧毁沙皇政府的一切体系，打碎沙皇的一切政治设施。

只有在我们摆脱了人民的压迫者的时候，我们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希望农民的信以及我们的复信能帮助农民和工人了解到同沙皇政府的斗争是他们的共同事业。

工人和农民为反对血腥的沙皇政府而建立起来的同盟是全民起义胜利的保证。

希望我们在城市和乡村协同一致地奋起战斗，一鼓作气，打击敌人，让我们把呼声化为行动吧！我们高呼：打倒专制制度！人民起义，人民革命万岁！革命临时政府万岁！革命委员会万岁！在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基础上选出的全民立宪会议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1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312—314页。许立言、蒋春雨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委员会伊万 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小组的传单

(1905年6月5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工人同志们：

为了使所有的同志都知道罢工的进程^①，社会民主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小组决定出版每日简讯。简讯从昨天开始刊印。

昨天下午1点钟，在塔尔卡有近1,500名工人召开大会，会上讨论了罢工如何继续下去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同意必须把我们的厂主和地方当局找来，和他们当面谈清楚并要求他们对能否满足工人要求的问题给予明确的回答。到目前为止，罢工是和平进行的，工人们声明，他们仍将继续和平罢工。但是，因为省长大人不愿意让工人看到他那付漂亮的面孔，工人们就决定亲自去看看这位省长，所以今天，5月23日，中午12点，全体工人和平列队，前往广场。由代表会议选举出来的工人自卫队将负责维持秩序。由此可见，那些习惯于做工的和平的人们不会杀害任何人，而如果有人不顾一切制造流血事件的话，那么杀人的一定是那些在俄国其他地方不止一次杀害人民的人。同志们，要记住，目前能否同资产阶级保持和平方式的斗争，这不取决于我

^①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罢工从1905年5月末开始，8月初结束。布尔什维克北方委员会领导了这次罢工。参加这次罢工的有1万工人，罢工期间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它实际上是俄国最幼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之一。——原编者注

们，我们尽量避免骚动，如果骚动一旦发生，那么大家都会明白谁是骚动的真正肇事者，是我们还是政府。现在，在苏雅帖伊科夫、列日涅瓦正在举行总罢工。因此，同志们，你们会看到，奋起保卫自己权利的不只有你们，继你们之后奋起的几乎是整个弗拉基米尔省的工人。

所以，同志们，不要灰心，要在社会民主的旗帜下勇敢地去争取美好的生活，去争取将来的社会主义世界所赋予我们的美好的未来。

社会主义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伊万诺沃-沃兹
涅先斯克小组

（译自《1905——1907年中的布尔什维克党》，
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185—186页。蒋春
雨、许立言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 的传单：《告全社会书》

（1905年5月29日以后）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强大而有力的运动席卷整个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边区。中央俄罗斯的无产者已经行动起来了，并开始展现出他那钢铁般的双臂。

运动竭力向邻近的工业中心扩展，并把大批工人吸引到运动的激流中来。

这是对沙皇政府的一个新的打击！

这次运动是在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开始的：各边远地区的人民正处在起义的前夜，据刚刚收到的消息称：我国最后的海军力量——罗热斯特宾斯克分舰队已被彻底击溃。谁能知道，在沃兹涅先斯克突然爆发起来的这个火焰是否会象火灾一样蔓延整个俄国呢？

的确，革命正以迅速的步伐来到了，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无产者迈开豪迈的步伐，参加了革命战士的行列。

除报纸的消息外，我们还可以补充如下报导：大规模的群众集会（4万至5万人）甚至每天举行两次。警察躲起来了，哥萨克站在人群中倾听演说者的演说。工人从自己人中间选出了150—170名代表并要求厂主在全体到会群众在场的情况下通过代表举行谈判。厂主拒绝了这项要求。工人们提出了我们最低纲领的要求以及许多地方性的要求（如：最低薪金数额为20个卢布，在工厂中有读报的权利，取消工厂禁闭室等等）。在各种集会上，还通过了反对战争，支持立即召开在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选举的基础上产生立宪会议的决议。

16日举行了最大一次群众集会，在会上一位演说者就专制制度问题作了长达两小时的精彩演说。

我们的报导就此终止。按目睹者的话来说，罢工是以极其出色的团结精神进行的。警察和省长都没敢露面。

罢工有可能延续下去，厂主不愿让步。

谁不知道，这些边区工人的工资是多么微薄。只举出一个事实就够了，有许多妇女每天工作11个半小时，而一个月的工资只有6个卢布50戈比。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在罢工期间维持生活是很困难的。

经费是非常需要的。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向全社会发出号召，在物质上支援罢工。因为这次罢工不仅反对资

本家，而且也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专制制度。

如果你们了解了你们的利益，就请为罢工而捐躯吧！因为只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无产阶级，才能把整个俄国从沙皇政府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政治罢工万岁！

打倒专制制度！

在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选举权的基础上产生的立宪会议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1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315—316页。许立言、蒋春雨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委员会的传单：《罢工的教训》

（1905年7月〈旧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志们，罢工结束了。我们又开始了繁重的劳动。工厂主们欢喜若狂，他们认为，他们破坏了我们的团结，认为他们胜利了，认为我们承认自己是战败者，认为我们投降了。同志们，事情真是这样的吗？我们是作为战败者而回到工厂的吗？我们的敌人能否现在就欢庆自己的胜利？不能，同志们，我们的敌人错了，他们欢庆自己的胜利还为时过早。

同志们，虽然我们所得的成绩不大，虽然我们的一切要求没

有得到全部满足，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问一问自己罢工前的情况如何？现在又是怎么样？罢工是否开阔了眼界，是否把我们团结起来了？罢工表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行动，我们就可以表现出多么大的力量！罢工还使我们认识到，在罢工开始时要作好准备，要组织起来，还需要有维持罢工的经费。

同志们！要知道我们是在没有分文的情况下开始罢工的，即使这样，那些没有团结和组织起来的工人还坚持了两个多月的斗争，只是由于饥饿才使我们被迫让步。

同志们！着手工作吧，我们现在就要准备新的决战了，为此我们需要把斗争储金会建立起来。

同志们！罢工还教会我们许多其他东西，罢工前我们是那么落后，以致不愿去了解、去认识、去考虑自己的状况。同志们！难道我们在塔尔卡的大会上学到的东西还少吗！？难道我们在大会上不是豁然醒悟了吗？难道我们在大会上不是从睡梦中觉醒过来了吗？难道我们不是已经看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使我们直到现在还处于落后无知的状态，而我们的落后无知对谁有利？难道我们不是已经看到谁在帮助我们的敌人——厂主？难道我们不是已经看到沙皇为什么需要军队和警察，他们是保护谁的利益，他们派我们的丈夫、兄弟和儿子去反对谁？要知道这些士兵就是我们的丈夫和子弟，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工人，是沙皇迫使他们背井离乡，丢下犁耙和工厂的车床，表面上是为了保卫俄国的领土不受敌人侵犯而把他们召去从军。其实沙皇派他们去反对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工人，强迫他们开枪，这是为了什么？这是因为我们要求改善我们的状况，这是因为我们那些比较有觉悟的同志想让我们打开眼界，向我们说明我们的状况，想在我们身上唤起人的自尊心。

同志们，敌人害怕这样做，我们的觉醒对他们不利，他们知道，我们不愿意象从前那样生活下去，而要求过人的生活。就是

为的这个，他们才派士兵来枪杀我们，而那些没有觉悟的，被纪律吓得要死的士兵只好去执行。

这次罢工还教会了我们许多其他东西，我们懂得了，在现行的制度下，我们永远也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永远也不能同资本家进行斗争。同志们，我们懂得了，只要政权掌握在关心资本家的沙皇手里（他甚至允许在工厂和厂主住宅的周围布岗），哨兵就会象保护沙皇那样去保卫厂主。同志们，就是为了这个政府才需要军队。

同志们，在还没有取得政治自由之前，在还没有把政权转到全体人民手中之前，我们就不可能改善我们的状况。因此，这次罢工教导我们要高呼以下口号：“打倒专制制度！民主共和国万岁！”罢工还向我们指出，要取得政治自由就必须拿起武器。罢工还使我们懂得，只有当我们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用暴力取得我们的各项权利。因此我们还要高呼：“武装起义万岁！”只有在我们用暴力取得了自由的时候，只有在我们得到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我们的代表在立宪会议中能够捍卫我们的，即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时候，只有在那些被用来枪杀手无寸铁的工人的常备军不再存在的时候，只有在我们能够改善自己状况的时候，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实现8小时工作制，才能在同我们的敌人——资本家的斗争中捍卫我们的利益；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把斗争坚持下去，直到建立起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没有贫富的分别，工厂和土地不再属于一小撮寄生虫和财主，而属于大家所有，人们同样劳动，并同样分享自己的劳动果实。这种制度就叫做社会主义。

同志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就需要政治自由。

这些就是罢工教导我们的一切。让我们的敌人去狂欢吧，让他们把我们当作战败者吧！

同志们！我们已经在工厂里开始了繁重的劳动，让我们着手准备另一次斗争，即争取自由的殊死的严峻斗争！要鼓励那些灰

心的同志，要学习，要组织起来，当时机一到，全体俄国人民就会手持武器，高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红旗举行起义。

同志们！我们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旗帜下参加全俄工人运动，这个党将领导我们向死硬的沙皇制度做最后的冲击。

打倒专制制度！

武装起义万岁！

打倒军国主义！打倒常备军！

立宪会议万岁！

民主共和国万岁！

8小时工作制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万岁！

社会主义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伊万

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委员会

1905年7月

（译自《1905——1907年中的布尔什维克党》，
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193—195页。蒋春
雨、许立言译）

罗兹街垒战^①

（1905年6月〈旧历〉）

罗兹，6月20日。彼得堡事件后在罗兹出现了革命运动的新

^① 此件未署名。原载莫斯科1956年出版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研究所编辑的文件集《1905年革命中的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书。

高潮。这个新高潮是由社会民主党的一贯策略决定的。社会民主党进行了不懈的群众鼓动工作，并通过一系列规模越来越大的示威游行把群众的革命风潮推向顶点。

6月18日，星期日，我们的组织在距罗兹10俄里的拉格弗尼茨基树林中举行了工人五一郊外秘密集会。在这里，我们和波兰社会党的五一郊外秘密集会的工人相遇，那里还有许多来自“崩得”的同志。会议结束后，同志们打着红旗游行到兹格尔日斯基树林。在这里把红旗卷起来，而后大多数参加者就分成小组返回城内，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同军队发生冲突。其余的人则排成整齐的队伍继续前进，一直走回城内。在拉格弗尼茨基和姆雷那尔斯基两街的拐角处和哥萨克发生了冲突。有10人死亡，几十人负伤，其中有一名两岁的儿童。伤员被送往医院，死者的遗体临时安放在巴鲁塔的工人家中。

这次屠杀引起了极大的愤怒。我们的组织决定举行安葬示威游行并为此在工厂中进行了很有成效的宣传工作……。

葬礼于6月20日举行，上午6点开始，直到晚上9点30分才结束。集合起来的群众为了向死者表示悼念把葬礼变成了反对专制制度的庄严的示威游行。

有些工厂从中午开始就停止了工作，其余各厂下午也相继停工。完全象预料的那样，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葬礼。当局也和革命组织一样，对示威游行作了坚决的准备。军队进入完全战备状态。从清晨开始在巴鲁蒂就布置了巡逻队，派来了哥萨克、龙骑兵和步兵，加强了警察岗哨。这时葬礼的参加者也开始向科斯杰尔广场附近集中。

最困难的是把安放在各处的死者遗体集中在一起。有些地方，警察进行了阻挠，但最终还是成功地把五口棺材运到一处。其余死者的遗体没有找到。这五口棺材被运到勃热津大街的拐角处，在那里集合了将近25,000人。军队封锁了所有通道，不放任

何人去参加送葬活动。因此送葬的人数没能象以往那样在途中不断增加。有时，事情似乎要发展到流血冲突的地步，群众非常激愤，而哥萨克的行为显然是挑衅性的。例如他们沿着胡同骑马冲向人群，只是到接近人群的时候，他们才勒住马，从刀鞘中抽出马刀，看看刀刃又插回刀鞘，有的则拿起马枪，把子弹推上枪膛。步兵对示威游行的态度还算有礼貌。在游行队伍出发之前，工人就和士兵进行了谈判，但是士兵由于害怕他们的军官，不敢答应，有的士兵则用眼睛看了看哥萨克说，如果有人开枪的话，那只能是他们。

这样，游行队伍便在军队的监护下开始前进，胡同被封锁了，游行队伍的前后都有军队活动。游行队伍走到弗兰季什坎大街时，打开了11面旗帜，其中有3面是社会民主党的：1面致哀的黑旗，2面红旗。游行队伍从弗兰季什坎大街转向中街。在中街尽头转向公墓的地方布满了步兵和哥萨克。这就又一次使送葬者深信这里一定会发生冲突，但是游行的人毫不动摇地向军队走去。军队让开了道路，于是游行队伍没受到任何阻拦继续前进，游行者的行为是无可非议的，当一个地方的哥萨克为了吓唬人端起枪向游行队伍瞄准时，在一小部分人中出现了混乱，这时四处传来高喊声：“不要跑！”“站紧一些！”于是秩序又恢复了，游行队伍和平地前进，一直走到公墓附近。当前头的游行队伍进入墓地时，走在中间和末尾的队伍不得不停下来，我们的一个同志利用这个机会向聚集起来的人群发表演说。我们这位同志讲述了国内革命开始的情况，说明了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牺牲是不可避免的。接着他阐明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对士兵应持什么样的立场，指出在士兵中间进行解释工作的必要性。这个演说结束时，大家热烈高呼：“革命万岁！”“社会民主党万岁！”在公墓上，我们组织的一位同志也发表了演说，他在内容丰富的演说中说明了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和任务，谈到了宗教界，抨击了他们的立场以及

他们企图反对革命，维护专制制度的可耻活动。演说得到了支持。“崩得”的代表和波兰社会党人也发表了讲话。游行一路高唱革命歌曲。最后在公墓上收起了旗子，与会者相继散去，返回家中。

罗兹，6月21日夜。今天在这里再次重演了类似华沙的五一血腥镇压。现在我把亲眼看到的情况简要地报导一下。伤亡的数字还不十分清楚，大约有100余人。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同志有谁牺牲，有谁受伤。

今天本来要为6月18日牺牲的另一位同志举行葬礼。这次葬礼本打算也要变成反对沙皇制度的庄严的示威游行。早在清晨6点钟大批的群众就挤满了整个旧城。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警察在这里已把死者遗体偷走并埋葬了。聚集起来的人们非常愤怒，到处可以听到咒骂警察的声音。由于葬礼不能举行，所以打算取消游行，但是群众根本不愿走开。大多数群众聚集在弗兰基什坎大街和中街。在弗兰基什坎大街集合起来的群众打着旗帜列队前进。开始人数不多，但在游行过程中人数逐渐增加，到新市场时，游行队伍已达数千人。游行队伍从新市场沿彼得罗夫大街前进。在游行队伍的上空飘扬着大小不一的红旗和表示哀悼的黑旗，有的游行队伍还把红色头巾系在木杆上高高举起。我们的组织打了两面红旗和一个宽大的红色标语牌，上面写着：“光荣属于牺牲的英雄们！”“打倒沙皇制度！”“革命万岁！”“社会民主党万岁！”游行的群众不断增加，确切统计他们的人数，我是无能为力的，我只知道，游行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情绪空前高涨，口号声和歌声此起彼伏。我们顺利地走到坡什雅兹得和安塞大街的交叉点。这里有一个步兵连，他们看到群众越来越近，于是便装上了枪弹。正在这个时候来了一名军官把连队带走。游行队伍在坡什雅兹得大街警察局长住宅前面停了下来，游行队伍连续几分钟高呼革命口号。热情时刻在增长，人们从窗户里，在阳台上不断摇动头巾，以此来表示对我们的支持；士兵们，甚至一些站岗的警察

也微笑着，友好地点头示意，向我们表示欢迎，站在街旁的士兵用同情的眼光看着示威者，并且有人开始和他们谈话。游行群众继续沿着彼得罗夫大街前进。革命的口号声连续不断。游行队伍数次停下来听演说。我们的同志做了三次演说，“崩得”和波兰社会党的演说者也讲了话。

游行队伍进入工人区。我们曾有这样的想法：游行队伍既然在警察局长住宅前面顺利地进行了示威，那么也会顺利地继续前进。然而游行的人们却被卑鄙地引入了圈套。允许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各胡同都布置了哥萨克和龙骑兵，在我们后面也有哥萨克跟着。这样，我们被包围了。当我们走到普斯托伊和卡罗利大街时，有人向人群开了一枪。于是哥萨克骑兵队便向游行队伍猛冲过来，在我们还没来得及下命令散开的时候，齐射便开始了。同时在胡同中也响起了枪声。可怕的场面出现了。人群万分惊慌，四处逃散。有的大门敞开着，另一些关着的大门被冲开了。人们为了逃生，经过大门，跳过栅栏和篱笆，穿过房子的过道跑向尼可莱耶夫大街。在巨大人流的推动下，人们在拥挤中摔倒了，爬起来又倒下去。每个大门口都聚集着一大群人，哥萨克象着了魔似地向人们射击，他们不分男女老少都要杀害。在持续了几乎两小时的极其激动而严肃的游行之后，人们在极端惊恐中逃散了，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尽可能离开这些身着哥萨克制服，正在射击着的野人。在大街上收集起来的伤亡人员躺在各家门前。急救队来不及为受难者包扎。军队封锁了大街上发生流血事件的地方，不准任何人到那里去。

今天就写到这里，因为我没有力量再写下去了，头已发昏，而内心却充满了愤恨。一定要对这次屠杀手无寸铁的人，对这个卑鄙的阴谋进行报复，报复，报复……

我们的组织决定在星期五举行总罢工。据说有几名哥萨克被打死。

罗兹，6月22日晚。关于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我只能向你们作点滴报导。我再补充几个关于昨天事件的细节。在牺牲的人中间有我们的一名旗手，我将在总名册中列出他的名字。他英勇地斗争到最后一刻。我们的旗子保住了，在旗手牺牲的时候，站在他身旁的我们的一位宣传员只好把旗子从旗杆上摘下来，因为旗手痉挛似地紧紧握住旗杆不放，甚至在他死后，旗杆也没能拔出来。这位旗手战斗得非常英勇：甚至在他倒在地上的时候仍然向哥萨克射击。“崩得”的工人战斗队表现得也很勇敢，他们向哥萨克扫射，在大街上一直坚持到最后，他们也有不少人牺牲了。我们一位宣传员用勃朗宁手枪打了17发子弹。结果有12个哥萨克被打死，这点虽然没有官方的报道，但得到许多人的证实。按照官方的统计数字，有18名游行者被打死（实际要比这多1倍）。伤员的数字现在还不能确定。许多人还在寻找自己的亲人。6月21日和22日的整个夜里，在发生惨案地方的附近大街上聚集了许多人。直到深夜12点还有人向这些和平的人群射击，是否有伤亡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军队封锁了现场。当夜就把尸体运到停尸室，伤员送往医院。自然，那些受轻伤的人躲在家里养伤。开始时，这场屠杀使人感到心情沉重，但是，今天在群众中又出现了战斗的情绪。他们已做好斗争准备，他们急切地渴望着斗争，建立了组织罢工的专门委员会。今天是宗教节日，所以居民们没有工作。犹太人从早晨起就开始停工，到中午所有的人都停止了工作。要求今明两天商店罢市的别动队建立起来了。中午整个兽力运输业停了工。电车也被我们拦住了。今天早晨在沃斯霍得大街和中街的拐角处打死了一个哥萨克，在诺沃维伊大街打死一个密探，在沃斯霍得大街打死一个密探和一个警察。群众利用每一个有利时机解除警察的武装。在旧城的街道上成堆成堆地放着构筑街垒用的东西：大桶、石块、梯子等等。在波鲁德涅大街用大桶筑成了街垒。

晚上9点钟，哥萨克向各个街垒发起进攻，斗争的结果现在还不清楚，我们只听到枪声，但不能到那里去。

下午在沃斯霍得大街，有一大批工人在两幢楼房里进行自卫，他们从房顶上和窗户里向军队、警察和哥萨克射击、投掷石块。许多士兵、警察和哥萨克被打死或受伤。军队向楼房扫射了半个小时，但是工人们隐蔽得很好，没有一个伤亡。最后，被围困的工人从房顶或其他通道退出去。大约晚上7点左右军队进入楼房搜查，然而没有找到一个人，没有发现一件东西。在中街集合起来的人把铺在路面上的石头挖出来，堆成堆，准备反击军队。通过昨天的斗争，人们充满了战斗激情，他们高高兴兴地、甘心情愿、欢欣鼓舞地走向大街，准备战斗。我沿着采格利梁大街走着。从波鲁格涅大街传来枪声，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一群工人，他们边听边讨论，另一群工人走过来说，哥萨克没能从波鲁格涅大街方面攻下街垒，他们滚开了，准备从大街的另一面进攻。这个消息引起大家的一片掌声，人们充满了喜悦。“我们的人守住了街垒，哥萨克滚蛋了！”——人们一面高喊，一面奔走相告，把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调进城里来的主要是哥萨克，他们到处都是，看来对步兵是不信任的。下面列举几个昨天事件的事实来证明沙皇政府已不相信步兵。当5名带武器的士兵走过来时，我们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游行，他们友好地笑了笑说：“那我们是很高兴的，但是我们只有5个人，并且我们还穿着军服。”

另一个事实是：在游行队伍行进的大街上站着一个人手持步枪的士兵。工人去夺他的枪枝，但他恳求不要这样做，他说：“放了我吧，我马上就走。”工人放了他，他表示感谢，他没有理睬站在附近的军官，就逃离了岗位。在彼得罗夫大街，游行队伍走近士兵小队时，人们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些刚把子弹装上枪膛的士兵。这时军官把士兵们带进一个门里，门上写着：“不要害怕，我们不开枪。”

预料明天的斗争会更加激烈。群众的情绪是革命的，而当局对待人民的态度总的来说，从上到下完全是挑衅性的，是粗暴的。

又及：午夜。我刚才得到一个消息说：在沃斯霍得和波鲁格涅大街，街垒战到目前为止还在激烈地进行。军队（步兵、骑兵和炮兵）包围了整个区。路灯的玻璃罩都被打碎了，枪声连接不断，这是在向警察、军队和密探射击。

我们的委员会印发了激动人心的告人民书号召明天开始总罢工，告人民书将在今天晚上和明天早上散发到全城，无疑地它将结出丰硕的果实，因为它表达了全体罗兹工人群众的心情。

（译自《1905——1907年中的布尔什维克党》，
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251—254页。蒋春雨、许立言译）

谢·伊·古谢夫就1905年6月敖德萨 革命事件和“波将金”号装甲舰起义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1905年6月28日）

这里正在发生的事件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13日凌晨3点钟，在佩列瑟皮^①这个地方爆发了罢工，罢工立即蔓延到整个区。事件是由于军队杀害了3名工人引起的^②。

① 佩列瑟皮是敖德萨城郊工厂区。——原编者注

② 这里指的是1905年6月13日哥萨克枪杀格纳工厂工人的事件。
——原编者注

细节我在这里就不讲了，因为目击者可能会告诉你们。第二天发展为全市罢工。报纸停刊，参加罢工的还有肉类加工工人和面包工人；在大街上和军队发生了一系列冲突，晚上10点钟在教堂广场爆炸了一颗炸弹（一名警察被炸成碎块）；大街上挤满了人群，还有军队和哥萨克。气氛是极其革命的。但这在俄国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可是现在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今天，一艘装甲舰驶入港口，原来，舰上的水兵（除一名军官外）杀死了所有的军官（据说有40人之多）并把他们的尸体抛进大海。^①

事情是由一件小事引起的。因为给水兵做的菜汤太难吃，于是水兵们端着菜汤去见舰长，而舰长掏出手枪就打死了一名水兵。

水手们使舰艇靠了岸，把死亡同志的尸体抬到防水堤上，安放在一个帐篷里^②，上面写着“因为说菜汤不好而被打死”。

同时，他们开始在岸上购买食品，人民给予积极的援助，但是没有卖给他们煤炭（因为听说舰上的现金只有17,000卢布^③），于是他们就截获了一条从马里乌波尔开来的运煤船，把它拖到装甲舰旁（他们还有一条驱逐舰和一条蒸汽快艇^④），开始往舰上卸煤。陆军士兵们本想向他们开炮，但当水兵们升起战旗时，连

① 信中关于“波将金”号装甲舰起义时被杀军官的数字过于夸大，起义的水兵枪杀了6名最可恨的军官，逮捕了其余的军官，而在敖德萨登陆后就放回岸上去了。——原编者注

② 这里讲的是格·恩·瓦库林丘克（1877——1905年），他是一名布尔什维克水手，是塞瓦斯托波尔（海军中央监狱）黑海舰队社会民主党军事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是“波将金”号装甲舰起义的倡导者，在起义的第一天，即1905年6月14日，因身受重伤而死亡。——原编者注

③ 材料不准确。在水兵没收舰上现金时，共有27,000卢布。——原编者注

④ 归起义的“波将金”号指挥的有267号驱逐舰和一艘快艇。——原编者注

刚调到岸边来的哥萨克也立即逃走了。

在岸上的帐篷附近，瞻仰的人群络绎不绝，他们发表演说，在各个街心公园和亚历山大罗夫公园集聚了很多人民群众（这个消息已传遍全城），对水兵们表示了很大的同情。工人的战斗情绪极其高涨。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严重的事件。据可靠消息说，水兵们已通过无线电报通知了停泊在塞瓦斯托尔的装甲舰队和巡洋舰队，而它们很快就会来到。这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在无线电报机旁工作的都是职位较低的人员，而不是军官。人们还不断地传说，尼古拉耶夫的罢工工人（20,000）正在向敖德萨挺进。整个敖德萨县都闹起了大规模的土地风潮。在陆军中出现了对水兵的同情，他们转向水兵方面是完全可能的。

无论如何政府已经不可能发动反对这艘装甲舰的斗争了，因为其他舰队通过宣传已经完全被说服了，因此毫无疑问，他们将拒绝开枪。难道政府还会写信向德国或法国的军队求援吗？

外国的舰艇继续向这艘革命的装甲舰致敬，而这艘装甲舰要么胜利，要么死亡，别无他路可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和水兵取得联系就会毫不费力地建立一个临时革命政府，这个政府将支配几乎整个舰队，能取得大批武器、船只、粮食、金钞等，能和高加索取得联系，能开放国境运进武器、书刊等等，等等。只要一通知波兰、高加索、彼得堡，革命马上就会成熟。

临时革命政府宣告成立，这个事实本身就会把整个南方发动起来。现在是下午4点钟。再看一看晚上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看来明天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天。 国民^①

^① “国民”是谢·伊·古谢夫使用的假名。1905年6月事件前不久，古谢夫从彼得堡来到敖德萨，从7月起担任布尔什维克敖德萨委员会的书记。——原编者注

又及：我一直在生病，特别是今天，因此什么也没写。

现在是6点半。7点钟将有一艘没有军官的巡洋舰开来。岸上成千上万的人不断对快要靠岸的驱逐舰和快艇上的水兵们表示同情与友好。他们互相摇动帽子，高喊：“乌拉！”“自由万岁！”

岸上的工人（约500人）免费将运煤船上的煤炭卸了下来，然后他们也高喊着同样的口号回去了。

后来有些喝醉酒的流氓（当时在防水堤上放着成箱的酒）开始捣毁俄国轮船公司的仓库。有许多人制止他们，但没有成功^①。岸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步兵撤走了，代替他们的是布置在港口上的哥萨克。没有看到，也没听到有组织的活动，没有人发表演说。有些人自愿发表讲话，但他们说的都是些难以入耳的胡言乱语，因为这些人都是所谓的知识界的流氓^②。

虽然我现在卧病，我们得到的也都是从目击者那里来的第二手材料，但我将尽力继续写下去。

（译自《1905——1907年中的布尔什维克党》，
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255—256页。蒋春雨、许立言译）

① 醉鬼们的破坏活动和6月15日夜港口的大火灾都是敖德萨当局蓄意挑起的，企图威吓敖德萨居民，破坏城里工人和水兵的共同发动。——原编者注

② 材料不准确。6月15日夜在港口的群众大会上发言的有敖德萨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发言人，有工人和“波将金”号装甲舰的水手等等。——原编者注

亚·西·沙波瓦洛夫就“波将金”号 装甲舰在敖德萨港停泊期间敖德萨 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工作给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节录〕

(1905年7月<旧历>)

同志们！装甲舰事件表明，我们对工人阶级觉悟发展正在发挥作用的思想影响吸引着越来越广泛的人民阶层。装甲舰事件还说明，我们在组织工作方面是非常薄弱的。……

装甲舰的到来使我们几乎处于进退维谷的状态。领导无产阶级这一工作的是上面提到的3个调和分子^①。我在生病，C·B大叔管财务工作。在我们这些左派党的拥护者中间只有季莫弗依一个人从事无产阶级的工作。这就造成了在装甲舰到来时避开我们而篡夺领导权的可能。

整个事情是由米哈依尔领导的。他首先把由8个组织的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召集起来，把委员会中最没有才能的阿法纳西派到装甲舰上去工作。这个委员会根本没有工作能力。他们花费了10个小时去闲扯“崩得”为什么叫“崩得”或叫“犹太社会民主工人总联盟”之类的东西。然后该委员会做出了许多错误的决定。它担心资产阶级的住宅区受损失，因而建议登陆前不要进行轰击，而只用大炮作掩护。它接受了装甲舰上全体人员的错误意

^① 在本文省略部分提到，委员会中有8名调和分子：米哈依尔，阿法纳西和塔拉斯（M·科罗涅夫斯基，И·拉扎寥夫和Г·别列斯）。——原编者注

见，指望整个分舰队向他们靠拢并转到起义方面来。这就证明委员会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也没有预见到政府接到关于“波将金”号消息的电报后会采取什么措施。

委员会采取了有害的等待的策略，拖延了时间，而当时每拖延一分钟都有可能遭到与“格奥尔基娅”号同样的命运。他们没有举行水兵的葬礼活动，关于葬礼的事我们和大多数工人都是一无所知。

他们也没有预先采取措施防止抢劫和放火。装甲舰的全体成员做得对，他们不同意在登陆前不进行轰击的主张。在内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该舰全体成员不可能和军队对抗，而有可能转到军队方面去。开始时，应当通过轰击使本来已经混乱不堪的军队彻底紊乱。这样登陆和占领城市才会取得全面的胜利。

由于被知识分子的“仁爱”所激动的3个组织的代表担心资产阶级的住宅区受损失，致使6月15日和16日两天夜里在港口的贫民群众遭到了枪击。如果水兵们轰击城市，那就会在资产阶级的住宅区打死几百个坏蛋。代表们的“仁爱”导致了5,000名贫民遭到枪杀。为这种“仁爱”所激动的代表们赞成给被俘军官以自由，尽管这些军官知道装甲舰的秘密：驱逐舰上并没有水雷。阿法纳西是个什么人，你们可以从即将得到的或已经得到的报告中想象出来。

马霍夫^①

（译自《1905——1907年中的布尔什维克党》，
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256—257页。蒋春雨、许立言译）

^① 马霍夫是亚·西·沙波瓦洛夫使用的假名，布尔什维克。他是敖德萨委员会的委员，达尼茨基区的组织者。——原编者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 委员会《新闻简报》

(1905年7月22日以后)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小组、社会革命党委员会和非党派工人组织签署了一项共同行动的协议，以使用总罢工的形式来悼念1月9日的牺牲者。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准备好这次罢工，举行了一系列的群众集会。在会上，委员会和小组的宣传员共同进行了宣传。彼得堡工人的高昂情绪以及宣传鼓动工作产生了以下结果。7月9日没上工的工人计有：

瓦西里岛区的工厂：普拉顿——300人，文克列尔——300人，西缅斯——700人，波谢列——800人，莫尔库斯——300人，哈伊莫维奇——300人，还有许多小厂，共计：3,000人。特鲁勃和波罗的海的工人没有举行罢工。

涅瓦区的工厂：奥布霍夫斯基——9,000人，瓦冈内——850人，丘贡内——1,700人，阿特拉斯——250人，特鲁勃——200人，谢缅科夫斯基——7,000人，阿列克谢夫斯基——200人，帕利一部分工人——1,000人，共计：20,200人。

纳尔瓦区的工厂：列奇津斯基——7,000人，普季洛夫斯基——13,000人，共计：20,000人。

城市区的工厂：别尔格——2,500人，斯维尔斯基——250人，桑加屯的工人，共计：约3,000人。

维堡区的工厂：拉斯捷里亚耶夫斯基——1,500人，罗津克拉茨——约1,000人，芬尼克斯——700人，科尔尼罗夫斯基——

约2,000人,埃里克松——500人,新、老列斯涅尔——3,000人,帕尔维艾年——约500人,巴兰诺夫斯基——400人,戈利德别尔格——200人,奥鲁季内——约2,000人,共计:约11,800人。

彼得堡区许多工厂以及谢斯特罗列茨工厂的2,000人参加罢工。

共计6万多人参加了罢工^①。

在罢工的同时,一些工厂还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群众集会,演说者指出了1月9日事件对俄国工人阶级的意义。举行群众集会的工厂有:奥布霍夫斯基、丘贡内、谢缅科夫斯基、波罗的海以及港口。

在谢斯特罗列茨,工人们举行了示威游行:工人们汇成巨大的人流,唱着革命歌曲,举着红旗走进正在演出的公共大厅,要求停止演出,以表示悼念。同志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于是观众就各自走开了。而《新时代》对这一问题的报道是极不真实的。

7月9日那天其他地区也用罢工形式进行悼念。据刚刚接到的来自威捷勃斯克的消息称:那里举行了有上千人参加的公开的群众集会,而哥萨克对工人进行了野蛮地镇压。许多工人被击毙,大批工人负伤。在利夫诺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不过规模更大一些罢了。其他地方现在还没有消息。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1905年7月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1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260—261页。许立言、蒋春雨译)

^① 1905年7月9日为了悼念牺牲者而举行的一日罢工,有将近10万名工人参加(据官方的统计数字为6万人)。——原编者注

关于1905年上半年农民运动的 规模和性质

(1905年8月9日)

维·加里宁

毫无疑问，农民运动注定要在激烈的革命中起巨大作用。这个运动日益发展和扩大。每一期报刊都向我们不断报道关于农民“骚动”、闹风潮和罢工等的最新消息。其实，关于这个运动我们知道得很少。合法报刊虽然刊登了很多消息，但报导的大概还不到事实的三分之一。更不用说这些报刊也不可能对这些事实做符合实际情况的描述。相反，我们的通讯报导虽然提供了关于局部地区运动的十分准确的资料，但对整个运动的发展情况却没有谈到。在这方面我们还要首先利用合法报刊的资料。

正象读者看到的那样，我们不能要求我们的简要报道尽量详细和准确。况且统计调查工作并不是革命出版机关的事。但是每一个革命者都必须掌握哪怕只是关于自己周围发生的革命风潮的一般资料，特别是这种风潮每天都在千百个地方发展成反对现行制度的公开起义。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政党早就指出了对农民的明确的理论观点和土地纲领，现在重要的是必须研究农民的实际步骤，研究他们的积极行动和要求。现在社会民主党应当把农民运动作为实际政治力量来加以考虑。

在1905年上半年，我们掌握了有关44个省（其中包括一个区）和至少132个县农民运动的资料。

对于这些农民运动发展的统计材料，现在我们一一举例加以说明。报刊通常是刊登某某县运动的简要通讯。只对一些突出的

事件才刊载比较详细的报导。然而，就是这些贫乏的材料也向我们勾画出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动人情景。

彼得堡无产阶级起义刚过一个月，这一起义所掀起的社会运动的第一个浪潮就已涌向农村。从2月10日开始，谢夫斯克、基米特里耶夫、特鲁勃乔夫、基米特罗夫和格鲁霍夫等县相继爆发了农民运动。这一运动很快就形成规模极为广泛的运动。每个夜晚都有一些地主大农场被捣毁。农民成群搭伙，赶着上千辆甚至更多的大车去砍伐森林。在上述头两个县内被捣毁的地主大农场有70多个。有10,000到15,000农民结伙破坏和烧毁工厂。在格鲁霍夫县，当一些农民遭到暂时的镇压和鞭打之后，爆发了更大规模的运动：“我们当地的所有农村都毫无例外地起来保卫被污辱者的荣誉。”在奥尔洛夫斯克省，有近2,000名农民因参加骚动受到法律制裁。后来运动蔓延到威帖布斯克省、波兰和波罗的海边区。在威帖布斯克省，运动波及到3个县；在库尔梁金省波及到6个县；在埃斯特梁金省波及到所有的县；在里弗梁金省波及到维坚斯克县及其他各县。每个县都有将近800名农民成群结队砍伐森林（在一些庄园砍伐了将近100俄亩的供建筑用的木材）并捣毁了上百个地主大农场。在威帖布斯克省约有500名农民被逮捕。在波兰，每个地主大农场都有数百农民在农场游行，并吸收工人和职员参加。同时还不断传来高加索运动的消息，这里的运动是最广泛，自觉性最高的运动之一。在一些县里运动波及到“每个角落”。胡塔伊斯克省全省举行了起义。甚至高加索最落后的山区居民也到山谷参加共同的运动。在梯弗里斯克省整个整个的县发生暴动。现在运动已从外高加索发展到北高加索。在俄罗斯，最近两个月运动又广泛地开展起来了，特别是在西南和伏尔加河流域一带。下面是关于运动规模的一些报导。“二十多个省的农民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基辅省的加伊明），“每天都传来农民骚动的消息”（赫尔松省的基拉斯波尔），“骚动具有

惊人的规模”（哈尔科夫省的列别金），“私人占有的森林和庄园几乎每天都发生火灾”（西姆比尔斯克省的阿尔达托夫），“农民运动几乎波及所有的县”（赫尔松），“旅馆里住满了地主”（赫尔松省的莫基洛夫，波多里斯基，伊丽莎白格勒），“运动具有威胁性的规模”（库塔伊斯），“人民到处提出在缴纳地租时给予优待的要求”（片扎）。

农民运动总的情况就是这样。在整个俄国到处都有大批农民奋起为美好生活而斗争。运动正在发展并将继续发展下去。形成这个运动的自然条件不仅没有消除，相反，这些条件的力量和作用正在增长。至于战争，农民难以忍受的经济状况，沙皇尼古拉的残暴统治，那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又有一个“残忍的沙皇”就要来到俄国了，“他的名字就叫饥饿”。……许多省的报刊都确认粮草完全歉收或部分歉收。……

也许再过几个月，整个俄国农村将像高加索那样，万众一心地举行起义……。

从社会内容来说，我们把农民运动分为三种显然不同的色彩，这三种不同色彩是现代农村的阶级划分（农村资产阶级、中农和农村无产阶级）所特有的。社会民主党早就从理论上“教条式地”确定，现代农民不是一个整体。社会民主党在土地纲领问题上维护这样一个原则：农村无产阶级不能和中农，即所谓“劳动”农民，联合成一个“农工阶级”。调查统计材料出色地证实了这一原则。现在，生活本身，农民运动的具体内容，它的口号和要求明显地证明，“教条主义者”的主张是多么正确。这些要求和口号适合于全体农民，因为农民是一个争取自由解放的最低的被压迫阶层。我们最低的土地纲领就是把全体农民的这种斗争联合起来。但是只要在这个阶层内开始出现特殊的阶级集团，那么这些要求就立即会带有特殊的性质。例如农村资产阶级主张消灭公社土地占有制和实行土地私有，主张用改良办法消除土地的

混乱现象，实行公民平等，某些政治自由，公共的文化措施等等。农村无产阶级提出了自己的特殊要求，即增加工资和缩短劳动日。中农则要求降低地租，增加土地，把私人土地，国家的土地和其他土地分给一切愿意耕种的人，以及其他等等。

因此，在农民有着共同的敌人并协同一致地同这个敌人进行斗争的情况下，现在就出现了农民在胜利以后各自要走的三条道路。

对于上述的广大农民运动中显然不同的潮流和色彩，我们在以后的评论中还要加以详细的论述。

（译自《1905——1907年中的布尔什维克党》，
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141—142页。蒋春雨、许立言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 传单：《告工农书》

（1905年8月19日以后）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志们！

沙皇颁布了关于召开国家杜马的人民代表会议的宣言。从这个宣言和组成杜马的规定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工人在杜马和杜马代表选举中都没有席位。只有城市中那些拥有大量财产的人或能缴纳巨额税款的工业企业主，或是占有豪华住宅的人，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农民只是在形式上，而不能真正地参加本届杜马。农民代表必须在杜马中占极其微弱的少数，一个省有一个代表，即在51

个省的 412 名代表中农民只占 51 人，其余都是地主和资本家的代表，结果农民的代表在杜马中没有任何力量和作用。此外，农民的代表不是由农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而是由省的复选人选举产生，这些复选人也是由乡的复选人选举出来的，只有这些乡的复选人才是由乡大会选举产生的，因此农民代表在杜马中的工作不是对亿万农民负责，而是对几十个复选人负责，农民代表对亿万农民不承担任何义务。因而，他们也就不能被认为是农民的代表。

3. 不仅选举的自由以及选民同杜马候选人开会的自由没有得到保障，甚至杜马本身也没有言论自由和讨论的自由，因为在杜马中不准涉及有关俄罗斯帝国根本法的问题。

4. 本届杜马无权决定任何有关法律事宜，而只能提出建议，有关法律事宜，仍和从前一样要由沙皇及其国务会议和大臣来决定。

5. 因此，沙皇专制政府正象宣言中公开讲的那样，享有充分权利；沙皇专制制度就是沙皇的顾问，即官吏和宫内受宠的人、地主和资本家的专制。

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向全世界声明：

沙皇 8 月 6 日的宣言是对俄国争取自由和美好未来的工人阶级的可耻侮辱。

这个宣言同时也是用伪造人民代表的卑鄙手段来欺骗俄国农民和全体俄国人民的一种拙劣表演。

这个宣言意味着，专制的沙皇及其官吏和支持他的地主、资本家顽固地企图用暴力和谎言同人民要求解放和过人的生活的愿望对抗到底。

因此，凡是自觉地支持沙皇的这种骗局或参加这种骗局的选举人、复选人和国家杜马的候选人都将是反人民的真正罪人。

俄国人民在长期的严酷的考验中，在前所未有的苦难中成长

起来了，并受到了自由的教育，从而参加了争取自由，反对暴力和专横，反对专制制度的殊死斗争。为人民事业而奋斗的千万个英雄战士用鲜血证明了俄国无产阶级和俄国农民不惜任何代价消灭旧制度，结束过去的无权和贫困状态的坚定意志。伟大的俄国革命在前进，一切地狱和黑暗势力都阻挡不了它威严的前进步伐。革命人民不能也不应该向专制的沙皇乞求什么，同他做什么交易。革命人民应当永远消灭专制制度和一切沙皇政权。

人民需要人民的管理机构。

只有在完全的公民自由和个人自由的条件下，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选举出来的全民代表所组成的立宪会议，才能确立人民的管理。

只有由起义的人民组成的临时革命政府才能组织立宪会议的选举工作，并保证选举有完全的自由。

革命的人民！要准备好投入这场决死的战斗！

工人同志们！要聚集力量，要武装起来，要准备好给旧制度以致命的打击，要齐心协力共同走全俄总罢工、武装示威游行和起义的道路。

而你们，农民们，要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去支持工人的这场决死战斗！你们要立即停止对沙皇政府的任何支持，沙皇政府靠你们的劳动和血汗来维持生活，而它给你们的却是无权、侮辱和欺骗。你们不要缴纳任何税款，要拒绝派人参加沙皇军队！你们要建立由你们中间最有觉悟的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来领导这场斗争，合理地进行这场斗争。请记住，只有工人是你们可靠的同盟者，因为他们和你们一样需要自由；他们需要自由为的是争取工人阶级自身和全人类的美好未来，为的是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号召在党的红旗下把一切忠实和真诚地为事业而奋斗到底的人团结起来。

红旗——这是用鲜血换取来的自由的旗帜，这是革命的旗帜。

打倒刽子手、暴徒和骗子的政府！
人民革命万岁！人民管理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译自《1905——1907年中的布尔什维克党》，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176—178页。蒋春雨、许立言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 传单：《由谁来偿还赔款？》

(1905年8月<旧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有一句古老的格言说：战败者遭殃！谁在力量悬殊的斗争中被打败，谁就遭殃！谁不能回避斗争，不能进行斗争，不能胜利地结束斗争，谁就遭殃！凡是战败者，在斗争中不仅要白白消耗人力、物力和流血牺牲，还要给自己的敌人赔偿一切损失和费用。战败者既受耻辱，又削弱力量，并且在丢脸的战争之后，还要被迫给敌人偿付赔款。

俄日战争以俄国的失败而宣告结束。战败的俄国真遭殃！它除了蒙受耻辱、遭受损失、消耗钱财之外，又增添了一大笔新的花费——10亿卢布以上的赔款。

但是，同志们，我们要扪心自问：是什么样的俄国战败了，是什么样的俄国蒙受耻辱？是谁想要打仗，是谁不会打仗，是谁被打败了？是沙皇政府遭到失败，蒙受耻辱，削弱力量，而不是人民。人民没有发动战争，人民不要战争，人民对于突然降临的一切灾难不承担任何责任。所以，因战争失败而应受到惩罚的不

是人民，而是沙皇政府。

40万俄国公民——我们的弟兄牺牲在满洲的土地上，淹没在太平洋的风浪里，或者，身负重伤，成为残废返回家园。

数十万个家庭遭到不幸，数百万人遭到破产，20亿人民的金钱花费在政府玩弄的这场把戏上，而现在还要付出一笔新的费用，也就是说要付给日本人10亿卢布的赔款。

但是，同志们，难道要由俄国无产阶级——城乡赤贫者来为政府玩弄的这场把戏一次又一次地负担费用吗？难道要他们为政府的胡作非为流血牺牲，并从他们的嘴里挤出一块面包来缴纳由于战争而带来的各种税款吗？

谁犯罪，就判谁的刑；谁惹出的麻烦，就由谁来收拾；谁有罪过，就由谁来承担。

沙皇及其心腹们，大小公爵们，秘密和狂妄的谋士们，所有从鸭绿江畔来的爱国主义的企业主们；阿列克谢也夫之流、别佐勃拉佐夫之流、阿巴兹之流、巴拉绍夫之流以及其他老爷们，是他们发动了战争，是他们挑起了这场战争，那就让他们对人民洒下的鲜血负责吧！让他们给日本人赔款吧！用他们的资本，用他们的庄园和财产，用他们的金银财宝来偿清这笔赔款。沙皇拥有几百亿的私人财产。沙皇及其家族占有数百个最富庶的庄园。别佐勃拉佐夫这样的老爷及其同伙们掌握一切动产和不动产。沙皇及其大公们把从人民手中掠夺来的数百万金钱投入各种股份公司、轮船公司以及其他各种企业。所有这些从人民手中掠夺来的钱财都应该用来偿清赔款，而剩余部分则应用作伤亡士兵家属的生活维持费。

这就是应该如何进行赔款。这就是应该用谁的资本来赔偿日本人的各种费用。如果沙皇政府签订和约，赔款就将由人民来偿还，人民就要负担更多的苛捐杂税。

如果革命人民，即人民的临时政府签订和约，赔款就将用沙皇

及其亲属、朋友和官吏们抢来的财宝付清赔款。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和在任何其他问题上一样，人民的利益要求消灭专制制度。

人民要准备起义，用武力推翻沙皇政府，以使用这些凶恶的强盗掠夺来的财产偿清日本人的赔款。人民武装起义是唯一的出路：

工人同志们！你们要在我们党的旗帜下**做好准备，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报仇的日子就要来到了，人民审判的日子就要来到了。希望在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无产阶级已经觉醒，已经组织起来，要让人民起义以工人阶级的胜利而宣告结束。让政府的冒险行径以它的灭亡而告破产。让被日本人打败的沙皇政府在国内也成为战败者，我们只有把利剑放到折磨我们的人的脖子上以后才能最终地高呼：**打倒战争！**

让战败的政府遭殃去吧！

全民起义万岁！

革命的临时政府万岁！

社会民主党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2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7—9页。许立言、李锡琴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 委员会告工人和士兵书

（1905年8月〈旧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工人和士兵同志们，请听着！

饥荒就要来了，俄国到处都可以听见同样的号叫，同样的呻吟。就连官方的报导也承认有26个省歉收。鲍伯林斯基伯爵写道：“最穷苦的人已经开始挨饿。牲畜严重缺少饲料，其售价很低。”这是伯爵夸大了人民的贫困吗？弗拉基米尔省的农民们说：“许多乡甚至连种子都收不回来，我们每个人都在申请救济。”

同志们！我们每个人在农村都有亲人。家乡给我们许多人写信说那里正在发生饥荒和死亡。我们的内心充满了苦痛。财主和政府夺走了我们亲人所有的一切：他们征收苛捐杂税，他们以盗伐树木和践踏庄稼为理由索取罚款，以五倍的利息放债；他们还用我们自己也不清楚的理由进行勒索。牲口一年比一年减少，最后剩下来的也掉进那个无底洞去了。优秀的年轻庄稼人从田里被赶到遥远陌生的满洲。只留下老年人来等死。我们一部分士兵留在俄国是为了镇压我们的亲人和我们自己。最后我们完全破产了。现在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维持生活了，没有东西可以往地里施肥，没有东西来耕种土地。同志们，想想我们的亲人吧！想想自己的家乡，想想我们眼前发生的一切吧！再想想地主的土地，他们田里的庄稼长的是另一样，阳光和水分也是另一样。想想这些我们就会明白饥饿和破产来自哪里。我们的亲人正在死亡，而他们却得不到任何帮助。他们一去请求帮助，就遭到拒绝。他们一提出要求，就被说成是暴动而遭到枪杀。我们了解这些！每天都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方面的消息，弗拉基米尔省的农民为了种地请求从自己的粮食储备仓库中拨给一些种子。而长官是怎样回答他们的呢？农民写道：“我们不是向政府乞讨，而是请求把我们自己的钱还给我们，而地方长官的回答却是查抄农民所有的一切。”不可能期待政府有别的回答，因为“饱汉不知饿汉饥”。要救济挨饿的人，现在就须拿出几百万卢布，而政府还有自己的一些亲近的和贪得无厌的人需要钱，所以政府和财主都不

会帮助我们的亲人。他们认为“帮助农民是危险的。今天给他们饭吃，明天他们就会要求永远养活他们”。那些认为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养活他们和保护他们“神圣的私有财产”的人是不会帮助我们的。要想帮助人民就等于不让他们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他们使农民破产，并将继续使农民破产。只要他们存在，饥饿就不会消失。

严重的苦难就要来临，粮食在涨价，生活费用在提高。我们农村的亲人会要求我们的帮助，而我们自己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由于饥饿所迫，我们的兄弟姐妹将从农村来到城市，他们成群结队地站在工厂的门口，哀求收留他们工作，给他们饭吃。可是我们用来维持半饥半饱生活的工资也将被降低。工人没有必要离开工厂回到破了产的农村去，可是工厂门外饥饿的人数在不断增加。

同志们，应当进行斗争！其他出路是没有的。首先应当摆脱骑在我们脖子上的政府。它每天都在夺走我们的一切，直到夺走我们的生命。我们应该争取召开各地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会议，全体人民将委托代表们建立新制度。一句话，应该争取召开全民立宪会议，但是不只是我们去选举，我们的要求还代表不了所有人的要求。因此，我们现在需要把更多的人吸引到我们这方面来。在无产阶级斗争浪潮的强大声势下，立宪会议不会辜负我们的信任，在立宪会议中敌人也战胜不了我们的代表。

我们还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提高工资。那时将需要更多的人来工作。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我们的需要。我们要取得哪怕是自已那份生活的权利。我们之所以需要这种自由，是为了更有力地同富人进行斗争。在没有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之前，在没有把全部土地、工厂和财富转到全体人民手里之前，我们要继续斗争，不能停顿！只有到那里我们才能看到完全的自由，才能永远抛掉饥饿和不自由的生活。要拿起武器，穿上军

装，我们号召所有的人都来参加这场斗争！

人民饱尝了贫穷和苦难，不能再忍受下去了！祖国从来没有遭受过这样的饥荒！每天都有来自家乡的可怕消息！有数万人在挨饿，由于饥饿而死亡的人数是惊人的，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为了不再忍耐和沉默，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只是说说这还不够，更不要说沉默了。同志们，需要的是行动，男女工人同志们，你们要用总罢工和武装起义来争取实现我们的要求！

我们的要求是：立即召开全民立宪会议！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

穿军服的弟兄们！挨饿和死亡的是我们的亲人；而不是你们的军官的父母。你们的兄弟姐妹，你们的朋友已经起来为争取我们的共同需要而斗争。你们不能永远当兵，请到我们这边来吧！我们起来不是和你们战斗，我们是不愿让我们的亲人和我们自己饿死才起来斗争的。你们不要反对我们！你们士兵也和我们一样是人民的儿女。如果你们那些不顾人民死活的长官给你们下达残酷无情的命令，难道你们能把枪口对准你们的父母吗？你们能用你们的子弹去打死你们的兄弟姐妹吗？士兵们，不能这样做！不要向人民开枪，要带着武器转到人民这边来，不要反对人民，而要调转枪口去反对你们的指挥官。你们应当说：我们士兵也是来自人民，我们不愿当屠杀自己人的刽子手！

行动起来吧！同志们！要号召所有的人都来参加这个斗争，要向所有的人讲述我们的疾苦，自己要准备好斗争。不要浪费一分钟。

同志们，走上岗位吧！

总罢工万岁！

武装起义万岁！

民主共和国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

1905年8月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
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2卷，莫斯科1956
年俄文版，第54—56页。许立言、李锡琴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 传单：《告青年学生书》

（1905年9月〈旧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月9日开辟了俄国生活中的新纪元，1月9日彻底消除了工人群众对“他们的”沙皇的信赖，并迫使他们坚定地走上同专制制度进行公开斗争的革命道路。1月9日事件及其产生的影响推动整个社会采取更加坚定的步骤。在大臣的“春天”时期，自由资产阶级发出的那种胆怯的声音，现在却变成了对专制制度的镇压表示愤怒的一致呼声，同时又对即将来临的革命表现出丧魂落魄的恐惧。社会已不能再继续维持它的正常和平的活动了。整个社会异口同声地说，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事件连接不断地发生：在彼得堡大屠杀之后，接着就在其他城市也发生了大屠杀，发生了黑帮分子毒打知识分子的事件。总罢工的巨大浪潮几乎席卷了整个工人俄国。

青年学生同样没有置身于运动之外。过去一向富有同情心的青年学生这次更加迅速地起来参加了共同解放的浪潮。他们召开一系列会议之后宣布罢课，在国家政治生活的整个条件没有根本改变之前他们坚决不复课。罢课后，学生回到各自的家中，约定

好在9月重新集合，研究以后的行动。现在这个时刻已经到了，而你们应当比半年前更坚定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

从那时起在俄国的现实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绞刑架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这些绞刑架成了优秀分子——争取自由的战士们最后的安息场所。已经举行起义的各城市的工人成百上千地被枪杀。监狱里已经再也没有地方了。目前的现实就是这样。

沾满人民鲜血的专制政府带着狐狸般的微笑，向“最尊敬的”、“最受信任的代表”献出一个新的玩意儿——国家杜马，这是官僚主义制造出来的一个杰作。政府企图用它来把那些为最近事件所激动的温和的自由派的灵魂重新召回来，这样政府就可以用更大的力量去打击革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政府又带着这种微笑献给教授们以学术自由。这能使你们满意吗？如果能使你们满意，那你们就可以平心静气地开始从事自己的学习。你们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你们已经取得了你们所要求的一切，正象彼得堡市杜马议员奥片格依姆说的那样，“没有牺牲”，“没有流血”。你们可以宣布，绞刑架和工人尸体并没有引起你们的同情，因为他们是自己狂妄行为的牺牲品。你们去当你们老师和教授们的好学生吧！他们为了占“学术自由”这点小便宜，准备忘记半年前说过的话，准备重新成为规规矩矩履行自己职务的官员。你们把自己关在学院式的生活圈子里，直到新的人民暴动的巨大浪潮即新的人民革命的惊涛骇浪把你们从这种生活中冲出来为止。但是你们不会这样做，你们一直是同情人民的灾难的，现在也决不会给人民的敌人，同样也是你们的敌人——专制制度以道义上的支持。你们要和无产阶级一起去冲击专制制度，你们要想法阻止专制制度的巩固。

目前你们应当做什么呢？拒绝上课，再次回到家里去吗？绝对不能。你们应当留在学校，把它变成革命的发源地。你们应当

宣布学校是属于你们的，要把学校的教室变成政治课堂。你们要记住，你们不是今天或明天就能成为一个自由国家的自由公民，你们应该作好这样的准备。消极抗议就够了！现在不是和平游行的时候，现在要用公开的行动和公开的发动来代替和平游行。你们要向俄国革命的先锋队——俄国无产阶级学习如何行动，你们要接受无产阶级先进部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革命策略。这个策略不知道什么是妥协让步，这个策略直接公开地引导我们达到预定的目的，这个策略始终使无产阶级处于战斗状态，以对付任何意外事件，这个策略进攻多于防御。你们要跟着无产阶级走，和他们一起高举起义的旗帜，这面旗帜上写着：

打倒专制制度！

人民革命万岁！

临时革命政府万岁！

全民立宪会议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

1905年9月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2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56—58页。许立言、李锡琴译）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耶拿代表大会 关于俄国革命的决议〔节录〕

（1905年9月）

代表大会以愉快和满意的心情欢迎当代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俄国革命，这个革命是最终推翻罪行累累的腐败

专制制度的力量，它不仅为专制制度压迫下的各国人民开拓自由文化发展的道路，而且将使全世界为自由解放而斗争的人民群众摆脱最凶恶的敌人。不管争取实现这一目的的历史、社会力量多么复杂，代表大会高兴地指出，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领导的俄国年轻的工业无产阶级已经成了同专制制度进行强大斗争的推动力量，并带领着越来越多的英雄群众前进，而这些英雄群众正在以自己的饥饿和自己的生命同宪兵和刽子手相对抗。

代表大会向俄国全体争取自由的战士们表示自己的最深切的同情和赞扬，特别是对那些站在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立场上同无产阶级并肩工作和战斗的各民族男女同志们深表同情和赞扬，对那些多年来以自己顽强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担当风险的工作去唤醒无产阶级，而且直到现在还在帮助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并发展壮大同志们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赞扬，无产阶级正是由于这些才能完成现在的革命任务，他们坚信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必要阶段。

但是代表大会同样认为必须对野蛮的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慨，专制制度的奴仆们野蛮地屠杀革命活动家和无数无辜的牺牲者，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他们企图用这种罪行来保住他们那个罪恶的政府。

俄国的专制制度以自己的野蛮的残暴行为在整个文明世界面前宣判了自己的罪行，并且证明了反对它和正在消灭它的一切斗争手段都是正义的。

（译自《1905——1907年中的布尔什维克党》，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387—388页。
蒋春雨、许立言译）

二，十月全俄政治罢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 传单：《举行总罢工！》

（1905年10月〈旧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志们，工人阶级起来斗争了，半个莫斯科在举行罢工。整个俄国也许很快就要举行罢工。工人阶级以极大的热情力求推翻暴力和专横的长期压迫。工人阶级宣布同强盗的政府——沙皇专制制度进行殊死的斗争。工人阶级也向资本家——无产阶级贫穷的罪魁祸首宣战。在这一伟大的时刻，每一个人只要他还没变成不会说话的石头，只要他那颗无产阶级的心还在胸膛里跳动，就应当起来斗争。谁不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现在袖手旁观，谁就是工人事业的叛徒。

所有的人都要毫无例外地参加罢工。你们要走上街头，参加我们的大会。你们要提出我们关于在经济上让步和在政治上给予自由的要求。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

1905年10月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2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82—83页。许立言、李锡琴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

《第7号新闻简报》

(1905年10月<旧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市区

10月2日，城市企业工人代表会议讨论了罢工问题。会议决议如下：“市议会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甚至连向它提出的要求都没有给予答复，只是答应以后再研究。我们完全不相信这种空洞的诺言。我们准备总罢工。”市议会照旧在嘲弄工人。这次代表会议远没有通知所有的代表，所以参加会议的人数不多。

10月3日米乌斯车辆检修厂经过长时间罢工后举行城市工人会议，决定与市议会签订停止罢工协定。据说市议会答应在工人复工后将满足他们的要求。但由于工人对市议会不信任，所以决定利用停止罢工的机会来加强组织和扩大宣传。零星的罢工有可能被市议会镇压下去，但市议会害怕总罢工。

米乌斯车辆检修厂的工人打了祖巴托夫分子斯列帕佐夫，暗探局的豺狼企图装扮成无辜的羔羊。当人们开始打他时，他甚至高喊说他是“党的”工作人员。他大概是密探党的工作人员！在米乌斯车辆检修厂，那些由于害怕而长期躲在别人身后的列车员在罢工后期也加入了钳工的队伍。

10月3日早8点，什米特工厂举行群众大会，早9点什米特和工人代表进行了一次谈判，10月4日什米特工厂开始复工。但是工人们拿出了半天的工资来支援罢工的工人。

10月4日巴拉基列夫家俱厂也开始复工。家俱厂罢工委员会允许两个家俱厂复工。10月3日在列维逊工厂召开了会议。果弗曼工厂厂主不同意支付罢工期间的工资。工人要求照常付给工资，因为他们是在同志们的迫使下不得不参加罢工的。不然工厂的窗子就会被打碎。就是整个警察队伍也挡不住工人的进攻。

2. 布蒂尔区

10月3日“列诺迈”糖果点心厂罢工了（400人）。群众情绪高涨。他们讨论了政治要求，他们要求8小时工作制。厂主让工人等待国家杜马的决定。工人回答说从杜马那里等不到好结果，因为杜马那里没有工人的席位。西乌工厂情况很紧张，工人准备罢工，我们在那里的组织很薄弱。基里曼斯工厂多数工人开始复工，有4名工人被开除。里斯特工厂多数工人被解雇。

10月3日清晨，都克斯—麦列尔工厂召开了工人大会进行协商，因为厂方准备让步。委员会的宣传员讲了话。佐托夫工厂正在罢工。

3. 铁路区

雅罗拉夫工厂从10月3日起发生了一次大风潮。代表们进行反对罢工的宣传，代表们擅自提出了会上通过的工人的要求，并且完全歪曲了这些要求，并删去了其中最重要和共同的东西。10月4日工人重新召开会议，结果现在还不清楚，情绪是高涨的。

喀山工厂的铸工10月3日停止了工作。原因是一个技工偷走了计件工人的一半铸件。铸工们没打算让其他车间也停止工作。

在库尔斯克工厂，10月3日清晨发生了一次大风潮。只允许代表们按车间召集工人开会，而不允许召开全体工人会议。工厂负责人建议通过投票解决罢工问题。木工车间和锻工车间认为这种投票是无聊的滑稽剧，是企图利用群众的无知和愚昧。他们拒绝投票。木工们决定召开各车间会议。突然有一个黑帮分子出来发言，大讲什么木工不应当和其他工人混在一起。有50人赞同这

个黑帮分子的意见。有200—250人决定和矿工联合，并在他们联合召开的大会上，有很多工人社会民主党员（约10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政治演说。大会决定一旦出现有利时机就立即组织罢工，而现在要全力以赴地作好罢工的准备。10月3日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线在听到工人罢工的消息后有3组列车员决定罢工。

4. 索科尔尼克区

10月4日下午4点，哥萨克用鞭子抽打聚集在克拉斯谢尔斯克大街罢工工人中的两人，一个人的眼睛被打伤，另一人的后背被打青。这两人都被捕了。而工人们则向哥萨克投掷石块。有一名给哥萨克帮忙的看门人的头部受伤。后来他来到一家小饭馆，并对这次挨打表示困惑不解，他说他同样也是工人。

5. 罗戈什斯克区

甘肯塔里工厂举行罢工。这次罢工是经济罢工。我们和他们没有任何联系。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

1905年10月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2卷，莫斯科1959年俄文版，第83—85页。许立言、李锡琴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传单

（1905年10月〈旧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亲爱的同志们，英勇的俄国无产者们！我们取得了胜利，这是第一个巨大的胜利！专制制度在我国已不复存在了！它灭亡

了，并且永远灭亡了。千百年来压制全俄国人民创造精神的万恶的桎梏崩溃了。

专制暴君不久以前还傲慢地把自己看成人间的神仙，不久以前还疯狂地挥舞流氓的大棒和哥萨克的皮鞭，现在却开始以一种战败者的最可怜、最胆怯的语言讲话，他可怜地哀求俄罗斯忠实的儿子帮助制止“前所未闻的骚动”和恢复安定与和平。不行，暴君，绝对不行！在没有达到当前的目的以前，俄罗斯忠实的儿子们绝不会停止这场“前所未闻的骚动”。你不要向俄罗斯的忠诚儿女们呼救，你去向你忠实的黑帮分子，向杀人不眨眼的哥萨克和可恨的叛徒——资产阶级求救吧！而他们也和你本人一样都是俄国人民的敌人。只是当你对自己忠实的同盟者的力量感到失望时，你才答应给我们一些虚伪的自由，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在你投降的时候，你也没有停止对我们大打出手。你说你已命令有关当局采取措施制止公开骚动……我们知道这道命令，你的主要打手和朋友特烈波夫已经大声地向全俄国传达了这道命令：

“在镇压罢工时不要吝惜子弹”！这就是沙皇的命令。你还敢说什么人身不受侵犯和其他自由呢？你数一数，在虚伪的宣言宣布以后，又有多少人牺牲了！俄国最后的暴君，血腥的尼古拉，把最近一个时期由于你的罪过而流出的血和泪汇集在一起都能把你淹死！

不！俄罗斯卓越的儿子，奋起斗争的无产者，不会相信你那阴谋的诺言，他们不需要这些诺言，不愿和你这个叛徒和刽子手谈判。光荣的工人战士同志们！俄国已经没有专制君主了，但是沙皇还存在，他还在欺骗我们，他和我们的死敌资产阶级结成反对我们的新同盟。我们早就说过，我们不承认沙皇，我们就是要打倒沙皇。我们不能容忍由一个从头到脚沾满工人鲜血，沾满我们永世不忘的同志们的鲜血的沙皇来领导俄国，尽管他受到了宪法的限制。我们不能容忍沙皇这个自由的万恶敌人总在我们身边

威胁我们。只有民主共和国才能保证我们获得广泛的自由。同志们，我们无论如何也要获得这种自由。

专制制度垮台了，沙皇制度也即将垮台！我们几乎赤手空拳地推翻了专制制度，我们一定用武装起来的有力的双手来埋葬沙皇制度。我们不会欺骗自己。在同沙皇制度的斗争中我们无产者几乎在孤军奋战。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有过许多人，而真正仇恨沙皇制度的只有那些自豪的有觉悟的工人。我们清楚地知道，在我们临时的同盟者中有许多人会离开我们，而且还会成为我们公开的或隐蔽的敌人。他们将用暴力和狡猾的谎言同我们进行斗争，在我们中间散布敌视情绪。但是谁也吓不倒我们。在斗争的严酷考验中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力量是什么。这种力量就是我们的团结和组织，就是我们相互的友好支援，就是可贵的社会主义理想，这种理想是在用无产阶级热血洗涤的锁链声中建立起来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谁也不能夺走的。

同志们，运用我们这种力量吧！要紧密地联合成一个大军，联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工党，奋勇前进吧！要记住我们的主要目的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彻底消灭剥削和暴力。让社会主义大道更加宽广！现在这条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沙皇制度。打倒沙皇制度！我们只有用武装起来的双手才能消灭沙皇制度。同志们，因此我们要储备武器。沙皇政府已经遍体鳞伤，对它我们要以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一举取胜。它在用军队威胁我们，但是要知道军队是由士兵组成的，而大多数士兵和我们一样是人民的儿子。他们中一些人已经转到我们这边来了。同志们，你们还记得“波将金”号的水兵英雄吧。看来士兵大批地转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已经不远了。而现在我们应当要求军队，特别是哥萨克撤离城市，要求把工人武装起来并组织民兵。而你们自己，同志们，也要武装起来，当沙皇制度被武力推翻的时候，临时革命政府将要召开全民立宪会议，这个会议将会使我们当前的要求合法化并建立民

主共和国来代替现在的腐败制度。那时我们将迅速地走向光荣伟大的目标——社会主义，我们要在统一社会民主工党的红旗下前进。

同志们，社会主义万岁！

武装起义万岁！

民兵万岁！

打倒沙皇制度！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

1905年10月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2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98—100页。许立言、李锡琴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传单： 《告全体工人书》

（1905年10月〈旧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志们！

莫斯科和全俄国的绝大多数工人英勇地投入了争取美好生活的严酷斗争。总罢工已经影响到最落后、最没有觉悟的那部分劳动大军。千千万万的工人在没有得到召唤和命令的情况下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会议，在一个拥挤闷热的地方听取他们有觉悟的同志的战斗演讲，工人们用多年来压在心里的愤怒和憎恨的强大呼声来响应这些同志们。饥饿的，被掠夺一空的，血迹斑斑的，从

哥萨克的皮鞭和警察的拳头下挣脱出来的莫斯科的无产者燃烧起复仇的火焰，他们怀着一个信念，就是要推翻可恨的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剥削。信念正在变成行动。工人们的手正在握成一个个可怕的拳头，工人们正在急迫地、迅速地、勇敢地寻找武器，以便同压在无产者头上的沙皇政府进行浴血战斗。人民必须武装起来，人民必须掌握他们必要的武器，不管有多大困难，不管要付出多大代价，人民都必须得到武器。同志们！你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兄弟般的团结，表现出威严的革命情绪，表现出巨大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难道由于武器不足你们就停止前进吗？就抛弃你们的神圣事业吗？就不去克服最后的障碍吗？

不，同志们！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同志们！这在任何情况下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万众一心，去想办法，去努力寻找和夺取武器。

新武器和旧武器，刀剑和枪炮，各种武器对我们都有用，都会发挥作用，我们要用各种武器武装起来，以便摆脱残酷的沙皇政权和厂主的空前压榨。我们只有拿起武器才能取得胜利，只有拿起武器才能建立民主共和国，才能实行8小时工作制，才能过人的生活，才能取得我们为社会主义继续奋斗的自由。

同志们！我们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我们的残酷敌人沙皇政府为了摧毁我们的力量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警察局拉出“黑帮分子”的全部队伍来反对我们。它唆使最卑鄙、最落后、最无知的阶层来反对我们。它养活和照顾这些人，促使他们去反对奋起斗争的工人。神父受命在教堂的祭台上骂我们，号召屠杀我们有觉悟的同志们！警察向小偷、恶棍、滑头、极反动的黑帮分子们讨好，叫他们替沙皇和厂主辩护，唆使他们攻击我们。神父和警察达到了他们的目的。黑帮分子已经在莫斯科活动起来。黑帮分子殴打和打伤了工人。黑帮分子在神父的赞同和警察的领导下，可以自由地集会，可以自由地胡作非为。同志们，

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来对付黑暗势力和警察的帮凶：我们所有的人必须武装起来，全体人民必须武装起来，大家必须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行列中拿起武器去进行自卫和反击。

我们工人在同万恶的专制制度和厂主的斗争中始终是孤军奋战的，我们工人始终是独立行动的。莫斯科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最近以莫斯科工人的名义要求自由派的杜马把莫斯科的工人武装起来，要求它拨款购买武器，要求它把城市的管理权转给已经战胜沙皇走狗的武装的无产阶级。但是自由派杜马最害怕工人的胜利。自由派杜马根本不愿意听到关于全民武装起来的言论。自由派杜马担心的是厂主和商人、城市选民的财富。自由派杜马组织了自己的城市警察，或者为了好听起见，把它叫作城市民兵。城市警察是一个新的武装力量，它将被用来反对我们工人，保卫城市富人的政治权利和物质财富。自由派杜马在黑帮分子向工人进攻以前干了些什么事呢？它在工人斗争和人民胜利以前又干了些什么事呢？这些都是使自由派杜马害怕的。自由派杜马不想放弃自己的政权！它厚颜无耻地把工人阶级出卖给万恶的专制制度！

同志们！在我们的斗争中我们是独立行动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是人民的叛徒！这一点我们已经预料到了，这点已经成为事实了。但这绝不能使我们离开我们的道路。这绝不能使我们放弃同现行制度的殊死斗争。打倒叛变的杜马！它的权力必须交给无产阶级的代表。同志们，武装起来！要组织起各工厂的武装战斗队。要用各种武器武装起来！各工厂的武装战斗队要组成一支全民的民兵队伍！

全国人民武装万岁！

民主共和国万岁！

社会主义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

1905年10月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2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104—106页。许立言、李锡琴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传单： 《告俄国人民书！》

(1905年10月31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公民们！正在战斗的俄国无产阶级胜利了。数百万工人史无前例的罢工使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陷于瘫痪，为革命人民九个月的殊死斗争所震撼的专制制度已承认了自己的失败。靠子弹和马鞭度日的沙皇，靠监狱和绞架支撑的沙皇，靠间谍和刽子手维护的沙皇已签署了关于宪法即人民权利的宣言^①。

这个胜利是革命人民以高昂的代价，用鲜血和饥饿换来的。在欢庆胜利的时候，希望人民对这一胜利作出正确的评价，以便合理地运用这一胜利。

沙皇的宣言谈到自由，谈到公民权利，谈到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但是，能否相信沙皇？

不能！历来的人民敌人被人民的力量战败之后，是不能成为人民的朋友的。沙皇及其首脑维特大臣的诺言充满了谎言和伪善、诡辩和欺骗。

人民需要人民的管理机构。这个管理机构应该在人民立宪会议上由人民自己来确定，而立宪会议是在普遍、直接和平等选举

^① 指1905年10月17日（公历30日）沙皇的宣言。

权的基础上以秘密投票方式产生的。可是，沙皇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沙皇应允，“尽可能地”让其他人民的代表参加它的国家杜马——地主、资本家和富农的杜马。难道这就是应该做的事情吗？不是！这样做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很明显的。沙皇要让他的支持者在杜马中占多数，让人民在杜马中成为微弱的少数。

沙皇借口说离召开杜马的时间太短，所以他似乎没有时间把杜马整顿得更好。这是弥天大谎。实行全民投票选举比那种毫无道理的讯问和检查每个有选举资格的人有多少土地和钱财，比那种从选民中选举代表，从代表中选举候选人，再从候选人中选出正式代表的荒谬绝伦的选举方法要快得多、容易得多。沙皇只是想让人民的代表在杜马中“尽可能地”占居少数。

沙皇授予这个杜马一部分立法权，他委托杜马对官吏实行监督，杜马应该制定新的选举法。人民能否相信上层阶级占多数，而人民占少数的这种杜马？能否相信它会制定出人民需要的法律，会实行人民需要的对官吏的监督，会订立人民需要的新的选举法？回答是明确的：不能，这种杜马所做的一切都是让上层分子尽可能享有更多的权利，而人民享有的权利越少越好。

沙皇答应给公民以言论、信仰、结社自由，答应人身不受侵犯……，可是大臣在其报告中则立即补充说，必须根据维护秩序和安宁的需要来限制这种公民自由，必须逐步实现这种自由，因为人民似乎现在还“不习惯”这种自由。但是要知道，沙皇及其仆从们为了维护秩序和安宁迄今还在使用他们的刺刀和木棒来“限制自由”，照他们的说法，对此，人民显然是完全“习惯”了的。他们到底现在要“限制自由”到什么程度？回答是明确的：要视权力之所能，尽量多地加以限制。

至今，在俄国还普遍存在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使贵族享有头等权利，使商人享有次等权利，工农享有三等权利，更确切

地说，工农没有任何权利。这种制度对地主和资本家是有利的，对人民是仇视的。无论沙皇，还是大臣对于取消这种制度只字不提，为什么？回答是明确的：他们想保存这种制度。

千万名为自由、为人民的事业而斗争的战士正在监狱和流放中受苦。关于这些战士的释放问题，沙皇只字不提。而大臣只是说对危害秩序的人要给予“反击”。但是要知道，沙皇及其仆从们认为，所有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所有有觉悟的工农，所有社会民主党人以及所有革命者都是危害秩序的人。而沙皇的沉默和大臣的威胁又说明什么呢？回答是明确的：他们以后要把所有为人民事业而斗争的工人，所有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战士全部投入监狱或送去流放。

沙皇和大臣在撒谎欺骗和伪装善良，不要相信他们。他们企图用一纸空文的宪法来安抚人民，而后再悄悄地从人民的手中夺走他们所允诺的一切。他们图谋从上层阶级达成协议，为自己保存一支军事力量，以便共同镇压人民。

胜利是取得了，但这还不够。为了巩固人民已争得的权利，为了取得新的胜利，人民不要纸上的诺言，而要真正的保障，可靠的保证。

第1个保证——立即武装人民；立即解除他们在各城市和各地区所实行的戒严和加强的警卫；立即从这里调走军队；立即撤换和依法查办一切对人民施以暴行，进行掠夺和残酷镇压的官吏。这将保证人民的自由，保证人民的权利不致被暴力夺走。

第2个保证——立即召开立宪会议，即召开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方式产生的人民代表会议，这个会议将享有充分权利建立新制度。这将保证人民自己去建立有利于人民的新制度。

第3个保证——消灭等级制度。这将保证公民的真正平等和真正的选举自由。

第4个保证——对全体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这将保证以忘我斗争的精神推翻专制制度并为自由奠定基础的工人阶级有时间和可能来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斗争和政治工作。

第5个保证——立即和全部赦免一切因政治问题被流放和被关押的人员。这将保证今后为争取自由的斗争不再被认为是犯罪行为。

同志们，必须争得这些权利，得不到这些权利，斗争就不应停止。

同志们，我们要继续罢工，要让敌人看到，我们不能为一纸空文所安抚，要让敌人看到，我们要有真正的权利和真正的力量。要继续罢工还为的是，我们现在能够自由地在各种会议和群众集会上讨论自己的状况和要求，讨论自己的力量和斗争方式，讨论罢工坚持到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时候结束罢工。我们应该商量好协同一致地行动，一同罢工，一同结束！我们的力量就在于行动的统一。

工人同志们！为了成为一支政治力量，工人阶级应该组成工人的政党。这个政党就是社会民主工党。

社会民主工党为了自由，为了工人阶级和全人类最美好的未来正在进行斗争。社会民主工党号召我们不要相信沙皇政府，要武装起来，以使用暴力手段来捍卫我们的自由，因为沙皇政府不能给我们真正的自由。社会民主工党认为，俄国革命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建立真正的人民的管理机构——民主共和国和实行8小时工作制。社会民主工党号召工人阶级要争得这一切，以便为最高目的而继续进行胜利的斗争。这个最高目的就是消灭一切压迫，一切剥削，把所有的土地和工厂——一切生产资料转为全体劳动人民公共所有。这就是工人政党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理想。

同志们！

到目前为止，你们中间最有觉悟的工人已经秘密地参加了社

会民主工党。现在，你们要依靠所争得的权利公开地加入到党的行列中来，让党的红旗引导我们由胜利走向胜利吧！

民主共和国万岁！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万岁！

伟大的俄国革命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1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182—185页。许立言、蒋春雨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传单

（1905年11月3日以后）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志们！

我们总罢工的强大浪潮已席卷全俄国，它迫使沙皇政府投降和让步。工人阶级在这次罢工中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只要他一声令下，就可以停水断电，使城市生活停顿，只要他一声令下，就可以使沙皇匪帮在他面前变得虚弱无力。沙皇政府忍痛地作了让步，他闭上了他的狼嘴，并开始用他的狐狸尾巴掩盖他的脚印。沙皇政府在工人阶级齐心协力的逼攻下狼狈地退却了，并颁布了答应给全体人民一切自由的宣言。沙皇在宣判专制制度死刑的判决书上签了名，随后就投入“温和的、和平的社会阶层”即资产阶级的怀抱。同志们，他还答应给我们一切福利和自由，他答应了很多，但是给了什么呢？他答应我们的人身“真正”不受侵犯，但是为什么几百名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的优秀战士在监狱和

流放中受苦受难？为什么“大赦”不适用于所有这些战士？为什么野兽般的黑帮分子在大街上殴打几百人而不受惩罚？为什么那些愚昧无知的警察、省长和大臣们还在陷害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的优秀分子？为什么杀人犯和刽子手特烈波夫还在进行他的卑鄙活动？为什么沙皇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哥萨克野蛮匪帮还在继续暗杀我们的优秀战士？为什么屠杀我们英勇战士的刽子手受到沙皇的宽恕而被释放？没能力再逞凶的沙皇政府由于害怕而被迫抛弃了以前的镇压方式，已采用直接的屠杀手段来代替死刑和绞刑。被工人阶级强大运动拉下宝座的沙皇政府，在垂死挣扎中抓住宝座的扶手不放。它妄想把无产阶级的成果淹没在血泊中。沙皇“赐给”我们言论和集会自由，然而书刊依然受到书报检查制度的摧残。群众大会被禁止了，学校被军队占用了，任何一句自由的、越出常规的话都会招致血腥的镇压。工人阶级争得了自由讨论自己需要的权利，沙皇政府在“赐给”这个权利的同时，它又千方百计地企图取消集会和言论的自由。它想把我们的集会置于警察匪帮的监督之下，如果警方代表认为集会有可能变成“暴动集会”时，他们就可以解散任何集会，而哥萨克马上就会用马鞭来完成驱散“自由”集会的工作。沙皇答应和“赐给”我们的不是集会和言论的自由，而是对这个自由的镇压。沙皇应允我们有结社自由，然而在没有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和人身不受侵犯的情况下，这种自由是不能想象的。沙皇答应扩大由地主资本家组成的国家杜马的权利，换句话说，答应加强那些过去和现在吸我们血，吸工人阶级血的人的权利。沙皇政府决心和我们的敌人——资产阶级分享权利，以便和他们一起更多地掠夺人民，更有力地打击和镇压人民。是的，同志们，沙皇还准备“在可能的范围内”给我们参加国家杜马的权利。换句话说，答应给我们的是让工人阶级参加虚假的选举，在412名商人、工厂主、地主、名律师和其他富人的代表中允许有10—20名工人代表，选举是安排

好的，参加选举的都是资本家和沙皇政权的走狗，以及讨好他们的人。难道工人阶级过去和现在努力争取的就是这些吗？不是，工人阶级的一致呼声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我们要求成立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的投票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我们要求并将努力争取建立人民的专制，即民主共和国。打倒特权！打倒假选举和假代表！而沙皇政府现在给我们的却是关于自由的虚无缥缈的诺言和极其露骨的威吓，即暴力和屠杀，压迫和血腥镇压。沙皇明确地说，他将依靠“和平的”社会阶层，镇压我们的一切运动和“骚动”，用屠杀来回答我们的一切要求！这样，子弹和刺刀、马鞭和暗杀，这就是沙皇的“自由”所给予我们的一切。

同志们！工人阶级在他的强大斗争中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和实力。他向全世界表明，他是团结的和强大的。总罢工、各种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例如10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鲍乌曼同志的葬礼）所表现出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这一切都表明，那些雇佣的刺客和沙皇刽子手们软弱无力的双手是阻挡不了工人阶级争取自由的运动的。我们要在统一的社会民主工党的旗帜下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我们要以雄伟庄严的队列前进！要记住，权利不是恩赠的，只能去夺取，人民只有用强力才能取得真正的，而不是一纸空文的权利，我们要准备在战斗中去夺取这些权利。我们只有靠武装的双手，只有靠全民的武装起义才能消灭敌人，才能取得自由。

“他们的宝座，
由劳动人民支撑，……
我们要装满子弹，
我们要上好刺刀……

要用有力的双手，
把世代的压迫永远埋葬。

要让劳动的红旗，
在大地上飘扬！”
向着战斗前进！要利用已取得的成果去争取彻底的胜利！
同志们！拿起武器，打倒假宪法！
全民武装起义万岁！
临时革命政府万岁！
民主共和国万岁！
社会主义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译自《1905—1907年中的布尔什维克党》，
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178—181页。蒋春
丽、许立言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传单： 《告彼得堡市全体男女工人书》

（1905年10月〈旧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志们，莫斯科事件在我们这里也得到了响应。使热衷于新消息的自由派报纸停刊的3天总罢工，引起同哥萨克冲突的涅瓦关卡外的罢工，工厂、学校召开的有数千人参加的一系列群众集会——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出对我们莫斯科兄弟的同情和同志般的支持，都是对政府残暴行为的抗议。可是，政府似乎为了要再次表现一下自己，在我们这里，对正在进行和平集会，讨论自己疾苦的有价证券印刷厂的工人进行了屠杀。

同志们，彼得堡事件证明，我们在团结精神、对政府的仇恨

和革命情绪方面并没有落在我们莫斯科同志的后面。我们表现出，我们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工人大家庭中的一员，这个大家庭应当象一个人一样齐心协力同沙皇政府和资本家进行斗争。我们没提出任何经济要求，我们举行的只是政治罢工，这次罢工应该再次向大家显示我们的力量和斗争的决心。

但是，同志们，这次对我们力量的检阅暴露出我们还有一些弱点。我们在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旗帜下组织得还不够好；我们还缺少团结一致的精神。

同志们，我们应该从彼得堡最近的事件中吸取教训。为了同政府进行决死的战斗，我们还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还需要大大提高觉悟程度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大大增强斗争本领和力量。

同志们，要组织起来，要对觉悟不高的工人进行教育，要武装起来，要建立工人战斗队。让我们每次的发动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组织！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旗帜下，领导全体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用武装起义的方式推翻沙皇政府及其毫无价值的国家杜马，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民主共和国——人民管理机构。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沿着康庄大道走向我们伟大的最终目的——社会主义。

打倒沙皇政府和国家杜马！

革命万岁！

民主共和国万岁！

社会主义万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1905年10月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2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14—15页。许立言、李锡琴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 传单：《同志们，罢工吧！》

（1905年10月〈旧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志们，铁路系统已经在全俄国举行了罢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生产部门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中来。沙皇的仆从们已开始对工人进行屠杀。我们全体工人必须象一个人一样，同心协力举行罢工，抗议沙皇的暴行，表示我们在争取**民主共和国**，即在**社会主义道路**第一阶段的斗争中我们是团结一致的。

同志们，我们正面临着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我们要准备参加这场斗争，我们要在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旗帜下武装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

但是，同志们要知道，沙皇的走狗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引诱你们使用暴力，以便在你们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的时候，进行大屠杀，把你们淹没在自己的血泊之中。工人同志们，决不能上他们的当！

罢工——这是对我们革命大军的一次检阅！

整个俄国无产阶级遵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号召并在它的旗帜下行动起来时刻已经不远了！

总罢工万岁！

革命万岁！

民主共和国万岁！

社会主义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
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2卷，莫斯科1956
年俄文版，第15—16页。许立言、李锡琴
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传单

(不早于1905年11月16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处于极端绝望境地的农村贫民，正在一村跟着一村，一乡跟着一乡，一县跟着一县地开始积极行动起来。几乎连绵不断的饥荒、贫困、寒冷和黑暗——这就是农村中成千上万的穷人的命运，他们遭受沙皇政府的掠夺，受尽地主和本村富农的盘剥，由于歉收和各种苛捐杂税使他们在经济上完全破产。没有粮吃，没有衣穿，没有柴烧！穷困和苦难无尽无休！一辈子过着悲惨、饥饿和寒冷的日子。受苛待和受压迫的农民过去曾认为，这样的日子应该如此并且永远如此，认为他们的命运由上帝注定永远就是这样。神父站在教堂里的说教台上向农民们进行克制和忍耐的说教，而地方长官和其他官员则用惩治和威吓的手段使他们唯命是从。

但是，一切事情都是有限度的，农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当这样的生活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当贫困和饥饿无法忍受的时候，当长官的压迫令人难耐的时候，农民就要奋起捣毁地主的粮仓，砍光地主的树木，把老爷的牲畜赶到自己家里。到那时，沙皇政府就想起了农民，把哥萨克和士兵派到村庄，对饥饿的农民进行枪杀、刀砍，并用树条赤身抽打，横加体罚，农民妇女受尽顿河和奥伦堡野蛮匪徒的凌辱，乡里经常处以罚金，一切能拿走

的物品被抢劫一空，套在被掠夺得一无所有的农民脖子上的绞索越拉越紧，饥饿的欠缴税款者的破烂不堪的房屋里变得更加阴暗，农村墓地上新竖起来的十字架越来越多，疾病和死亡经常威胁着农民的家庭。这样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而十分“热爱”人民的沙皇政府不止一次地显示它是善于惩治农民的，但是，当人民起义的怪影把它吓得惊慌失措之后，它又善于摆出一付仁慈善良的姿态。

沙皇各种各样的惩治纷纷落到起义者的头上，血流成河，军队和警察的胡作非为没有边际，农民的生命、健康、人格以及少得可怜的家俱什物——所有这一切通通都掌握在沙皇爪牙的手里。而沙皇的仁慈永远停留在一纸空文上。沙皇政府对农民的爱抚永远只是表现在对欠缴税款的宽容上。政府再也不能从农民那里征收他们反正也缴纳不了的欠款，欠缴税款者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多，没有可能再勒索他们了，欠缴税款者的家畜早都卖光了，存粮也没有了。不管你鞭打多少人，不管你把多少人关进监狱，反正你也得不到钱。有时，沙皇也发布宣言，郑重宣布他对农民的仁慈——免除欠交的税款。农民对每次的宣言总是以焦急不安的心情在等待着，这次会不会多给丈量一些土地，会不会减少地租，会不会使农民与其他阶层享有平等权利。可是，每次农民都在等待中受到欺骗，所以，每次沙皇向农民宣布仁慈时，农民都感到无所谓。

使经济遭到破产的战争，农业的欠收以及全俄工人运动的强有力的影响现在又重新激发了农民。起义的火焰已经笼罩了一些省，农民等待沙皇政府的仁慈已经不耐烦了。他们下决心要自己帮助自己。沙皇政府急急忙忙一个省接着一个省宣布戒严，为的是阻止饥寒交迫的农民弄到粮吃，弄到柴烧，它使数万农民再一次成为子弹和刺刀的牺牲品。而被运动的巨大发展吓得魂不附体的沙皇又一次颁布宣言，在宣言中应允给予农民购买土地的优惠

条件。开始先免交一半赎金，而从1907年起免交全部赎金。^①在同一个宣言中，沙皇照旧用专横残酷的惩治办法来威吓农民。

沙皇到底是怎样关怀地主老财和贫苦农民的呢？沙皇保障地主有一切权利，保障地主占有的，由雇农、工人和佃农用血汗挣来的财产完整无损，派军队和警察去维护这些权利；对于饥饿的农民，沙皇则用死亡和监狱来威吓，至于给予农村赤贫者购买土地的優惠条件和免交赎金的办法，这简直是讽刺。一个人既然一无所有，从他那里就榨取不到任何东西了。购买土地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必要，他连一头耕畜也没有。这就是沙皇政府的关怀和仁慈。

但是用空话安抚人民，用威胁恫吓人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数百万饥饿的农民在没有争得最好的命运之前，农民的起义是不会停止的。让饥饿、无权、正在斗争的农村贫农参加城市无产阶级的斗争吧！让全体农民更快地认识到：沙皇政府在阻碍他们争得最好的命运，只有全民起义才能解放被压迫的人民，人民的命运应该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让正在起义的农村贫民和正在斗争的工人阶级的相互联系不断巩固和日益增长，愿他们共同斗争，共同走上即将胜利的道路。让伟大的俄国革命的日子成为正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人阶级与力求摆脱旧农奴制的沉重桎梏和奴役的农民群众之间的友好团结的日子。目前，工人同农民的目的是同一个：建立人民的管理和人民共和国。希望在农村建立起象城市社会民主工人委员会那样的革命农民委员会，领导农民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粮食属于饥饿者，自由属于奴隶，权

^① 这里指的是1905年11月3日尼古拉二世关于从1907年1月1日起减免农民赎金的宣言和枢密院关于授权农民土地银行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发放贷款的命令以及财务大臣和土地规划总管理局的历次特别决定”。——原编者注

利属于无权者。不要交一文税款，不要有一个人去当兵，不要承担任何义务。革命农民委员会要代替沙皇的官吏、沙皇的警察、沙皇的军队去管理一切并指导农民怎样进行斗争，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去夺取土地和粮食，怎样处理夺来的东西，怎样分配没收的财物。让临时革命政府来代替被推翻的沙皇政府，因为临时政府能保障农民取得的成果属于农民，能保证人民的权利，能自由召集立宪会议。

不要沙皇的小恩小惠！打倒沙皇政府！

全民起义万岁！

立宪会议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1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195—197页。许立言、蒋春雨译）

三，十二月莫斯科武装起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 传单：《沙皇的“自由”》

（1905年12月〈旧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志们！当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强大斗争取得集会、结社、

罢工、出版和言论自由的时候，沙皇政府发表了10月17日的宣言，为了“安抚”正在反对它的人民，政府在这个宣言中保证“赐给”“真正的”人身不受侵犯、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等等。从那时起又过去一个半月了。而沙皇政府所“赐给”俄国人民的权利表现在哪里呢？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沙皇政府利用一切办法反对出版自由。它宣布许多省处于戒严和特别戒严状态。政府封闭了省里的报社，甚至禁止翻印别的报纸，没收了我们的《新生活报》和《开端报》，那些发表自由言论的人受到法律制裁和被关进监狱。要知道，沙皇政府在“安抚”人民之前是不可能颁布关于自由的法律的，因而政府使旧法来适应10月17日宣言的精神。这样，政府自己就承认这个宣言的精神就是密探和压迫的精神，刑讯和监狱的精神。最后，在斗争的无产阶级的压力下，沙皇政府才颁布了关于广泛自由的法律。根据这个法律政府就可以“自由地”封闭报社，甚至是由于标题不中它的意思。它可以“自由地”把那些敢于支持工人反对资本斗争的人，以及反对专横和压迫的所有的人投入监狱和流放。政府可以“自由地”停止和封闭报社。报纸一点不能透露关于军队、铁路、酒库、邮局和电报局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消息。报纸不能表露任何同情和支持罢工工人的话。报纸不能刊登任何关于沙皇官吏专横的文章。这不是出版自由的法律，而是“剥夺出版自由”的法律。这个法律首先是反对工人阶级及其报刊的法律。

政府还没有颁布出版“自由”的法律，而在实际上却实行了这种“自由”。彼得堡警察和哥萨克驱散工人集会，莫斯科市长忘记10月17日的宣言，竟要求集会必须根据10月12日的条例请求他批准才得举行。而按照这个条例需要事先向警察局提出活动计划，警察局可以不批准集会，也可以随时找到借口，说这是“暴动的集会”而加以禁止。我们大家都感受到了这种人身“不受侵犯”意味着什么。屠杀和逮捕，军事法庭和绞架——这就是沙皇

的“人身不受侵犯”给工人、农民和士兵带来的一切。在莫斯科逮捕了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在彼得堡逮捕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主席和18名代表，把印刷工作者协会的成员关进监狱，还有许多同志被监禁或带到警务段去。在莫斯科逮捕了清扫夫，邮局和电报局的官员。每天都进行搜查和逮捕，每天都有来自全俄国的关于搜查和逮捕的新消息。华沙和皮尔雅廷，彼得堡和高加索，那里的监狱关满了我们的同志——社会民主党人。被打死和打成残废的人，被枪杀和绞死的人不计其数！罢工“自由”，但是同志们，我们都知道在彼得堡，政府和资本家勾结在一起，把10万名工人赶出工厂，解雇了所有邮电部门的官员和投递员，鞭打和逮捕罢工工人，追捕和枪杀那些被解除工作的同志们，把那些显贵的吸血鬼拉到邮局工作。“结社自由”，而为什么爆发了全俄国邮电工作人员的罢工？不正是由于政府禁止他们结社吗？不正是由于参加结社，政府才要对工程师索科洛夫和库什科的铁路工人们^①判处死刑吗？也许他们已被处决？

同志们！政府要剥夺我们用鲜血和饥饿换来的一切。但他们这种行径是不能得逞的。我们今后要实现我们已争得的权利。政府已接近崩溃，我们要促使它滚到它为自己准备好的坟墓中去。要把存款从国家储蓄银行里取出来，要厂主用金银来支付工资。要知道政府的纸币是一文不值的废纸！但是同志们不要忘记主要的一点，现在政府尽管已经摇摇欲坠，但它还在当政。我们不能认为我们已无危险。应当把政府连根拔掉，彻底打倒政府。工人阶级应当武装起来并准备武装起义。只有那时才能从地球上消灭

^① 1905年11月22日得到的消息说在库什科（中亚）工程师索科洛夫和一些铁路工人由于从事革命活动被判处死刑。所以掀起了工人抗议的巨大浪潮，要求撤销死刑判决，否则将举行全国铁路总罢工。这就迫使军务大臣停止执行判决，最后撤销这个判决。——原编者注

专制制度及其镇压工人的一切图谋。不要听信劝你们放弃斗争的那些卖身投靠的自由派和立宪民主派的胡言乱语，不要听信那些出卖人民权利的专制政权的奴仆所说的那一套。同志们，拿起武器来！准备好参加为争取民主共和国，争取用人民专制来代替沙皇专制的战斗。这是彻底胜利的唯一道路。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

武装起义万岁！

临时革命政府万岁！

民主共和国万岁！

打倒沙皇政府！打倒虚伪的朋友——自由派！

统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

1905年12月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2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132—135页。许立言、李锡琴译）

告全体工人、士兵和公民书

（不迟于1905年12月19日）

工人、士兵和公民同志们！

从10月17日工人阶级用武力迫使沙皇政府答应给予各种自由和“真正的”人身不受侵犯权以后，政府的暴行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日益加剧。人民和从前一样正在流血牺牲。

那些可以发表自由言论的自由集会被武力驱散，工会和政治团体遭到残酷的镇压。

一下子就封闭了几十种自由报刊。

举行罢工就有被关进监牢的危险。俄国公民的真正的人身“不受侵犯”遭到了践踏和摧残，人民感到不寒而慄。

监狱又重新关满了自由战士。

许多省和区宣布了戒严。饥饿的农民遭到无情毒打和枪杀。

那些不愿充当屠杀自己兄弟的刽子手而倒向人民的水兵和士兵们正在监狱里遭受苦难，受到摧残和屠杀。

同志们，如果把10月由于政府的罪过而洒下的鲜血和泪水汇集起来，就足以把它淹死！

但是，沙皇政府以极大的仇恨向工人阶级猛烈进攻，它和资产阶级结成同盟，把千百万工人赶出工厂，使他们贫困交加，活活饿死。沙皇政府把成千上万的工人代表和工人领袖关进监狱。

沙皇政府威胁要对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的代表采取某些“特殊”措施。它又组织了黑帮分子，并用新的大屠杀和破坏来进行恫吓。

革命的无产阶级再也不能忍受沙皇政府这种侮辱和罪行了，于是宣布同它进行坚决的、无情的斗争。

工人同志们，我们（你们选出的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莫斯科小组、莫斯科区党的组织和社会革命党莫斯科委员会，现在宣布举行总政治罢工，并号召你们在12月7日，星期三，上午12点在各工厂，在各市和政府的企业中停止工作。

同罪恶的沙皇政府的无情斗争万岁！

士兵同志们！你们是我们的亲兄弟，是同一个母亲——多灾多难的俄罗斯的儿子。你们通过参加共同的斗争已经意识到和肯定了这一点。现在，当无产阶级宣布同人民的可恨的敌人——沙皇政府进行决死斗争的时刻，你们也要坚决勇敢地行动起来。你们要拒绝执行你们的残酷无情的长官的命令，要把他们赶走并把他们逮捕起来，要从自己人中间选出可靠的领导者，要带着武

器同起义的人民联合起来。你们要和工人阶级一起设法解散正规军，组织全民武装，设法取消军事法庭和军事戒严。

革命的无产者和革命军队的联盟万岁！

争取普遍自由的斗争万岁！

而你们，渴望广泛自由的公民们，要尽一切可能帮助起义的工人和士兵，或亲自参加，或通过一般的手段进行帮助。无产阶级和军队正在为全俄国和全体人民的自由幸福而战斗。俄国的整个前途就在此一举！不是生存就是死亡，不是自由就是被奴役！我们最终要用联合的力量来推翻罪恶的沙皇政府，在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选举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并建立民主共和国，只有民主共和国才能保证我们有广泛的自由和真正的人身不受侵犯。

工人、士兵和公民同志们，勇敢地投入战斗吧！

打倒罪恶的沙皇政府！

总罢工和武装起义万岁！

全民立宪会议万岁！

民主共和国万岁！

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 莫斯科委员会
莫斯科小组
莫斯科区党组织

社会革命党莫斯科委员会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2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137—139页。许立言、李锡琴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传单： 《告全体公民书》

(1905年12月19日以前)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彼得堡全体公民们！我们——彼得堡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代表提醒大家注意，军事法庭即将开庭审判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彼得堡的工人们刚一得知沙皇政府打算对他们俘虏的水兵进行血腥镇压的消息时，就举行了协同一致的罢工，要求取消死刑，这时政府吓得惊慌失措起来。它在“政府通报”的虚伪而胆怯的报导中，矢口否认政府曾企图进行大屠杀，并拖延开庭审判的时间。现在罢工已经停止了，专制制度又把它那沾满鲜血的魔爪伸向喀琅施塔得水兵并企图即便不杀害他们，至少也要对他们进行侮辱和嘲弄。奉命惩办这些勇士的军事法庭的成员都是从那些出名的残酷无情、卖身投靠的坏蛋恶棍中挑选出来的。大概政府将上演一出关于“赦免”的滑稽剧，将用苦役代替死刑，但是，难道我们大家能容忍这样做吗？难道我们还不明白，这种审判以及用苦役代替绞刑这种“皇帝的仁慈”是对全国的又一次奇耻大辱吗？

沙皇首都的公民们！请看一看你们的周围吧！到处都在爆发革命运动。在前面战斗的是无产阶级，跟在它后面奋起的是革命农民，现在军队也行动起来了。革命的胜利是毫无疑问的，并且这个胜利来得越快，血和泪就流得越少。男女公民们！或许你们对这种屠杀想象得很可怕，或许一提到“武装起义”这几个字，就使你们感到惊慌。但是请你们回忆一下，沙皇专制制度杀害了多少人的生命，今后还要杀害多少人，它每年要使成千上万的人

成为残废，遭屠杀，受折磨，有几百万农民被政府掠夺一空，陷入贫困和饥饿境地。请你们想一想正在出生和没有出生的婴儿吧！如果你们自己不要自由，那你们又有什么权利让他们——成千上万的未来的俄国公民遭受奴役和污辱！

当然，你们所有的人不能都成为英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下决心参加街垒战。但是，至少你们不会阻碍革命，不会成为革命的累赘，不会成为革命道路上的废物。希望大家在尽可能的条件下援助祖国的解放事业。请你们捐献武器吧！无产阶级用它来为你们夺取自由。请你们援助正在忍饥挨饿的工人吧！他们正在用自己疲惫不堪的双肩担负政治罢工的重担。你们要学会亲自去抗议和斗争。你们要举行集会，向政府发表声明，你们已经从刽子手沙皇的奴隶和臣民变成了伟大的人民的儿子，变成了伟大的革命战士，变成了真正的公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1905年12月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2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31—32页。许立言、李锡琴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传单：

《总罢工万岁！》

（不早于1905年12月19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工人同志们！

你们选出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成员被沙皇政府的爪牙逮捕并被监禁起来。你们的报纸被查封了。许许多多的法令和命令有可

能把你们经过长期和顽强斗争所得到的那一点点自由从你们的手中夺走。专制制度向你们挑战了，对这种挑战，你们要用总罢工这一强有力的打击给专制制度以简单而明确的回答。这次总罢工将遍及全国——现在，全俄国的工人都在看着你们，等待你们的召唤。同志们，向他们召唤吧！不要用语言，而要用罢工的行动，向他们召唤吧！你们的罢工一定会得到全俄国工人的响应。不让一个烟囱冒烟，不让一台机器运转，让所有的铁路中断，有轨马车停止活动，让邮电局停业——总之，让俄国的全部生活按照无产阶级的意志停息下来。我们一定要把总罢工的威严的沉默变成一致的呼声：

受专制制度折磨的人民的武装起义万岁！

总罢工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1905年12月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2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33页。许立言、李锡琴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统一委员会的 传单：《告全体士兵书》

（1905年12月19日以后）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士兵弟兄们！沙皇政府在继续愚弄人民。人民通过十月斗争取得了自由。沙皇的宣言答应保障这种自由。但是，沙皇的宣言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政府在发表这个庄严的诺言之后还不到一个

月，就又回到起义人民曾迫使政府离开的那条老路上来了。这是一条暴力和专横的道路。警察用暴力驱散各种集会。勒令禁止邮电职工和铁路员工工会的活动。一下子就查封了彼得堡的13家报刊。监狱里关满了为自由事业而斗争的战士——工人、农民和士兵。政府在12月3日把彼得堡工人选出的180名代表全都关进彼得堡巴甫洛夫斯克要塞的囚室和维堡监狱。沙皇政府向革命人民挑战了。革命人民应该捍卫自己所争得的自由。革命人民要接受政府的挑战。工人代表苏维埃决定从12月8日12时起（开始）彼得堡的总罢工。政府和工人之间的决死战斗即将开始。在这次决战中，站在政府一边的将是那些在旧制度下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的人，那些在旧制度下横行霸道、掠夺成性的人。但是，政府不能依靠黑帮分子的尖刀和将军们以及类似将军们的其他暴徒的勇敢。政府知道，只有取得人民的支持，哪怕是一部分人民的支持，它才有力量。

士兵兄弟们！政府在它对人民发动的新的进攻中依靠的正是你们，政府仍然想用你们的双手替它干出新的暴行。

士兵弟兄们！决死战斗的日子就要到来了。这是为自由而战，为千百万人的美好生活而战，也是为你们士兵们的美好生活而战！千万不要以为，这不干你的事！政府会把你拖入这场斗争中来的。政府会替你作出决定，（让）你去反对起义的人民。可是，你必须拿定主意——你站在哪一边，是站在工人一边，还是站在政府一边。请不要回避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士兵们！要凭良心考虑考虑，要动动脑筋想一想——你在这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里究竟该怎么办。

可别再让长官老爷和政府欺骗你了。要记住喀琅施塔得、塞瓦斯托波尔、巴利娃的水兵的遭遇吧！要记住格罗得诺、基辅和其他地方的士兵的下场吧！要记住罗斯托夫团的革新手、电工技师、掷弹兵的情况吧！要记住政府是如何处治他们的！他们要求

减轻士兵的苦役，要求多发点薪金，要求沙皇在10月17日的宣言中保障给人民的那种自由。

长官逮捕了他们，把他们关进监狱之后，本想枪毙他们。但是彼得堡的工人没让政府这一新的暴行得逞。

士兵弟兄们，不要执迷不悟了！政府现在竭力讨好你们，特别是讨好近卫军的战士，死乞百赖地缠着你们不放……。不要相信政府那一套。政府总是撒谎，现在还在撒谎。它被你们的运动，各城市的士兵起义吓得要死。所以，现在政府准备答应你们许许多多的要求。但是政府永远也不会答应任何一个重要的要求。也许政府会赏给你们一小盅伏特加酒来玷污你们的良心，也许政府会赏给弟兄们五个铜钱来收买你们的灵魂。但是，政府不会使你们免受长官的压迫，不会把你们同军官老爷们一样看待，同“自由人”一样看待，不会给你们自由，不会让你们返回家乡。而你们家乡的生产就要垮掉了，你们的亲人由于饥饿正在患浮肿病。长官不会给你们的亲人以帮助，不会使他们摆脱贫困和苦难。弟兄们，长官粗暴地嘲笑你们，对你们的痛苦心情横加污辱，还想用廉价来收买你们的良心和力量。长官所以需要你们的力量，是让你们象从前一样来镇压全体人民，象从前一样，把你们当中那些比较热心和比较有良心的人逮捕起来，关进监狱。弟兄们，不要执迷不悟了！不要相信寄生虫——长官的腐臭透顶的话了。

要记住，站在你们面前的不是一群“反祖国的暴动分子”。站在你们面前的是全体工人，这个祖国已经奋起反对自己国内的敌人，反对沙皇政府。也不是彼得堡一个城市的工人起来暴动，他们只不过是数百万工人大军中的先进部队罢了。在这支先进部队后面接踵而起的是各城市的工人和全体农民，人民的饥饿和苦难已到极点。沙皇匪帮为所欲为的统治使人民在经济上完全破产，人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生活了。

所以，人民奋起为真理而斗争，为美好的生活而斗争……

士兵们，至于宣誓，那就更不用说了，那是长官骗你们去的。况且你们过去宣誓首先是向祖国向人民宣誓。所以，你们现在应该作出选择：是站在沙皇一边，还是站在祖国一边。请你们自己去决定和选择吧！

士兵们，要知道，不管你是从什么地方来服兵役的，你们家乡那边也不安宁了，你们的亲人现在也在反对政府，这是他们的生活逼出来的，是贫穷和饥饿逼出来的。人民需要减轻负担，农民需要土地，全体人民需要获得自由。士兵们，请记住，彼得堡的工人正在为共同事业而战斗，他们正在与整个俄国的全体工人协同一致地战斗。士兵们，请记住，站在你们前面的是你们亲人的保卫者，他们站在你们亲人这一边。士兵们，请记住，站在你们前面的是你们的朋友。他们宁愿自己的家属挨饿，也要争取起义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免遭杀害，解除波兰的戒严。现在长官不能随便地公开处决不满的士兵——你们的同志，长官给你们士兵们追加了薪金……

士兵们，不要忘记这一切，当长官带领你们去反对起义的工人时，你们要勇敢地、公开地作出决定——你们站在哪一边，要想一想你们当兵前的饥饿和痛苦生活，要想一想兵营中的苦役生活，而后你们自己作出决定吧！

不要害怕站在工人这一边。

工人会保护你们的，胜利是属于工人的。

要帮助工人武装起来，要帮助工人为全体人民而战，也是为你们——士兵们而战，为自由和美好生活而战！弟兄们，要牢记其他部队的悲惨的事例，你们千万不要脱离工人而单独进行暴动。你们这样暴动只能对长官有利，他们会很容易地把你们一个个收拾掉。

要同工人一起暴动，你们要支援工人，工人也要支持你们，

和工人一起携起手来，一鼓作气打击共同的敌人，粉碎共同的敌人。

要帮助工人武装起来：你们要夺取武器并把武器发给工人。如果命令你们去顶替正在暴动的工人的工作（如到铁路、邮电局、发电站等处去工作）你们一定要拒绝执行。如果派你们去反对工人，你们一定要勇敢地、公开地、带着武器站到工人这边来并同他们并肩战斗，去反对万恶的政府及其一切帮凶！士兵们，要帮助工人武装起来！

革命军队和革命人民的联合万岁！

革命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统一委员会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2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33—36页。许立言、李锡琴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统一委员会的传单：《胜利者遭殃！》

（1905年12月〈旧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监狱里关满了囚犯，新坟墓的十字架下面埋葬了成千上万的尸体……我们和敌人交战，同志们，我们失败了！

我们所以和敌人交战，因为我们再也不能等待了。我们决不允许敌人在各个战斗中把我们的力量一点一点地消灭掉，我们绝不能等待敌人用阴险进攻的手段把我们革命军队的先进部队彻底

歼灭。我们的工会被解散了，我们的报刊被封闭了，我们的代表被逮捕了，我们的集会被取缔了。我们在10月所取得的一切，到12月初政府又从我们的手里把它全部夺走了。沙皇政府已经撕掉了“遵守法律”和“爱好和平”的假面具：政府已经公开声明，它不允许无产阶级自由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它向无产阶级挑战了。

无产阶级不能再等待了，敌人是不会给无产阶级喘息时机的。无产阶级对逮捕赫鲁斯塔廖夫和邮电职工代表没给予回击，政府就更加大胆起来，竟查封一切正直的报刊。无产阶级对这一新的迫害也没给予回击，于是政府就大胆地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全体成员关进监狱。不能再继续等待了，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政府在这条道路上还要继续滑下去。

同志们，我们知道，如果把斗争推迟一些时间，那对我们就会更有利些。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远未组织到我们为了进行决死战斗所需要的那种程度。我们知道斗争每推迟一个月，我们就会争取到成千成万的新同盟者，那些现在还站在运动之外，刚刚开始觉醒的农民、市民、士兵和一些落后的工人。我们知道，过去的斗争严重地消耗了我们的钱财，我们必须重新积累。同志们，这一切我们都是知道的！但是，我们看到，政府对这一切的了解并不比我们差，政府千方百计企图阻挠我们组织起来，巩固起来，阻挠我们把更多的群众吸引到我们的事业中来。我们发现，政府正在引诱我们单个地出来战斗——开始是电报员，后来是水兵，再次是铁路工人、国家工厂工人等等，政府准备把我们的力量彻底拖垮，然后再拉紧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绞索把我们勒死。我们决定现在起来共同保卫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权利，这要比等待上述的遭遇要好得多。在一次大的战役中给卑鄙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要比在敌人的狡猾进攻下一点一点地退却要好得多。

我们开始战斗了。总罢工又重新遍及整个俄国，而政府立即宣布戒严和进行血腥镇压来对付罢工。工人也不甘示弱，在很多地方举行了武装起义。让政府永远记住12月的这些日子吧！

莫斯科的10天巷战，顿河—罗斯托夫、索尔莫夫、彼尔亚、特维尔的街垒战，顿巴斯区的革命搏斗，工人占领莫斯科、喀山和叶喀捷里宁铁路，乌拉尔、埃斯梁基亚和利弗梁季亚的起义，哈尔科夫、雅罗斯拉夫尔和萨拉托夫的流血冲突——这就是这些日子的重要事件。凡是在工人阶级感到自己身后有武装力量支持的地方，工人阶级都进行了公开斗争，举起了武装起义的大旗。起义遭到了镇压，专制制度又一次打退了人民革命的进攻。警察政府的这些凶残的恶虎对被捕战士施加酷刑来寻欢作乐。有2,500多名受难者（伤亡战士）倒在莫斯科的街头；几十名俘虏在莫斯科近郊遭到刽子手的枪杀；几百名战士死于罗斯托夫和巴赫穆特；几十名战士牺牲在索尔莫夫、哈尔克尔；无数战士牺牲在波罗的海边区。千千万万的公民被关进监狱——这就是沙皇所应允的“人身不受侵犯”，这就是沙皇所宣布的大赦的真实含义！刽子手用炮火摧毁了一个个的城市，屠杀了数千名与我们的斗争毫无关系的居民，以此来举办追奠亡人的血腥酒宴。在利弗梁季亚、库尔梁季亚奥尔罗夫将军威逼整乡整乡的居民迁往北方；在莫斯科近郊，杜巴索夫将军的军队枪杀被他们俘虏的第一批铁路职工；在顿河—罗斯托夫用排炮击毙许多正在集会的工人。沙皇爪牙们完全变成了凶狠的野兽，没有一桩卑鄙勾当和残暴行为不是他们亲手干出来的。人类的这些败类走到哪里，哪里就要遭殃！

沙皇爪牙们是胜利了，他们不仅保住了自己罪恶的脑袋，而且还保住了自己的资本和自己的政权。这次起义失败了，政治罢工也被禁止了。无产阶级战士身上的大量伤口还在流血。但是，胜利者要倒霉！他取得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种胜利：再取得这

样一个胜利，我们自己的军队也就要死光了。

的确是这样，同志们！政府现在取得的胜利是不会使它逃脱失败的下场的！政府为了不让起义继续发展下去，它就必须剥掉10月17日用以乔装打扮的那张羊皮，在人民面前露出它那十分可怕的豺狼面目。政府为了不让步兵冒险站到人民这边来，就把步兵关在营房里，并立即开始运用炮兵。同日本人作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的大炮似乎成了对付自己“忠实臣民”的有用之物了。沙皇这位炮手太值得嘉奖了！找出几十个恶棍从远处用榴弹和霰弹向谁都不知道，谁也看不见的敌人射击是不困难的！但是，政府清楚地觉察到，这已是它的最后一着了。政府再也想不出比平炮更有力量的手段了。而革命曾向政府表明，它有能力对付任何手段。革命战胜过步枪和刺刀，战胜过机关枪，革命也一定能战胜大炮。如果不是尼克来也夫铁路职工叛变，如果他们不把彼得堡和特维尔的军队运到莫斯科，莫斯科的大炮到现在也不会给政府帮什么忙。工人阶级在新的战斗中取得了新的战斗经验，并将在下次战斗中实际应用这些经验。

政府动用大炮以后，昨天还没有跟我们走的千千万万居民，今天则满怀对刽子手的仇恨（仇恨出勇士）投奔到我们的阵营，革命的阵营中来。因此，无产阶级的力量经过这次战斗只是暂时削弱了。过几个星期我们将能把我们的混乱的队伍集合起来，医好我们的创伤——那时，我们就会看到，我们12月的斗争并没有使政府的力量得到加强，相反，它给政府一次沉重的打击；在我们的周围，同情者的人群越来越稠密了，这些同情者首先会看到，人民起义能够作出什么样的奇迹，人民应该向强盗政府讨还什么。我们立即就会看到，这种大屠杀会给军队留下什么样的后果，多少个已经消沉的士兵的心灵在看到人民这些苦难的情景后就开始觉醒起来了！

让彼得堡的刽子手的首领及其仆从们欢呼吧！让他们在看到

堆积如山的尸体时庆贺胜利吧！让他们去屠杀人民吧！让他们为在俄国出现的死一般的沉寂而自慰吧！他们的胜利是不会长久的。光荣的12月的日子在人民的意识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而纪念莫斯科起义将会创造出奇迹——在革命人民的疲惫不堪的肌体上增添新的朝气和强大力量！同志们，为了街垒中的殉难者不要停止斗争，不要停止准备新的战役。

要重新组织自己的力量，要相互支持，要把自己的队伍联合起来，要象一个牢固的锁链那样把自己的组织联系在一起。在敌人面前不要后退，不要因为个别失利而沮丧，不要因为出现暂时的平静而惊慌——这种暂时平静必将被新的风暴所代替。不要失掉我们大家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不要失掉我们同全国无产阶级，同全世界无产阶级之间的共同联系，即不要失掉我们社会民主党所建立起来的共同联系！

要继续传播我们的学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学说！要扩大和加强我们的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要恢复自行武装起来的工作，要坚决地组织好工人战斗队。

战斗的呼声重新响遍全俄罗斯的日子就要来临了！我们用武力同祖国的不共戴天的敌人重新较量的日子就要来临了！你们去准备这个日子吧，等这一天来到的时候，我们已作好参加斗争的准备：不胜利，勿宁死！

革命斗争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统一委员会

1905年12月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2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46—49页。许立言、李锡琴译）

关于莫托维利赫工厂工人解除 警察武装和构筑街垒的报道^①

(1905年12月28日)

12月12日莫托维利赫工厂的工人解除了站在工厂区街道上的6名警官的武装。工人们用夺来的武器(手枪和军刀)防御哥萨克野蛮匪帮的进攻。

12月13日早晨工人们在波尔沙亚大街上抓住了一个在省宪兵公署任职的宪兵菲力浦涅茨维达耶夫,并解除了他的武器,这个宪兵当时正对莫托维利赫工厂进行侦察。

街垒战。12月13日当哥萨克向工厂群众大会散会的人群进攻时,武装工人从波尔沙亚大街的隐蔽点和房屋的窗户中用手枪和别旦式步枪进行射击。在维西马、比赫托夫卡和伊瓦大街工人们用装满木柴的雪橇、木板和杆子等物构筑街垒。

街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拆除,因为居民们担心哥萨克还会来进攻。士兵不准群众参加预定在人民大厦和工厂剧院召开的群众大会。

(译自《1905——1907年中的布尔什维克党》,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264页。蒋春雨、许立言译)

^① 莫托维利赫工厂位于俄罗斯彼尔姆边区,此报道原载《彼尔姆边区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统一委员会的传单

(1906年1月22日以前)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工人同志们！

伟大的1月事件一周年就要到来了。一年前的1月9日事件，就象一声巨大的霹雳一样响彻彼得堡的上空，全俄国和全世界对俄国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感到震惊，对沙皇政府屠杀千万名工人及其妻儿老小深表痛恨。

一年以前，彼得堡的无产阶级也象在资本主义和警察的独断专横压迫下的全俄国无产阶级一样早就弄得疲惫不堪了。它用响亮的声音申述了自己的疾苦。这个声音如此强大有力，致使沙皇政府感到不寒而慄。

当时工人们还笃信沙皇，他们象孩子去见自己的父亲那样，满怀希望向父亲陈述自己日益加剧的苦难。可是，刽子手沙皇从彼得堡逃走时，则命令他的走狗血洗已经爆发起来的工人运动。士兵的子弹在击毙成千上万的工人的同时，也打破了对沙皇的信赖。士兵的排射唤起了全俄国的革命。1月9日这一天，是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开始。它象汹涌澎湃的浪潮漫过堤岸，冲击着波兰和高加索，冲击着波罗的海边区和乌拉尔。工人的罢工，农民的暴动，水兵的起义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普遍。斗争日益尖锐起来。为了对抗哥萨克的暴行和机关枪的扫射，构筑了街垒，焚烧了地主庄园。在爆发起义的莫斯科大炮轰鸣，沙皇命令将军们竖起了和正在竖起数百个绞架。黑暗的反动势力笼罩着全俄国，与此同时，政府还企图用应允自由的空洞诺言来“扑灭革命的火焰”。但是，无产阶级并没有白白地洒下了自己的鲜血，他们要

求的不是空洞的诺言，而是真正的自由；1月9日这天俄国无产阶级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他们的要求：在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选举权的基础上召开全民立宪会议。所以，在同专制制度这个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在还没有取得胜利之前是不会放下武器的。

工人同志们！伟大的1月9日这天不能象一般的日子那样渡过。这天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全世界的工人决定在1月9日举行普遍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来纪念由于背叛者的子弹而殉难的同志。这天对俄国的工人，特别是对彼得堡的工人来说，就更加亲切、更加重要了。在这天我们一定要表现出我们团结一致的精神，我们一定要表明，政府采用任何手法来瓦解工人都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大家要团结一致地行动。

1月9日一天的罢工万岁！

在1月9日这天，任何一个正直的工人也不要再去上工！任何一个工人阶级的正直妇女也不要让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去工作！任何一个正直的无产者都不要在这天破坏全民的悼念活动。

千万不要等别人把你们从工厂中撤回来，千万不要等其他工厂的工人给你们发信号，每个工厂、每个作坊、每个店铺都应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对大家所承担的各项义务的理解来开展活动。

这义务是悼念1月9日的殉难者！

这义务是向全世界表明，无产阶级并没有屈服于专制制度。

这义务是用一天的罢工来抗议沙皇政府所犯下的暴行，来抗议沙皇和维特的欺骗！

一天的政治罢工万岁！无产阶级大团结万岁！

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光荣永远属于新起义的参加者！

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统一委员会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8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53—54页。许立言、蒋春雨译)

四，1905年革命中的策略问题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委员会 常务局的传单：《迫切的问题》

(1905年8月8日) ①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在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中，拟定了一些急待解决的策略任务，其中，摆在首位的是关于直接政治斗争的方式问题。现在常务局为了准备好这次代表大会，认为有必要极概括地拟定出它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以便为全党讨论现实生活所提出的急待解决的策略任务打下一个基础。

1. 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政治生活的当前这个时期来说，罢工与示威游行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所特有的直接政治斗争的特殊形式，

① 这是《前进报》转载此传单的日期。在报上的标题下面附有编者接语：“我们转载俄国已经出版的下面的传单，因为它提出了供全党讨论的极为重要的问题。”

而在一月事件中已初步形成的最近将来的条件下，则是总罢工与武装起义相结合，这可以认为是完全确定无疑的了。

不应企图把这两种斗争方式相互分隔开来，这种企图是毫无指望的。如果不准备进行武装斗争，就不要号召举行总罢工。因为武装斗争是总罢工的必然结果。为了避免犯危险性的错误，必须注意下面一点：应该懂得，不论你去作什么，都需要对群众的情绪作慎重的估价。

革命不是由政党制造出来的，而只能由政党去准备，去“组织”，也就是说，政党只能使斗争具有计划性和具有一定形式。因此，应该考虑到，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的总罢工和起义的浪潮，仍象过去一样，是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重要的是要抓住革命浪潮的开始并要立即沿着它的方向发展下去，但是，不能把简单的一时的突然暴动当成革命浪潮的开始。当然，这个困难主要落在2—3个最大的运动中心（彼得堡、莫斯科、高加索）的身上，因为在这些运动中心所发生的每个事件都可能成为革命浪潮的起点。小的运动中心应当确实避免成为这种斗争的发起者。

为了预见所发生的事件是突然暴动，还是革命风潮（前者应该主要纳入到最小限度的消耗力量的范围以内，后者需要全力去支持），这就必须弄清楚群众激奋情绪的广度和强度。社会其他各阶级的激奋情绪的程度以及这些阶级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勇敢精神的程度，是确定发生风潮的良好标志，是估计形势的重要因素。这是总的革命气氛的敏感的晴雨表。当然，在这方面，重要的与其说是那些受过教育的自由派和青年人，不如说是受教育不多的那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店员、小商人等等。当总政治罢工的浪潮趋于平静并在罢工者中间出现情绪低落的情况下，必须尽量利用现存的罢工情绪去争取经济成果。在这之前，必须坚决要求无产者拒绝同他们的厂主进行任何谈判，因为

这些厂主不会满足他们当时提出的要求，而从这时起，就必须鼓动各个工厂坚持已提出的具体经济要求，鼓动各工厂用继续罢工的手段争取厂主的最大让步。

2.关于武装群众的问题，这是一个极为重要而又极为艰巨的问题。无论怎样顺利地组织这方面的专门集训，也只能满足一小部分需要。但是不要因此感到气馁，而要顽强地继续这项工作。在这方面，在群众中进行武装起来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很重要的，而且群众在这方面主动的活动要比我们直接进行工作收效更大。此外，在开始起义的时候，**为了搞到武器，就必须拥有武器**；要组织夺取武器商店的工作，而且有的地方则可以组织夺取武器库的工作。为此，首先必须建立哪怕是不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其次必须有人能当场分发武器并教大家使用武器的方法。在这项工作中，同士兵和军官的联系以及同生产武器的工匠和工人的联系是多么重要，就无须再强调了。不要忘记，这项工作就其实质来说是极为秘密的；一定要与其他工作分开进行。不久以前由于各地夺取武器的失败而得出有关组织这项工作的某些结论，但是，在这里，因为保密关系不便叙述。

3.武装起义通常不能按计划进行，因为人民不是军队，而是革命者，可惜，不是战略家。但是进行一定程度的训练还是可能的。地方组织无论如何要预先弄清楚城市布署和通往城市的道路的战略布署情况，以便了解在什么地方可以进行抵抗和构筑街垒，在什么地方这样作是最不可靠的，在什么地方最适宜首先切断交通和通讯联络——铁路、电报和电话，在什么地方有武器商店和武器库，在什么地方有各种领导人物的住宅，上述这一切都用什么方式保卫等等。希望能最大限度地吸收有专门知识的军官来搞清楚这些问题。

在武装起义一开始，就要释放监狱中的犯人，没收政府机关的资财，迅速组织战地军事法庭，对敌方的间谍进行审判。

这里，仍然由于保密原因，对于今后的一些设想就不便叙述了。

4.关于影响军队的方法问题，首先应该注意到下面这点：要想使这种影响特别广泛，一般说来是困难的；不过传单的宣传鼓动工作可以无限地开展起来。我们现在还没有更多的力量去进行个人的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所以，在这方面，最好是用工作的强度代替工作的广度。在起义时，争取一个团站在人民这方面来，比几个团都部分地受到革命浪潮的影响要重要得多。军队的铁的纪律很容易把军队中零散爆发的“叛乱”镇压下去。但是军队为了人民而反对军队的斗争在道义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斗争不仅一下子就破坏了这铁的纪律，而且也破坏了对这种纪律及其力量的信赖。

要善于选择主要影响军队的中心，要考虑某一部队的全体成员的文化程度，以及这个部队对其长官的不满程度。

鼓动工作，首先应该以对士兵本身生活的了解为依据，应该以对士兵生活贫困的详细情况的了解为依据；其次要特别强调指出政府下列手段的真相：他们把士兵派遣到离他们家乡较远的地方，以便让这些士兵毫不同情地杀害异乡人，而另外一些士兵也用同样的办法报复他们的亲人。如果能用非常具体的事例来说明这点，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5.毫无疑问，无论是总罢工的首要任务，还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积极斗争的首要任务，就是使城市生活全部瘫痪。一切交通、通讯联络、照明等手段都必须断绝，以使对方失掉活动能力和行动的计划性，并尽一切可能把敌人分隔开来。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为了进行自卫，可以利用近旁的一切物体，例如：在修建街垒时，为了共同事业可以理所当然地利用经过的马车、电车，邻近房屋的家俱及其墙壁等等，而马匹、自行车、汽车暂时转为公有，印刷厂也作同样处理。但是，在上述的任何情况下，都

不得忘记，革命的力量主要是道义上的力量，而不是物质的力量（看来，在十九世纪的人民革命时期，几乎任何时候起义者的力量在物质上都不能与敌方的力量相等，哪怕是大体上相等）。这种道义上的力量的支柱就是社会上一切阶级（除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以外）的同情和支持。因此，甚至在最残酷的斗争中，也不应该完全忘记这些阶级的利益和心情，防止出现损伤这些阶级同情心的一切行动。要保护私有财产免受**无益的**破坏和抢劫，要尽量考虑避免触犯这些阶级利益的斗争行动。当然，不能划出革命自卫的绝对界限——在一定的条件下，所有行动都允许采用，如：放火可以作为切断敌人前进道路的一种手段，对敌方的长官和间谍人员实行恐怖手段等等。但是，有些行动只能在极为慎重的情况下和万不得已时才可采用；对那些严重损害人数众多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或者是使小资产阶级惊慌不安的行动尤为如此。破坏输水管道，抢夺食品商店和屠宰场，以及用暴力手段强制参加革命斗争等都属于这样的行动。**一般说来，这样的行动应该避免。**

这里，由于保密原因我们所不能谈的事情，我们希望能向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作口头汇报。希望其他同志就这个问题也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党的一切经验应该统一和完善，并应成为今后行动的基础。我们公开讨论当前的策略问题，就是为完成这一任务打下基础。

希望中央委员会和各小组以及各地方组织也对所有的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开展讨论，希望各组织就这些问题作出决议，上报代表大会。

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1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43—46页。许立言、蒋春雨译）

五， 1905年革命经验总结

第十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①

① 关于本题的文献史料还应参见本书《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个题的有关部分。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基本情况

俄罗斯帝国宣言

(1914年8月15日)

承蒙主恩，朕，全俄皇帝和君主、波兰沙皇、芬兰大公爵等銜，尼古拉二世，向忠实的臣民们宣告：

由信仰和血缘与各斯拉夫民族连结一起的俄国，遵循历史传统，对各斯拉夫民族的命运从不漠然视之。在过去几天里，当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提出它预见到是一个主权国家所不能接受的要求时，俄国人民举国上下对斯拉夫人的兄弟情谊达到了特别强烈的程度。

奥地利无视塞尔维亚政府和解的、心平气和的答复，并且拒绝俄国的善意调停，匆忙发起军事进攻，炮击未设防的贝尔格莱德。

朕迫于由此产生的形势，不得不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已下令陆、海军作好战争准备；但同时，朕十分珍视臣民的鲜血和财富，竭尽全力争取通过已开始的谈判求得和平解决问题。

奥地利的盟国——德国，在友好交往频繁进行之际，背弃百年来的睦邻关系所建立的信任，并且不理睬朕关于所已经采取的措施毫无敌意的保证，坚持要求朕立即放弃这些措施，并且因这一要求遭到拒绝而突然向俄国宣战。

朕现在不仅必须为一个遭到不正当攻击的亲属国进行调解，而且还必须捍卫俄国的荣誉、尊严和完整以及它在列强中的地

位。朕坚定地相信，所有忠实的臣民们定会舍身为国，团结一致地保卫俄国的土地。

在这危险时刻，要忘却内部的纠纷，要使沙皇及其人民之间的一致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固，要使俄国万众一心地奋起击退敌人的无耻进犯。

朕深信我国的事业是正义的并且恭顺地信赖全能的上帝，祈求上天降福于神圣的俄罗斯和我们英勇的部队。

1914年，朕登基之20年8月2日，
于圣彼得堡

尼古拉

（译自《俄国史文献，1914——1917》，世纪公司1927年英文版，第29—30页。丁原洪译，张毅君校）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战运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传单

（1914年8月14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志们！

极其严重的世界事件来临了。竞争中的资产阶级从各地点燃的欧洲战火正在蔓延。俄国、德国、法国、奥地利、英国和其他国家千百万工人农民被中断了和平生活，并拿起致命的武器相互杀戮，而他们流出的大量鲜血仅仅只是为了使那些左右时势的先

生们能够从资本中更多地榨取剩余价值。

资产阶级报刊在统治者面前出卖灵魂，卑躬屈膝，千方百计给人民群众灌输民族兄弟间相互残杀的毒素，欺骗他们并让他们唯命是从去打仗。工人的刊物被摧毁了，现在工人们如此需要的声音没有了，没有人指责俄国人民的刽子手——俄国政府，说它——工人和农民的压迫者和杀人凶手——代表不了人民了。

在这样的时刻，社会民主党不会沉默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在，现在只有它可以告诉工人：同志们！政府和资产阶级掀起了风浪，他们得到的将是一场暴风雨！

战争给俄国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带来无数灾难。

但是，战争给俄国政府及其同盟者带来失败或胜利——不管怎样，工人阶级都深切地意识到，现在的制度只是靠鲜血、暴力和欺骗维持，摆脱这种情况的出路只有一个——革命。欧洲战争留下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首尸体，然而战争将震撼各国的政治制度，也将震撼他们的经济基础，并将使它们处于崩溃。

因此，在这样的时刻，无产阶级应做好准备，组织起来，全力打击暴力者的政府，并结束它的统治。

对于俄国或是德国奥地利的无产阶级来说，这个任务是共同的：冲刷封建主义和农奴制的残余，击溃君主制的残余，把自己的国家从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并成立民主共和国！

这就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

有觉悟的工人对这个任务是很理解的。他们的义务是在广大群众中、在部队中和在后备队伍及其他人中进行宣传。他们当前的义务是：全力巩固党组织，从数量上扩大队伍，加强党的财政，储备枪枝，以便无产阶级军队在同专制制度最后决战时有所准备！

不要把力量消耗在游击战和个别行动上，而要悄悄地稳妥地加强力量——这就是每一个自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义务。我们号

召你们，同志们，履行这个义务！

世界事件临近。随着到来的震撼和政治变革，社会革命的征兆已经出现。但是在俄国无产阶级所走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因此俄国工人阶级必须做出英勇的努力，以便毫无保留地彻底消灭专制制度。

尼古拉·克罗瓦符伊政府是最后一个专制政府，而尼古拉·克罗瓦符伊，这个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是俄国最后一个沙皇。只要现政府在台上并不受惩罚地压迫劳动群众，只要压迫和暴力制度还统治着俄国，只要政权没有转交到政治上自由的人民手中，就不会有和平，人民不断流血的危险就一直存在。革命正在临近。我们将竭尽全力，以使革命取得胜利。组织起来，同志们，更加有力地工作直到取得胜利。

打倒专制君主制！

社会主义万岁！

革命万岁！

民主共和国万岁！

立宪会议万岁！

民族平等万岁！

特赦一切为自由而蒙难的人！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译自《1912——1917年彼得格勒的工人运动（文献与史料）》，列宁格勒1958年俄文版，第245—247页。刘宇端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协约国 社会党人伦敦代表会议上发表的声明

(1915年2月14日)

公民们！你们的代表会议自称为协约国交战国社会党代表会议：参加者有比利时、英国、法国和俄国。首先请允许我提醒你们注意这样的事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由中央委员会代表，并是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成员，没有收到你们的任何邀请。目前仍受到沙皇政府逮捕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意见已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杜马的党团——彼得罗夫斯基、穆拉诺夫、萨莫伊洛夫、巴达也夫、沙果夫——以及彼得堡、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哈尔科夫、科斯特罗马和弗拉基米尔各省的工人代表们所表达），同你们的代表会议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我们希望你们将这一点公之于众，以免别人说你们歪曲了真相。请允许我就关于你们会议的目的说几句话，也就是想说有阶级觉悟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工人们对于你们抱着什么样的期待。

我们认为在开始讨论恢复国际问题之前，在试图建立社会主义工人之间的国际联系之前，我们社会主义者的职责迫使我们提出如下要求：

1. 王德威尔得、盖得、桑巴立即退出比利时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内阁。

2. 比利时和法国的社会党应同所谓的“民族集团”决裂，因为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旗帜，为掩饰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狂热服务。

3. 各社会党停止执行无视俄国沙皇制度罪行的方针，恢复支

持反沙皇制度的斗争，俄国工人不惜任何牺牲进行着这一场斗争。

4. 为了实现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应发表一项声明，表示要帮助德国和奥地利的那些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已用为革命活动做好宣传的准备来响应战争的宣言。必须坚决谴责投票赞成战争预算的行动。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投票赞同战争费用的拨款，同容克地主、牧师和资产阶级缔结了“国内和平”，因此对社会主义和国际犯下了滔天大罪。比利时和法国的社会党人也表现得同样拙劣。在社会党人居于少数不得不服从资产阶级的多数时，发生这种情况是情有可原的，但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社会党人总归是社会党人，他们不应该加入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大合唱，他们也不应该忘记工人事业而参加到资产阶级的内阁里去。

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党人犯了一个反社会主义的大罪，他们学着资产阶级的榜样，假惺惺地声称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在进行一场“从沙皇制度下”解放出来的战争。

声称沙皇制度已变得愈来愈民主和文明的人们，他们对沙皇制度扼杀和毁灭不幸的加里西亚，如同德国皇帝扼杀和毁灭比利时一样的事实保持了沉默，他们对沙皇黑帮把工人阶级的议会代表投入监狱一事和最近把仅仅属于社会民主工党的几个莫斯科工人判处六年徒刑的事实保持了沉默，他们对沙皇制度空前残忍地压迫芬兰、俄国的工人报纸和工人组织都被查封、战争需要的巨款已由沙皇黑帮从饥饿的农民和贫穷的工人们身上榨取保持了沉默，他们犯下的罪行也是同样大的。

俄国的工人们向社会党人伸出了同志般的手，他们象卡尔·李卜克内西、塞尔维亚和意大利的社会党人、英国独立工党的同志们、英国社会党的一些党员们、以及我们社会民主工党的被捕的同志们一样的工作着。

我们呼吁你们走这条社会主义道路。打倒破坏无产阶级事业的沙文主义！国际社会主义万岁！

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

马·马克西莫维奇^①

（译自《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美国1960年英文版，第282—284页。黄栽桃译，王毓琳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执委会 给艾米尔·王德威尔得的公开信^②

我们深知这场战争与全世界的民主利益深切攸关，它一方面把法兰西共和国和比利时、英国等民主国家交给了德国军国主义，另一方面加强了罗曼诺夫王朝及其专制君主制度在俄国的政治力量。

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牢记普鲁士霸权主义的反民主性质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工人阶级和整个民主事业的另一个敌人——俄国专制主义。后者的国内政策没有改变。在俄国，照旧进行着残酷的压迫和无节制的剥削。

甚至现在在战争期间，人们本来期待专制主义会更审慎和更宽容些行事，它却本性不改，照旧进行迫害，照旧对民主力量、俄国

① 即马·马·李维诺夫，他受列宁委托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此声明。

② 王德威尔得曾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去电，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目前的战争中支持本国政府。这封公开信就是对王德威尔得所提出的沙文主义要求的答复。

各个民族，首先是工人阶级，施加压迫。所有社会主义报刊都被查禁了，所有劳工组织都被解散了，不经审判就监禁和流放的事依然发生。假如这场战争以俄国反动政府的完全胜利告终而同时又未实现政治力量民主化，那么，即使战争结束后，政府将在俄国国内以及国外继续它的反人民政策。在那种情况下，它会成为世界反动政策的中心和根源。

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俄国无产阶级在任何情况和条件下也不能同俄国政府达成哪怕是短时间的休战，而且必须拒绝给予任何支持。从俄国无产阶级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运动中一致提出的、在近两年的群众运动中再次提出来的我们的一贯要求的观点出发，我们认为，继续同俄国政府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的口号依然照旧：召开最高国民大会和立宪会议。我们正在朝此目标努力，正是为了你在来电中谈及的捍卫民主的利益。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世界民主运动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相信，我们的活动符合我们所极为珍视的世界民主事业的利益。统治俄国的专制主义是欧洲反动军国主义的支柱；正是这个专制主义使得德国霸权主义成为可能，它是民主事业的最坏、最危险的敌人。我们还必须寄希望于我们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执委会

（译自《社会党人和战争》，纽约1915年英文版，第359—360页。丁原洪译，张毅君校）

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号召反对沙皇 制度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

(1916年初)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志们！

人民受尽折磨，他们的鲜血沸腾已经一年半了。千百万工人和农民因为贫穷逃离破了产的家乡，在军队和家里因为疾病、寒冷和饥饿而遍身浮肿，他们在寒冷的土地上和战壕里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已经一年半了。欧洲工人在沉寂的冬眠中狂热地相互杀戮和摧残也已一年半了。谁是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谁在挑唆工人们相互厮杀？显然，就是在战争中有利可图的那些人。现代战争是各国资产阶级50多年来奉行掠夺政策的结果。为了保证自己的商品更有利地销售，资产阶级千方百计要巩固在国内市场上的统治地位，从那里排挤出所有竞争者。各国都在加紧武装，并且寻找借口，以便拿起武器进行掠夺，发财致富，寻求新的市场——增殖自己资本的场所。只有资产阶级和要求人们无谓地战斗的政府对这场战争负责。无产阶级不会忘记俄国专制政府的政策，它的双手沾满了俄国工人阶级的鲜血。同志们，请记住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在科斯特罗马不久前的枪杀，请记住逮捕、驱逐和监狱的折磨。请记住，甚至我们的同志、第四届国家杜马的代表都被弄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大森林中去送死。专制政府的一切罪恶，它给俄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真是罄竹难书。

而现在它却宣布，它为人民的自由而斗争。

一帮胆小如鼠的俄国资产阶级对政府随声附和，他们和旧政

权妥协并劝告无产阶级也要这样做。

但是，不，同志们，俄国工人阶级不能跟资产阶级和专制政府走。这场世界战争何时才是个头？人民的鲜血还要长时期的白流？我国罪恶的政府和贪婪的资产阶级沆瀣一气要把战争打到最后一个人。

同志们，你们听见了吗？统治我们的一伙强盗和杀人犯仅仅为了达到自己的私利，就要想弄死全国人民，就要想血洗祖国。大家在沉默。只有工人和劳动人民一起才能终止这场血腥的争夺。同志们！拯救我们自己，拯救祖国就靠我们长满老茧的双手。为了争取光明的未来勇敢地迅速地组织起来。同志们！组织越是坚固，胜利就越可靠。联合起来反对沙皇刽子手的时刻来到了。人民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把我国当权者推上杀人犯席位的伟大时刻到来了。到处都响起人民的愤怒声音。在德国成千上万的工人诅咒战争及其罪魁，要求签订不吞并外国土地的和约。奥匈帝国的工人反对自己的政府，要求和平。俄国人民也开始觉醒。人民的手伸向帝王的宝座，要推翻金色的偶像，由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同志们，法国无产阶级用巴黎公社回答了1870年的法国普鲁士战争，俄国无产阶级以革命回答了日俄战争，而国际无产阶级则以全世界革命回答了当前的世界战争。同志们！时刻终于来到了，勇敢地前进！加入队伍吧，为了人民的政权！为了人民的和平！

社会民主党全体

（译自《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的布尔什维克党。俄国第二次革命（文献与史料）》，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193—194页。刘宇端译）

彼得格勒市高等学校社会民主党各派联合 委员会的传单：《致参军的同志们》

(1916年8月<旧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战争拖延下来了，它要求做出更多的牺牲。在为了夺取经济和政治统治的斗争中，帝国主义“大国”肆意毁灭人类生命，破坏文化经济财富，毫不在乎。

俄国工厂主和官僚资本家喋喋不休地要人们实行爱国主义，然而他们却使千百万人的生命和他们创造的八分之七的财富付之东流。

现在号召大学生们——为战争做出必要的牺牲。你们，这些打算把自己力量献给文化事业的人，现在被中断了学习，中断了准备你们面临的创造性活动。而把你们年轻的力量用于毁灭和屠杀。

但是，同志们，你们要记住，当局想把你们中的一些人培养成年轻的军官干部，让你们直接骑在从工农中招募来的士兵头上，这样也使你们有可能做出创造性工作。请记住，国家正等待着解放，革命运动迅速地发展着，这一运动也开始出现在部队中，在你们将要生活的环境中。

参军的同志们，不管你们到了那里——是军事学校或是部队，是大后方或是前线，你们都要全力支持这一运动，组织好这一运动，在各地建立军事革命组织的支部，把它们同革命无产阶级的组织结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到那时，工人阶级和农民在士兵同志的有力支持下勇敢地举起革命起义的大旗——劳动人民解

放的大旗，使俄国不致毁灭和无权。

打倒帝国主义战争！国内战争万岁！革命军队和革命人民统一万岁！

彼得格勒市高等学校学生社
会民主党各派联合委员会

同志们，读完传单后请不要扔掉，转送给别人，请协助我们散发传单。

（译自《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的布尔什维克党。俄国第二次革命（文献与史料）》，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195—196页。刘宇端译）

彼得格勒工人运动中的 地方社会民主党组织^①

（1916年12月31日）

俄国警察的“宪法”使社会民主党处于地下状态。

一个组织要避免宪兵和警察的破坏，就不应在广大工人群众中暴露自己的成员和内部工作。然而它必须做到让那些与自己在一起和追随自己的人尽可能多地了解它的活动。

社会民主党组织要向彼得格勒的工人“报告”自己的活动。有许多事须要全部讲出来，而许多事不能完全说，但是，应该讲

^① 本文是《无产者呼声》“关于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活动”一文的书录。

出一切所能讲的。

对于最近十分注意彼得格勒工人生活的所有人来说都很清楚：在秋季暴风雨中社会民主党组织起了多么有效的作用。官方的和黄色的刊物为此对我们进行了许多诬蔑。出卖了灵魂的人则吵吵嚷嚷。有些人说被德国的重金收买了，另一些人说被沙皇的重金收买了。对这些人的最好回答是蔑视。

自去年秋天在彼得格勒工人区开始的强大运动在1916年1—2月得到最大的发展。此后出现某些心理反应，暂时的沉寂，而到夏天政治生活（它在外表是以罢工、集会和游行表现出来）则完全停止了。在党的内部生活中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党的机关仍在做原来的工作；一般说，不管是战争状态，还是警察密探们疯狂的搜捕，在整个战争期间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但是它的工作规模缩小了。然而明显的是，战争进一步继续以及由战争引起的政治经济危机的自发增长必将引起无产阶级群众活动的发展。社会民主党组织面临的任务是善于利用一切冲突，以便驱散沙文主义迷雾，加强组织纪律性。

然而，在许多地方这些群众有一种倾向，把已经开始了的集会运动和彼得格勒委员会号召参加这一运动看作是坚决的革命斗争的开始。在群众中传播的关于莫斯科的革命暴动差一点就变为武装起义的消息大大地促进了这一点。因此尽快积极地支持已经起义了的莫斯科就成了主要的问题。

从1916年10月17日开始，这一运动形成了罢工，它席卷维堡方面所有的大工厂，以及瓦西里耶夫岛、彼得格勒方面和莫斯科城关的几个工厂。

同警察的冲突，10月17日士兵们在“俄罗斯雷诺”厂和“新列斯涅尔”厂附近积极参加同警方冲突时表现同情态度——所有这一切仅仅提高了人们的斗争情绪。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对已形成的形势讨论后，得出结论：罢工的示威性作用已被利用。罢工

的进一步发展具有自发性质并在工人中散布幻想：这已经是革命了，和沙皇最后决战的时刻到来了，然而工人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没有团结起来，省工人运动具有萌芽性质——委员会注意到这一切，决定号召工人回到机床旁，以便继续加强自己的队伍，使活动在最近的将来更加具有威力，并在组织集会、罢工和游行时带有自己的政治要求。所有这些想法都在委员会的宣言中表述过，而党的发言人决定通过工厂的集会进行组织。工人们响应了委员会的号召（并不是所有地方都乐意的）。罢工停止了，但是激昂的情绪却平静不下来。参加17日工人活动的士兵同志们的命运使所有人感到震动。全城到处听到有关这些士兵命运的各种各样传说，委员会要核实它们是不可能的。10月26日对19名水兵进行了审讯，他们被控属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海军组织。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在这天不能沉默了。对加强军队和人民的革命统一，无产阶级的活动是特别有力的。坐在被审判席上的水兵会知道，工人们和他们在一起，无产阶级把水兵的案件看作是自己的案件。为了使活动具有更大威力，决定把罢工延长3天，以便罢工不断发展，能扩大到尽可能多的工厂。对这一天准备了宣言。党的工厂组织负责举行集会和罢工。10月26日维堡方面的大部分工厂、瓦西里耶夫岛的一部分工厂都举行了罢工，到11月3日，罢工的最后一天，罢工已发展到50多个工厂，参加的人数约有12万人。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小企业、大约15个印刷所和许多高等学校参加了罢工。

作为对这些工厂27日罢工的回答，根据军区指挥官的命令宣布关闭维堡方面的几家工厂，而从28日起又关闭维堡方面10家大工厂。彼得格勒委员会讨论形势后决定，以全城罢工来回答资本家的歇业和解雇，直到它的解除。此外，决定把斗争延伸到街上，为此在罢工期间组织街头游行，在游行中除一般口号外，还

提出当前的口号“打倒同盟歇业和解雇！”

10月31日，同盟歇业和解雇停止了，工人们全部开始工作，行动的问题已经过去。

在10月中旬到11月连续不断的罢工和集会期间，社会民主党组织，就象我们见到的那样，始终注意工人们的生活，参与所有事件，提出指导性的口号——并且在这一工作中加强自己对工人群众的影响，它本身也成长和壮大起来。彼得格勒工人再次觉醒起来走向政治生活，对当时一切事件都做出积极的回答。

（译自《1912——1917年彼得格勒的工人运动（文献与史料）》，列宁格勒1958年俄文版，第515—517页。刘宇端译）

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宣言

（1915年3月于伯尔尼）

劳动妇女们！

你们的丈夫在那里？

你们的儿子在那里？

8个月来他们一直在战场上。父母的助手和希望的年青人，年富力壮的男人以及头发已变灰白的男人——家庭的供给者，都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他们一律穿上了军服，生活在战壕里，被命令去破坏勤奋劳动所创造的一切。

他们中的数百万人已埋在普通的坟墓里。成千上万的人带着他们残废的身体，打断了的腿，瞎了的眼睛和被伤害的心灵住进了医院，他们死于流行病，或由于过度疲劳身体极度虚弱。

烧掉的乡村和城市，破坏了的桥梁和田地以及被毁掉的森林，都是他们干的坏事的见证。

无产阶级的妇女们！

他们说，你们的丈夫和儿子出征是为了保护你们——软弱的妇女、你们的孩子、你们的房子和你们的家庭。

事实真相是什么呢？

加倍的负担已压在你们这些力量弱小的妇女身上。由于无力抗争，你们已陷于悲惨的境地。你们的孩子挨饿受冻，你们受到了失去居住的威胁；你们家中的炉子又冷又空。

他们还告诉你们，在上等人和下等人之间有着伟大的兄弟姐妹情谊，在穷人和富人之间有着国内的和平。现在国内的和平表现在工厂老板减少你们的工资，商人和贪得无厌的投机商提高物价，房产主威胁着要把你们赶上街头。国家很吝啬，资产阶级的慈善家正在吸尽穷人的膏血，还告诫你们要过得更节俭些。

这场给你们带来如此深重灾难的战争其目的何在？

有人说这是为了保卫祖国和保卫祖国的利益。

祖国的利益到底是什么呢？

几百万人民变成了尸体、残废者、失业者、乞丐、寡妇和孤儿，难道这些还不是与人民利益直接有关的事吗？

是谁威胁了祖国的利益？难道是那些穿着不同军服越过边界象你们的丈夫那样完全不要这场战争、或是一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屠杀自己的兄弟的人们威胁了祖国的利益？不是，祖国受到了那些靠广大群众的贫困发财致富、在压迫基础上进行统治的人的威胁。

谁从战争中获利？

各国极少数的人。

枪炮、装甲车和鱼雷艇的制造商、码头所有者和军需品的供应者获利。为了获利，他们在人民中间挑起了仇恨，以致造成了战争的爆发。战争使资本家普遍发了财。难道不是没有继承权和被剥削的群众的劳动生产了大量的产品却又不准他们使用吗？是

的，他们很穷；他们买不起东西！工人们用血汗制造了这些产品，还要用工人们的血去征服向国外输出他们产品的新市场。他们要夺取殖民地的土地，在殖民地的土地上，资本家可以掠夺财富和剥削廉价的劳动力。

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卫祖国，而是为了它的扩张。这就是资产阶级制度的欲望，因为没有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它就不能生存。

工人阶级从这场战争里除了失去他们心爱的一切以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劳动的妇女和工人的妻子们！

各交战国家的男人们已被迫保持沉默。战争已使他们头脑迟钝、意志消沉，把他们糟蹋得完全不成样。

可是你们妇女们除了为在前线的家人担忧外，还要在家忍受悲哀与剥削，为什么你们还不发出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呼声呢？

是什么东西在阻拦你们这样做呢？

你们一直在为自己的亲人受苦受难，现在为了你们的丈夫和孩子们，你们应当行动起来。

屠杀得已够多了。

各种语言都发出了这一同样的呼声。数百万无产阶级妇女们在同声高喊。这呼声从战壕中引起了共鸣，在那里祖国的儿子们已意识到要反对这场残杀。

劳动的妇女们！

德国、英国、法国和俄国的社会主义妇女们在这艰难的日子里团结起来了。你们的悲惨和痛苦已触动了她们的心灵。她们号召你们，为了你们亲人的前途，行动起来，争取和平。因为社会主义妇女们的意志越过战场已拧成了一股力量，所以各国妇女要更加团结，发出一致的呼声：**和平，和平！**

世界大战已使你们遭到了最大的牺牲！它抢走了你们在痛苦

呻吟中生下的儿子，他们是你们含辛茹苦地抚养长大的；它夺走了你们在艰难岁月中的伴侣。与这些牺牲相比较，一切其他东西都是渺小和微不足道了。

交战国的无产阶级妇女们，全人类都在看着你们，你们一定要成为女勇士和拯救者。

联合起来，同心同德，一致行动！

要千百万遍地说出你们的丈夫和儿子们还不能直接说出的话：一切国家的劳动人民都是兄弟。只有人民一致的愿望才能命令刽子手停下手来。

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人类未来和平的标志。

打倒为有产者的财富和权力而牺牲千百万人民性命的资本主义！

打倒战争！向社会主义前进！

来自德国、法国、英国、俄国、波兰、意大利、荷兰和瑞士的同志们出席了这次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

1915年3月于伯尔尼

（译自《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美国1960年英文版，第295—297页。黄栽桃译，王毓琳校）

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决议^①

（1915年3月于伯尔尼）

3月26日、27日和28日在伯尔尼召开的来自德国、法国、英

① 这一决议是克拉拉·蔡特金同荷兰社会主义妇女们协商起草的，并在代表会议开会前提交给了英国支部。——原编者注

国、俄国、波兰、意大利、荷兰和瑞士的积极分子参加的社会主义妇女特别会议宣布：

目前世界大战的根源在资本帝国主义身上。它是应各国剥削统治阶级的需要形成的。在互相竞争中，他们力图超越国界扩张他们自己的剥削和统治范围。同时，他们建立起牢固持久地对一无所有的同胞们的剥削和统治。国际财政利益——最大的军火工业——作为一项特殊的战争威胁和战争危险，正继续活跃在有产阶级中间。它们促使各国参加军备竞赛，从而达到剥削各个民族的目的。

历史将证明各大国的政府和外交家们对战争的爆发要承担起多么巨大的责任。8个月来，世界大战已摧毁了无可估量的文化财富，并使无数的人们丧失了生命。它使高度文明的成就，人类最光辉的理想，蒙受践踏和耻辱。战争一爆发，它就违反了国际法。这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因它伤害了小小的中立的比利时。最终战争要榨尽所有参加战争的人们的血汗，使他们走上经济绝境。战争长时期地企图瓦解社会主义的力量——历史进步的推动者。

首先，世界大战无情地反对各交战国、中立国和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履行爱国义务、维护祖国利益的骗人口号下，它耗尽了劳动人民的财产和鲜血，为了实现资本帝国主义的目的，它要劳动人民献出他们的精力、牺牲精神和战斗力。就这样使无产阶级最优秀的力量服务于剥削统治阶级。

在同样的口号下，世界大战把各交战国的工人同他们的剥削者和老板们按民族性质联合了起来，而在国际上把他们同他们各国的兄弟们分开。它用民族的“国内和平”来代替工人们为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和为自身最终解放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它用国际间的互相残杀来代替国际间的团结。他们不仅用流自战场的血河来离间人民，而且还用憎恶、自负、造谣和粗暴等一系列肮脏的

办法来离间人民。带着偏见去看别国文化发展的成就是一种卑鄙的沙文主义态度，这种态度只能给祖国带来耻辱，而不能带来荣誉，这种态度现在却很流行。

由于这一切原因，世界大战破坏了本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使他们在国际上反对最凶恶敌人——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它阻碍了工人阶级实现其伟大的历史使命：把各国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使无产阶级得到解放。

出于以上这些考虑，社会主义妇女特别会议宣布它要向这场战争宣战！要求立即停止这场人与人之间的可怕的战争。要求实现没有吞并和征服的和平，这种和平承认各国人民——包括小国在内，享有自决权和独立；这种和平不对任何交战国家施加侮辱性和无法忍受的条件。这种和平将从民族主义桎梏下解放各交战国无产阶级的前提。它将帮助各社会党和工人组织重新获得展开阶级斗争的完全自由。作为具有明确目的的工人群众的先锋队要把工人群众团结在国际社会主义的旗帜下。

本届妇女特别会议确信，只有各交战国的人民群众的明确坚定的意志才能尽快结束这场世界大战。它将一定会得到中立国的社会党人和无产阶级对此一致积极的支持。社会主义妇女，特别是劳动妇女，最神圣的职责是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带着由于战争带来深重悲哀所产生的和平愿望来勇敢地领导这场争取和平的斗争，这种和平愿望是争取和平的明确和自觉的意志。

因此，妇女代表会议要求各国一不怕阻挠、二不怕迫害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妇女们不失时机地利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和手段，通过各种形式的群众示威游行表现她们的国际团结、觉悟和争取和平的意志。这场战争指出了妇女们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的历史作用，一旦这种作用被了解并被注意加以发挥，将对妇女选举权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有着重大的意义。

妇女代表会议在此多难的时候开会证明，为了实现一个目标，

各国的**社会主义妇女们**，特别是**交战国的妇女们**，已团结起来，她们互相信任，认识到了伟大的团结和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责任。代表会议希望各国的无产阶级妇女团结一致地支持**国际和平行动**。只有做到这些，他们才是贯彻了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和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的精神，在这些大会上，一致通过决议，规定各国社会党有以下的职责：

“……如果战争终究爆发，工人阶级有责任出来制止它，使其迅速结束，同时尽一切力量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去动员群众，加速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

因此，妇女代表会议希望，**各国的社会党负起这个责任，迅速地、坚决地、目标明确地领导人民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社会主义**妇女们的和平行动**必然是一场工人群众发起的目的在于消灭互相残杀的大规模运动的**先锋**，无疑是向着恢复工人国际迈出重要的一步。

（译自《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美国1960年英文版，第297—300页。黄毅桃译，王毓琳校）

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关于战争与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任务”的决议

（1915年4月于伯尔尼）

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于1915年4月5日、6日、7日在伯尔尼举行，有9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重申了在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和巴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的决议，号召各国的劳动青年投入反对毁灭人类的战争和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

代表会议极其遗憾地看到象长者们的社会主义组织一样，在大部分国家内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没有受到上述决议的指导行动。

目前的战争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帝国主义政策的结果。即使统治阶级及其政府把战争作为防御的手段，它也同样是对敌视人民和同资本主义密切相关的那一政策的结果。战争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不相容的，战争威胁破坏工人阶级的生命力，损害它的组织，阻挠它反对国际剥削的活动。

而想要调和阶级的国内和平政策是一项放弃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政党的政策，一项抛弃无产阶级巨大利益和理想的政策。

出于这些考虑，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发出了立即停止战争的号召。会议衷心欢迎交战国的党团，特别是国际无产阶级妇女代表会议的决议，用工人们恢复阶级斗争的办法来强迫统治阶级缔结和平所作的努力。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宣布积极支持这一日益增长的争取和平的运动是各交战国男女青年同志的职责。代表会议还希望中立国的青年组织积极支持这一和平活动。

代表会议强烈抗议那种想把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置于资产阶级青年军国主义卫队下的企图，以便改变劳动青年的真正任务：社会主义教育，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反对军国主义。

根据目前战争把那些还未超过上学年龄的年青人当作炮灰送上前线的可怕情况，代表会议强调有必要向各国的青年男工和女工们更清楚地解释战争及其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必然同伴——军国主义造成的原因和性质，有必要以国际阶级斗争的精神教育他们，更坚定地、更多地把他们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旗帜下。

（译自《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美国1960年英文版，第307—308页。黄载桃译，王毓琳校）

附录 关于战争难民

(1) 1915年8月12日(旧历)俄国 内阁会议记录〔节录〕

(关于难民问题的一般性讨论)……司令部已慌乱不知所措。……不能仿效1812年的先例,把遗弃给敌人的土地变成无人区。……但是,无论是逻辑还是国家利益都对司令部不起任何作用。……一切事情都得服从“军事需要”。……有四类难民:(一)犹太人……他们被从前线附近地区赶了出来。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不加任何区分地被指责为从事间谍、通风报信和以其他方式帮助敌人的活动。……这群犹太人苦难深重,……变而赞成革命。这些饥饿的和无家可归的犹太人在他们重新安顿下来的地方,也不为当地居民所欢迎,这使得情况更加复杂。(二)携带着成队的行李车的后方民政和军事机关的官员。当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沿着火车道踉跄行进时,满载着军官俱乐部的家具,甚至包括鸟笼和其他杂七杂八东西的列车从他们身边驶过。……(三)由于德国人暴行的传说而自行逃离家园的难民。(四)为了从行将落入敌人手中的土地上撤走全部老百姓,在军事当局命令下出走的难民。最后一类的难民人数最多,苦楚最大。他们被迫背井离乡,只给了几小时的时间来收拾财物,接着就被命令出发,没人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他们带不走的東西都在他们眼前被烧掉。……所有这些满腔悲愤的人群犹如洪水一般流向四面八方。……成百成百的人因饥渴和疾病而死亡。……他们使战时的困难更加严重,他们引起粮食危机、生活费用高涨,并且使得本已不安的群众更加激愤。

(2) 1915年8月17日(旧历)俄国内
阁会议记录〔节录〕

克利沃申：……在战争带来的各种严重后果之中，难民问题是最出人意外的，最为严重的，也是最难办的。……这个问题是聪明的战略家们制造出来恐吓敌人的。……苦难、疾病、痛苦和贫困随着难民传遍整个俄国。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就在哪里造成恐慌，并且浇掉人们在战争初期的热情的任何残余。他们象一面墙一样地移动，碰倒谷物，踩坏耕地，毁掉森林。他们所过之处，如同遭受蝗灾或是一帮远征中的突厥人的洗劫。铁路被堵塞了，很快就会不能再运战争物资和粮食了。……我想，德国人正满怀高兴地注视着我们这次重复1812年故技的尝试所造成的结果。如果说他们(德国人)因此而失去了一些地方的给养，但同时他们也免得操心老百姓的问题，并且在这些无人居住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我愿以部长会议成员的身分指出，司令部制造第二次人民大迁徙的这件事将把俄国引向黑暗、革命和毁灭。

(译自《俄国史文献，1914——1917》，世纪公司1927年英文版，第181—182页。丁原洪译，张毅君校)

附录 关于动荡和不安的增长

(1) 1915年8月24日(旧历)
俄国内阁会议记录〔节录〕

谢尔巴托夫：部长会议知道在莫斯科发生了造成流血的骚

乱。……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混乱，以致不得不向群众开枪，结果是16人死亡，30人受伤。有一段时间，不清楚卫戍部队将会如何行事，情况是危险的。……

沙柯夫斯科伊：我听说……工人们群情激愤。一点火星就会引起一场大火。……

格勒米金：我想问一问内政部长在采取什么措施来制止各地发生的非法行动。……他的主要职责就是保护国家，消除骚乱和危险。

谢尔巴托夫：内政部长正在采取他的职责和目前形势所允许的一切措施。我曾不止一次地提醒你们注意部长所处的不正常地位。俄国欧洲部分的一半地区不在他的管辖之下。在后方的其他地方，真正的政府权力掌握在专横的、没有头脑的军官手中。我已提请你们注意，甚至在全国的首善之区彼得格勒，内政部长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居民。他只拥有军阀愿意给予他的那么大的权利。在人们以军队不可靠和不能肯定他们会向群众开枪为理由而拒绝给我提供部队支援的情况下，怎么能期待我同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作斗争呢？你不能只靠警察来平定整个俄国，特别是目前警察的人数时刻都在减少，而群众由于杜马内的发言、报纸的报道、战事接连失利以及后方发生骚乱的传闻等等变得更加激愤。群众示威和骚乱是由于最意想不到的原因而发生的。在莫斯科是出于爱国主义的理由。报纸报导说达达尼尔海峡已被攻下，我军已收复科伏诺。一个口才流利的演讲者被捕了，接着就发生了骚动。……我同意必须采取一些行动。但是，当你得不到任何支持，当那些居于负责岗位的人（部长们）连就国家命运所系的问题向皇帝陈述的机会都没有时，你如何能采取行动呢？……在我的皮包里有省长们发来的几封电报。电报说，被军事当局赶出家园的难民、德国移民和犹太人形成的人流越来越多，而当地居民对新来者非常反感以至动武。……省长们请求指示和帮助。内政部长能

怎么答复呢？……在工人和普通老百姓中间，流传着涉及战争命令的贪污行贿行为的可怕传说。

（2）米留可夫呼吁工人不要上街

（1917年2月）

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冒充是杜马代表米留可夫，这几天里在工厂里（特别是列斯纳的工厂）进行宣传，号召工人在2月14日国家杜马复会那天走上彼得格勒街头，以便更坚决地要求国家杜马采取行动并且对战争提出抗议。我从同一个消息来源了解到，还有自称是国家杜马成员的人在工人中间散发武器。

我想赶快警告那些相信这些话的人，他们已成为最厚颜无耻的欺骗行为的受害者。我对于战争和国防工作的观点是人们所熟知的，无需去反驳以我的名义发表的那些意见。我只想提起工人们的注意，以如此卑鄙的方式向他们提出的那些邪恶而危险的建议，明显地出自一个罪大恶极的来源。听信这些劝告等于是受敌人的摆布。因此，我诚挚地请求所有听到这些劝告和建议的人不要在2月14日示威，并且在那一天保持平静。他们保持平静就会挫败敌人的计划并且将最有效地帮助他们的朋友。劳工对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困难所持的明智态度使我怀有希望，我相信人们将会听我的警告，而可鄙的计划将会失败。

国家杜马成员
巴·米留可夫

(3) 战争期间俄国的劳工运动

月 份	经济性质的罢工					政治和非经济性质的罢工					两者总计					
	罢工 次数	罢工 人数	损失的 劳动日	每个罢 工者平 均损失 的劳动 日	罢工 次数	罢工 人数	损失的 劳动日	每个罢 工者平 均损失 的劳动 日	罢工 次数	罢工 人数	损失的 劳动日	每个罢 工者平 均损失 的劳动 日	罢工 次数	罢工 人数	损失的 劳动日	每个罢 工者平 均损失 的劳动 日
	一九一四年															
八月	22	22,738	142,123	6.25	2	1,950	600	0.30	24	24,688	142,723	5.78	24	24,688	142,723	5.78
九月	10	4,661	7,831	1.68	10	4,661	7,831	1.68	10	4,661	7,831	1.68
十月	9	1,153	1,285	1.11	9	1,153	1,285	1.11	9	1,153	1,285	1.11
十一月	11	1,751	5,461	3.11	5	895	833	0.93	16	2,646	6,294	2.38	16	2,646	6,294	2.38
十二月	9	1,604	2,098	1.30	9	1,604	2,098	1.30	9	1,604	2,098	1.30
一九一五年																
一月	14	6,814	14,760	2.17	6	2,039	1,973	0.96	20	8,853	16,733	1.89	20	8,853	16,733	1.89
二月	21	19,609	90,213	4.60	7	3,498	2,618	0.74	28	23,107	92,831	1.01	28	23,107	92,831	1.01
三月	20	10,409	29,935	2.87	6	4,959	1,201	0.24	26	15,368	31,136	2.02	26	15,368	31,136	2.02
四月	103	35,507	263,447	7.41	1	220	220	1.00	104	35,727	263,667	7.38	104	35,727	263,667	7.38
五月	149	57,732	211,372	3.66	13	1,323	922	0.69	162	59,055	212,294	3.59	162	59,055	212,294	3.59
六月	162	76,930	226,165	2.94	2	3,124	2,008	0.64	164	80,054	228,173	2.85	164	80,054	228,173	2.85

七月	90	27,827	75,309	2.71	90	27,827	75,309	2.71
八月	26	10,696	41,109	3.84	50	43,929	61,347	1.39	76	54,625	102,456	1.87
九月	69	26,245	82,484	3.14	115	87,621	141,998	1.62	184	113,866	224,482	1.97
十月	71	75,935	334,842	4.41	8	2,057	2,281	1.10	79	77,992	337,123	4.32
十一月	48	33,437	213,477	7.28	6	6,106	5,923	0.97	54	39,543	249,400	6.30
十二月	16	16,118	51,248	3.18	1	959	572	0.59	47	17,077	51,820	3.03
一九一六年												
一月	128	74,961	469,085	6.26	38	53,189	56,485	1.06	166	128,450	525,570	4.09
二月	104	82,528	579,396	7.02	4	9,450	7,000	0.74	108	91,978	586,396	6.37
三月	61	47,792	222,893	4.66	46	50,643	113,481	2.24	107	98,435	336,374	3.41
四月	150	96,302	295,052	3.06	7	16,147	77,786	4.82	157	112,449	372,838	3.31
五月	153	17,448	768,477	6.46	1	750	750	1.00	154	18,198	769,227	6.51
六月	118	190,459	581,357	6.43	5	9,870	14,531	1.47	123	200,329	595,888	5.94
七月	81	64,402	325,448	5.05	1	12,115	23,606	1.95	82	76,517	349,054	4.56
八月	97	38,491	147,920	3.84	7	8,428	7,700	9.14	104	46,919	155,620	3.31
九月	88	46,850	166,868	3.56	88	46,850	166,868	3.56
十月	79	48,603	246,282	5.07	119	138,531	362,516	2.62	198	187,134	608,798	3.25
十一月	51	28,579	74,473	2.61	15	10,877	9,246	0.85	66	39,456	83,719	2.12
十二月	57	39,649	98,966	2.50	57	39,649	98,966	2.50
总计	2,047	1,205,230	5,799,376	4.81	465	468,980	895,597	1.91	2,512	1,674,210	6,694,973	4.00

（译自《俄国史文献，1914——1917》，世纪公司1927年英文版，第184—187页。丁原洪译，张毅君校）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 齐美尔瓦尔得运动

意大利社会党执行委员会呼吁召开 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的决议^①

(1915年5月15—16日)

我们从米兰获悉：

意大利党执行委员会在波伦亚会上还考虑到想要恢复国际的活动。莫尔加利作了详细的报告。他在分析了国际形势、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同外国党的同志们交换过意见后所作出的结论得到了党的执行委员会的一致同意。为了使反战示威变得更加影响深远和重要，决定赞成参加定于5月30日在苏黎世召开的中立国社会党人代表大会。^②

同时，按照莫尔加利同志的报告精神，协调好同各兄弟党代表的关系，党的执行委员会决定尽快主持召开一次国际代表大

① 此件原载1915年5月20日《伯尔尼哨兵报》。它不是决议本文，而是对该决议的报道。根据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的倡议，于1915年9月5—8日，在瑞士伯尔尼附近的一个村庄齐美尔瓦尔得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一次代表会议，通称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

② 根据罗迦诺决议要召开的这次会议并未开成，瑞士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举行这样的会议是不合时宜的。——原编者注

会，会议地址待定。这次大会将邀请各国社会党或是它们的支部和各国工人组织参加，只要他们反对任何国内和平，遵循阶级斗争基本原则，愿意与各国一致行动，争取迅速实现和平，他们应该懂得，既不能强行吞并又不能违反人民的意愿去改变国界。

莫尔加利说一些党的领导已宣布愿意派出代表参加这次大会。

（译自《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美国1960年英文版，第311—312页。黄栽桃译，王毓琳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格·季诺维也夫关于伯尔尼预备会议的报告^①

（1915年7月14日以前）

尊敬的同志们：

我们的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告诉你们以下的事实：

7月11日星期日在伯尔尼举行了一次国际左派会议的预备会议。我们受到了罗·格里姆的邀请。其他参加者有：罗·格里姆（《伯尔尼哨兵报》的代表），安·巴拉巴诺夫（？）^②，莫尔加利（意大利党），阿克雪里罗得（所谓组织委员会的代表），瓦尔斯基（所谓波兰党主席团的代表），瓦列茨基（波兰社会党

① 据称这是有关这次预备会议的唯一保存下来的文件。

② 问号是原有的。是报告人对他是作为意大利党的代表还是以个人身分参加会议，表示不能肯定。